

新工人文学

2019.7.1
双月刊



农村工友之总工会
Pi Cun Gong You Zhi Jia Gong Hui

卢燕娟 人民文艺的发生

陈年喜 北方有佳物

老井 与煤对视

鄂霞 梦中人

徐良园 挖桩工

刘楠 中国农村的觉醒与重构

袁凌 病房里的卖布大爷



徐良园

新工人文学

文学双月刊

(每逢单月 1 日出刊)

主编：范雨素、万华山

编辑部主任：付秋云

编辑：许多、小海、郭福来、金红阳、徐良园、李若、易静、苑伟、王春玉

编委会成员：刘忱、李云雷、师力斌、王德志、鲁太光、西元、张慧瑜、袁凌、孟登迎、郭春林

志愿者编辑：汪子津、刘一然、刘雨嘉

封面“新工人文学”为师力斌书法作品

封面人物：徐良园

封面设计：王倩、万华山、小华

承办单位：北京工友之家 & 皮村文学小组

地址：北京朝阳区金盏乡皮村工友之家

投稿邮箱：xingongrenwenxue51@163.com

《新工人文学》微信二维码：



“皮村工友”微信二维码：



特别声明：

本刊属内部刊物，仅供学习交流，不对外销售，如需转载请联系。

2019/7/1

卷首语

魔幻的时代是写作者最好的营养品

/ 范雨素

今天，在这里，致答谢词。我在想创意写作四个字，我个人的人生经历就是一次创意的写作。感觉自己如《安徒生童话》里的丑小鸭变成了白天鹅，《格林童话》里的灰姑娘成了王后一样。我是唐人奇幻小说《南柯太守传》里，在大槐树下睡了一觉的赶考的农民。做了一场大梦。和黄粱美梦不同的是，我的梦醒了，发现这不是梦，是真的。这是中国版的童话吧。

我从一个农妇，演绎成了一个著名作家。这算是中国版的童话。现在老提固化两个字。说丁是丁卯是卯，都固化了，可从我的经历看，并没有固化了。也诠释了二十四字的核心价值观里的自由、平等四个字。

刚刚我和魏思孝聊天，我们的改革开放四十年是一个魔幻的时代。魏思孝笔下的吵架农妇、喝药的农妇，我认识的只上了两年小学，每天要看玄幻小说，还要每走一步路都要用高德地图领路的农妇，都是真实不虚的，叠加并存的。魔幻的时代，也是写作者最好的营养品。

感谢一路走来，所有帮助我的朋友。虽然，我过去也领了好几个奖。但今天，这个奖对我来说，意义非比寻常。是第一个和文学相关的奖。感谢华东师范大学创意写作研究院给我这次机会。

（在刚刚结束的华东师范大学“网络时代的文学——未来网络文学家”颁奖大会上，范雨素被推选为华东师范大学中国创意写作研究院年度致敬作家。以上为范雨素的获奖答谢词。）

目录

卷首语

魔幻的时代是写作者最好的营养品
/ 范雨素 1

非虚构

病房里的卖布大爷
/ 袁凌 001

农村老人自杀现象
/ 李若 006

中国村庄的觉醒与重构
/ 刘楠 012

父亲的梦呓
/ 相素娥 017

黄粱美梦
/ 陈榕 026

小说

绿鸟翻飞
/ 智啊威 031

乡村纳凉图景
/ 魏思孝 036

点唱机
/ 郑在欢 043

梦中人
/ 邬霞 065

巫女河
/ 马大勇 074

散文

蓬头稚女乱翻书
/ 范雨素 080

一个家政女工与中介的斗争史 / 尘埃	083
回忆和父亲在一起的日子 / 金红阳	087
爸爸的病痛 / 陈迪桥	090
叫我如何面对你，曾经活力如飞鸟的少年 / 郭福来	092
鲁迅故里的春色 / 李彦（加拿大）	095
北方有佳物 / 陈年喜	099
我的马儿肚子大 / 屈松	102
异乡的月饼 / 苑伟	106
快递员的心思 / 王春玉	110

新工人口述史

工友徐良园和他写的四个电影剧本 / 刘伟伟	111
--------------------------	-----

文学小组周末讲座

人民文艺的发生 ——延座讲话与延安文艺运动 / 卢燕娟	126
-----------------------------------	-----

诗歌

与煤对视 / 老井	133
观看打工春晚之前（外四首） / 师力斌	134
当 / 许多	137

挖桩工（外一首） 138
/ 徐良园

一家小店的两面白墙 141
/ 万华山

树洞（外一首） 142
/ 陈亮

工人的家（外一首） 143
/ 小海

文艺评论

许立志诗歌的“希望”主题研究（节选） 145
/ 徐萍

皮村观察

书写与连接：新媒介赋权视角下的新工人传播
实践——以“北京工友之家”为个案 148
/ 刘一然

法律栏目

工伤认定申请 157

好书推荐 159

新工人掠影

我们的工厂生活 161

编后记 165

非虚构

病房里的卖布大爷

/ 袁凌

一

我是在出院那天认识袁大爷的。

以前，他每天按时来病房换垃圾筒，拾掇厕所，但我没有印象。这天赶上出院，听说我姓袁，他支着拖把和我聊了几句。袁大爷是安徽人，全家都在北京打工，自己在望京医院这家外包的专科门诊干了一年多保洁了。听到我是陕西人，他脸上露出微笑，说我去过，卖布。

是三十来年的事了，那时袁大爷是挑担的货郎，翻山越岭，也转过我们那儿的山。虽然他挑的是布，也让我想起了小时候的货郎担子。担子本身大约只是两只箩筐，订婚交礼的时候常见，主要是其上的琳琅满目，是两座别样的山，一头是用，一头是穿，独

独缺少吃的，大约山民没有余钱用在零嘴上，连水果糖也是奢侈。

用和穿却是必需，无法自产。用的从大的铁锅搪瓷盆到小的打火石，后来有了香脂；穿的从针头线脑顶针到围巾袜子，印象最深的是彩线，不知哪里会有那么多种，妈妈和几个舅娘都会一股股理起来，慢慢地挑，用来绣鞋垫的花样子。除了山上开的花，这就是童年家乡最多的色彩了。

货郎从山底转上来，爬上煤炭灰包，把担子在沙梨子树下一放，会拿出随身的小喇叭放“新鞋新袜啰”，小孩子立刻循声前来围住，几个表姐表妹连同我的姐姐是主力军。记得有一年，货郎担来了几双高跟鞋，说是外面流行得不行了，几个姐姐在那

里试穿。我们几个当弟弟的暗中约定，要是她们买了高跟鞋来穿，就暗中给她们把鞋跟剥掉。似乎姐姐们穿上高跟鞋，会大大的丢失我们当弟弟的脸面。还好对于这样新奇东西，姐姐们只是翻翻看看，没有人真的尝试，后来我想，货郎挑高跟鞋上我们这样的高山，虽说新奇，却难免是失策，因为穿了没法上下坡走路。我想这是姐姐们没买的主要原因，并非忌惮我们的密谋。

后来又有了高弹裤，松糕鞋，也纷纷穿在了姐姐妹妹们身上脚底，却不一定来自转山的货郎，我们也没有密谋抵制的心情了。世界变了。

似乎没有见过专一卖布的货郎。不过也可能是那种货郎只有大人感兴趣，因此在记忆中忽略了，眼前的袁大爷，或许也到过沙梨子树下，打开过他的货单，供妈妈和舅娘们挑选。眼下他却在这望京的专科病房中，倾倒着墙角和厕所里的垃圾筒，再也不会给那个没有公路的小山村，带来外面新鲜的物件和气息。

二

再次见到袁大爷，是在医院楼梯下面的小房间里。这里本来是放扫帚洁具的地方，加了一张床，保洁员可以在这午休，有时用电饭煲煮点稀饭。和上次一样，他穿着一件牛仔包质地的牛仔衣，似乎从当年卖布起，他从来没有真地把行头卸下来。

屋顶是斜的，只能躺或坐床，站不起来。袁大爷说，他在这家专科医院干得并不舒畅，收拾两层楼病房，加一起工资不到

三千，不如他之前在海淀八里庄摆摊卖鞋。早上五点零七分准时到医院，到中午不闲，下午四点半走，收垃圾两次，打扫两次，另外清理手术室和厕所。“手术台上要有血，我得擦。”肛肠中心厕所总是脏，主要是洗脸盆那块，因为泡药水，总是擦不掉。我不禁有点不安，自己住院期间，是否也给他制造了一些小麻烦。他大致看起来是个好心情的人，即使不太舒心的时候，也能把一副笑容挂在脸上，正像那些挑担到山村的货郎，心里累也不能说出口，对于精挑细拣最后却只要一跟丝线的母亲和姐姐们，不能表示出不耐烦。

袁大爷的老伴在社科院干保洁，工资高些，也比医院轻省，相比之下，就是时间长，早晨五点就要出门，晚上下班要八点以后，又在十里河那边，隔得太远，就两天回来一次，那边有个类似的楼梯间，不过是在转角下面，屋顶是平的。

等到下了班，我们跟着骑电动车的袁大爷一起，去他家租住的东辛店。渐渐离开繁华的望京，沿着京顺路一直北行，一旁是高架的机场快轨。走出五环，高楼就消失了，现出京郊地带的样貌，四十分钟后来东辛店入口。这里有另一种热闹。

助动车和自行车都在路口拐弯，和公交车不停吐出的人流一起，纳入京顺路旁的一个入口。入口有一个大幅的拐弯，像是人的呼吸道，这时被人和车流壅塞，几乎不剩下空隙，机动车根本不可能驶入。不是亲身在场，想象不出会有这么多人，似乎这里藏着另一座北京的整个入口。路旁是密密麻麻的

店铺，招牌琳琅，但都是清一色的平房，整个街道看不出的一幢高楼，正像走进路口来的人，虽然形形色色，却无形中带着同一种标记，没人会觉得自己天生不属于这里。

没有岔路的街道，就是连续的拐弯迂回进入，像是顺着呼吸道往下，一直进入胃管，到达消化的底部，人群才在这里渐渐散开，在周遭放射的甬道内消失，往往连小巷也说不上，只是私搭的平房行列留下的缝隙，人群就在裂隙深处栖居，让我想起家乡生长在石缝里的某种小鱼。每天早晨从这些缝隙里出来，汇入主干街道，经历几个迂回，似乎为了缓住汹涌的冲击，来到京顺路辗转，去往五环内的北京。

走进一条这样的裂隙，袁大爷和他的老伴、儿子儿媳连带一个孙女，住在两间紧挨的小屋中，租金加在一起八百元。洗澡上厕所在外边，冬天没有暖气，太冷了就开个小电暖器。儿子儿媳住靠里的大房子，袁大爷和老伴带孙女在过道旁的偏屋内，因为床窄，用木板加宽了一道，屋内不开灯没多少光线，老伴不回家过夜的时候，早上袁大爷起床，天还黑着，留下孙女一个人害怕，总是哭。

媳妇以前是超市收银员，怀了二胎没上班，儿子从前跟着大爷卖鞋，眼下也没有正式工作，“白天玩”，晚上兼职替喝醉了酒的人代驾，袁大爷提起来有些忧心的样子。

老伴不在家，我们请袁大爷出去吃饭，带上了五岁的孙女。在附近一家川湘菜餐馆里，袁大爷讲了他卖布的经历，八四年开始不种地了，一直干了九年，去过黑龙

江、山东、甘肃，还到过青海。每次从如皋出门，从布头手里批一两千米布，一百三十多人搭伙，坐火车托运，到了当地先存在县城或集镇的旅馆里，分批挑布下乡卖，各人挑80~100米。下乡一跑几十公里，要带干粮，都是馒头煎饼，要水喝，有时到了下昼两三点还没吃饭。卖得好中午下午回去，卖得不好，顶着星星回旅馆，有时投宿在农家，好心人给住，第二天继续卖。

有次五六个人结队，走到一个山西河北界岭下的村子，卖得不大好。当地一个大爷说，翻过眼前的大山，还有一个村子，人口不少。其他的人觉得山高，都回去了。袁大爷一个人挑担翻山，山可高，都是石头，爬上去难得下坡，“我有决心”，把包先放着坠下去，人慢慢扶着树木杂草往下攀，到了村里，人都特别淳朴，布匹很容易脱手了，晚上回到店里，伙伴们在打扑克，说袁师傅真牛。第二天再带130米布去，又卖光了。这是他最得意的一次。

出门在外，遇到好人，也就会遇到坏人。有一次袁大爷和老伴一起挑布到黑龙江卖，遇到当地的达斡尔族，“恨汉族人，看到汉族人就生气”，袁大爷和老伴都挨了打，不敢还手，被打了几十分钟，头上打肿，身上打伤，布也丢了，回去自己去医院瞧伤。另有一次去天津，一同卖布的伙计把当地人的孩子碰到了一下，孩子哭，家长就来打那个伙计，袁师傅和伙计一起求他别打了，人家也不停手。

孙女一直不肯好好吃饭，在袁大爷身边扭来扭去，这时伸手摸老人的脸，说“爷爷

真可怜”！她说，爷爷上班被人欺负，下班回家还要做饭，洗衣服，“奶奶还要欺负爷爷”。袁大爷捏住孙女的手，脸上露出微笑，不是随常挂出来的那种，说孙女六个月大就是自己带着，中间奶奶想把她放到孩子外婆家去养，呆了二十天，整天哭，只好接回来。那时袁大爷在六号线地铁白石桥站打扫卫生，晚上上通夜班，白天接送孙女上幼儿园，这样带了两年，才到了望京医院。眼下孙女六岁，明年要上学了。

“卖布是个可怜活，可是转念一想，买布的人更可怜。”袁大爷在沂蒙山遇到一个大爷，一辈子没有见过米是圆的是长的，“说起来我都想落泪”。走到内蒙古赤峰地面，下半年野外的草都干死了，几百公里地赤红，布根本卖不出去。一米布进价两块，三块五出手，生意好四块五块也在卖，布郎苦一个春天，能赚三四千元，下半年还比春天好，在当时就算不错。

布是贵州威宁县的人发明的，如皋人仿制，看起来是布，但纬线用的是编织袋的丝。对卖布的人说是棉做的，卖布的人有专门的手法，拿打火机点着了烧，烧完能拉成一条直线，不起球，就说这是布料。但农民买了去做铺盖里子，很快就会起球，大半年就不能用了。

这时我想到小时候家里盖的被子，说是“白洋布筒子”，就是袁大爷说的这样，很快会起球，擦在光身上硌得慌，还经不住几次下水，一洗就抽了。会不会就是袁大爷卖的这种布？脑子里也依稀浮现出，妈妈和卖布人交涉，烧了布来看线是否拉直的情节。

看来也许在某一次，袁大爷真的挑着担子或者扛着编织袋到过我家那个小山村，或者是他的伙伴，他的布曾经摩挲过妈妈的手，晚上盖在我的身上。

“布太差了，只能卖一次。”有的伙计第二次卖到甘肃的酒泉，被人家骂，说你们又来骗人了，赶紧走。卖布的要会说，袁大爷属于很会说的，儿子的大姨父曾经和他一同去贩布，袁大爷一包布卖完了，大姨父的还没动，“他不会撒谎”。到九三年不干了，因为布头发财了就不做了，袁大爷跟新的布头不熟，其实也是不想糊弄了，改行刷了几年油漆，九九年全家来北京，中间只回过老家两次，是因为在当地拉板车的大哥病重过世。

在北京，袁大爷依旧是卖布，在大红门市场批发，到官园桥摆摊，早上三点起床，和老伴从苹果园的住处踩三轮车，一个多小时到官园桥赶早市，五点钟摆货，有些人到市场买菜，就顺便看布。袁大爷还学会了缝纫，给人做被套枕套。卖的布和转山时不一样，都是棉质的花色布，化纤的少，更不用说编织袋做的，“摆摊位卖假的不行。”

以后菜市场拆迁，卖布的生意不好做了，改成卖鞋，又干了四年。前些年市场改造，小摊位升级成大摊位，租金上涨，袁大爷改行在万柳修鞋配钥匙，把卖鞋摊位留给儿子媳妇，勉强又摆了几年，关张了。配钥匙的生意竞争也太大，不到四百米的街道有四家，袁大爷干不下去，进了地铁，以后又来到望京医院，和老伴一样干上了保洁。

儿子是袁大爷眼下的心病。在家乡上到初中，十六岁那年来京，在餐馆端了两年盘

子，不干了，卖了几年鞋，又不干了，现在说是代驾，天天晚上都有活，他又不一定出去。两口子窝在家里，常常吵架，孙女批评他们“你们俩不行，不如爷爷奶奶”。问她怎么个不如法，她说，“你们自己想想吧。”说到这里，袁大爷又笑了起来，孙女这时耐不住性子，已经从他身边跑回家了。

孙女在北京没有学上，明年要回老家，她虽然出生在北京，却不讨厌回去，看天气预报除了北京，只看合肥的，问她，她说“合肥是我老家，我当然关心”。袁大爷打算明年不在医院干了，带孙女回老家庐江县上学，自己可以在老家做点小生意，配钥匙修鞋什么的。

这么多年来，在北京其实比贩布辛苦，冬天骑电动车太冷，袁大爷把牙齿都咬坏了。不过能比家乡多挣点。现在年纪大了，也挣不动了。至于老伴，她比袁大爷小十一岁，不想回老家。老伴上班也很辛苦，一个多月前骑电动车到丽都饭店换公交，路边一家餐馆倒油污，老伴转弯时车摔了，崴了脚，当天还去上班，前几天脚才好。

孙女不知什么时候又跑了回来，用大人腔问，“你们还没有吃完呀，到底是不是在吃饭呀。”我问她“你是要爷爷陪你回老家去上学吗？”小姑娘攥着爷爷的袖子，说是的，他不回老家，我就不回去上学。

袁大爷脸上又露出了隐约的微笑。

三

最近一次去东辛店，我骑着一辆摩拜，在街道入口处被穿制服的综治队员拦住，说

是共享单车一律不准入村。街口路旁已经拦下了一排共享单车。

街道依旧是人群拥挤，似乎顺着地转偏向力往里流动，到了底部的中心区，我不太费力找到了袁大爷一家租住的地方，意外的是，他还在这里。

两年不见，他穿的还是那身牛仔布衣服，但态度变了不少。他不愿意出去吃饭，站在门框上说，自己要做饭带孙女，是新生的这个，大孙女已经回安徽上学，不过是在外婆家。

说话的当口，光着膀子的儿子路过我们身边，和媳妇一起，抱着婴儿去巷口乘凉，袁大爷望了他们一眼。儿子还没有找工作，依旧是干干代驾。袁大爷自己也没有在望京医院上班了，没有什么收入来源。

问他怎么没有带孙女回老家，袁大爷欲言又止。他的脸上又现出微笑，和那次带着孙女在餐馆吃饭不同，是挂上去的，像在当年挑布转山的生涯中，需要随机取出来。

作者简介

袁凌，1973年生，于陕西省平利县，曾出版《世界》《青苔不会消失》《我的九十九次死亡》《从出生地开始》等书，在《花城》《十月》《天涯》《作家》《上海文学》等刊物发表过作品，获得新京报暨腾讯2017年度致敬青年作家、2014腾讯年度非虚构作家、新浪十大好书、华文十大好书、两届南方传媒年度致敬记者等奖励。



农村老人自杀现象

/ 李若

临近清明节，我和母亲外出时路过南山岗，一些村民在那儿挑土、上坟。纸钱烧得青烟缭绕，人群中难得出现不少年轻人的身影，是外出打工的青壮年们回来为祖上和已故的亲人上坟。

这在寥落的农村是罕见的景象。近些年，村子里多是些年迈的老人带着幼小的孙辈相依为命，有的村子规模较小，稀稀拉拉地只剩下几个人。

我们走到一处杂草丛生的坟地，坟脊敷着一层薄薄的新土。母亲说，这座坟的主人是上吊死的。我问母亲为什么，她告诉我，老头的老伴去世后，两个儿子商量，老父亲在兄弟俩家里轮流住，一家两个月。一次，老人以为到日期了，背着铺盖卷从小儿子家去大儿子家。刚走到大儿子家门口，碰巧大儿子出门，奇怪地问他：爹，你怎么今天就来了呢？原来那一个月有三十一天，离去大儿子家还差一天。

老头听见后，头也不回地回到自己家。

第二天，被人发现在老屋悬梁自尽。

我很震惊。从北京回村子还不到一年时间，这已经是我听说和亲历的第四起老人非正常死亡的事件。

—

2018年岁末，我去叔叔家探望小娘（婶婶）。她六十五岁，已经被疾病困扰了十多年。

那天，我坐在床头，一边打毛衣一边同小娘聊天，她说：“医生让我去大医院看。我哪家医院也不想去，早受够了，想早点上蒿儿山。”蒿儿山是村里的坟山。

我劝她不要瞎想。明年开春时，天气暖和，就又和好人一样。小娘说：“你不知道我有多难受，活着受罪。”

我问小娘怎么个难受法，她自己也说不上来。十几年前，她开始浑身使不上力气，无法做重体力活。村里有妇女组织帮别人插秧，一百元一天，小娘参加了几次，因

为“像包不住心一样”不得不停止。再来喊她，她说：“我倒想去呢，可身体把我管住了。”那时叔叔做生意失败，原本富裕家境一落千丈，全家人靠他一人在建筑工地打工为生。

为了治病，叔叔一家四处求医，检查的医院不断升级，各医院的检查结果也不一样。起初，医生说是冠心病，后来也有医生说是神经官能症、风湿性心脏病……一年有一半时间，小娘都在医院，一拿药就是一大包、吊水一次就是三四瓶，但病总是无法根治。

2011年夏天，小娘犯了病，叔叔在外打工没有回来，堂妹堂弟还在上学，我送她去医院。自生病后，她极度怕冷，很少出汗。六月伏天，还身穿棉袄皮裤，脚穿棉鞋。

在医院做心电图时，护士要小娘躺得离仪器近一点，小娘没听见，护士伸手一搂，很轻易地就搂过去了。我看着小娘，因为太瘦，她身上根根肋骨显而易见，做心电图时，仪器在身体上都吸不住。

2012年，他们去武汉一家医院看诊，医生说：小娘是心瓣膜坏了。建议小娘做手术，换一个人工心瓣膜。

这似乎是最后的希望。手术需要十几万，一家人筹钱给小娘做了手术。本以为这次能彻底康复，可术后不久，小娘当怎么难受还怎么难受，跟没做手术前一样。

钱白花了，罪白受了。一向积极配合治疗的小娘，开始有了放弃的念头。

我从小娘屋子里出来，在院子里劝叔叔

早点将小娘送去医院，如果钱不够，我可以先出。叔叔说结了工资就去。几天后，他从工头那里结完工钱，租了一辆车，想载久病的小娘去县城看病。车子停在屋后，可小娘拒绝下床。僵持好久，叔叔只好叫司机把车开走。

我赶到小娘家时，她恹恹地靠在墙上，脑袋垂在肩膀上，似乎连抬头的力气都没有。叔叔说，她已经四五天不愿进食。

“四五天没吃？那还不赶紧送医院。”

小娘推说今天太晚了，明天再去。可我看出来，她是在拖延时间，她想的是有可能今晚就挺不过去。以她现在的身体状况，确实很危险。

我问她为什么不吃饭，她说没有胃口，不想吃。以前在病中，她每顿也能吃一碗饭。只要吃饭，就算难受，也撑得下去，十多年都是这么过来的。

我和堂妹哭着哀求她去医院。好不容易，小娘松了口，我们赶紧给她穿衣服，连人带被子一起抱到车上。

我们去医院的六楼找相熟的主治医生。医生一看，“就剩一口气了。要抢救。”他让护士找来轮椅，我们再把小娘送到四楼的急救室，年轻的值班医生打量一番，也不敢接收，又催促我们送到十楼的重症监护室。小娘进了重症病房，全家人才松了一口气：这回小娘有救了。

住院一个星期后，医生说小娘可以出院了。出院那天，她随叔叔一起，笑着向病友告别。

可一出院，病情又复发。她下定主意要

早点解脱，不愿进食，也坚决不去医院。我去劝她，小娘说：莫说你救了我，我还恨着你呢，你要不救我，我现在也就不受罪了。

我忍着委屈，依旧央求小娘无论如何要坚持。“等你好了，你还会感谢我呢”。

小娘还是摇头：“你没有体会过我的痛苦，要是体会了，就会理解我的选择。”

实在劝不住，我只能离开。几天后的清早，妈妈打来电话说小娘走了。我说不清自己是否能理解她，只能为她烧一叠纸钱，希望她在那边不再有病痛。

二

庆福大哥是我家的远方亲戚。年轻时，他一直是村里人羡慕的对象。

不到一岁时，庆福大哥父母双亡，成了孤儿，靠叔父抚养长大。长大后，他头脑活络，胆大心细，是村子里的技术骨干。上世纪八十年代，他借钱买了全村第一辆拖拉机，一天能挣四十块钱，这相当于民办老师一个月的工资。

庆福很快成了村子里的万元户，拖拉机也与时俱进换成一辆大卡车，全村需要用车时都要借他的。庆福在村里一时风头无两。

九十年代后期，在农村依靠种地的收入越来越少，年轻人都想要外出打工。庆福家的日子不如从前。他早早教会几个儿子学习开车，儿子们也借此安身立命。他们都成为长途货车司机，在城里买了房，一年到头很少回家。

庆福年纪大了，家境虽不如从前，但也算平静。直到十多年前，在外地开车的小儿

子下班回家，吃了一碗面，说不舒服，还没送到医院就死了，病因到现在也未可知。只留下一个八岁男孩。

庆福想让大儿子领养弟弟的遗孤，他只有两个女儿，大儿子没答应。村里有前车之鉴，领养兄弟的孩子，长大之后，这孩子就回到他亲生父母身边。他宁愿抚养好两个女儿为自己养老。

因此，庆福心里很不痛快。儿媳带着孩子并未改嫁。一个女人抚养小孩不容易，六十多岁的庆福主动承担了照顾孙子的责任。

为了孙子，庆福很是拼命。种了几十亩田地，还照管着一片茶山。村里种地早就进入机械化，他还养着一头牛，因为牛生下小牛犊，可以卖四五千块。夏天时，他傍晚去田里放笼网龙虾。秋天，制作粉条。就连冬闲的时候他也有活干——上山砍柴烧炭。

不知他的死是临时起意还是早有预谋。死前几天，他还种下了两百多斤红薯种苗。每一块地都精耕细作，秧田也整得平平整整，看来是准备大干一场。

今年，庆福的孙子也即将大学毕业，庆福的“责任”完成。我始终想不明白：一辈要强庆福大哥，为什么会在古稀之年急着结束生命。在农村，这样的“非正常死亡”，会被别人说三道四，甚至会影响一个家族的名声。

庆福的葬礼我也去了。农村不管喜事、丧事都讲究一个热闹。那天，锣鼓喧天，鞭炮齐鸣，女儿和儿子儿媳都回来奔丧，又请来道士念经超度。

我问他的大儿子：你爸留有遗书吗？他答：没有。他的儿女们也没想到他会选择这条路，在葬礼上哭得声嘶力竭。

主事人让家族男女老少没事儿都到那儿捧场。其实那时正是大忙季节，尽管大家都很焦急，但死者为大，索性聚在一起，坐着打牌、聊天儿。这就是所谓的“死一个老的，吃三天好的。”

我从人们的闲谈中得到庆福离世的一些头绪：他一直有心脏病和腿疼的毛病。而小儿子死后，庆福大嫂受了打击，一次触电事故之后，整个人已经是半痴呆状态，原本就碎嘴的她，更是成天唠叨个不停。

庆福不出去干活，她就抱怨个没完。庆福干活时心悸，腿病犯了时，更是疼痛难忍。儿女不在身边，无人帮衬。去年秋天收稻谷时，其他人一家人一块拉稻谷。只有庆福一人在田地里，用电三轮一车一车地往家里拉，晚上八九点钟，他还在地里做农活。

他自杀的前一天，趁大嫂午睡时，把夏天用的龙虾笼子扔到塘坎上。村里的小孩看到了一哄而上。大概那时他就萌生去意，不然，他怎么舍得扔掉挣钱的工具？

大嫂醒来不见庆福，还以为他到镇上儿子家去了。庆福整晚不归，第二天吃完早饭后，大嫂问邻居：见到你大哥了吗？邻居秦燕说：没看到，你给他打电话问问不就知道了。

不会使用手机的大嫂拜托秦燕帮她打了电话。电话接通之后，手机在自家桌子上响。他们过去一看，庆福的身份证、户口本、存折、农田补贴卡都放在桌子上。

村里人这才觉得不妙，围拢过来。一个人记起，他昨天下午看到庆福进了牛棚，穿着平时干活的衣服，并无异样。他问庆福：你去牛棚里干什么？庆福没应，进去后就关上了门。

大家急忙奔向牛棚，牛棚门却推不开，被人从里面顶上了。有人破窗而入，只见庆福直挺挺地吊在房梁上，大家七手八脚把他往下放，一个人在下面抱着他的腿，半天没有放下来，原来细尼龙绳在脖子上绕了好几圈。

这时，他儿子志明跑到厨房拿来菜刀要割绳子，抱着腿的人提醒说解救上吊的人不能割绳子……志明一边用力地割着绳子一边说：早就死了，割不割有什么关系，已挂了一夜，还能救得活吗？

正月里，我最后一次和庆福聊天，他跟我开玩笑，说他孙子大学快毕业了，看到哪儿有合适的姑娘给介绍一个。我打趣道：你孙子才多大呀，看把你急的。

“也不小了，虚岁二十三，可以说媳妇儿了，我就差这一件事没有完成，放心不下。”现在孙子的婚事还没着落，他却先撒手人寰。

三

今年三月，村里的杜老太因煤气中毒去世。起初，我们都以为是意外。毕竟，去世的前一天，她女儿从山东赶来，准备接她去城里生活。

一年之前，七十多岁的杜老太还过着独居的日子。一次给菜地浇水时扭了腰，她

在床上躺了三个月，儿子和女儿轮流回家照顾。老太太身体好转了些，儿女们商量，为了方便照看老太太，把她接到城里的家，轮流住半年。杜老太心里更愿意在家养老，无奈身体不争气，料理不了自己的生活，只好依了儿女的安排。

不到一年，住在儿子家中的杜老太强烈要求回老家。儿子拗不过她，只得照办。老姐妹们问城里的生活如何，老太太开始大倒苦水，说再不愿东奔西跑。

前半年，她在女儿家度过。女儿住在小区的16层，从阳台往下看都觉得头晕腿软。坐不惯电梯，她整日待在家中不愿出来。

节假日时，女儿会带她去逛公园。但夫妻俩上班时，家里只有她一人。她不会摆弄数字电视，只能跟着家人看电视节目。不会使用洗衣机和电饭煲，女儿教她操作，杜老太转眼就忘记了，只觉得还不如家里几十块钱的好用。

每天生活在女儿百十平米的家中，唯一能做的就是从客厅走到卧室再走到厕所，累了就在沙发上坐着，休息一阵再起身继续，如此循环往复。

一个晴好的天气，在家中憋得厉害的她决定出门散步。城市热闹，老太太逛着逛着就迷路了。她出门时没有带女儿女婿的电话号码，不会说普通话，用老家话向别人问路，对方也听不懂。

杜老太凭着记忆往前走，建筑物和店铺看起来都差不多，终于看到一个部队大院，却找不到女儿住的单元楼，担心女儿女

婿回家见不到自己担心，她急得坐在地上，哭了。

过路的人询问她怎么了，得知她迷路后，问她女儿女婿的名字。一番周折后，终于遇上一个认识他女婿的人，开车送她回家。

老太太担心给女儿丢脸，自此不敢再出门。对于一辈子生活在农村、自由惯了的她来说，这样的生活无异于坐牢。

好不容易在女儿家捱过半年，儿子来接她去武汉。儿子经营一家快餐店，老太太弯腰驼背，面部痉挛，自知形象不好，怕影响生意，她不愿去店里。

快餐店生意忙，每天早饭之后，儿子儿媳出去买菜、备料，她一个人呆在儿子的出租房，中午店里走不开，夫妻俩下午三四点才回来给她送饭。

看到儿子儿媳那么辛苦，她主动承担洗衣、扫地、倒垃圾的家务，希望减轻他们的负担。可年老体弱，厚衣服搓不动，洗不干净，儿媳会趁她不注意又洗一遍。她感觉自己就是一个废人。有一回，她在出租房门口晾衣服，风把房门关上，她被锁在外面。南方的夏天高温三十多度，老太太坐在门口下等了三四个小时，儿子回来的时候，杜老太几乎要虚脱了。

实在住不习惯，杜老太央求儿子把她送回老家。儿子生意忙抽不开身，老太太默默垂泪，饭吃不下觉睡不着，儿子只好把她送回了家。

刚回老家时，杜老太先在亲戚家蹭住，住了一圈后，又回到自己家中。她做不了

饭，就请街坊邻居帮她带方便面、八宝粥，饿时对付一下，邻居好心送来热饭，她就吃口热乎的。

儿子不放心母亲独自在家，快餐店招到帮工后，他回老家照顾母亲。老太太挺高兴，在家过了两个月舒心的日子。两个月后，女儿打来电话说要接她去城里，老太太告诉儿子晚几天走，儿子答应了她。

女儿回家来接杜老太，杜老太说明天就要离开，今晚想洗个澡，女儿帮她洗头、洗澡、换上一身干净衣服。一切收拾停当，杜老太告诉女儿：好不容易回家一趟，去公婆家住一晚，明天早上再来接我吧。女儿也没多想，听了母亲的话。

第二天清早，女儿在家门口喊门，无人回应。门窗紧闭，仔细一看，钥匙放在门墩上。她开门进去，母亲穿得整整齐齐，神态安详地躺在床上，床前放着一个火盆，里面

是燃烧的烧炭和煤球。她儿子是在回武汉的列车上，接到母亲离世的电话。

杜老太去世后，我碰上村里的老姐妹在一块儿唠嗑。她们想起杜老太生前多次说过：人老了生活不能自理，就不要活太久拖累子女，自己也受罪。当时没人放在心上，认为她儿女孝顺，享福的日子在后头呢。

老姐妹们紧接着议论起邻村一位瘫痪的老人，连吃喝拉撒都在床上，子女照顾够了，索性不再送饭，老人活活饿死。

比起这位老人，杜老太虽是“横死”，但好在走得平静体面。“还不知道自己怎么死呢。”人群中一位下半身瘫痪的老太太坐在轮椅上说，她语气无奈，神色中却有些羡慕。

（本文原发于“真实故事计划”。）

作者简介

李若，女，河南人，北京工友之家文学小组成员，打工十多年，从南到北。热爱文学，偶尔舞文弄墨。网易“人间”非虚构栏目签约作者，作品散见于杂志《北京文学》《北漂诗篇》《花城》《单读》《读者》《神剑》《龙门阵》等。



编者按：春节返乡，是我们离故乡最近的时刻。这几年“返乡笔记”渐渐流行，诸多作者沉浸于乡村温柔的痛楚中——破败、失序、混沌，而见诸媒体报道中的乡村图景更是只见衰落、未见觉醒的“想象共同体”。

刘楠，自称“南瓜博士”，前央视记者、《新闻1+1》编委、主编，现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就读博士，她在2016年探访形式走进多个村庄，从云南石笋，到贵州毕节，再回到梁庄，刘楠看到的是中国乡村自生向上的缝合力量，思考的是基层组织如何实现功能补位。这个春节，我们随刘楠一同挖掘、发现乡村的真实内核。

中国村庄的觉醒与重构

/ 刘楠

写此文时，我手边放着雷蒙·威廉斯的《乡村与城市》。书中写城市与工业发展阴影下被遮蔽的乡村图景，阐述与批判中，哀而不伤插秧般点缀了上百首田园诗。书的扉页印着：“献给我的祖父母，他们是乡村工人。”

这种笃定，让我讶异。除了乡村频道的喜调，我们流行的村庄叙事充满疮痍、怜悯与乡愁迷思。正因此，2016年“上海女孩逃离江西农村”、“病情加重的东北村庄”这样的假新闻让人信以为真，吸睛无数。“衰败乡村”及其摇摇欲坠的文明，在媒体与民众间，似乎秘而不宣达成想象体共识。

但真如此吗？作为工作多年的“乡土重症记者”（现在是新闻系博士生），我的2016探村之旅也许是一种“证伪”。在唱红

与唱衰村庄的极端舆论场中，我们也许忽略了村庄觉醒者，他们是有主体性、有反思力的农民，从尘埃中开拓绿色。

请允许我借2016的探村脚印说话。2016年1月，我去毕节探访服毒四留守兄妹生前轨迹的节目播出。6月，我担任总导演的《新闻漩涡后的村庄》系列节目开始拍摄，我去了广西“砍手党”村、德国志愿者卢安克支教村庄、云南“盲井村”、河北洪灾后的大贤村等。10月，赴浙江缙云村庄，参加长江学者赵月枝老师牵头的乡土文化复兴论坛。11月，跟随《中国在梁庄》的作者梁鸿老师，回河南梁庄直播和探访。

我看到，衰败的村庄图景，的确真真切切立在那里。但是，曾经撬动历史的那些鲜活奔放的乡村力量，课本上熟悉的“工农联盟”，

难道都沉默如斯？无踪无迹？也许只是我们对那些乡村血脉中不同凡响的韧性视而不见。

村庄命运共同体的自我建构

云南石笋村见闻：缝合与拯救

我总想起云南石笋村，那只三四厘米长的灰蜘蛛，没有气息，仰天静躺屋中央。

癌症晚期兼尘肺病的老汪，顾不上清理它。老汪多年在小煤窑打工，积劳成疾，棺材已经备好。他的儿子汪强文，一个从小失去母爱在外流浪的矮个男人，是村里从事杀人骗保勾当的带头人。

犯罪，如蜘蛛网般勾连整村。单单2016年，以石笋村为核心，有50余名村民涉嫌伪造矿难骗赔被抓。妹妹把亲哥哥骗到煤矿、二婚的妻子把丈夫骗到煤矿，联合他人伪造矿难害死，这些伦理道德崩塌的事实，经过数十家媒体的轰炸报道，让这里成为黑色恐怖的代名词。

媒体执着报道犯罪背后的逻辑，例如，当地赌博流行让一些村民债台高筑，驱动犯罪。例如，村里石笋煤矿的伤亡事故，让村民了解矿主怕矿难上报被停产，宁愿私了的心理。此外，很多涉嫌伪造矿难的家庭，本身也是受害者。嫌犯艾汪全的亲哥哥死于山西矿难，涉嫌杀害哥哥的李连翠，丈夫在矿上瘫痪，很多石笋村村民的墓碑，也刻着与矿难有关的信息。

媒体蜂拥来蜂拥去，村庄的疤痕开裂着，供人瞻仰。而这只是村庄的一面。

在村庄命运共同体里的人们，
有维护秩序、重建名声的需要。

村庄内部有分裂。例如石笋煤矿旁小卖部的大姐，认为伤天害理的事情败坏村庄名声，对于犯罪嫌疑人留下的无人照看的孩子，她怀疑有隐匿的资产。

而本科毕业返乡创业的村民杨泽勇，则剖析村里的教育缺失问题。他认为，当地生育家家生三四个孩子，从小疏于教育，被抓的大多是小学学历。他主动提出，自己的养兔厂要给受害人家提供工作机会。

村庄也有缝合和整合的力量。石笋小学的龙校长，在警方大规模逮捕行动的当晚，就意识到自己的“责任”。他第二天一早召集老师，统计有20个孩子的家人被抓，包括父母都被抓的杨家四兄妹等。随后在与警方信息沟通、孩子生活照料方面积极行动。

一个犯罪嫌疑人的女儿小杨成绩拔尖，但是担心受母亲牵连未来政审不过，高一辍学打工。我动员她复学，学籍问题却不符合规定。当地教育局在听了我的阐述后，特事特办帮补办学籍，原因是：拯救一个孩子，给村庄的示范意义非凡。（前一段，孩子父亲告诉我，第一次期中考试，小杨是班级第一名）

乡村组织如何功能补位

毕节见闻：反思者与试图行动者

在那些悲剧感极强的村庄新闻中，媒体人更要敏感捕捉的是，那些曾经燃烧的意志和希望，差一点就可以盖过悲剧，这是更大的思考价值所在。

又是毕节。四留守兄妹服毒去世，震惊世人。他们生前无人照看，独自居住。14岁老人在遗书中写到：“我曾经发誓活不过15岁，死亡是我多年的梦想，今天清零了！”

我在毕节采访时，孩子们的姨妈潘玲是唯一表示自责的村民。在村干部盯梢禁止采访的氛围中，她把我拉进屋里诉说：“我们村子里的人都是罪人，没人关心过孩子。”她在事发半年前觉得孩子们不对劲，找过村主任张方敏（音），说愿意给几个孩子做饭看护，但要签一个协议，让村干部确认。“村干部说，没有这个说法的。就怕麻烦。我都说过7次。”

费孝通在《乡土中国》描述的熟人社会秩序，在眼下的中国村庄变得式微。农民大量进城打工，村民关系市场化、传统组织和权威弱化，乡土秩序分崩离析。有各种血缘关系的乡村家族，仍然保护不了四个留守的孩子。

但是，还有潘玲这样的反思者和试图行动者。所以，我们更该思考的是，乡村基层组织如何功能补位？如何让缝合力超越分裂？如何激活村庄互助秩序，从而挖掘出内生力？

媒体，请放下道德优越感

温江村见闻：漩涡过后，救赎乡村

媒体人报道乡村，常怀抱“脚踩泥巴走基层”的道德优越感，骨子里是怜悯与居高临下，却往往低估了农民从疤痕中破土的重构力量。

村庄不是新闻消费的灰烬，漩涡过后，村庄的命运、人的舒展，都在吐息和延续。

五年前，我在央视《新闻调查》做过“温江村的噩梦”节目。砍人手、抢手机、非法买卖枪支、“少年阿星杀人事件”，温江村3000村民中曾有100多人在广东抢劫被抓。他们相似的轨迹是辍学、打工、辞工、团伙抢劫。

2016年6月，我又回到了广西“砍手党村”温江村，有一半服刑者已出狱。持枪枪战、大拇指被砍、脚筋被挑断，“砍手党”头目杨成康在服刑八年后，与等了他八年的妻女团聚。

杨成康跛脚走来，和我握手。他笑容温和，只有下巴一颗痣，痣上三四厘米的胡须，隐隐有点肃杀之气。

杨成康放弃外出打工，说要看护好自己的孩子，防止其被乡里初中辍学风气影响。杨成康被村民选举为屯大队长，为了阻止当地孩子辍学、制止村民吸K粉，杨成康采用了很多策略，动员大家修通往小学的近路，创建屯微信群等等。

此外，杨成康还和有威望的村支书，尝试用农业新技术种砂糖桔，希望带领村民致富。

戏谑的是，上过初中，又在监狱补习各类知识的杨成康，意外扮演了“乡村知识分子”的角色。村民选举他的理由是“蹲监狱八年，相当于上大学回来了，见过世面”。

在老人孩子居多的村庄，杨成康是少有的回流的、有理想责任的中年人。特殊的经

历，让他超越一些局限利益，参与建构和维护乡村的公共利益，通过协商沟通，张罗公共事务，努力将村社凝聚成一个守望相助的血缘情亲共同体。

靠入狱获得精神净化，救赎乡村，这种生成路径不可复制。但是面对乡村边缘化、空心化、失序化的挑战，乡村知识分子的主体性挖掘，关系到村庄的情感抚慰、秩序维护，是乡村治理的重要力量。

“新乡村建设”的可能性

板烈村：德国卢安克的“教育实验”

乡土文化所滋生的力量，潜移默化，随着时间生根发芽。2016年的夏天，我来到德国志愿者卢安克支教过十年的广西板烈村，寻访他留给村庄的“果实”。他带孩子拍科幻剧、设计河坝，一起犁地，有人把他当乡村教育实验特立独行的英雄，也有人认为他是危险分子，甚至怀疑他有“恋童癖”。

我探访了几个卢安克教过的学生，他们对美的感悟，对生活的想象力、情感的细腻程度都是参加卢安克各种实践活动潜移默化留下的。

例如，牙韩运职校选择的是汽车维修专业，他说，这和卢安克推行的教育实验有关。在卢安克带孩子拍摄的电视剧《心镜》中，牙韩运曾扮演主人公容承，还参与设计了其中的道具制作。

严格来说，德国人卢安克不能被称为中国村庄的救赎者，但是和一些走马观花的文化下乡相比，他拓展了村庄田园牧歌想象空间，用他激活的村庄的美与文化生机，来展

现一种新乡村建设的可能性。

对乡村的关注，不能停留在哀叹文化式微，停留在那种温柔的痛感，而是在真实与矛盾中，寻求正如赵月枝教授所说，在城乡关系中研究乡村传播是“基于乡村在中国传统、革命历史、当代变革与未来发展中的无与伦比的关键地位，以及基于村庄破败事关中国文化存续的严峻现实”。

中国乡村内生向上的力量

回到梁庄：变化正在发生，打破唱衰幻象

《中国在梁庄》作者梁鸿老师说，村庄在某种意义上，是一个民族的子宫，它的温暖，它的营养度，它的整体机能的健康，决定着一个孩子将来身体的健康度、情感的丰富度与智慧的高度。

记得11月在梁鸿老师回河南梁庄直播，有一天晚上，我们在薄雾氤氲的吴镇街道散步。晚九点，已是一片寂静。白天那个新华书店改造的新商店、那条通往梁庄的堆满垃圾的道路，都仿佛消匿人间。

我和梁老师谈我在梁庄的新发现，一个本科学法律毕业的青年，在梁庄父母给他准备的婚房里，养起了孔雀。几十只孔雀，在他婚房的三个房间，踱来踱去，有种神圣的尊严。

他没有经验，甚至在孔雀小时分不出雌雄，但是他费尽周折去办饲养证，自学饲养知识。每次想到梁庄那片沧桑的厚土上，有一个养孔雀的返乡青年，总有童话般的慰藉力量。

前几个月，我写了篇文章《南瓜博士

10 村 10 问：中国底层乡村图景里的混沌物语》被一些公号转载时，名字被改成了“不忍目睹的乡村底层图景”。

今天，我想修正用词，不是混沌物语，不是不忍目睹，而是要去挖掘和保护其内生力量。就在这个 1 月，北京的打工春晚，浙江缙云的乡村春晚直播南北呼应，这是乡村在通过某种现代传播手段，向城市喊话，这是隆重的有符号意义的仪式。

对于报道乡村的媒体人来说，用威廉斯

《乡村与城市》里诗句说：“难道还敢让这些真实的不幸，藏在诗意的骄傲那华而不实的陷阱之中”？

最后，请允许我用威廉斯另一本书《希望的源泉》的封底语，来做本文的结尾：“要让希望具有可行性，不要让绝望具有说服力”。

（本文《女博士记者的乡村笔记：告别悲情叙事，中国村庄正经历觉醒与重构》，发表于“全媒派”。）

作者简介

刘楠，资深媒体人。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在读博士、国家公派留学联合培养博士。先后任央视《社会记录》记者，《新闻调查》出镜记者，《新闻 1+1》创刊编导、主编，搜狐网新闻视频部高级主编。腾讯谷雨，一点资讯等多家媒体撰稿人。

采访过汶川地震、深圳富士康连环跳楼事件、上海“钓鱼执法案”、广西“砍手党”村、四川凉山童工、北京新“蚁族”村、毕节四兄妹服毒、云南“盲井村”、甘肃白银连环杀人案等新闻。策划《岩松看俄罗斯》《岩松走基层》系列节目，担任纪录片《新闻漩涡后的村庄》系列总导演。多期节目获得国家部委级奖项，曾入围网易非虚构文学奖，获得今日头条优质长文奖，爱故乡非虚构大赛“2019 年度故事奖”等奖项。

在《人民日报·海外版》《南方周末》，北青等媒体上发表多篇文字报道，已出版《寻找白岩松：讲述新闻人自己的故事》，《新闻撞武侠：央视评论部创作秘笈》《有一种基因叫理想：央视评论部那人那事》。在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国传媒大学、南京大学等多所高校进行讲座交流。此外，还发起“探村博士联盟”。



父亲的梦呓

/ 相素娥

一

小时候，我和父母睡在一张炕上。每晚睡觉总会听到父亲喊得响亮的梦话。有时是一声笑，或一声哭，或唱一句戏词；但大多时候我和母亲听到的是一声长叹——哎呀呀——悔……再就是把牙咬得咯吱吱响。母亲恨恨地说；不是咳嗽就是说梦话，还让人睡觉不！偶尔在晚上听到父亲哭得伤心，摇醒父亲，父亲总是摇摇头，长叹一声后，又转身睡去。每当我问起父亲“悔”什么，父亲避而不答。

父亲吃饭速度极快，吃完饭就开始干活。头一挨着枕头就能睡着。我常劝父亲吃饭慢些，吃得快了对肠胃不好。父亲嘴上应着，却慢不下来，多年习惯成自然了。父亲耳聋，和人聊天时，只会看着别人的嘴，随着别人的表情点头或摇头，听不清看不清时往往会惹出一些笑话。因此，母亲总会给父亲安排满满当当的活计，即便在农闲的冬季，父亲也是早出晚归的出去拾柴。在我家

的小院常年堆积着小山一样高的柴垛，火车皮一样占掉了整个狭长的院心。我们家很少买煤。每次做饭烧火时总会被混进柴禾里的刺扎着手，还会沾一身土灰。少不更事的我羡慕大哥家生的炉子。大我四岁和大我一岁的两个侄女不用烧柴，还能把火熨斗放在火炉上烧热，垫上湿布把衣服熨得笔直。还能在炉火上炒菜。我们家很少炒菜，大多因为烧柴炒菜不方便，也为省油。父亲爱吃炒菜，常被母亲大声说没本事还嘴馋。继而是一堆怨气：你自己没本事倒罢了，让我的孩子们也跟着你受罪。父亲听了也不争辩，或叹气，或低头不语。我体谅母亲的苦衷，知道父亲也是体谅母亲的。母亲心情好时会自嘲着对串门的叔叔婶婶们说：看我家的柴（财）多不！不发财都不行！母亲好客，在我们家盖的门房里砌了一个大炕，占门房总面积的三分之一。每有亲戚来家小住，总会让父亲把大炕烧得热乎乎的。

二

父亲原本有一个不错的家庭。太爷爷奋斗了一份大得能够上地主的家业，因不识字在字据上常会受人欺骗，便下狠心让爷爷兄弟三人读书。除了三爷爷三科死活不念书外，爷爷榜科和二爷爷杰山同时考入北京一所大学。在大学里爷爷与二爷爷更名“文汉”、“武汉”，务农的三爷爷更名为“左汉”。我问父亲，爷爷上的是啥学校？父亲自豪地笑了，说爷爷上的是北京最好最高的学校，在乡里敲锣打鼓放过炮的。（大哥听老人们说，爷爷与二爷爷上的是北京师范大学，原名为京师大学堂。）毕业后爷爷与二爷爷在国民党处工作了一段时间，因不得志，双双回家以教书为生。爷爷以少收薪水为条件，让大伯父与父亲在他任教的私塾里读书（当时三叔还小）。

爷爷为大伯父起名“守仁”，为父亲起名“飞鹏”。现在的“飞”是已经简化的飞。在父亲笔下的飞是两个折叠的飞，寓意：飞鹏展翅，志在千里。为三叔起名“开阵”。（我一厢情愿地认为，爷爷给三叔起名开阵的寓意是在为我的父亲飞鹏保驾护航。）好景不长，就在父亲过完十一岁生日后一个多月，爷爷因病被学生送回家，抢救无效死亡。年仅43岁！爷爷死时三叔四岁。死后三天，奶奶生下姑姑，因无力抚养，奶奶将自己唯一的女儿送了别人抚养。父亲“飞鹏”从此折翼，在家里，奶奶只叫父亲“鹏”。长大后，所有的人都叫父亲“朋子”，“飞鹏”与曾经的幸福，随爷爷一起消逝。

那时家里有一台弹棉花机，父亲年少体弱，干不了农活，在家里帮人弹棉花，漫天飞舞的花絮，为父亲至死也摆脱不了的气管炎埋下祸根。祸不单行，父亲八岁时因中耳炎治疗不当，落下耳疾，随着年龄增长，逐年加重。随后父亲又多了一个新名，“聋子”。

姑姑送人后，奶奶带着父亲兄弟三人艰难讨生活。

三

三爷爷四十岁仍膝下无子。三奶奶体弱多病，生的孩子大多是几个月或一岁多就夭折了；活得最长的那个孩子也才活了五六岁。二爷爷家生了一对双胞胎儿子，便将双胞胎的老二给了三爷爷做养子，也就是小父亲四岁的堂叔。不想抱过来才两个来月，二爷爷的双胞胎长子便夭折了。二爷爷伤心之余又抱走了送给三爷爷的孩子，也就是后来的堂叔“双来”。害怕再夭折，剪掉了堂叔双来的一小半个耳朵和一个小脚趾埋在门后。不管迷不迷信，堂叔双来活过来了，是二爷爷唯一的儿子。两年后二爷爷家又生了一个女儿，也就是我的堂姑，此后便再没生过。爷爷去世后，便由三爷爷资助父亲读完小学，再过继给三爷爷做养子。父亲十六岁那年，四十五岁的三爷爷被划分为地主，被没收了几十年辛苦积累的房产田地，充公后重新按人分配。这时，三爷爷仓促将父亲的户口过继到自己名下，父亲正式成为三爷爷的养子。在第二年，三爷爷主持，将不到十五岁一字不识的母亲匆匆娶进家，同时又在邻村抱养了一个七岁的女儿起名绒绒，给

父亲做妹妹。这样以后，三爷爷才分得一个和别人共享的院子、一个曾经养牲畜的园子、一些人均口良田。

三爷爷爱种地爱到了痴迷的地步，常是四更起床，天黑才肯收工，若有月亮便月下劳作，不分昼夜。如此披星戴月地劳作，吃穿好点应该没问题，可嗜地如命的三爷爷性格里占了两个极端：极端勤劳，极端节俭。每年种地所得的盈余都用来买地，置办种地的家什。那个年代并不是所有地主都是巧取豪夺的恶人，像三爷爷这样勤劳节俭的“地主”也不在少数。母亲说当时流行一句顺口溜：下一辈苦，落一个地主；抽一辈洋烟，落一份江山。比喻抽洋烟赌博把家败光的混混，遇到土改新政，改天换地，反而分了一份房产田地。辛苦劳动大半生省吃俭用，却落得个地主。这句话倒像是专为三爷爷说的。

被批斗后的三爷爷在外面需夹着尾巴做人，心里窝火，敢怒不敢言，只能将火撒在自己家人身上。因此，父亲过继给三爷爷后的日子，可想而知！父亲不能体察三爷爷暴躁打骂自己的原因，一度在三爷爷近乎暴虐的阴影里挣扎。父亲反应迟缓，性格执拗，加上瘦弱无力耳朵又背，又不会甜言蜜语，实难得三爷爷欢心。三爷爷人高马大，身强力壮。还没长开的父亲常常随不上三爷爷的劳动节奏，气得三爷爷骂多了觉着不解恨，拿抽牛的鞭子抽父亲。父亲除了在爷爷坟前哭泣外，毫无半点力量改变现状。母亲说那时，小父亲四岁的堂叔能说会道，“三爹三爹”叫得三爷爷心里舒坦，父亲随时都有被

堂叔替代的可能。在母亲的操持和斡旋下，三爷爷才逐渐打消了那个念头。后来因堂叔惧内，二爷爷晚年也不得不在女儿家度过，又如何能保证三爷爷的晚年生活。

大哥说父亲写过一本“变天账”，里面详细记载了自己何时到的三爷爷家，及在三爷爷家的遭遇，历数三爷爷对自己的种种“暴虐”行为。在大哥成年后，交给大哥，希望大哥能给他出口气，可大哥不愿意听父亲讲三爷爷的坏话，看后随手给扔了。并当笑话对三爷爷讲：“爷，我爹写了一本变天账，说你都是怎么欺负他的，叫我给他报仇哩。”三爷爷不屑地说：“还报仇哩，变天哩，能变到哪！”此事便不了了之。

母亲的思路与父亲截然相反，她说父亲，三爹膝下无子，拼命劳作，省吃俭用，所有家业迟早归你。人家找儿子是为了给自己找靠山，老了有所依靠。虽然打你有些过分，可你看看你自己，生性木讷，体质弱，耳朵还背。若换了别人，早把你赶出家门了。父亲听了一度无语，抱头长叹！父亲一生不当家，唯一能当家的事便是至死也不和三爷爷说话，死后不和三爷爷同葬一片坟地。

后来，随着大哥的孩子一个个降生，经舅舅见证，将院子里的三间有阁楼的好房子分给了已有三个孩子的大哥。年幼的我和姐姐、二哥，随父母爷爷搬到了园子里住。后来由母亲做媒，将三爷爷抱养的绒绒姑姑嫁给了自己的二弟（也就是我的二舅）亲上加亲。母亲一直视三爷爷为生父，使三爷爷安度晚年，享年八十一岁，无疾而终。父亲不

幸少年丧父，又陆续患上耳疾、气管炎，他的幸运是娶了身高体健聪慧过人的母亲。母亲虽然一天学也没上过，却称得上女中豪杰，文能持家，武能赶集做生意，加减乘除、口算比上过学的舅舅还快。在母亲的操持和周旋下，父亲的处境略有好转。

父亲十一岁时与八岁的母亲订婚，十七岁结婚，二十岁大哥降生。三爷爷虽不待见父亲，对聪明调皮的大哥（包括后来的二哥）却给予了父亲、爷爷的双重大爱。两位哥哥更是爱三爷爷胜过爱父亲，这成了家庭凝聚力量的核心。

四

父亲曾经珍藏过爷爷留下的一大一小两个铜质墨盒。小的像是红铜，成色不太好，大约有十公分长，有少许铜锈，椭圆形，盒面有雕花，盒底掉了一直没粘上，后来给了二哥。几十年过去了，我也没问二哥，不知还在不在。大的是长方型，是看一眼就忘不了的那种物件，长二十公分左右，是黄铜，很干净的黄色，通体散发着清幽的墨香，沉甸甸的，盒面刻有花纹、图章，特别精美。这是爷爷作为读书人的见证，也是爷爷留在父亲这里唯一的好物件。一直由父亲珍藏。在我十四岁左右时，村里有一位收银货的乡亲见母亲能说会道，便让母亲帮忙收一些银货。当时我和母亲在村子里打石子饼，偶尔卖晋糕……那人不误母亲做生意，借空收。我记得是八元一两收下，他给母亲十元，赚两元差价。当时人们都把这些东西当废品卖。母亲也留了几件，比如：戒指，手

镯，项圈。有一个镂空银手镯和一个能当顶针用的宽戒指，我特别喜欢，自己留着。可是有一天，母亲硬是从我手上把这两件东西卸下来，说是自己在韩阳街上卖完饼子回家时遇到一位大客商，看能不能换个好价钱。她又觉着那些小玩意不足以吸引客商，便让父亲拿出一直珍藏的那个铜墨盒。父亲问母亲要墨盒干嘛，母亲说，二哥上学要用钱，卖了给二哥上学用。父亲不舍，母亲说，你没本事供娃上学，卖个墨盒还不肯，你说娃要你这个爹有什么用！随后又比划着说，他出的价低了我也不卖，到时候就拿回来了。我没能争过母亲，父亲也不能。可是母亲不知，那人是便衣警察。虽说当时收银货的人多不胜数，警察也不怎么管，可母亲却偏偏送货上门，人家也只能照单全收——全部没收。包括那个象征着书香传家的墨盒。这件事母亲一直瞒着父亲，并对我说，你父亲若问时就说卖了，卖了三百元，供你二哥读书了。我如此说了，父亲便再也没有过问。东西被没收后，已是五十多岁的母亲，着急上火地骑一辆自行车，一天往返一百多里的大坡路前往芮成县城和对方交涉，数次无果。最后，对方还了几件成色不好的银饰，便再没下文。至此，爷爷留下的所有记忆都随着铜墨盒烟消云散，连同爷爷对父亲“飞鹏”的美好愿望也一起消失。经过那次教训后，母亲安心下来和我打饼子。因一次偶然机会，饼子被推荐列入“民间名吃”，名吃展销会过后，我们应邀进入县城打饼子，直至二哥大学毕业。后来，我学了门手艺，母亲闲不住，一个人还断断续续干了几年。父

亲因患有慢性气管炎，不能帮我和母亲打饼子，就做些如扫地、拾柴、磨面、合煤糕、烧火等辅助工作。在村里打饼子时拿粮食换材料，还需要不间断地洗麦子磨面粉；合煤糕（将散煤搅上适量的土和水，摊成煤饼晾干，再掰成煤块放在炉子里烤熟饼子），这些体力活就交给了父亲。蒸晋糕时用大锅，拉风箱，烧柴禾，能省些煤钱，这些活都由父亲来做。偶尔母亲高兴时还会多做些晋糕，让我和父亲用手推车拉到邻村去卖，由父亲大声喊——卖晋糕——，我称秤算账收钱。由于我停学时个子还没长开，又是父亲的老生女，一老一少组成了一幅乡间特有的图画，吸引了不少村民购买。我和父亲能为母亲分忧，母亲也很开心。后来到了城里卖的是现金，直接买面粉。父亲则捡破烂、拾散煤，在煤场外边扫大车遗落的散煤合成煤糕，供母亲和我打饼子用，用不了时，母亲还会廉价卖些给别人。只要能 and 母亲在一起，父亲总是干劲很足。

姑姑岁女十三岁时养母去世，养父入赘其他人家。奶奶又将姑姑接在自己身边一起生活。奶奶那边的叔伯姑姑，日子过得比起父亲还不堪，母亲说大伯家穷得到冬天连粗面糊汤也喝不上，大伯母性格怪异，有洁癖，不让大伯父与她同睡一个炕，从我记事起，大伯父便一直睡在牛棚旁边的一间放草料的小房子里。大伯守仁无子嗣，抱养了大伯母的娘家侄子，也就是我的大堂哥，母亲说，那些年都入冬天了，大堂哥还光着脚丫，连鞋子也没有。三叔开阵一生命运不济，省吃俭用，节衣缩食，穷困潦倒，三娘

早逝，留下两个女儿，三个儿子。三叔将不满周岁的小堂哥送给无子嗣的姑姑收养，自己带着四个孩子和奶奶艰难度日，六十一岁便因病离世。改革开放初，大堂哥便成了村里首富，常常让大伯母谩骂百无一用的大伯父。大伯父穿着大堂哥买的羊皮大氅，毡帽毡鞋，享了几年福，赚了几年面子，七十一岁因病离世。在大伯父大伯母相继离世后，大堂哥因家遭变故婚姻破裂，离异另娶，四十七岁时再生一子，迁回原籍，改回原姓，五十岁闯北京，现定居北京。我偶尔问起哥哥姐姐们有关爷爷的事，哥哥姐姐们一脸茫然：“爷爷根本就没读过书呀。”我有些绕口地解释说是大爷爷，咱们的亲爷爷，父亲的父亲……可在哥哥姐姐的眼里，三爷爷才是亲爷爷。这一切似乎都无关紧要了，因为，我们都是爷爷的后代。一个人的心愿，有时要靠几代人来完成。爷爷的愿望，更是如此。几日前在姑姑的葬礼上，我约了三叔的儿子女儿（我的堂哥堂姐）去给奶奶和从未谋面的爷爷上坟。正值冬季，枯草依依，爷爷奶奶的坟地已被水冲散夷为平地。堂姐只随记忆指了指个地方，画了个圈，让我烧了带给爷奶的冥纸冥钱。因父亲过继给三爷爷，作为孙女我从未给爷爷奶奶上过坟，看着爷爷奶奶坟前荒凉的景象百感交集。才不过几十年的光景，我便连爷爷的坟也见不到了。因爷奶的坟地与三叔坟地不在一起，堂哥已找不到爷爷的坟了，只有堂姐在冥时节上为奶奶爷爷烧些纸钱。大伯父大伯母和爷爷奶奶葬在一处，因后人离散，墓地甚是荒凉。

五

父亲在家里说的话，一般都会被驳了回去。因此，父亲的话总是自言自语伴着一声声轻叹。即便这样，母亲还是会说，唉什么唉，一唉三年穷！父亲还在看着母亲的眼神，我又对着父亲的耳朵说，你唉啥呢，一唉三年穷，你不知道么！父亲低下头，一副犯错的样子，不由自主地又是一声长叹——唉……母亲瞪一眼，又唉！父亲只好转身离开，留下一份无言的叹息。父亲喜欢美食，喜欢做饭，闲暇时会做些炒菜，烙些葱花饼。这些母亲是不屑的。父亲做好后总希望我和母亲能尝尝。母亲会说，整日里咳嗽吐痰，谁愿意吃，你自己吃吧！说完还不忘搭一句，嘴贱。我有时觉着，父亲像石缝里的小草，有很顽强的生命力。记忆里父亲除了整日咳，咳后不停地吐痰这份疾病外，其实是很整洁的。印象中的父亲总是穿着洗得洁白的衬衫，不管是白粗布，还是二哥给买的白衬衫，只要不是大冬天，父亲每次干完活都会打盆热水，洗澡换衣服，洗衣服。我出嫁后，父亲在家没事干，也没地方去。曾征得母亲同意后，一个人骑着自行车到七十里外的婆家来看我。父亲不愿意坐车，怕晕。一次我听到后门响，喊，谁呀，谁呀！没人应。走出房门一看——是爹！我既惊喜又担心，比划着说，你咋来了，这么远的路，你又听不见，骑辆自行车多让人操心。父亲呵呵笑着说，我靠边走，过马路左右看着，没事。父亲每次来我这时，总会带两筐子他捡的废品，到城里卖了才来我家，父亲说顺路，城里价格高些。不让捡，父亲又极不高

兴，说了也白说，倒不如随着他。父亲穿着干净爽洁的衣衫，戴一副挡风眼镜，一顶遮阳草帽，高兴得像个小孩。不管别人怎么看父亲，父亲的世界很单纯，曾经的磨难与阴影在这一刻烟消云散。我出嫁后的几年里，父亲骑自行车来我家多少次我已记不清了，那幅画面定格在我脑海里。

二哥上大学时，给父亲买了个助听器。父亲戴着助听器，背着双手在巷子里转，常有人拍父亲的肩膀竖起大拇指说，叔，有福。父亲的笑容晴空万里。母亲却不以为然，说二哥不应该花这闲钱。几十年的老聋子了，带那玩意儿有何用。父亲听后很是生气，说母亲管得太宽。母亲试着和父亲说话，戴着助听器的父亲依然要看着母亲的嘴型。母亲说，背过脸去，听不见就把那玩意儿扔了！父亲不甘心，念叨着想换一个好的耳机。二哥工作结婚后，接父亲去他工作的地方住了半年，又给父亲买了个贵的（好的）耳机。效果依然不大。父亲回家后便把助听器收藏了起来，独自时拿出来摆弄摆弄戴戴试试，怕母亲见了生气又包了放好。刚买回来时父亲高兴，我也稀奇，试着戴了一下，可能是父亲把音量调得过高的缘故，嗤嗤嗡嗡的很不舒服。父亲的愿望很简单：能听见别人说话、不让母亲着急；治好气管炎。这两个愿望，最终也没实现。再后来，母亲把父亲的助听器卖了。

父亲并不是只会干活。记得有一次父亲难得休息，并且心情极好，给我讲如何解放运城，如何用地道战。最后还讲到日本人曾扬言要占领全中国，可连风陵渡也没打过去

就投降了。讲到中国最后胜利时，父亲神采飞扬，孩子般充满自豪。

父亲对我们兄妹的爱，好像蒙了层东西，看不见，摸不着，却实实在在影响着我们的童年少年，就像王安忆在《父亲的书》中说的：“我常常为父亲感到难为情……觉得因此我们被排斥于正常人之外了。”她的难为情是父亲不会说也不会听上海话。在我们，却是父亲根本听不清也听不见别人说话，再就是父亲与外界失去联系后带来的一系列副作用，常让我感到难堪和自卑。这种幼稚的感觉一直持续到我成年。那时，我不喜欢见到有外人对父亲不恭，在家里，自己却常常对父亲不恭。加上有母亲护着，也不去想父亲的感受。母亲常在人前夸我会算账夸我孝顺，夸我肯停学和她一起分担家里的重担；夸我心灵，夸我年龄虽小擀的饼子却一般大小，擀起来整齐划一；迎来乡邻一片赞叹！母亲又常会在没人时，在我耳边念叨，就你那聋子爹，将来想找好婆家都不好找，但凡体面人家准肯找个聋子做亲家，搞得年少的我时而自信，时而自卑。这些话，母亲偶尔也在释放心中不满“发狂”时在父亲耳边指责埋怨。父亲除了摇头，哀叹，也无力改变。父亲大我四十二岁，对我充满溺爱，不论我怎么言语冲撞，父亲从不舍得打我。即便发火，在母亲这关他也是过不了的。记得有一次，父亲真生气了，在我头上弹了一下，我愣了，很疼。就一次，足以让我记住，父亲是会生气的。都说父亲对母亲言听计从，一次母亲却说：“你爹，拗劲大着呢，当年我和你爹吵架后，你爹一个多月

都不和我说话。没办法，还是我做出让步才结束冷战。”后来父亲能如此包容母亲，是因为母亲能让这个家、能让我们兄妹过得更好，这是对母亲的尊崇。我想起宋濂老先生的一段话，“人有所拙必有所巧，有所巧必有所拙。拙于今必巧于古，拙于诈必巧于智，拙于人必巧于天……”父亲应属后者。

六

在家里，母亲的大嗓门若与父亲急起来，隔着几个巷子都能听见。常有受丈夫气的女人羡慕母亲说，叔就是好，既勤快又听话，你指东就往东，你指西就往西。母亲听了会毫不留情面地当空作揖，老天爷爷老天奶奶保佑，保佑你下辈子逢上和你叔一样的男人做丈夫，一句悄悄话都不能说，还整夜整夜的咳嗽吐痰说梦话，急不死你才怪。吓得那女人再也不敢在母亲面前说那样的话。我从小替父母传话，练就一副大嗓门，由于声音大，又是传达母亲的话，显得极为不恭。长大一些时，我会边向父亲走边使劲拍手，若父亲闻声扭过头来，我再向父亲招手，若是叫吃饭，我用手指指嘴，父亲会大声应着，“知道了，你们先吃。”若是母亲生气了，我会用手指指脸再指指里面，父亲会意地点点头，做好挨批的准备。父亲虽然倔强、执拗，对母亲却有一种感恩和敬畏。基本上做到言听计从。有一次，两个大侄女对着父亲耳朵大声说，爷爷，奶奶对你不好，老是骂你。一句话勾起父亲的心酸往事，父亲声泪俱下，哽咽着对侄女说，可不能这样说你奶奶，咱们这个家全过你奶奶，若不是

你奶奶，这个家早就散了！我把父亲的这句话给母亲听。母亲很感动。这也是对婚姻不满的母亲唯一的安慰。

母亲说父亲除了和三爷爷是死对头外，对奶奶和外公外婆极为孝顺。常瞒着母亲给奶奶一点自己悄悄留下的零花钱。为此，母亲也很感动，装作不知，为父亲守护一份做儿子的孝心。若母亲想外公外婆了，给父亲说一声，父亲就拉着拉拉车徒步到三十里外的山坡上把外公或外婆接到我家来，问吃问喝，关心之至。外公虽不是母亲生父，母亲念念不忘外公对她的好，对外公比生父还亲。曾经被已死去的前外公打得死去活来的外婆，常对母亲说父亲的好话，一直劝解母亲要和父亲好好过下去，说这就是命。

七

2000年时，母亲拗不过父亲，答应拆掉旧厢房重盖。之前因二哥再三声明他以后不想回老家，因此，母亲不想在房子上投资。可那几间厢房实在破旧不说，冬天还没有炕。父亲的理由很充足，因为自己整晚整晚的咳嗽，使母亲睡不好。可睡在老屋，老屋随时都有坍塌的可能，即便老屋不塌，冬天没炕，村里电又不正常，用不成电热毯，还得和母亲睡一起，让母亲睡不好。如果盖几间新屋，砌个炕，自己就可以一年四季不打搅母亲睡觉。母亲一生省吃简用，挣的钱都存起来，以备不时之需。加上二哥逢年过节总会寄些钱回来。盖几间房子还是绰绰有余。母亲却故意说父亲，盖房需要钱，你有多少钱？父亲拿出了自己捡破烂及二哥给的

零用钱也就三千多元，全部交给母亲，说余下的让二哥添。二哥极为孝顺，只要父亲说通母亲怎么盖都行。母亲说父亲，你整日咳嗽，不定哪一会儿一口痰上不来就死了，盖了房你知道你能住几天？父亲沉默良久，叹了一口气，说，谁能知道自己几时死……

八

父亲的病和他吃东西时狼吞虎咽的习惯，使父亲不能吃肉食，吃点肉，沾点油荤便咳嗽不止，痛苦不堪。虽常年咳嗽，腿脚却一直利索很少进医院的父亲，在2001年夏天因腹积水住院，医生说是父亲常年咳嗽导致各个器官功能衰竭所致。出院后一定要忌口，只能吃一些易消化食品，否则活不过半年，且随时都有生命危险。出院后，父亲依然该干嘛干嘛，还种着少许地，自己做饭，帮母亲洗衣服。死前六天，父亲还将我送到车站，让我过些天再给他捎些奶粉。我一再叮咛父亲勿吃肉食、甜食，不易消化的食物。更不要坐席（红白喜事所摆的宴席）。父亲连连点头。母亲说，忌啥口，能当饱死鬼，也不当饿死鬼！

母亲说父亲睡前还好好的，没有啥征兆。父亲一人睡在他力争盖的新屋里，与母亲互不干扰。第二天一早，母亲就去赶集了。大哥到家取东西时，从窗子里发现父亲死亡，差人到集上叫回母亲。撬开房门，看见尿盆在炕上有洒的痕迹，歪在被子边，父亲面色安详，甚至还泛着笑意，母亲猜很可能是咳嗽时一口痰上不来而亡，只是猜想而已。父亲离世那一刻，遭遇了什么，

想些什么，只有父亲知道。2001年阴历九月二十七日，父亲离世，享年七十一岁零四十五天。

父亲至死也抛不开少年的噩梦，又无力改变人生的宿命，只能在梦里肆无忌惮地发泄。父亲的弱、父亲的勤劳，衬托了母亲的坚强，成就了母亲“女强人”的称号，成就了我们还算争气的兄妹，成就了一个完整的家。我一直都在颂扬母亲，怀念母亲，感激母亲在艰难的日子里对父亲、对我们兄妹不离不弃。总是忽略了曾经在角落里忧伤的父

亲。重温过往，洗去尘埃，退却斑驳，我看到了父亲的艰难与不易，看到了无可替代的父爱……

父亲总是在我最忧伤时，出现在我的梦中：白色的衬衣，平静的仪容，慈爱的眼神。是的，在父亲面前，我没有理由忧伤。我继承了父亲的性格外貌，却比父亲幸运了许多。大概所有的不幸与磨难都被父亲包揽了去，独留一些美好的日子给予我们。在幸福的日子里，我一切从俭。我希望像我的父亲一样，把不曾享过的福给予我的孩子们。



作者简介

相淑娥，笔名苏木清清。1972年出生于山西永济首阳长旺村。目前在北京做衣服裁剪与刺绣。

黄梁美梦

/ 陈榕

胖嫂门前聚集着很多人，热闹非凡，像个俱乐部一样。当下，男人有的外出务工，有的在牌场上备战，这里便是留守妇女的天下。他们以照顾子孙和老人为己任，农闲时就领些手工活做做，挣点小钱也是自在。这天我也来凑个数，跟他们学钩花。自从坐下后，耳畔就没有清静过，一片聒噪。他们东扯葫芦西扯瓢，聊着八卦：“哎，知道吗，露露回来了，说是被一个男人给骗了，让她做了小三。老板娘发现后找人揍了她一顿，听说她还流了产……”

“那还不是图人家有钱，好小伙子多的是，非想嫁到外地去，不知底细最容易上当了。”

他们口中的露露，是我们村一个打工女孩，人刚回来便流言四起。最先挑头的就是胖嫂，人送外号：小广播。她一口大稀牙，满脸的肉皮耷拉着。没事就爱串门子，倚在别人门旁，伸着脖子探听消息。不管虚实真假，经她大嘴巴一传扬，就有鼻子有眼了。

在这个不足五百户的村庄里，个人隐私常被侵犯。加上互联网的作用，这个群那个群，消息扩散得飞快。俗话说，好事不传名，坏事传千里。以往就有因扯老婆舌头引起的纷争，导致打架斗殴，甚至差点出了人命。此时眼前的情景，和多年前如出一辙。我不由想起了一个人，她的事情险些被人嚼烂了舌头根。

60后的金枝，是个大美女。当年有很多未婚青年对她蠢蠢欲动。金枝的父亲是区上粮站的站长。她在家排行老大，下有弟弟妹妹，是村里唯一的高中生。她一心想考大学摆脱农民的身份。不论平时成绩多优秀，可是心理素质不好，到了考场就紧张发挥不出来，连续复读了三年，都没有考上。别人戏称她老油条。她很受挫折，不得不放弃了鲤鱼跳龙门的想法。

金黄的麦浪飘着醉人的清香；布谷鸟清脆的叫声阵阵传来。没有一丝风，金枝脸上汗珠劈啪往下落，手掌很快起了血泡，她觉

得手里的镰刀比钢笔重多了。“我不干了，这大太阳能把人晒死。”她撩下活就跑走了。母亲气得直摇头。“肩不能挑，手不能提，伸手不拿四两，这以后可怎么办哟。”邻居大嫂也在地里干活，就对金枝妈说：“婶子，你也别愁，姑娘是要嫁人的，金枝长得好看，将来肯定能找个好婆家，女婿疼婆婆喜的。”“那我可就烧高香了……”金枝在家照镜子时，嘴里嘟囔着：“咦，我本来白白嫩嫩的脸怎么变得这么黑？都怪你们让我去地里干活，才晒成这样的。”小她两岁的妹妹没好气地说：“你不吃饭吗？这么高的个子，懒得要死，爸妈总不能老养你吧，怎么不自觉……”

“叨叨什么，你算老几呀，来管我。”金枝和妹妹吵起来，并动了手。去年她高考失利够沮丧的了。难道一辈子就这样了：出嫁、生孩子、干农活？太没意思了！她不想过这种人生，想出人头地。父亲快要退休了，她嚷着要接班。可是家里的打算，这个位置是要留给弟弟的，他有农转非的户口将来娶媳妇容易些。她就跟父母吵闹：“你们不同意，我就去死……”金枝负气跑出门，时候不大，一个放羊的孩子跑来报信：“金枝姐跳河了，快去看看。”家人慌里慌张赶到时，金枝已经被人捞起，浑身湿漉漉卧在草地上，旁边围着一群人看热闹。“你这是想要你爹你娘的老命呀！”金枝的母亲大放悲声。

“我是老大，弟弟还小，难道就不应该是我来接班么，你们偏心，反正我不想活了，不要救我。”金枝和家里理论起来。“祖

宗，你别在这里闹了，都随着你行了吧。”家人只能妥协。没料到国家体制很快改革了，不允许事业单位的子女接班，金枝希望落空，心情戚戚然。晚上，两个青年去敲窗户邀她看电影。她骂道：“臭流氓！我就算上不了大学，当不了工人，也不会去找你们。”

“真是个刺猬头！”来人悻悻地走了。有媒人来提亲，她一概拒绝，说早晚要远走高飞的。不久，金枝去了姑妈家。姑妈家在江南的一个小县城上，那儿以大米为主食，气候温暖湿润，是她喜欢的生活环境。姑夫托人给她找了个临时工做，姑妈还给她介绍了一个对象，是工厂里的技术员。金枝对他一见钟情。那棱角分明的脸膛，儒雅的气质，都让她迷恋。不顾姑娘的矜持，她很快和人同居了。整天耳鬓厮磨，她觉得找到了自己一生的真爱。她不知道怎样才能和他标配，投入着全部的热情。技术员说：“我不在乎你的家庭，我在乎的是你的人。”

“我已经是你的人了，你要对我负责。”金枝不准他接近其他女性，多看一眼都不行。渐渐的，他受不了她了，态度变得很冷淡，暗中还和另外一个女子有了关系。于是，他跟她摊牌：“我们在一起不合适，还是分开吧。”“什么？我们在一起那么久了，你竟然说这种话。”金枝恼羞成怒，对他又撕又打。“你一定是看上谁了，她能有我爱我吗？除了没有大学文凭，我哪里不好了……”“你真是神经病！我就是厌烦你了，对你没有激情了……”男人的话像把刀子深深刺痛了她。付出了那么多，还是没有守住

这份感情。她不能自控，天天去堵截，逼得人家躲了起来不见踪影。金枝失了魂似的，茶饭不思，一天到晚躺在床上发呆。任凭姑妈怎么劝都没有用，郁郁寡欢，人瘦得像个麻杆。姑妈赶紧把她送回了家。这些事情还是被人知道了，传得沸沸扬扬的。有人说她攀高枝，有人说她得了相思病，还有人说，因为她不生育才被男人甩的。各种编排，层出不穷。

金枝躲在屋里不敢出门。父母也觉得脸上无光，时常唉声叹气。本家的婶婶大娘去看望，她都不理不睬。人们也都习惯了她的这种态度。几个月后，金枝性情大变，开始走出来接触人了。有人就问她：“金枝，你不是到南方吃大米去了，咋就回来了？”她略显神秘地压低声音说：“你知道吗？那个小婊子要抢我对象，太不要脸了！我挠死她，小妖精。”人是有猎奇心的，就套她把私事和盘托出，甚至一些细节。“我跟我对象说，喝酒了不能同床，因为精子会弱……”听的人有些不好意思了，说：“回家吃饭吧，时候不早了。”转过头：“啧啧，还是个有文化的人，讲话一点水准没有，八成脑子坏掉了。”

金枝每天游手好闲，农活不想干，说一晒太阳就头疼。又有人来说媒，她眼高手低看不上。有人给她介绍一个机关干部，是丧偶的，还有两个孩子。她竟然答应了。家人不同意，去做填房的总归不好。但是金枝有自己的主意，她想把户口迁到县城去，不想在这个地方待了。怕家人干涉阻挠，她一声不响地跑到男方家里了。父母气得半死，

说以后和她断绝关系，全当做没有她这个闺女。

金枝的日子没有那么顺遂。脱产干部始终不肯和她办结婚证，更不谈迁户口的事。她骂道：“你这个骗子！不守承诺，猪狗不如。”干部只是对她敷衍着：“再缓一缓，我妻子过世时间不长，马上结婚别人会有异议的。”“我是背着家里跟你的，你不能辜负我。我已经没有退路了，不能名正言顺嫁给你，是会让人笑话的。”金枝的诉求，干部无动于衷。基于对他的不满，她对两个孩子不冷不热的。孩子的外婆担心孩子被虐，干脆坐镇监督起来，时不时对她指手画脚。金枝与老太婆经常掐架，苦大仇深似的。令人寒心的是，干部根本不在乎她的感受，当着她的面，送前岳母礼物。她暗自记在心里，也悉数买来找人捎回娘家。父母心肠软了，就问媒人她过得好不好。媒人说：“她当家做主的，钱随便花，当然比在农村好啦。”

金枝挥霍着干部的钱，买手表，烫头发，吃好吃的。她想生一个孩子，这样就能巩固自己女主人的地位。可老是怀不上，喝了大半年的中药，胃都喝出了毛病。生孩子的指望没有了，她又逼着脱产干部打证、迁户口，说不答应就到他单位找领导评理。干部怕了，和她商量，说这件事情先放一下，可以先把她弟弟弄到城里来，她想能让家人沾沾光也很好。很快她弟弟成了县化肥厂的职工，转正后户口也落实了下来。她不能够成为城里人，一直是块心病。据媒人透露：脱产干部有两套房产，认为她眼光高，过日子靠不住，若是将来离婚了要分他的财产，

所以防了一手，不愿意和她结为正式夫妻。金枝一再闹下去，喝过药，上过吊，像个泼妇一样骂街，都无济于事。两个孩子渐渐长大，很排斥她，怀着敌意，不时搞点恶作剧，不是在她碗里吐唾沫，就是在她床上放小虫子，好好的一个人，就被整抑郁了。受过她恩惠的弟弟把她带去看病。回到家，母亲免不了要骂：“丢人现眼的东西，就这样不吱一声回来了，还要不要脸……”金枝时哭时笑，情绪激动。家人怕她寻短见，就不敢再多说什么了。脱产干部拿了一笔钱让媒人转交过来，说给她看病用。这期间，金枝不甘心，去干部家闹了好几回，让他给自己一个说法。“我陪了你好几年，耗尽了青春，我不能不明不白的跟你拉倒。”干部警告说：“我没有亏待你，再揪着不放，我就把你弟弟弄回去，别不知道好歹。”金枝只得吃哑巴亏，有苦肚里咽。同时也给别人提供了茶余饭后的谈资。

一晃几年过去了，金枝妹妹的小孩都能打酱油了，她的个人问题还没有解决，成了老大难。用世俗的眼光看，是极其不正常的。八十年代中期，农村还没有大范围的时兴打工。金枝农活不想做，又找不到其它出路，整天窝在家里睡大觉，靠着父亲的退休金生活，还学会了抽烟。妹妹来走亲戚，看到蹲在门口面容愁苦的父母，看着在屋里吞云吐雾的姐姐，她气不打一处来，把金枝拽到镜子前说：“你看看，这还是当年那个漂亮的人吗？人不人鬼不鬼的，你干脆去死算了，别拖累其他人。”金枝记不清多长时间没有照过镜子了。看着憔悴又陌生的自己，

她吼道：“我只是想过好日子，我有错吗？有错吗……”妹妹狠狠地扇了她几耳光。这次她没有还手，任由妹妹打。“你醒醒吧！过普通人的生活有什么不好，想麻雀变凤凰，你有这个本事吗？再自暴自弃沉沦下去，你就是废人一个。”

金枝不想折腾了，她已经筋疲力竭，昔日美丽的容颜早已不复。命中没有的荣华富贵，求也求不来。她想通了。经人牵线，她嫁给了一个目不识丁的人，但那人干活是把好手。人不错，高高大大的，看着挺般配。一晃又过去了两年，金枝很少回娘家，家人打听到他们夫妻因为日常琐碎也有过口角。父母想，生活中也难免磕磕碰碰的，闺女太轴了，爱钻牛角尖。令人万万没想到的是，突然传出金枝自杀身亡的噩耗。家人急忙赶过去，看着闺女苍白的遗容，父母十分悲痛。弟媳心细，发现姐姐太阳穴上有块淤血，怀疑是被她丈夫失手打死的，准备报警处理。金枝母亲按着不让，说破案要让法医解剖，身上割得稀巴烂，她不忍心，想让她留个完整的尸身。“一辈子爱美的人，就让她安安静静地走吧。”金枝丈夫的说法是：他们因为一点小事吵的架，吵完后他就去地里干活了，中午回来吃饭，才发现她用一根绳子上吊了。弟弟把姐夫抓过来，一顿暴揍：“我姐肯定是你打死的，狗东西！我让你为她偿命。”有理智的弟弟不可能把他打死，打他不过是出口气而已。为了整治他们，葬礼那天，几乎让村里的每家都去了人，雇了好几辆三轮车，阵容浩浩荡荡。到现场以后也不入席，抬手就掀桌子打砸起

来，稀里哗啦一片狼藉。吓得金枝的公婆躲得没有了影。最后让其丈夫为她披麻戴孝，摔老盆。在娘家人的强烈要求下，婆家借债为金枝买了裘皮大衣和三金。在世不能风光，到阴间也不能太寒酸。娘家想到金枝死得不明不白，也没有留下孩子，就不必对他心慈手软留情了。曾经像花一样的女子，竟然落到这种结局，令人唏嘘感叹。她曾经那

么心高气傲，努力想过上理想的生活。然而事与愿违。难道，这就是她今生的宿命么？有一年，我回老家听人说，金枝的丈夫也受到了老天的惩罚，他开三轮车下乡收购粮食时，路途中方向失去平衡，车子直接撞到了大树上，人没有死，一条腿被硬生生地挤了下来，血肉模糊。

（本文原发于“澎湃·镜相”。）



作者简介

尘安然，陈榕，1971年生于安徽宿州，先后在《福建文学》《辽宁青年》及公众号平台发表作品。

小说

绿鸟翻飞

/ 智啊威

祖父，我新婚临近，内心却五味杂陈。结婚本是件高兴事儿，可是，我现在笑不出来，也哭不出声。我接下来要娶的这个女人啊，她摧毁了二十多年来，我对女人的全部幻想。这事儿要是摊在别人身上也就罢了，可是现在摊到了我的身上。

祖父，想必您很清楚，现在咱们这，一个二十多岁还没找到媳妇的男人，就只能去寡妇或二婚堆里碰碰运气了。转眼我都二十六了，我曾瞧不起的寡妇和二婚，如今在我眼里成了白天鹅。而我呢，就趴在地上张着大嘴，流着哈喇子仰望着她们。祖父，说来惭愧，这几年我做梦都想尝一口女人，那闻起来清香，入口顺滑，嚼来酥脆，咽下后余味缭绕的女人。

说到这，祖父突然从棺材里坐了起来，

看着我，一字一句地说，“阿伍，你考虑过我的感受吗？”说着，祖父空洞的眼眶里开始朝外溅水，继而他伏在棺沿上，抽泣了起来。我赶紧上前，用手拍着他的背，强忍着哽咽说，祖父，您别难过，先听我说，先听我说……

此刻我爹娘正忙着为我准备婚礼，他们表情沉重，像霜打的茄子。我看到两个茄子，在人群里穿梭，应酬。看着他们想哭又不敢哭而忍住的可怜样子我就替他们揪心。好几次我都忍不住想走过去，脱掉这一身新郎官的衣服摔在他老两口面前，大声告诉他们，这婚我不结啦！然后朝东地老坟院扬长而去。那里有一个坑，是为我挖的，我跳进去，胡乱抓几把土盖住自己的脸，从此落个清净自在。

别当真祖父，我就是说说过个嘴瘾。不过说心里话，我现在是越来越搞不懂女人啦！最气人的就是羊庄的那个刘艳丽……

祖父，刘艳丽那闺女长得是真不孬，前凸后翘，女人味儿浓烈的像一坛老酒！相亲那天，我刚进门儿，一抬头，一抬头就撞翻了那一坛子“老酒”，顿时感到整个人就轻轻飘飘地飞离了地面，在屋顶子高的空中高速旋转，那感觉美妙极了，像腾云驾雾一般。但这感觉维持了没几天，媒婆王婶的一句话，就把我从屋顶子上拽了下来，狠狠地摔在了地上。王婶的原话是：阿伍，女方那边给话了，人家没跟你对上眼儿。

祖父，听了这话我气得差点没吐出一口白沫子，但是，我还是压制着怒火，涎着脸劝王婶再去说道说道。王婶面带难色地说，阿伍，那边把话说得死，恁婶子我一身的武艺没处耍啊。最后，王婶安慰了我几句，便摇着头走了。王婶走后，我在床上躺了整整三天，气得一口水都没喝。

半月后，我在集市上转悠，不经意间嗅到了那坛子“老酒”的浓香，瞬间来了精神，猛然回头，双眼在人群中扒捡，仅仅几秒，就发现了百米之外的刘艳丽。那天刘艳丽穿了一个红布衫，绿裤子，两个屁股蛋儿一扭一扭，煞是好看。那一刻，我惊讶地张大嘴巴，哈喇子不由自主地流了下来。我用袖子胡乱抹了两把，就猎狗般扑了过去，劈头问道：刘艳丽，你说我长得哪点孬？我不就是腿瘸点，头秃点，个子矮点，脸黑点吗？我告诉你，我腿瘸不影响生育，头秃不会遗传，脸黑不耽误干活，个子矮是矮了

点，可是你个子不矮啊。咱俩要是结婚，生了孩子，身高就算是咱俩的平均值，这个子也不低啊！

祖父，我这样说有问题吗？我的表述和思路，我的观点有问题吗？刘艳丽说我癞蛤蟆想吃天鹅肉，我忍了。要是别人这么说，我准会火冒三丈，可我对刘艳丽这坛子“老酒”怒不起来，我对要屁股有屁股要胸有胸的女人都怒不起来。

她听了我对我们未来孩子身高所作的一番乐观估计后，气得浑身颤抖，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扇了我一巴掌，然后哼了一声，转身跑了……

她手上雪花膏的香味至今还残留在我的左脸上，好闻。这些都是题外话了祖父，您别烦，我现在回到正题上。

现在世道变啦祖父，那个娶媳妇还能赚大半袋粮食的好年代已经去而不返啦！不仅如此，情况还越来越糟。前两年娶个媳妇，砸锅卖铁，东拼西凑还能应付，这两年娶媳妇，简直是要了人命。上周天成打发闺女，彩礼张口就是十万！这不是瞎胡闹吗？可人家就跟你瞎胡闹，爱娶不娶。

贵是贵了点，毕竟是个黄花大闺女，十万我也会考虑的祖父。马上要跟我结婚的这个女人才两万块钱，便宜没好货啊祖父，这句话我现在理解的比谁都深刻！

接下来，我不断向祖父倾吐苦水，最后表露心声。当我说出逃婚两个字时，祖父猛然从棺材里站了起来，走出坟墓，来到我眼前。如今的祖父只剩下一具骨头架子，我看不到他的表情，但我知道他很生气，因为他

每一根骨头都在颤抖。

我以为他要动手打我，但他没有。他在我面前站了一会儿，转身走进坟墓，躺到了棺材里。我跟了进去，站在他棺材边，低着头。过了一会儿，祖父说，“阿伍，别气我啦，尽快把婚结了吧，在咱老坟院也给我争口气。”我嗯了一声，没有抬头。天快黑了，我躺在他们为我挖好的墓坑里，想着晚上就要在这里入洞房，从此和一个老女人朝夕相处，就浑身难受。不能再想了，我起身走向我的婚礼现场，那里响器正吹的起劲儿。

院子里人来人往，吵得耳根子疼。我走进堂屋，走向我的未婚妻，她此刻被一块红布包裹着，放在我遗体旁边。我蹲下来解开包裹，看到一堆凌乱的骨头，遂扶正那个骷髅头，说了一句，咱俩啊，算了吧，驴唇不对马嘴……

祖父，原谅我，我真的不是刻意要违背您的心愿，只是，我实在难以接受跟一个岁数比您都大的老女人结婚啊。

祖父，很多事您心如明镜，但我这张嘴还是忍不住要跟您说道说道：她叫金枝，今年七十八了，她去世那年六十三。结婚还不出半月，她丈夫就被抓了壮丁，战争结束了还不见回来。几十年中，她四处打听丈夫的下落。有人说她丈夫跟着老蒋的部队逃到了台湾，也有人说她丈夫死在了战场上。但金枝相信后者，她说如果她的丈夫还活在这人世，是不可能抛下她孤儿寡母而不管不顾的。祖父，您很难想象，几十年来，金枝每一天都在盼望着死，她盼死亡就像盼着一个美好节日的降临。

本以为到了阴间能和自己丈夫团聚，谁料没那么简单，阴间那么大，孤魂野鬼那么多，想找到几十年未见的丈夫，无疑是大海捞针。然而，更可悲的是，在她去世几十年后，她的坟被两个盗墓者挖开，尸骨被他们用帆布袋胡乱装了起来。“那天惨啊！”金枝突然炸出这么一句，然后嚎啕大哭，搞得我一头雾水。我说，你先别哭，天大的委屈，说出来，说出来就好了。金枝这才放低了哭声，抽泣着说，那天夜里，我正在四处找我丈夫，突然头顶上响起一声巨响，震的我眼冒金星。还没等我反应过来，第二声也在我头顶炸开了。我胸口一疼，感到情况不妙，撒腿就往自家坟院跑。等我跑到自己坟前时，看到几个盗墓者已经把我的棺材撬开了，他们从棺木里抓起我的骨头，在月光下相视而笑。其中一个人竟然拿起我的骷髅头，在上面亲了一下。另外一个人嘿嘿笑着说，王五，我看你是想你女人想疯了，等你死了，我跟三顺也给您挖一个女人。那个叫王五人一脸鄙夷地说：咦，您俩竟出我的洋相！王五说罢，三个人边笑边开始往帆布袋里装我的骨头。“全乱拉，把我的骨头全弄乱拉！我惊叫着扑了上去，却发现他们像雾一样，看得见但摸不着，我急得跪在墓坑边哭着求他们手下留情但一点用都没有……”

随着讲述，金枝的情绪越来越激动，于是我强行打断了她。她停止了讲述，但哭声却没有停止，我看到她的眼泪像两注喷泉朝上喷射，然后哗哗啦啦地落在棺材里，不一会儿，她的眼泪就漫过了她的骨头，就连我的遗体也呈现出漂浮起来的趋势。我惊叫着

从泪水中捞起一把她的骨头，佯装生气地吼道：憋住！我一脸愠色和突然提高的嗓门，还是震慑住了她。我把手里的那捧骨头伸到他眼前，极认真地说：这骨头一经水，就会骨质疏松，你知道不？！

金枝没敢接话，我们之间出现了短暂沉默。后来她见我的怒容散了，低声说“本来，我还能四处找找我丈夫，现在倒好，尸骨彻底散架了，动都动不了了。盗尸者太可恶了，他们专挖女尸，卖给别人配阴婚。你现在去我们老家走一走，转一转，能看到很坟墓被盗墓者挖开后，因无家可归而蹲在田间地头痛哭的鬼魂……”

我叹了口气，装出一副对她的遭遇极其同情的样子，其实不然。我配同情谁？我觉得全世界最应该被同情的，该是那些二十多岁还没找到媳妇就意外身亡在阴间也找不到媳妇的人！

祖父，后来金枝恳求我把她的尸骨拼好，她要走。我照做了祖父，我想您是能体谅我的，我跟她年龄相差悬殊，我跟她驴唇不对马嘴，我巴不得她快点站起来快点走。

拼接金枝，足足用了两个钟头和三碗浆糊。毕竟这种活儿是我第一次干，拼接的十分粗糙。完事儿后，我向她表达了歉意，她站起来，低头打量了一番自己，开心地说，挺好的，真的，挺好的。

我站了起来，去院里洗了洗手，然后又回到金枝身边，问她接下来啥打算。她说还能有啥打算，继续去找俺丈夫呗。我对她的行为礼节性地表达了赞赏。临走时，我从厨房给她拿了点干粮，她死活不要。她说她

路上饿了抓一把云就能当馍吃。我佯装生气地说，拿着！然后不由分说地把几个韭菜鸡蛋馅的包子推到了她的怀里。

我领着金枝，穿过院中熙攘的人群，临出门时，我回头看了一眼父亲，本来他是背对着我，那一刻竟突然回头，朝我这边望来，我看到一脸沧桑的父亲，一时内心竟有些酸楚，我怕这种情感失控，遂加快了离开的步子。走到村头石桥上时，金枝停了下来，她把头凑到我耳边说，刚才咱俩从你家离开时，你父亲在院子里走来走去，我发现他的双脚离了地儿……

人在快死的时候，双脚会微微脱离地面，处在悬空状态。这一点只有死去的人才能看见。我没有接金枝的话，只是苦笑一声，问她走水路还是旱路，金枝说水路，说罢她就下了河。我看到河道里渐行渐远的金枝，像一只因流水的冲击而微微颤抖的小船……

祖父，送走金枝后我没有回家，而是沿着村头的河堤漫无目地向西走，看暮色波浪般涌来。起初还有一些鸟雀在河堤的树林间啁啾着飞来飞去，转而倦鸟归林，大地上一片沉寂。路过你身边时我停了下来，看到你坟墓旁我的墓坑正张着饥饿的嘴，它一边目不转睛地盯着我，一边吞咽口水。我吓得赶紧后退，一个趔趄，差点没跌坐在地上。那时已经很晚了祖父，我抹了一把额头上的冷汗，没跟您打招呼就匆匆离开了老坟院，向西而去

祖父，我知道我离开的时候，您躺在坟里哭了，怕我听到还故意捂住嘴而不发出声

音。祖父，您明明知道，那个时刻即便您不出来，而只是躺在那里说一声：阿伍，你不能走！情况就会发生急转。只是您没有那样说，您不想为难我，因为您比谁都清楚，和一个不合适的人过一辈子有多么糟糕。

祖父，如果可以，我倒希望走的时候背上自己的尸体，使其免受其辱，只是我做不到，金枝也做不到。那就留下吧，留下那无用的躯壳任他们摆布去吧！

客观讲，从我父亲把钱递给盗尸者，并从他们手中接过金枝的遗骸那一刻，我就对他们心怀不满。两万块钱，他们一定知道对方是个老女人，不然价格不会这么低，可是他们接受了，因为便宜。用我爹的话说：是个女的就行啦，人家不嫌弃咱就烧高香啦！咱还挑个啥？再说了，也就是个形式。祖父，我父亲的这句话深深地刺伤了我，啥叫一个形式？同样是一个形式，咱村刘胜去世的时候，他家里给她配阴婚，找的就

刚下葬不久的年轻女人，是花了四万块钱买的。人家也是形式，可人家的形式为啥搞得那么认真，而我的形式倒有点像凑合事儿？

祖父，您说我能不恼吗？

祖父，他自己都承认了，这只是一个形式，那么，为什么要搞这样一个形式？这个形式会产生什么样的效果？效果出来后，获益最大的是哪个？祖父，我不能再追问下去了，我心里难受。此刻，我沿着河堤往西走，眼泪唰唰地往下掉。这是多年来我第一次深刻地感受到孤独。一种巨大的孤独感偷袭了我，然后裹挟我，现在挤压我。我实在走不动了祖父，我蹲下来，摸着我被挤压成三角形的脸，抱紧我多边形的腿，朝着黑暗中大骂一声：狗日的！那一刻，我看到我的声音，像一群发光的绿鸟，它们从我嘴里鱼贯而出，在夜色里翻飞，上升；在夜幕中缩小，闪烁，最后在咱们老坟院的上空轰然爆炸……



作者简介

智啊威，1991年出生于河南周口，现供职于开封市“诗云书社”。有小说在《天涯》《山花》《作品》《青年作家》《广州文艺》《文艺报》《小说林》等刊物发表。

乡村纳凉图景

/ 魏思孝

（从妇女们的纳凉闲谈里，可以一窥村子的人和事。）

如今，山东鲁中地区的辛留村依旧有着纳凉的习惯，他们大多是老人，中年男女，以及歇班或者无业的青壮年。至于再年轻些的，乡村只是在求学之余歇息的场所，没有太多的归属感，他们更喜欢躲在空调的房间里做些年轻人该做的事情。纳凉也有多种形式，老人多坐在自家门口，拿着蒲扇驱赶着蚊虫，或一两个聚在一起，也多相对无言。他们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有着此年龄段具备的缓慢，不动声色，以及对周遭的麻木，机械性地只等时辰到了，起身回到家中，锁上门，去茅厕排便后躺在床上。

七十多岁的王冠之老人，今年夏天没有再去外面给工厂看门，两个女儿答应每个月给生活费。他的老伴比自己小十来岁，有类风湿，需要常年吃药，今年开始耳朵有些聋了，记性也不好了，女儿们怀疑是老年痴呆的前兆，让老王在家里照料。老伴的身体

受不了风扇，再热的天，也不觉得热。入夏后，两个人不在一个屋睡。回到家，老伴在另一个屋已经睡了。老王用毛巾擦拭了下身体，打开电视，调低音量，躺在沙发上看电视。不一会，起了鼾声。这个年纪，容易睡，也容易醒，阳寿在逐渐耗尽。

六十岁以下和四十岁往上，不喜欢运动的男女，凑在路灯下面打牌，不赌钱消遣为主，有些闲坐在四周，间或聊几句家常。牌局中总有一两个性情较真的，全情投入，大呼小叫。困顿，乏味，对炎热和蚊虫无可奈何。不喜欢凑热闹的人，饭后顺着辛留村的主干道，一直往南走，走出村，没了路灯，两旁先是果园，然后是田地。路上偶尔驶过汽车，灯光刺眼。路边的树林中的几束灯光，那是有人在找稍钱鬼（淄博方言，蝉的幼虫）。

刘学中今年六十五，几年前脑血栓后留下后遗症，腿脚有点不便。他不论四季天气如何，早晚坚持在这条路上散步，康复得

不错，生活能自理，只是脚还有些跛，垫着脚跟走路。和刘学中同行的是村医王延安，六十出头，春天查出了肺癌，几次化疗后头发没了，戴着帽子和口罩。王延安名声不好，给人看病用药偷工减料，一剂量的药他兑上生理盐水能用几次。这方面他一视同仁，八十多岁的老母亲生病，让他打针，他也这么干。几天之后未见成效，其余的儿子把老母送到邻村的诊所打针，一天就好了。二哥指着王延安的鼻子骂，小五，你娘了个逼的，自己的亲娘你也下得去手。生病后，王延安把诊所交给了儿媳。依靠多年来积累下来的名声，诊所冷清。儿媳最近进了一批老年保健品，在诊所前面摆摊，喇叭喊着，想要健康长寿，请认准红花王。

空气有些呛人，那是从村南边的石化工业区飘过来的。高耸的油罐，以及闪烁的灯塔，提醒着散步的人们，还有些人正在上夜班。入秋后，再过上月余，玉米就能煮着吃了，趁着散步，可以进去掰几个玉米。退休的小学老师王秀丽，每个月领着四五千的退休金。在夏日的晚上，她先要在日升超市的门口看会别人打牌，然后顺着路走一遭，再回到村南边的家中。丈夫刘庆民虽然身体健康，但已经不上班了，每日在家里洗衣做饭，闲时去镇上的池塘钓鱼。用王秀丽的话说，我的工资够咱俩花得了。两个女儿也已经参加工作，但还没结婚。夫妻生活上的烦恼，也只有这一点了。

四十岁左右的妇女，多在村委的广场上，摆上两个音响，随着动感的音乐翩翩起舞。一些孩童夹杂其中，也跟着扭几下。胡

春花是妇女中比较忙碌的，她有两个双胞胎孙子，跳了没一会，儿媳小牛让她别跳了，一起看会孩子。胡春花不舍地离开了跳舞的队伍，眼睛盯着四处乱跑的孙子，却不愿意多走动几步。小牛说，平时看孩子累不死你，还有力气跳舞。

八点半左右，妇女主任陈霞把音响搬到屋里。周红生关上伸缩门，从门缝中出来，在门口继续坐一会。周红生快八十了，他的儿子前些年长了脑瘤，如今也不能干体力活，平时戴着帽子，骑着自行车四处散心。儿媳干活赚钱，孙子上初中了。村里考虑到这家人的情况，让周红生在村委看门，和老伴住在村委一楼西边的一间屋里。不过家庭困难的，村里不在少数，周红生能有幸在村委看大门，是因为他侄子在镇上负责后勤保障。

在刘传经的家门口，五六个青壮年聚在路灯下打牌，牌桌上摆着钱，小赌怡情。王超已经三十五了，是村里正常的大龄未婚男青年之一，说是正常，是比他大的没结婚的不是残疾就是脑袋有问题。相比之下，王超的口吃算不上什么缺点。那他为什么不找老婆呢，除了和年轻人混在一起，烟酒是沾的，但没什么别的恶习。已经有妇女放出话，王超大概是对女人没兴趣。此话一出，人们也丧失了给他找媒的热情。王超的母亲，是个神婆，会叫魂。但对于小儿子的婚事，她也没什么办法，各路神仙没听她的召唤，大概心还不诚吧。王超中专上的技校，学的会计，他出牌慢瞻前顾后。刘传经说，你手里攥着你老婆呢，还不扔。

去年，刘传经的老婆陈元，半夜睡着觉，醒来胡言乱语，又哭又骂。起初，以为是有脏东西上身了，请王超的母亲来做法驱邪，烧了一堆黄纸，把众人呛得眼泪鼻涕出来了也没管用。陈元跑出去，当街大小便。家人把她送到医院，查出是全国仅有十例的自身免疫性脑炎。罕见病让陈元戴着呼吸机躺在重症监护室的形象出现在电视和报纸上。村里发起捐款，网上发起众筹。生病前，陈元在村头的加油站上班。生病后，陈元不上班了，虽然出院已有大半年，她的反应还有些迟缓，平日吃完饭散会步。四岁的女儿有些淘气，也不让她照看了。

刘传经已经输了二十多块，女儿拧着他的耳朵，想吃雪糕。刘传经为难地看着大家，快九点了，要不今天先到这里。大家不愿意。刘传经说，把王老三叫来吧。上周王老三输了十几块钱，急眼把牌桌掀了。王超说，老三走了。

王老三的父亲叫王老二，以前开拖拉机，现在也有拖拉机，但不拉砖了，车后挂上玉米脱粒机，秋天玉米晒干了，去附近村子脱粒。王老二还不到五十，但因肥胖干不

了重活，一活动就头晕胸闷。王老三念完初中，在家里玩。如今二十出头，对窘迫的家境深感失望。上周王老三掀桌子，也不单是输钱了，还因为王老二又高血压晕倒了。邻居几个人勉强把王老二抬上救护车。王老三站在旁边，指着昏迷的王老二说，你怎么还不死呢。在大家因打牌缺人手怀念王老三的时候，他正在市区尚美第三城的一家KTV里将一份果盘端进包间。身上的工作制服有些紧，走廊抛光墙面里的王老三，商务，帅气，还有些高傲。他给自己打气，这只是暂时的，我早晚出人头地。

村委大院关门后，妇女主任陈霞和一帮妇女往村里走，她们没有回家，来到村北头，陈霞家那条胡同，也是付英华家门口的路灯下。陈霞回家拿了瑜伽垫，几个妇女坐在上面，有些身材臃肿的，蹲坐不方便，付英华从家里拿出几个马扎。坐定后，夜风吹拂着身上的汗水。之前只是活动筋骨，现在可以逞口舌之快了。

和其余的纳凉场合有所不同的是，在这里通过妇女们的交谈，可以一窥辛留村的人和事。以下是主要的参与人员：

姓名	年龄	工作	外貌	家庭情况
付英华	63	家庭老妪	白斑病，从不穿短裤和裙子。一米六五，长脸，眉毛稀疏，脖子短，身材臃肿。	七年前，丈夫病故。一对儿女已经结婚生子。女儿是仓库保管员，儿子在图书公司当编辑。
秦桂枝	57	在邻村娘家的馒头房里帮工	一米五出头，身材瘦小，皮肤白净，声音尖。说话时习惯性振臂。	丈夫刘富农在镇上的塑编厂上班。大儿子八岁时在村南边的水坝里淹死。小儿子二十一岁，大专毕业后没找到工作，最近在考会计证。

陈霞	51	村妇女主任	一米六七，头发烫染成黄色，梳着两条辫子，浓妆没能掩盖日益增多的皱纹，长年累月的锻炼身体，从背后会误以为是小姑娘。而正面的形象，接近于农村贵妇。	丈夫李长福是初中语文老师。女儿嫁到青岛，目前怀孕保胎。
于红英	51	盈科环保的保洁人员，负责办公楼的日常清扫。	不到一米五，身材敦实。眼睛虽大，但有眼袋。与人说话，习惯用“我和你说”，作为开头。别人说话时，会用“就是，就是”来附和，自己再说是用“你再听我说”。	丈夫徐承德是钢铁厂的职工。大女儿是一所私立学校的英语老师。小女儿在卫校读临床护理专业，明年毕业。
段晴	49	家庭妇女	和陈霞一样，对自己的形象颇花心思，却因日渐发福的身体和略微的龅牙，难有更大的提升。	丈夫牛传闰卖二手车，在鲁中二手车交易市场有摊位。两个女儿都在外地念大学。大女儿学的市场营销，小女儿学的旅游管理。
张润珠	47	茂达物流业务员	喜欢穿紧身裤，走路仰头，摆胯幅度有些大，让人感觉目中无人。实际上，她确实对自己的姿色有些信心。皮肤天生有些黑，这让她有些苦恼。	丈夫牛传红，以前是建筑队的包工头，现在从事室内装修，一年中大多时间在外面。儿子大学毕业，赋闲在家。
邱春燕	46	村委外聘的工作人员，负责社保等	短发，逢人爱笑，却总让谈话陷入尴尬。她习惯说，“没事，我就先走了。”	丈夫牛传山，危险品运输司机，多跑长途。儿子在天津当兵，负责警卫。

去年村里换届选举，陈霞连任妇女主任，加上这一届，她已经干了六届，是所有村委领导班子最稳定的。王本道当了两届主任后下台，成了村书记。刘猛在王本道之前当了两届主任，经过两次落选又成了主任。以前书记是摆设，都是主任开展工作，从这届开始，上面要求加强党的领导，书记的权限大了，有些事书记不拍板通不过。王本道和刘猛处世风格不同，合作不到一块。

陈霞和双方处事多年，她说，王本道有钱，但人直爽，没太多心眼，都是她老婆在后面出主意。刘猛表面与人和善，心机重，做事不拖泥带水。众人问，谁能治了谁呢。陈霞说，这不好说。刘猛下台时，村里的账上还有十几万。王本道干两届，村里不仅没钱，还欠了外面几百万。据说刘猛在搜集材料，安排人去上访。大家想起王本道第一次竞选时，给村民发保证书，要带领大家致富。这些年下来，上面的财政补贴和工业园占地的补偿款，都进了他的腰包。党员有一多半都是他本家的。不说他横行乡里，也是作恶不少。陈霞说，网上的帖子你们看了没。上个月，有人匿名在网上的各大论坛发帖，说王本道是村霸，配图是他紧邻村委的四层楼大庄园。众人附和，这说的也没错。

陈霞说，昨天他俩又在办公室拍桌子了。付英华问，又为了什么事。陈霞说，还不是村里让谁发桶装水的事，都想让自己的人干这差事。于红英问，那最后怎么样了。陈霞说，刘猛是什么人，王本道敢惹他吗。刘猛兄弟三人，他排行老二，大哥十几年前杀人，判了死刑。刘猛没有大哥那么目无法纪，也不是善茬，他在台上的那几年，旧村改造拆迁等棘手的差事，他说一不二。如今上台后，刘猛和善多了，大概也明白了恩威并施的道理。陈霞说，占地补偿款刘猛要回来了，王本道不签字，钱也发不下来。于红英问，王本道凭啥不发，村民的钱，他还扣。陈霞说，两个人置气，倒霉的还是咱们村民。付英华说，你也是领导，有空说说他俩。陈霞说，我还能说他们。付英华说，你

这妇女主任也是我们选上去的，你不替村民说话，下次我们不选你了。陈霞笑起来，婶子，下届我们选你。

李长勇摇晃着身子从南边走过来，走近后，大家闻到了一身酒气。李长勇看了眼大家，都在这里玩呢。大家附和。李长勇走远后，段晴说，长勇不是戒酒了吗。陈霞哼了一声，他能憋得住，血脂稠，在医院住了半个月，医生让他别喝酒，他还是不听。付英华说，你是他嫂子，你不说说他。陈霞说，属狗的，改不了。邱春燕说，儿子结婚了，去了这块心病，他高兴。陈霞说，日子还在后头，李辉赚这点钱，还不够自己花的。付英华说，李辉结婚有点早，才二十出头，着什么急。陈霞说，他能找到对象就不错了。付英华说，你是他亲大妈，还看不起自己家里。陈霞说，我说的是实话。于红英问，你家小青几月生。陈霞说，现在的年轻人没法说，才怀上孕就要保胎，整天躺在床上，咱年轻的时候也没这么多毛病，快生了还在外面干活呢，昨天她给我打电话说想吃我包的水饺，青岛这么远，我还去给她送吗。于红英的大女儿小桥和小青同岁，在学校教书，相亲了好几次，条件好的看不上她，她也看不上一般的。小桥个头和于红英一样，一米五出头，想找个公务员。

陈霞说，刘胜天离婚了，你们知道吗。付英华说，不是说早离了吗。陈霞说，上周才离的，在外面赌博欠了七八十万，这次是净身出户，房子车子都没了。邱春燕说，刘胜天看起来不错的孩子，没想到是这种人。付英华啧啧感慨，这么多钱，可怎么还。张

润珠说，有他爸妈，用不着咱操心。付英华说，要是我儿子弄这套，我拿刀剁了他的头。秦桂枝说，剁了头，钱也照样还，我哥家的儿子也离婚了。大家知道秦桂枝一旦展开说，就没别人说的话份了。陈霞立刻转移话题，村里三十多没结婚的也不少。邱春燕对付英华说，你三嫂的两个孩子还没结婚吧。付英华说，有她妈，用不着咱操心。邱春燕说，是叫卫云和卫东胜吧，有个头有模样的，是找不上来还是怎么着。付英华说，摊上李淑英这样不讲理的妈，能有啥办法，总不能杀了她吧。

陈霞说，这世道不公平，有的勾搭好几个，有的一个也没有。五十多岁的老彭，从外地来这里贩猪三四年了，在村里租了房子，跟着他的是个三十出头的女的，大家背后称呼她“老三”。老三给老彭生的儿子如今六岁多了。老彭在临沂老家还有老婆和孩子。说到男女问题，于红英不插话了，她年轻的时候和村里的一个男的有点瓜葛。有家庭但勾搭在一起的，村里能数出七八个，这还是大家知道的。张润珠说，能搞的还是有点本事的呢。邱春燕笑起来，二哥不在家，你是有什么想法了吧。张润珠说，传山跑长途，你在家也没闲着。段晴作为大嫂发话，他们男的在外面也没闲着。

牛氏兄弟三人，是村里罕见的关系和睦的亲兄弟。当初牛母生了这三个儿子，家里穷得揭不开锅。儿子们长大成人后，牛母五十出头得了重病。几个儿子心疼，买新衣服买好吃的孝敬她。段晴说，身体好的时候不舍得吃穿，生病就晚了。张润珠说，我婆

婆这人待人好，我嫁过来这几年，她没朝我发过一次火。邱春燕说，对我也没有。付英华说，你公公开瓦厂的时候，我在瓦厂干过一阵，夏天大中午太阳多晒，你婆婆从窑里往外推车，满满一平车的瓦，顶一个大男人。段晴说，不这么拼命的话，也不会死的这么早。

众人想了一会逝去的亲人，发现今年过去大半，村里才死了两个人，和往年相比有点少。辛留村东西两边的村子，上周陆续死了两个人。东边的村子死的是个男的，姓赵，刚过六十，和老婆儿子关系不好，平时一个人住，死了几天才被人发现，四十多度的天，尸体都臭了。儿子赶回来，拉到火葬场烧了，也没出殡。付英华说，老赵年轻时和孩子他爸关系挺好。西边的村子死的是个妇女，不到七十，死前还在地里干活，回到家和丈夫说，累了，躺一会，一躺就没再起来。于红英的娘家也是这村子的，她说，她家可不缺钱，物流园占地，赔了他家少说七八十万，就是干活的命。

陈霞问，去年咱村里死了几个人。有人说，七个。有人说，八个。说不清了。在大家心目中，下半年已经有几个人预定了死亡。村西头的卫秀华十多年前下煤井出了事故后一直坐着轮椅，今年已经下不来床。付英华说，我现在很害怕老庆他妈，两只眼都要凸出来了，肩膀和腮上长着大瘤子，她到底什么病。陈霞说，骨头里的病，医院都不接收她了，让她回来的。于红英说，她比你小吧。付英华说，我比她大两岁。邱春燕压低声音说，她活该，自己不积德，死了

也没人心疼。陈霞说，王延安也是早晚的事，说是做了化疗没事了，去年赵东海也是肺癌，做了化疗说没事了，不到两年就死了吧。张润珠说，咱这边得癌症的太多了。段晴说，别说了，瘆得慌。于红英问，到底还拆不拆迁。陈霞说，早晚的事。于红英说，说了都快十年了。付英华说，你们年轻的还行，我这岁数，再过几年等不到住楼房了。

十点多，大家各自回家。邱春燕躺在床上，想起儿子三岁那年，牛传山和个小姑娘跑了。三年后回来，日子继续这么过。一转眼儿子都快二十了，邱春燕觉得当初没改嫁是对的。陈霞回到家，发现丈夫已经睡着

了，她在微信上问女儿今天感觉怎么样。女儿一直没回话，可能是睡着了。陈霞又做了会瑜伽，她发现自己的腰上还有些赘肉。张润珠回家后，发现儿子还在房间里玩游戏，她简单擦拭了下身体，换上一身衣服，又出去了。这天晚上，她开着那辆银色的东风日产去了镇上。茂达物流的王经理在等她。付英华看了下手机，今天儿子没打电话，吃完药她又看了会电视，最近头发掉的有点多，儿子说是药物的副作用。凌晨二点左右，下起了雨。付英华起床把庭院里的东西收拾了下。天亮后，有人出门上班，有人刚下夜班回来，路上已经没有雨水的痕迹。



作者简介

魏思孝，男，1986年生于山东淄博，写小说，作品多表现底层青年的生活状态。著有《不明物》，短篇小说集《豁然头落》《小镇忧郁青年的十八种死法》《兄弟，我们就要发财了》。

点唱机

/ 郑在欢

街机室里烟雾弥漫，人们的喊叫淹没了机器发出的声音。哑巴正在操作八神对抗火舞，一个男孩在他身后不停地大叫“出拳、出腿、发绝招”。哑巴不为所动，仍旧固执地被虐，八神在空中痛苦地飞来飞去，让人心疼。我不知道第一次来街机室的哑巴为什么非要选八神，看着帅气的拳王无助地在屏幕上移动，如同心仪的女孩被人施暴一样痛苦。我恨恨地骂了哑巴几句，那个男孩恨铁不成钢地看着他——他不知道他是个哑巴。

哑巴活在自己的世界里。

三国志里的曹操总也打不死。我又到老板娘那里买了一块钱的游戏币，她弯腰开锁时领口扩大的内容让我着迷，为了多次看到这种景象我特意把十块钱的游戏币分成了十次来买。

哑巴仍在被虐，他玩得不亦乐乎。我对他比划着要走，他摇摇头指着手里的游戏币表示还要玩。为了等他，我决定再买一块钱的币。台前不知何时换成了一个和我年龄相

仿的家伙，他应该是老板娘的儿子，或是侄子？谁知道呢，反正是有钱人的孩子。我随口向他打听了一下老板娘的去向。

她在洗澡呢。他摆弄着手里的纸币说。

我走进厕所，隔壁浴室传来哗哗的水流声。我把想象发挥到极致，脑中的画面仍是一片模糊。敲了敲坚硬的砖墙，我放弃了在上面打一个洞的想法。

隔壁的台球室有人打架。出去时一只“黑8”砸在我大腿上，我看了看那个肇事的黄发青年，他也在看我。看他没有道歉的意思，我揉着腿走出去。

外面阳光明媚，太阳的周围闪烁着无数星星，让人难以分辨这是白天还是黑夜。我走进白水公园，嘈杂的歌声瞬间充斥耳朵。那些唱歌的家伙唱得忘乎所以，他们拿着麦克风，看着电视上的字幕，神情专注，陶醉其中。这样的露天KTV公园里有很多，一个大点的电视和一套音响设备就能用来招徕顾客。唱歌的人很多，他们的生意总是那么

的好。那些劣质的大喇叭很少静下来，歌声一浪高过一浪，谁家的喇叭声音大聚得人就多。

人们总是希望盖过别人的声音。

这个公园已经完全被歌声侵占了，当然，还有一种说法叫“被噪音填满了”，采用这种说法的通常是一些老人。因为歌声太吵，他们很少到公园来了。小镇上只有这一个公园，这么说来，他们是完全失去了公园。想要散步的话，他们只有到城外的公路上去。那里没有歌声，汽笛声也不小。

我没有目的地走，走几步耳边的歌声就变一变。刚进门时是《老鼠爱大米》，几个男青年摇头晃脑地唱着，捡到钱一样兴奋。他们的头发普遍染成了红色，还有一个是黄色，屎一样；走几步之后《老鼠爱大米》的歌声逐渐被《两只蝴蝶》掩盖；再往前面，是刀郎的歌曲，我站在原地听了一会儿。那个男青年在唱《2002年的第一场雪》，他身旁站着个穿短裤的女孩，正含情脉脉看着他。我猜想他们也许是男女朋友，看着那个女孩裸露的双腿，我不知为何突然感到失落。

我来到小圆的摊位前，一个男人正在她这里唱《离别》。小圆冲我笑了笑，说，他还有一首《月亮之上》。我说，没关系，我等等。她今天穿一件牛仔短裤，黑色的紧身T恤上印着一个外国人的头像——后来她告诉我，这人名叫列侬。我对外国人没什么概念，只是隐隐感觉此人也许和列宁有什么亲戚。

她的头发仍旧披散在肩头，在我看来这

种装扮显得如此别致。我所认识的女孩几乎千人一面，每个人脑后都扎着一个马尾。在我们那儿，披散着头发给人的感觉是不太正经，所以她们只能把头发扎起来。她们的样子让人厌倦，工作时我总是尽力不去看她们，避之不及的时候我也只看看她们的脚，相对于头来说，脚还算有些新意，有时会看到不同式样的袜子。这真让人欣喜。

那个男的开始唱《月亮之上》了，最近这歌很火，我听电台时总会听到。我喜欢听电台，上班下班都听，在这里电台几乎是我的全部爱好。我听评书，单田芳说《乱世枭雄》，张作霖真是英雄，他不怕日本人。我听相声，马三立太好玩了，他要是我爷爷该多好。我听最流行的歌曲，我学得很快，听两三次就能唱给大家听。张泉说因为没有电视你才喜欢电台。我因此和他吵了半天，这家伙说话总是喜欢戳人痛处。男人终于唱完了这首歌，小圆收下他的钱，放在身上的挂包里，问我今天唱什么。

我已经是她的常客了，每次来公园我都会到她这里唱一首——当然，有时候也会唱两首，这要看她的客人多不多。我唱歌她是不收钱的。“我就喜欢听你唱。”她说，“这就是理由。”我并不认同她给出的理由，当然，我也不反对。一个月四百块的工资并不是很高，我一般都是能省就省。

“唱一首《从头再来》。”我说。我喜欢这种正气的，忧国忧民的，在女孩面前更要唱这样的歌。

“《从头再来》，我看看……没有。白水公园没人唱这首歌，我没下载。你换首别的

吧。”她说。

“那就来一首《精忠报国》。”我只能拿出自己的拿手曲目。我书上看过，一代名将岳飞，小时候被他母亲摁在澡盆里，在后背刻下“精忠报国”四个字，长大后戎马一生，为国捐躯，多么悲壮而又有意义的一生啊。可惜我妈没什么文化，没法跟我说那么多，好在我读了些书，我知道好男儿要志在四方，这样才能让女孩看得起。

“怎么又是这个，你就不能唱点别的吗？”

“别的，《男儿当自强》行吗？”

“算了，你还是《精忠报国》吧。”

我开始唱的时候，她在我身旁坐了下来。她身上有一种不知名的香，她的手臂时不时碰到我，带来一阵细腻的触觉。我突然觉得无所适从，拿着麦的手不由地颤抖。这真让人羞愧。她就在我的身旁，吐气如兰，我却不敢扭过头看她一眼。我只能把所有力气放在唱歌上，慷慨激昂，尽显男儿本色。

马蹄南去人北望
人北望草青黄尘飞扬
我愿守土复开疆
堂堂中国要让四方
来贺

我唱得声嘶力竭，青筋暴起。小圆在旁边傻呵呵地笑，给我打着拍子。

一曲终了，她站起来，说，“为什么你每次唱都那么激情澎湃，感觉你就是岳飞本人。”她说着就笑起来，我摸不准她是在夸我还是调侃我，但我不太接受她这种玩笑的态度，这首歌多神圣啊，怎么能笑呢。可我

又喜欢看她笑，她一笑，我就开心得不行。

“因为，这是首好歌啊。”在又开心又生气的情况下我尽量让自己严肃起来，“唱这样的歌，就要全身心投入。”

“是是是，你说的对。”她依旧笑着，“再唱一首吧，以前没怎么留意听这首歌，听你老这么唱，没想到还别有一番味道。”

“是呀，我特别喜欢。”

“多听听吧，”小圆说，“将来还会有更多你喜欢的。”

她的话总是让我无从回答。这时候来了几个黄发青年，他们的屁股瞬间覆盖了所有椅子，屎一样的头发正对着我，我一阵恍惚，以为此刻正置身于某个公共厕所。还好小圆的声音及时传来，把我从脏乱的环境打捞出来，她指着我说，他还有一首歌呢？

我说，“算了，让他们唱吧。”

一个青年转过头，对我说谢谢。他的口音很怪，我判断不出是哪个地方的。我只知道两个地方的方言——河南与河北。他不是河南的，也不是河北的，那我就不知道他是哪的了。看他裤子上沾染的布料颜色，我可以断定，他和我一样，也是做包的。白水的年青人只有两种，一种是做包的，另一种是房东的儿子。

小圆问，“你们唱什么歌？”

一个男青年问，“唱一首歌多少钱？”

小圆答，“两块。”

另一个男青年问，“那情歌对唱是多少钱？”

小圆说，“看你唱什么歌了，唱到我喜欢的可以不要钱。”

男青年说，“唱《甜蜜蜜》呢。”

小圆说，“十块。”

男青年惊道，“那么贵！《水晶之恋》呢？”

小圆说，“十五。”

男青年又是一惊，这也许是他这次放假碰到的最奢侈的消费了。他说，“这个怎么还贵些，你说的那个不要钱的是什么歌。”

小圆说，“那是我心目中的歌，怎么能说给你听。”

男青年想了一会儿，说，“《纤夫的爱》。”

“五十。”

男青年也许惊到了极限，他长大了嘴巴，不甘心地问，“为什么？”

“不为什么。”

他们商量了一会儿，最后决定唱《甜蜜蜜》。小圆选好曲子，拿着麦坐到他们之间。看着小圆与那几个满脸青春痘的青年一唱一和，我一阵莫名难受。小圆唱歌的声音有一些沙哑，她不太适合唱这样的歌曲。男青年唱得兴起一脸深情地望着小圆，他看到的只不过是一个后脑勺而已。小圆出神地看着屏幕，说不出是麻木还是厌倦。我把目光移向别处，在不远的地方有一个书摊，书摊旁站着一个小女孩，她正在挖自己的鼻孔。看着她把挖出来的东西一一填进嘴巴，我忍不住走过去对她说：“小妹妹，这个是不能吃的。”她狐疑地看了我一眼，转身跑掉了。她可能是怕我抢她那些好不容易挖出来的东西。

书摊上摆着武侠书和言情小说。我看了

好久，哪本我都想要，最后买了一本叫《神拳》的小说——我只是单纯喜欢这个书名。

老板要十块，我给了八块。在这里，我已经养成了爱讲价的好习惯。

拿着书往回走的时候，我看到了张泉，他站在路边的小摊上吃酸辣粉。我走过去，问他，“你怎么现在才吃东西。”

“萌萌这会儿忙了，她让我先出来。”

萌萌是张泉听电台时认识的一个姑娘。在一串交友信息里，我们听到女主持人念了萌萌的一条，那条信息写道：我是萌萌，最爱我的哥哥去世了，我想找一个爱我的哥哥。在众多找男女朋友的信息里听到一个找哥哥的，张泉很好奇。他往主持人播报的号码里发了一条情真意切的短信，成功顶替了一个死人的位置，成了一个陌生女孩的哥哥。那段时间，工作之余，他的全部时间都用来和萌萌发信息。他们还互相发了照片，在手机屏幕里萌萌是一个还算漂亮的女孩，只是看起来她更像张泉的姐姐。张泉在照相那天特地洗了头，为了有一个好的背景，我们走遍了车间内外，最后走到露天旱厕的后面。这堵墙是绿色的，张泉站在墙壁前，在他脚下是满坑的粪便。我按下快门，他被永远定格在了这个看似美好的地方。在一次放假时，张泉和萌萌见了面。那天晚上在我为他照相的厕所里，他兴冲冲地告诉我，他再也不是处男了。为此，我第一次妒忌了他。

张泉吃完东西，说，“你们先回去吧，不用等我了。”

“你还要去找萌萌？”

“是呀，一个月才放一天假，见一回容

易吗？”

我说，“是呀是呀，你去吧。”

他答应着朝花街走去。看着花街前的男人们，我不尽替他那根刚满十七岁的家伙担忧，那个东西经得住一天两次的爆发吗？

这是个问题。

小圆坐在她的摊位前看一本书。电脑里仍在播放着歌曲的伴奏带。看到我回来，她问，“你怎么还没有走？”

我指指门外的游乐厅，说，“我还有一个伙伴在那里。”

“哦。”她问道，“你们只有放假才来镇上吗？”

“是呀，平常都没有时间，上班要上到夜里十一点。下班之后倒是有时间，但早上七点钟又要上班了。”

她点了点头，说，“是呀，都是这样。你们不能请假吗？”

“可以，但我没有请过。”

她看到了我手里的书，说，“你买的什么书？”

我递给她，“我也不知道，在书摊上看到的。”

她翻了翻，“你平常都喜欢看什么书？”

“都是在书摊上看到的，一般都是买武侠，我们那的人都看这个。”

“除了武侠呢，还喜欢什么作家，比如说海明威……”

“什么？”我不由得问她，“海明威不是唱《老人与海》的那个吗？他还写过书？”

她笑笑，说，“不是这个，是美国的那个。喏，一个老头。”

我说，“这个不知道，美国人我就知道有一个叫小布什的。”

她又笑了起来，“中国的作家你总该知道吧，贾平凹，看过吗？”

她的笑容让我感觉像是嘲笑，还好，这个贾平凹我知道。我还在地摊上买过他的书呢。

“什么书？”她问。

“《野狼滩的女人》。”

她又笑了。我终于忍不住对她说，“什么事那么好笑，你能别笑吗？”

她用手遮住嘴巴，说，“不好意思，你实在太可爱了。《野狼滩》不是贾平凹写的，是本伪书，别人冒名写的，不过写的还不错，你觉得呢？”

哦，原来她笑是因为我太可爱的缘故。我顿时高兴起来，以至于忘记回答她的问题，她又重复了一遍，我才含糊地说，“是呀，很不错。”关于这本书的交谈让我心虚，有一段时间我常常看着书中的部分段落自慰，直到张泉手机里多了一些视频之后，我才舍得把这本书当厕纸。

哑巴终于从游乐厅出来了，在远处他就冲我快乐地招手。小圆说：“这就是你朋友呀。”我说：“我们在一起上班。”小圆问：“他都喜欢唱什么歌。”我说：“他不能唱歌，他是个哑巴。”小圆说：“哦，抱歉。”

哑巴走近了，他用双手快速地比划着一些什么，我没有看懂，最后他扬起头大笑了一通。我才知道他在说自己玩的很高兴。然后他又把双手放在胸前，弓着手掀起衬衫——我不知道他是在说游戏里的火舞还是

刚刚遇到的哪个女人，他的手势总是让人一知半解。我们很少能正确理解他所表达的全部意思。我理解他得不到理解的痛苦，但我无从安慰他。

他走到我们身边，笑着和小圆打了个招呼。小圆摆摆手，也笑着说嗨。我能看出哑巴眼里闪烁的淫光，也许回到车间他会用刚刚那个手势向大家介绍小圆，好在通过他那个手势只能看出他要说的一个女人，至于是个什么女人，大家只能根据自己的需要想象了。

哑巴的手势把小圆逗笑了，小圆打着手势回他，哑巴第一次遇到会跟他打手势的人，更加兴奋地打回去。两个人竟然用手势热火朝天地聊起来。我在一边也看不懂，只能傻呵呵地跟着他们一起笑。

一个瘦高的男青年走过来，他长得很帅，穿得也不错，很时尚的Nike鞋，看他这个气质，不像是我们在地摊上买的那种十五块钱一双的假货。

“你现在长能耐了，哑巴的生意都能做了。”男青年走过来，抓住小圆的手。

小圆看到他，脸上的笑意立刻不见了，想要挣开他的手，男青年抓得很紧，小圆挣不开，男青年拽住小圆腰间的包，去拿里面的钱。我和哑巴都愣住了，以为是抢钱的，我想到的是收保护费的，我想要上去英雄救美，可是脚不听使唤，站在原地动不了。

“你干什么？”小圆说，“早上刚给你一百就花完了。”

“我做任务呢，”男青年笑嘻嘻地说，“不能断，再给五十，明天我就还你。”

“我信你才怪。”小圆任他把钱从包里拿走，没有过多阻拦。

男青年兴冲冲地跑了，留下我们三个面面相觑。

“他是谁？”我忍不住问小圆。

“一个朋友。”小圆淡淡地说。

……………

太阳悬在公园西面的高墙上，只剩下半边脸，我们必须向今天的它告别了，想要下一次在这里见到它，我们还要等一个月。和小圆说再见的时候，她向我索要手机号码。我窘迫地表示自己还没有手机，只能给她留了张泉的号码。

小圆说，“你应该买一个。”

“嗯，下个月放假我就去买。”

“为什么非要等到下个月？”

“只能等到下个月。”我说。

坐在哑巴讲好六块钱把我们拉回去的三轮车上，我向暮色中的城镇告别。在我身边，坐着两个扎马尾的姑娘，她们正在计算今天一共花了多少钱。天色越来越暗，离我们赖以生存的车间也越来越近，此刻我突然好想从车上跳下去，再也不回那里去。可我也知道，除了那儿，我还能去哪呢。

钱超坐在车间的桌案上和大家开会，他是我们的老板，我和张泉就是被他带到这里来的。那是我第一次坐火车，在车上这个人的言谈让我对即将到达的地方充满向往。他问我为什么不上学了，我没法跟他解释那么多，只能仿效大家潇洒地说，上学没用，什么也学不到。他看了我一会儿说，好，好见识。现在，他坐在我们面前，晃着他的大长

腿，对我们开着不知所谓的会。这是他第六次开这样的会了，在以往的五次会议里，其中有三次是为了加班；一次要取消假期；还有一次，是让我们为他即将出世的女儿起名字。我们聚集在一起想了好久，最后他采纳了我想的名字——当然，也没有完全采纳，他只是保留了前两个字，而我的意思是，那个还在娘胎里的小妞可以叫钱塘江。

为此，钱超额外给我放了一天假。那是我第一次一个人上街，就在那一天，我在小圆那里唱了三遍《精忠报国》，她乐得不行，最后没有收我的钱。

这次没那么幸运，钱超的女儿已经出生了，不会再有起名字那么好的差事。这次他要说的是加班。这意味着在一段时间内我们每天晚上十一点半的下班时间将不复存在。钱超拿着一个样板稍显激动地说：“这个活很重要，你们都知道，白水那么多做包的，人比活儿多，我接的这个单子很大，就是急了一点，一个星期交货，我们只有十个人，不加班完不成任务。大家都辛苦一点，熬过这个星期，我请大家到北京旅游。”

“大家有意见吗？”钱超补充道。

没有人说话。我们从来不知道该怎么拒绝，尽管私下里已经拒绝过无数次。

“好，那就开工吧。”

电动缝纫机的声音一如既往地响起来，在每个晚饭过后的夜里。隔壁车间里，张泉和踩缝纫机的姑娘们大声说笑，钱超走进来，他的声音戛然而止。钱超走出来，车间变得一潭死水一样寂静，只剩下缝纫机的声音，时长时短，像荒野里的风声。

我独自坐在质检室里，我的工作就是检查做好的箱包是否合格。在我工作的台子上放着我的收音机，为了让它出现在这里，我和钱超费了不少口舌。钱超觉得听收音机影响工作效率，我表示没有收音机我就没法工作。在工作的时候，我就听着它，否则我无法安静下来——我的意思是，没有收音机，我就会不由自主地唱歌。我的歌声已经不止一次吵醒钱超的女儿钱棠了，这个不识好歹的小家伙竟然不知道她的名字是我给起的。

“关于这一点，”张泉说，“她也许永远不会知道。”

晚上八点，我调了下收音机的频率，单田芳开始讲张作霖当土匪时的故事了。

张泉在隔壁喊道：“把声音调大点。”

单田芳的声音越来越大，最终透过缝纫机的声音传到大家耳中。当然，哑巴是听不见的，他心无旁骛，一心工作。他脚下的缝纫机从不停歇，论做包，他是高手中的高手。在哑巴的带动下，缝纫机的声音此起彼伏，大家都知道，想要少加点班，就得拼命地干。

我们的夜晚开始了。

……………

哑巴是这里资历最老的工人，他已经干了五年了。从十七岁开始他就在这里，只有每年春节他才会回家几天。他的父母把他托付给钱超，希望钱超能给哑巴找一个媳妇。钱超为此做了不少努力，我们这每来一个残疾的姑娘他就游说人家嫁给哑巴，但都没能如愿。哑巴的人缘太差了，或者说，哑巴的自尊心太强了。人们大声说笑的时候，哑巴

总以为在取笑他，为此他还和我打过一架。姑娘们都觉得他脾气很差，谁愿意和这么一个不好相处的人结婚呢。现在我只对他微笑，这样他就会认为你很尊重他，哪怕你骂他，也要微笑地看着他，他会对你报以同样的笑容。工龄仅次于哑巴的是三个姑娘，她们分别是瞎了一只左眼的阿玲和瘸了一条右腿的冬梅，另一个，是钱超的妹妹雨花，一个身高一米七零的美女，在刚见到她的那一段时间里，我自慰时总不由得想到她。后来，不可避免的，我乏味了。阿玲和冬梅都遭到过钱超劝婚，在得知对方是哑巴后，她们都果断拒绝了。这一点我可以想象到。这些哑巴不知道，他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被人拒绝了好多次。他的父母并没有放弃努力，听说他们在老家为他领养了一个五六岁的小女孩，据说那个女孩是为了养大后给哑巴做老婆。

当然我们也只是听说而已。

你听他说、我听你说、他听我说，谁知道真的假的。

除去哑巴和那三个姑娘是老干将之外，我们都是新来的。这里每年都会有人走，有人来。在我们这批新人里，张泉最大，十七岁；杨歌最小，只有十四岁，他的个头也只是一米四几，每次来了检查人员钱超都谎称他是自己儿子，杨歌这时候总是一脸惬意地坐在那里看着我们干活。他多想把自己当做钱超的儿子啊，而事实是，他爸爸在他刚出世时就死了，他妈妈因为太爱他一直没有再嫁。他因此没有机会叫任何人一声爸爸。说到这，我真有点羡慕他。

介绍完这些人之后，我想用一句总结性的话来做个结束：在钱超租来的大院子里，有六个房间，三间被用来做车间；在车间里工作的一共有十个人，四个男人、六个女人、三个残疾人、六个未成年人、一个堪称完美的女人（至少从外表上看是这样）、两个单亲家庭的人、一个没有双亲的人——如果你觉得多了几个，恕我不再多做解释。

在白水，钱超所开的这种小作坊多如牛毛，作坊里的人员组成，可以根据上述条件展开联想。钱超还有一个表弟，也在这个村子里开一个相同的作坊。他的生意总不如钱超，原因是他从不让自己的工人做工到夜里一点，也很少让他们加班，还时常给工人们包包饺子什么的。在我们日夜赶工做钱超接下的那批货时，他曾带着他的工人来帮过我们。他家清一色都是女孩，并且个个身材高挑，虽然其中也有一两个像冬梅那样的瘸子，但并不妨碍她们整体的美。有一个叫燕子女孩因为太笨所以被分到我这边做质检，看到她的时候，我终于确定了传说中所谓“胸大无脑”的说法。那些天，我熬得通红的眼睛一看到她就精神焕发，于是，我的性幻想对象就又多了一个。

在每天两个小时的休息时间里，我和张泉热切地谈论燕子。某天晚上，杨歌听到后一脸鄙夷地说：“就那个燕子呀，浑身疙疙瘩瘩的，有什么好看的？”

我和张泉大笑不止，张泉摸着他的头说：“想当年，哥也和你一样清纯。”

哈哈哈哈哈。想不到我们还能笑出来。而雨花——钱超的妹妹，在第五个加班的夜

里，忍不住大声哭泣。钱超走到车间，允许她去休息一会儿。她一走，我们就再也坚持不住了。当我拿着一只包睡意朦胧的时候，钱超叫醒了我。我真想把那只包摔在他脸上，吼一声“老子不干了”，但我没有动，我只是用力地眨了眨睁不开的眼睛，带着哭腔说“我想回家”。那一刻我一定是忘了我的混蛋老爹。钱超笑着说，“再坚持坚持，还有两天就完事了，要不你们先休息一会儿。”

我没有说话。

他走到大车间说，“大家休息一个小时。”

一个小时，仅此而已。

这就是我们争取到的。

张泉已经没有时间给萌萌发信息了，他只有在上厕所的时候才能干这件事。我从来没有见过一个人那么渴望上厕所，车间的那张白纸上其中有一句是这么写的：禁止长时间逗留在厕所里。那段时间，张泉如愿以偿地患上了便秘。我由衷地祝福他。

有一天张泉对我说，他收到了一条署名小圆的短信。我急切地想要看看，他告诉我，他以为是人发错了，就删掉了。

“那信息里说些什么？”我问。

“问我最近在干什么。”

“你怎么回的？”

“我怎么回？我都不知道我在干什么，我怎么回。”

……………

我们终于熬过那七天，睡了一个五小时的整觉。把我们的战斗成果一包一包抬上

货车的时候，我突然觉得我存在的意义与我没有关系。在给那些包挂上合格证的时候，我常常做一件蠢事，把一些事先写好的纸条塞进包里。如果是学生包，纸条上通常会这样写：小家伙们，你们一定要好好学习天天向上，不能像我一样；如果是皮包或者旅行包，我一般会这么写：如果你是记者，请你来白水看看。我不厌其烦地干着这些蠢事，从来没有得到过回音。后来我才知道，这些包都是出口的，卖到尼泊尔或者印度。张泉说，那里的孩子很多都不上学。我不服气，那他们要学生包干什么？

钱超履行了他的承诺，决定带我们到北京看看。出发前一天，他给了我们一天假期，让我们到镇上买一身好点的衣服。

“给首都人民一个好印象。”他说。

我向他支取了一千块工资，我决定买一部手机。把一千块揣进口袋，我的心狂跳不止，好像这钱是偷来的一样。第一次拥有处置这么多钱的权利，这真让人害怕。

买一部手机，对我们来说绝对是一件大事，所以大家都跟着我，想要看看我会买一部怎样的手机。我们一行人浩浩荡荡走进镇上的一家手机专卖店，机灵的店员显然看多了这样的大部队，她问道：“请问你们哪位要买手机？”

我笨拙地走上前，说：“我。”

她又问：“你想买一个什么价位的呢？”

我说：“买个一千块的。”

她继续问道：“你是想要滑盖的还是平板的？”

“能玩游戏能拍照能下载歌曲的。”

我一口气说出自己的要求，她拿出来一款，开始向我介绍。跟我同来的姑娘们四散开来，对着玻璃柜里的东西指指点点。售货员详细介绍完之后，问我可不可以，我问她：“这个手机都有什么游戏？有没有赛车的？”她帮我调到游戏频道，说：“没有赛车的，只有连连看和连连变。”

“什么是连连变？”我从来没有听说过这个游戏。

“你看。”她有点神秘地把我拉到跟前，调出那个游戏说，“你摇一摇，它就变一变。”她轻轻摇了一下手机，屏幕上的美女少了一件衣服。我倍感新奇，拿过手机说：“我看看。”我连摇了几下，屏幕上的女人只剩下一件内裤了。我准备再摇一下的时候售货员抓住我的手不好意思地说：“这个游戏你回家再慢慢研究吧。”

“哦，那就要这个了吧。”我想我绝对是冲着这款游戏买下的手机。

阿玲说：“这么快就买了，一千块怎么花得这么快，不说多看几家。”她今天认真修饰过，额前的长发正好遮住她那只瞎了的眼睛。

我懒得跟她解释，我的钱我做主。我最烦她们那种左挑右拣犹豫不决的样子，花个钱还让人看不起。

“好了，买完手机了，你去找老张下载歌曲吧。”张泉说。

“又去找萌萌呀你？”

“知道了还问。”

张泉迫不及待地与我们分道扬镳。我和哑巴还有小杨歌去公园附近的小巷子找老

张。老张在那里有一间小门脸，卖一些手机的周边用品，另外给不会玩电脑的人下载东西。张泉每次放假都会来这里更新手机里的音乐。老张看见我，竟然认得来，他热情地打招呼：“怎么样，张老板没来？”

“他有事。”

“下歌曲？”

“嗯。”

“哟，新买的呀？”

“是啊。”

“下什么歌？”

“什么价钱呀？”

“老价钱，下满五块，自己挑歌十块。”

我说：“我不挑歌，我就挑歌手行吗？”

他犹豫了一下，说，“这个呀，没人这么干过呀，不过你是熟人，你挑吧。”

“我想下屠洪刚的全部歌曲，还有刘欢的、刀郎的。”

他抬起头，说，“品味很独特啊，现在很少有年轻人听刘欢了，多么凛然正气的一个艺术家，没人欣赏的来。”接下来的时间他一直呈亢奋状态，喋喋不休地说着如何如何喜欢刘欢这个好汉。

我不耐烦地问他，“内存卡满了吗？”

他说，“还没有，再下点吧，凤凰传奇的要吗？《香水有毒》你有了吗？”

“不要。”

“庞龙的呢？”

“不要。”

我突然想起什么，“列侬的，你给我下列侬。”

“列侬是什么？”

“是个人，外国人，唱歌的。”

“哦，那我得搜搜。”老张在网上把列依的名字转换成英文，在播放器里一搜，出来一大溜歌曲。

“这个外国人太能唱了，你内存恐怕不够。”老张说。

“那你随便挑点下吧。”

“我也看不懂啊，都是外国字。”老张说，“这样吧，我给你下前面的十首歌，前面的都是热门歌，好听的。”

“下十五首吧。”我说。

歌曲下完之后，他说，“还有一点空间，你还想下点什么？”

我想了想，“没什么要下的了。”

他说，“三级片呢，要吗？”

“有……有吗？”在电脑屏幕的反射中，我看见我的脸红了。

“有呀，给你下点吧，动画版的，很好看。”

“有不是动画的吗？”

“动画的很好看呀，你看看——”他打开一个视频，狭小的屋子里立刻充满了莺声燕语。小杨歌不好意思地走出门去，哑巴仍在欣赏墙上的半裸挂历，不为所动。

“还是下真人的吧，动画的没意思。”

他好像有些失望，若有所失地“哦”了一声。

……………

来到公园时小圆依旧在忙，看到我她有一点惊愕，“好像还没过一个月吧？”她说。

“是呀，出了一点意外。”

“什么意外，你们老板破产了？”

“恰恰相反，他大赚了一笔。”

“哦，那他还算仁慈。”

“仁慈什么，他的钱还不都是我们赚——”

“别这么说。”小圆打断我，“属于谁就是谁的钱。”

“是呀。”我努力让自己笑起来，“你说的对。我买手机了。”

“那你就可以给我打电话了，看到我给你发的信息了吗？”

“没有，被我朋友不小心删掉了。”

“哦，你上次要唱的《从头再来》我找到了，现在要唱吗？”

“好哇。”

我坐在小圆身旁，看着漆黑的屏幕（这首歌没有MV），拿起麦克风。

唱到一半时，小圆伸出手和着我的歌声打起了拍子。哑巴看着我们突然邪恶地笑了起来，我不知道他看见了什么，在我们四周只有声音而已。

我告诉小圆明天要去北京，她没有我想象中的惊讶，只是让我从香山给她带回来一片枫叶。

“要一片枫叶干什么？”我问她。

“我想看看它有没有变红。”她说。

“好吧，我会给你带回来的。”说出口之后我才发现我的回答有点郑重其事。

“你再唱一首歌吧，现在没有人。”小圆提议道。

唱什么呢，我想了很久也没想出来，我对小圆说，这样吧，你把我当做你的点唱机，随便点一首歌，看我脑海里有没有

储存。

小圆说，“我要听的估计你没有。”

我说，“你说说看，万一我有呢。”

小圆说，“梁静茹的《燕尾蝶》你有吗？”

我说，“没有，听都没听过。”

她笑了，说，“那我唱给你听吧。”

小圆开始唱了，这歌听起来很时髦，很跳跃，歌词就像她含在嘴里的跳跳糖，一个一个俏皮地往外蹦。副歌的高潮来的毫无预兆，一个突然的休止停顿，小圆潇洒地拉远了麦克，接着气势如虹的伴奏再度响起，小圆的歌声仿佛具有了灭世的力量。“你是风，你是火，你是织网的恶魔。”我不太懂歌词，一会儿是风，一会儿是火，一会儿是织网的恶魔，难道说的是毒蜘蛛？后面一句马上打破了我的疑问，“破碎的燕尾蝶”，原来讲得是一种我没见过的蝴蝶，它破碎了，“还做最后的美梦”。我突然感到一股巨大的悲怆，小圆唱得那么投入，忽而平静如春水，忽而悲鸣如秋虫，大概她把自己当作那种她正在歌唱的蝴蝶了吧。她想自己是风，是火，无拘无束。她愿自己是恶魔——为了不被伤害先伤害自己。她不知为何破碎了，不能再飞了，还要把最后一个美梦做完。我没有想过，看起来那么完美的小圆似乎也有伤心事。我的伤心事更多了，数都数不完。此时此刻，听她唱歌，我为自己的无知而伤心，我都不知道燕尾蝶是什么，她已经在唱了。我不懂她口中玄妙的歌词，也唱不出那么时髦的旋律。我能感到她的伤心，却无能为力，甚至都不知道她的伤心来自何处。我

看着她，感觉自己越来越渺小，她最终变成云彩里的神仙，我唯有仰视——云彩稀薄时——才能隐约见她。

“你怎么了？”小圆柔声问我。

“没有，没什么。”

“你怎么流泪了。”

“风，风太大了吧。”

……………

钱超包了一辆旅游车，我们在天亮之前到达北京。

雾气浓重的天安门广场聚集了一群看升旗的人。多年以前，我在小学课堂上朗诵“我爱北京天安门”，心里充满想往。这是个多么神奇的地方啊，即使从未见过也都在口口声声说爱它。现在，我站在这里，看着金水桥下浑浊的河水和斑驳的城门，有一种说不出的失落，当然，比我更为失落的是张泉，从昨天到现在，他几乎没有说一句话，我甚至怀疑他是不是变成了哑巴的同类，这对钱超来说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我们进了端门，走过午门。我第一次看到外国人，普遍身材高大，脖子上挂着相机。一个外国老太太体态臃肿，脚脖子却很细，看着她稳稳当当站在地上，我暗自惊叹于他们神奇的身体构造。外国人，外省人，老人，小孩汇聚成新的人流，走在这皇帝曾经的居所，皇帝都是坏人，他们曾剥削劳动人民，可是走在这里，我仍不敢随地吐痰。我只是一个小人儿，走在这样的大地方，不免有些害怕。姑娘们倒是很活泼，她们全无畏之心，到处拍照，这就是女人比男人勇敢的地方吧，心安理得地接受各种变化。我

们走走停停，在需要门票的故宫前停下脚步，钱超去前面问了问，回来后说，走，我带你们去别处逛逛。我们来到曲池子大街，在那里看到了许多好车，钱超双眼发亮，啧啧称赞。后来我们干脆坐在路边，对过往的车辆指指点点，互相显摆谁认识的车多。

在这过程中我也变成了哑巴，对于车，我只认识东风拖拉机。整个上午，我没有看见一辆。

下午我们去了动物园，我对动物没有什么兴趣，只是觉得气味难闻，他们还在逛，我先出来了。我宁愿在大门口等着。在路边卖麻辣烫的小店，我看见了一个吃麻辣烫的女孩，她穿一条杏黄色的热裤，长发披肩，交叉着双腿坐在热气升腾的柜台前。吃一串拿一串，她辣得直吸气，用纸巾擦掉嘴唇上层层层的红油，又拿起一串。她悠然自得地吃着，好像这条街就是她的家，好像整个北京都属于她。作为一个外来客，我偷偷看着她，起先只是流连她曼妙的身材和裸露的腿，看着看着，我有些心虚，她的样子让我想起小圆，同时，也想起小圆的嘱托。

我问钱超，我们什么时候去香山呀。

钱超趴在狮虎山的水泥围栏上，看着下面那只体态臃肿的大熊，说，下一次再来北京的时候，今天不行了。

我说，那怎么行呢，我还想看看枫叶呢。

钱超说，看枫叶干什么？

我说，我想看看它是不是红的。

钱超指着远处墙上的爬山虎说，那不就是红的吗，就是那样的。

爬山虎的叶子被小圆认出来了，在她家里，她让我看了她收藏的枫叶，那是她从香山带回来的。

你有了为什么还要我给你带。我说。

是啊，她说，所以你给我的爬山虎，才成了意外的惊喜。

Surprise。她说。

……………

从北京回来，张泉终于说话了。那天，在他告诉我他被破处的厕所里，他对我说破了他处的女人是一个妓女。

鸡。他咬牙切齿地说，仿佛还没说出口，他已经把这个字咬碎了。

不会吧？我难以置信，一个妓女怎么会让一个人白上那么多回。

是真的。张泉痛哭流涕。

我没有见过他这么难过的样子。我试图安慰他，是就是呗，你没有认识萌萌之前不是一直想找个妓女破破处吗，现在找到了，还不要钱，多好。

去你妈的。张泉大声骂我，你他妈什么都不懂。她从来没有告诉过我她是，我还好奇来着，为什么她会住在花街那种地方，原来她真的是。

我说，那你想怎么样呢。

张泉说，我让她从花街搬出去，她不搬。

我说，她一定有苦衷。

张泉说，她有什么苦衷，她就是不想进厂做工。

我说，那怎么办呢？

张泉抹干眼泪，半晌，说，我要和她

分手。

我和张泉请了一天假，张泉去花街对萌萌说分手。我到小圆那里等他回来。小圆对我说，你终于敢请假了。

我说，因为我的伙伴，他要和他的女朋友分手。

小圆说，那你是来给他加油助威的了。

我说，我是来保证他的安全的，我怕他因为爱情寻短见。

小圆说，如果是这样的话他一定不会分手。

我没有告诉小圆张泉的女友是干什么的，我为知道这件事而苦恼不已，这不是一件可以轻易说出口的事情，对张泉来说也是这样。

小圆让我唱一首歌，我没有兴致，但还是唱了。《一埋朕》，列侬的歌，我学了好久才会唱。我不懂英文。每天下班，等大家都睡了，我趴在床上，点一根蜡烛，戴上耳机反复听他唱出的每一个音节，在本子上用汉语写下来。我对照着汉语跟着手机一句一句地学，这让我觉得自己很笨，却很有成就感。等到能完整唱下来，我搜索了这首歌的介绍，大概是讲这个歌手的想象，他想象出一个世界，没有天堂也没有地狱，每个人都一样简单，每个人都快乐地生活着。“一埋朕”的英文就是想象的意思，这确实符合想象，埋了皇帝，人人平等，岳飞也不用做英雄了，和大家一样做个快乐的普通人就好。刚开始，我不太同意，甚至可以说是愤怒，如果不为做英雄而活，活着还有什么劲头，快乐又有什么用。后来我想到小圆，她衣服

上印着这位歌手的头像，想必她是同意的。我从各个角度去想，想让自己同意，可越想越不同意，越想越痛苦，感觉只有和小圆绝交才能免除这种痛苦，但是，不做英雄，和小圆快乐地生活在一起我会不愿意吗？况且，我只是想做英雄，也许永远都做不了。这么一想，我豁然开朗，马上同意了列侬的想象，我愿意和小圆在这样的想象中快乐生活，可想象是止不住的，紧接着我又想到小圆愿意和我快乐生活吗？如果她不愿意，我在这想象中还会快乐吗？

忍不住的胡思乱想让我心乱如麻，奇怪的是，一唱起这歌，我又平静下来，原来只是想象就已经如此迷人。

一埋朕贼儿思挠海蚊

一忒思一贼义父由踹

挠害欧比楼啊斯

鹅爸屋喻雷斯盖

一埋朕嫩了皮剖

离蚊否特对

唉——啊——唉唉啊

见我真的能唱出来，小圆惊奇又欣喜，她拿起另一支话筒和我一起唱。和她唱着这首陌生的歌，好像在新奇的风景中探险。在我们那，管南方人都叫蛮子，更别说外国人了，我只知道他们组成的八国联军，像野蛮的强盗，没想到也有动听的歌曲。和小圆的目光无意中交会，我们互相不好意思地一笑，我心都要化了，一种无以言表的幸福感笼罩下来。曲终，如梦醒，我想要抓住还未消散殆尽的碎梦，请求她再唱一曲。她问我唱什么，我不知道，“你想唱什么就唱什

么。”她被我愚钝的急切逗笑了。“好，以前都是别人点什么我唱什么，现在我想唱什么就唱什么。”

一整个下午，我都在听小圆唱歌。她做回点歌台的主人，不做一单生意，只为我唱歌，只为自己唱歌。大多是我没听过的歌。她像一个法力无边的女巫，把一个一个新奇的世界捧到我面前。我听傻了，入神到听不清她在唱什么，脑中似乎只剩下一段隽永的旋律在循环播放。我静静看着她，由衷地希望这旋律永远不要停下。

……………

直到天黑，张泉也没有回来。我开始担心他是不是被萌萌杀人灭口了，或者他杀了萌萌然后自杀，或者他们两个相约一起自杀……我突然意识到爱情的严重性。靠着不是很好的记性，我在花街找到了他们。他们面对面坐在床上，眼睛通红，看得出来两个人哭了很长时间。张泉对我说，你先回去吧，告诉钱超我明天再回去。

我说好。转身走出去又走回来，已经抱在一起的两人又赶紧分开，我说，你们有事好好商量，可不要想不开。

什么想不开，你说的什么鬼话，张泉骂道，你赶紧滚。

从花街走出来，我满心欢喜。我不知道在为谁而高兴，我从没有为别人高兴过，相反，别人高兴的时候我总是充满嫉恨。这一次，我是真的高兴。

我找到小圆，告诉她，如你所说，他们没有分手。

我跟随小圆来到她家。她住在镇上一个

居民小区里。在我浅薄的认识里，住楼上的都是有钱人，天生和我是两类人，就像是两组平衡线，没有交叉的可能。我上了楼，感觉自己那条线被硬生生扯断。我进了门，生平第一次换上拖鞋。那条线已经断成无数截，恐怕再也连不上了。

小圆住的是一个90多平米的两居室，家具齐全。她告诉我这是她租的，我并不关心，我只是好奇，露天KTV真的能挣那么多钱吗。

屋子有些乱，客厅有舒服的沙发，沙发上有两把吉他，地上电线杂乱，桌子上的烟灰缸里塞满了烟头。“你抽烟？”小圆把烟灰倒进垃圾桶，没有说话。她带我参观了她的卧室和阳台，卧室的墙上挂满了她的照片，各种各样的表情和风景。除此之外，我还发现了一台电脑，不是她用来连接点歌机的那台，是一台崭新的台式机。

你真有钱。我冒昧地说。

这不是我想要的。小圆说。

那你为什么在白水公园摆摊，那么辛苦。

为了赚钱呗，她说，也为了收集声音。收集声音？什么意思？声音能卖钱吗？

小圆说，你的关注点能不能不要一直放在钱上。

她点击鼠标，打开一个声音文件说，你听听。

激昂的歌声四散开来，一个男声在唱：马蹄南去人北望……

听出来是谁在唱吗？小圆问道。

不会是我吧。

就是你。小圆说，那天你把这首歌连唱四遍，我就知道值得收藏。这是我在白水收集的第一组声音。你再听听这两个，看看有什么不同——

她播放了两段声音，第一段是一个妇人在唱《九九艳阳天》，第二段是一个老头在唱同一首歌曲。

听出来有什么不同吗？

没什么不同呀，都是同一首歌，都没有跑调。

小圆说，怎么会没有不同呢？一段是男的唱的一段是女人唱的，这是最大的不同。

这个呀。我有一种被戏弄的感觉。

小圆说，这两段一个是在北京录的，一个是在太原录的。北京只有老太太才唱这首歌，在太原，男的更喜欢唱。

哦，这样呀。我说，你怎么去过那么多地方。

小圆没有说话，被另一段响起的歌音吸引了，一个青年声嘶力竭地唱《一无所有》。小圆的表情黯淡下来，我有些慌张，感觉她要哭出来，我不知道她为何伤心，这让我更慌张。

你怎么了。

没什么。她回过神来，迅速关掉了声音文件。

是这个歌声让你难过了吗。我说，你收集这些声音干什么呢，恐怕不好的回忆也收进来了。

小时候，我就喜欢听人唱歌。小圆说，再普通的人，唱歌也有动听的时候。我妈妈唱歌很难听，她只有在厨房做饭的时候才

唱，有时候我偷偷听，她能在一两句歌词唱得很有味道，和别人都不一样。就像做饭，每个人都有独特的味道，我想搜集到不同的声音，留下每个人闪光的时候。

你想做歌手吗？我问她。这心情就像问一个人，你想做皇帝吗，如果是肯定的回答，我就要跪下来，从此只能仰望她。

这是我的梦想，小圆说，我在攒钱。

干什么？

去留学。小圆说。

我不光跪下，还磕了个头。

你呢，你想干什么。小圆说。

我不知如何回答，我没想过这个问题，如果这个问题是指小学时候写的作文，那我倒是想过，我想干的很多，科学家——因为这个词听起来比较悦耳，感觉上能耐也大；作家——感觉也很厉害，具体是干什么的也没想过；英雄——更抽象了，有点像傻子的梦想，和小圆唱过《一埋朕》之后我更不敢说了……当然在这样的谈话中这些全作不得数，小圆说的梦想是具体的可实现的，我的只是一些空想，甚至是乱想。

我也不知道，我说，我不知道自己能干什么。

你总得有些爱好吧，小圆说，特长，生活中你有什么比较拿手的事情，你为之骄傲的。

我更努力地想，生活中我没什么出挑的地方，大家干活我也干活，大家听收音机我也听收音机，大家看武侠小说我也看武侠小说，因为一个月只出来一次，大家的武侠小说很快就会看完，我自告奋勇写了一个叫

《龙门剑客》的小说给大家看，现在还在连载阶段。似乎写小说算是我的一个特长。我还会写顺口溜送给大家，把每个人的特点编成顺口溜，像童谣一样唱出来。我的套路一般是这样，前半部分调侃，后半部分抒情，调侃让人不高兴，抒情可以转而将之感动。

我写武侠小说，算吗。

算呀，那你想不想当作家。小圆突然眼睛发亮地看着我。

我小时候就想，但是不知道怎样才能当。

你写作，就是作家啊。小圆说，你写的好不好看，手机里有没有，给我看看。

手机里还真的，有，每写完一回，我就拍照分享给大家。我把手机给小圆，小圆从厨房里端出一杯咖啡给我喝，她坐在对面看我写的武侠小说。我喝了一口咖啡，又香又浓，略带苦涩，我知道，这是外国人喝的东西。他们不喝中药喝这个，可见人们的生活多多少少需要一点苦涩。小圆捧着手机很认真地看，时不时咯咯地笑。

你笑什么？是不是写得很烂。我忍不住问她。

不烂，很幽默。小圆说，你的武侠小说很现代。怪不得你老去买书，你对文字很敏感，你就这样多看书，写下去，一定是个受欢迎的大作家。

真的吗？

真的！作家都是对人类有益的，比歌手还厉害，人们会研究你的思想，学习你的著作，到那时候，你可就是大明星了。小圆愉快地畅想下去，说得眉飞色舞，我们一起笑

个不停，好像她说的不是胡话，而是现实。笑着笑着，我们停下来，然后是突如其来的沉默。我们对视，彼此都有些尴尬。她拿着我的手机，也没有要还我的意思。我让自己不去看她，东张西望想找些话说，我看到沙发上的两把吉他。

我问她，你会弹这个吗？

小圆说，当然了，想要我给你弹一段？她把琴抱在怀中，说，《阿尔罕布拉宫的回忆》。

流水般的旋律缓缓响起，她纤细的手指快速地撩拨琴弦，圆润的三连音绵绵不绝地流淌出来。我想起一句诗中说，嘈嘈切切错杂弹，大珠小珠落玉盘。

我问她，这把琴能边弹边唱吗？

小圆说，这是一把古典吉他，不过也可以弹唱。她拨动琴弦，唱起一首陌生的歌：应该去想一想 / 一只鸟的走向 / 应该去想一想 / 一群狗的彷徨 / 应该去想一想 / 妈妈的厨房 / 应该去想一想 / 未来的模样……

我问她，这首歌叫什么名字？

小圆说，没有名字，我瞎唱的。

沉默再度降临，我放弃了找点话说的努力。我坐在沙发上，浑身僵硬，像木头一样盯着墙上的钟表，九点了。

良久，小圆放下吉他，站起来伸伸懒腰，她露出的肚脐吓得我赶紧低下头。她收掉空了的咖啡杯，走进厨房。我抬起头去偷偷看她的背影，她突然从厨房探出头来，说，对了，你喜欢看电影吗，我电脑里有很多电影，可以拷到你手机里。

我吓了一跳，说，好呀，我可以下班之

后看。

我取出手机的内存卡，小圆把它插在电脑上，说，清理清理还可以下两部电影，你有什么不要的东西吗，这个《麻辣教师》是什么电影，还要吗？还有这个《种族大战》，你不要的话就删掉。

她边说边打开那个视频，我来不及去阻止她。那个黑人女郎狂野的叫声响彻房间，我的脸跟烙铁一样又红又烫。我努力做出解释，想和屏幕里的男女撇清关系，我对她说我从没有见过他们，一定是我的伙伴张泉弄的这些。

小圆淡然地关掉窗口，又打开一个视频说，别紧张，你看，我也有。

看着屏幕里蠕动的同类，我无话可说。

小圆继续问道，你还要吗，我也可以拷点这个给你。

我连忙说，不，不要了。

就在这时，外面传来开门声，一个高大的青年背着吉他走进来，我认出了他，就是那天在公园找小圆要钱的那个。我们看到对方都有些错愕，尤其是电脑里还播放着小圆收藏的视频，让场面更加尴尬。

小圆倒是很淡定，或者说是冷淡，她没有看他，说，不是说走了就不回来了吗。

他是谁。青年倒是没发火，声音也不大，但话说得很阴沉。

把钥匙留下，你可以走了。小圆依旧淡淡地。

他是谁？青年把目光投向我。我不敢和他对视，去看别处，电脑里视频还在放着，在两个剑拔弩张的人面前看这个视频似乎不

太合适，看小圆感觉也不对，低着头就更不对了，好像我怕了他。转了一圈，我决定和他对视，最起码这样像个男人。

你是谁？青年紧走两步到我面前，我只得站起来，个头差了不少，气场也是。但我知道，气势绝对不能输，我不能乖乖回答他的问题，最好的反击就是问回去。“我是她男朋友，你是谁？”没想到他这么干脆就回答了，又迅速把问题抛回来，我慌了神，我，我是唱歌的。说出来之后我也觉得可笑。青年先是一愣，继而大笑起来，他弯下腰对小圆说，这是什么玩意儿，你们是来搞笑的吗，就算是我们吵了架你寂寞空虚，也不用找个傻子来侮辱我吧。

你管不着。小圆说，这是我朋友，你放尊重点。

我管不着？你朋友？你就和朋友看这个。青年突然大怒，抓起一只杯子砸向电脑屏幕上的裸体男女。

杯子碎了，屏幕暗了，我和小圆都吓了一跳。我冲上前护在小圆面前，大声质问他，你想干什么？

没你的事。青年只是轻轻一拨，我也没看出他用了多大劲儿，我就摔倒在一边了。小圆去扶我，为了表现男子气概我赶紧爬起来，作势要去打他。小圆连忙拉住我，我让她拉住，站在原地。

青年在屋子里来回走动，怒气未消，我是你男朋友我管不着，你带陌生人来家里看这个我管不着是吗，这还是我下载的呢，你要脸吗。

从今天起你不是了。小圆说，我要和你

分手。

分手？青年笑了，你说过多少次了，哪次不是你求着我回来。

这次不会了，你走吧，我再也不想见到你。

好好，青年点着头，困兽般来回走动，嘴里一直嘟囔着“好”这个字，后来干脆不说话了，只是走动。半晌，他站住，冷静地说，你把钱给我，我走。

我不欠你的。小圆说。

你讲讲道理好不好，青年说，设备是我买的，生意是我教你做的，你所有的钱都有我的一半。

你的钱早被你花完了。小圆说，我不想和你算这种帐，除了要钱，你去过一次吗。

不是你跟我说不要去那种地方吗。青年说，我怎么能忍受一帮白痴在我面前唱垃圾歌曲，不是你口口声声说要支持我的梦想——

你的梦想就是去网吧打游戏吗。小圆打断他，算了，不说了，你走吧。

你说了不算。青年说，拿不到我的钱我哪都不去。

青年在门口坐下来，点了根烟。

三个人之间的沉默比两个人要来得可怕，青年抽着烟，显得更笃定一些，我和小圆木然站着，像两个犯错的孩子。最终还是小圆打破了僵局，她从墙角的包里拿出钱包，扔给他。钱是吧，小圆说，都给你，希望你能走得远一点。

不能给！我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变得如此迅捷，突然窜出来从空中接住钱包。我紧

紧握住钱包，对小圆说，不能给他，这都是你的辛苦钱。

小子，没你的事，滚远点。男青年站起来，不知道是要来打我还是抢我手里的钱包。

要想拿到钱，先弄死我再说。我不由得后退，我自知打不过他，一边后退一边寻找武器，我捡起水杯的玻璃碎片，冲着他才发现这碎片太小，似乎对他构不成威胁。我把碎片比在自己脖子上，一手举着钱包。

“你知道小圆挣这些钱多不容易吗，不管刮风下雨她都守在公园，笑脸相迎每个人，别人点什么她就唱什么，她唱歌也很好听啊。你知道她要拿这钱干什么吗，她想攒钱去留学，去学音乐，那样她就可以唱自己的歌了。你说，你凭什么要她的钱。”

我一口气说完这些，因为紧张，我说得不太顺，大致是这个意思。小圆打断了我，让我不要再说了。我看到她流泪了，但看起来依然坚决，她说，给他吧，用钱看清一个人太值了。

青年呆立在原地，良久没有说话。我倒是希望他快点拿个主意，一手举着钱包一手拿碎玻璃比着脖子，保持这个姿势太累了，可是他不动，我也不敢轻举妄动。最终，青年转过了身，重新背起他的吉他。他柔声对小圆说，希望这次你不要再后悔了，本来我回来就是告别的，我也觉得我们应该分开，每次我要走，想到你哭的样子我都不忍心。我很失败，不能给你幸福，还把自己过得像鬼一样，也许分开对我们都好。钱我不要了，我可不是被这个傻子吓到的，本来我

也没想要你的钱。相反，是我欠你的，欠你的，我以后会还。我走了，保重。

青年抱了抱小圆，转身离开。听到外面响起关门声，我才放松下来。小圆坐在地上，脸埋进双膝，肩膀抖动着。我当然懂，谁分手都会伤心，我无从安慰，终于理解了奶奶常说的那句话，哭出来就好了。我怕地上的碎玻璃伤着她，一片一片捡干净，擦干净桌上的水渍，电脑是没法拾掇了，看起来已经报废，我忍不住一阵心疼。

好饿啊。小圆不知何时站住身后，她抓起我拿着抹布的手，别收拾了，走，我们吃饭去。

……

半夜里，小圆带我来到一家灯火辉煌的餐厅。她点了一大桌菜，狼吞虎咽吃了好多。我一直担心她是不是还在伤心，然而她看起来一如往常，甚至比往常还要高兴些，最终我也受到她的感染敞开吃起来。买单的时候我原本想抢着付钱，幸亏服务员及时的报价避免了尴尬。我口袋里的钱根本解决不了这顿宵夜，这是我第一次到这种地方吃饭，在这之前，我都是去拉面馆。

吃完饭，我们来到白水公园。相比白天，白水公园安静如谜。我和小圆并肩走在荷塘边的小路上，月光下的影子缓慢游动。走到那个茂密的小树林前，我习惯性停下脚步。这个树林是恋人的圣地，我和张泉多次见到那些男女在这里搂搂抱抱，卿卿我我。每当这时，张泉总会说，“我们冲进去，把男的打跑，女的放倒。”当然只是说说而已，我们没有进去过，这树林不属于我们。很多

时候我们只是坐在树林外，看着那些男人对他们的男人上下其手，左啃右咬。有一次我们把一个男人看毛了，他丢下那个女人来打我们，我们像兔子一样跑了。这些事情发生在张泉认识萌萌之前，有了萌萌之后他就不用站在外面眼戏那些人了，他也变成了其中的一员。在这之前，我们对男女之事充满好奇，我甚至趴在墙头偷看钱超的妹妹上厕所，由于角度不对，我只看到了她的头顶。现在想来，幸亏只是看到头顶，不然这种龌龊事得让我后悔一辈子。

我站在树林外，小圆问我，你怎么不进来？

我说，这里面都是谈恋爱的，踩到他们怎么办。

小圆说，那你就看着点脚下。

我们进了树林，月光顿时被切割得零零碎碎。地上满是落叶，走在上面柔软而蓬松，咦！我大叫一声，以为自己踩到了人，回头看时，才发现是一双鞋。我看了看四周，没有找到鞋的主人。

小圆说，看你大惊小怪的，我们坐下吧，免得你真的踩到人。

我们在一个斜坡上坐下来，世界好像从没这么安静，四周只有昆虫的叫声。月亮悬在我们头顶，和小时候的月亮一样，洁白神圣。沉默片刻之后，我还是忍不住问起今天的事，小圆清清淡淡地告诉了我。那个青年叫李骏，他们在高中的琴房认识，两个人都喜欢音乐，都长得漂亮，互相喜欢也是很自然的事。后来他们谈恋爱被老师发现，请来了家长，李骏被家里强行转了学。小圆因

为早恋总被老师拿来说事，忍不住顶撞了老师，赌气退学在家。后来有一天李骏来找她，让她陪自己去外地参加一个选秀节目。刚开始李骏成绩很好，进了前五十名，还在电视上露了脸，后来李骏被淘汰，小圆准备回家，才发现回不去了。李骏是跑出来的，他偷了家里的钱，不愿意再回去，又利用上电视骗了家里更多钱，更没脸回去了。小圆只好陪着李骏，辗转各地，为了音乐梦想拼搏。拼搏了两年，李骏越来越倦怠，每天泡在网吧打游戏，脾气也越来越差，两个人生活也越来越难堪。

所以有了你刚刚看到的一幕。小圆说，你呢，这么小，怎么也不上学了。

我犹豫了一下，还是决定正面回答她这个问题，这意味着我要把我那个混账老爹的事情全部说出来，这让人难以启齿，但我无法拒绝她的问题。

小圆说，你爸怎么了，他有暴力倾向吗。

我说，没有。

小圆说，他和你妈妈离婚了。

我说，我倒是希望这样，他只是打我妈，打死也不愿离婚。

小圆说，你妈就让他打吗。

我咬了咬嘴唇，说，我妈太软弱了，她的缺点就是太能忍了，我也没办法。我爸好吃懒做，爱赌钱，他不让我上学了，说反正也上不出个好歹，不如挣点钱等以后好盖房子娶媳妇。

小圆说，你知道他不对，可以找他聊聊，不能他让你干嘛就干嘛。

我说，我才不要娶媳妇，我发过誓，难道以后也要像他一样打媳妇吗。

小圆笑了，我不是说这个，你不能因为你爸的错惩罚自己，娶媳妇本身又没有错。

我说，女人太软弱了，男女就不应该在一起，一点好处都没有。说完我才意识到小圆也是女人。

小圆说，你觉得我软弱吗。

我说，不，不，我不是说你。

小圆说，你觉得这样不好吗。

我说，怎么样？

小圆抱住了我。她细腻的双臂绕过我的脖子，柔软的胸脯贴过来，我感到血在一瞬间都涌向了头部，我甚至听见了自己的心跳。我伸出双手，将她抱紧。月亮挂在树梢，好像随时会掉下来。小圆觉察到我发抖的双手，把我抱得更紧了。“这样。”她在我耳边轻轻说。

……………

次日的晚上，我在张泉告诉我他不是处男的厕所里告诉他我也不是了。我们经过讨论发现，破了我们处的女人都被别人破了处，但这并不影响我们的喜悦。张泉真诚地向我道贺。哑巴站在旁边看着欣喜若狂的我们，也跟着一起高兴。

从镇上回来，钱超又开了一个会。会议主题不是加班也不是放假，而是我和张泉。钱超郑重其事地告诉大家，我和张泉的行为是不对的，我们不应该夜不归宿。“这次就算了，下次再出现这种情况我可就要严惩了。”

“怎么严惩呀？”张泉接过话茬问道。

钱超脸憋得通红，却说不出话来。他一定想像别的老板一样说“开除你们”这种话，但又不敢这么说。

.....

北方的冬天总是来得很突然，没有任何过渡。我坐在清冷的车间里，把合格证挂在一个个旅行包上。电动机器的声音枯燥乏味又绵绵不绝，我的收音机就放在对面，它已经没有电了。

我看着窗外的枯树，期待着一个假期。有一个月没有见到小圆了，我急切地想要再见到她，再听她弹琴唱歌，如果可以的话，再和她去一次小树林。

不幸的是钱超又开了一个会，他要取消假期。我和张泉气愤不已。我们没有请假就擅自去了镇上。白水公园里歌声依旧，我找遍整个公园都没有看到小圆。她的摊位已经被一个卖烤串的新疆人占领。我找到她家，开门的是一对中年夫妻。他们告诉我，这是他们租的房子，至于之前的租户是谁，去了哪里，他们无可奉告。门被关上之前，我往屋里看了一眼，那里的墙上，已经没了小圆的照片。我这才意识到那天早上她为什么不给我她的电话号码，“你每次放假都能见到

我，把积攒了一个月的话和新鲜事告诉我，不是很浪漫吗。”也许那时候她就拿定主意要走了，除了她收集的歌声，她没打算带走任何事。

小圆就这么消失了，只留给我一段不太真切的记忆。我突然就想不起她确切的样子。我用力挤压大脑，逼迫自己记起关于她的事情，可怕的是，越用力，往事就越模糊。

我在萌萌的床上找到张泉，对他说，我要走了。

走？到哪去？张泉坐在萌萌身边，像依偎在母亲怀里一样安详。

我也不知道，我说，也许我会去见一见我爸爸。

张泉说，见你爸爸，别扯了，你不是决定恨他一辈子吗。

我说，我准备找他谈谈，再决定恨不恨他。

走出花街，白水公园的歌声一浪浪传来，在人们跑调的歌声中，我离开了这个地方。

也许我再也不会回来了。

——PS：谨以此文献给我在河北度过的日子



作者简介

郑在欢：青年作家，1990年生于河南驻马店，现居北京。著有短篇小说集《驻马店伤心故事集》，作品见《人民文学》《大家》《青年文学》《小说界》等刊。

梦中人

/ 郭霞

—

展现在孟非眼前的是一片森林，还有一道道白烟飘来，像是进入了仙境，然后，他从画面的左边走入了仙境，脸上带着犹疑的表情，东张西望，一步一步试探着往前走，生怕踩着什么活物，也怕不小心掉进陷阱。走了没多久，他赫然发现在一棵爬满绿藤的大树上，坐着一个美丽的女孩，她长相清新脱俗，如梦如幻，肤白胜雪，长发飘飘，头上戴着花环，身上穿着仙女裙，赤着双足。仙女裙？对，就是他们现在厂里正在赶的货，准备销往欧洲。可是，怎么会穿在她身上呢？他确定他们厂里没有这样一个女孩，他进厂十年有余，熟悉每一个人。再说，即使她是厂里的员工，也不可能穿上厂里的裙子，如果偷盗被门卫抓住了会被炒鱿鱼。还有，这是什么地方？他怎么会在这里？这个女孩哪来的？是仙还是人？

就在他脑子还在打转的时候，女孩说：“很高兴认识你，我们做个朋友吧！”

能和这种仙女一样的女孩做朋友，实属三生有幸！孟非点点头说：“我叫孟非，可以叫你仙女吗？”

女孩说：“当然可以了。”

孟非说：“今天我的心情很不好，我的指导工骂了我，我本来想去揍她一顿解解气，但我看到你，这种念头就烟消云散了。”

女孩说：“我知道这件事，也知道你心中的委屈，我了解你的一切，但我要劝你一句，冤冤相报，何时能了？你要找其他办法化解，而不是采用暴力。”

孟非说：“我懂了，谢谢你，美丽的仙女。”

“我们下次再见。”女孩挥一挥手，消失不见。

孟非擦了擦眼，发现她确实不见了，速度快得让他不敢相信她的存在。他不想这么快结束，因此急得大叫：“仙女，仙女……你别走……”

“哈哈哈哈哈……”等他睁开眼睛，看

到室友聚集在他床前，每个人都咧着嘴巴。

小蒋说：“你吵死了！把我们全部都吵醒了，大吼大叫的，还以为你被人谋杀。”

“原来这是一个梦！好美妙的梦啊！”他还沉浸在其中无法自拔。“我梦到了一个仙女。”

工友们觉得他在痴人说梦，顿感无趣，打着哈欠，拍着嘴巴，各自回到床上继续呼呼大睡。

孟非却了无睡意，头脑清醒。那女孩如花的美貌，温柔的声音，让他迷醉。如果今生能娶她为妻，该是多么幸福。但那只是一个梦，她只是一个梦中人，梦是虚幻的，不真实的，梦一醒，一切都不复存在。他仍感谢有这个梦，让他收回了报复的念头。他生平做了无数个梦，噩梦居多，常常在梦中被人提着刀追杀，或被掐着脖子，再就是从悬崖上掉下去，醒来大汗淋漓，还忍不住身体发抖，恐惧感要好半天才能驱除。他也梦见过捡钱，地上铺满了钱，像树叶一样，捡也捡不完，开心得不得了，醒来后发现自己还是躺在床上，怅然若失，想若是真的就好了，就不必再为钱发愁。甚至梦见过飞翔，在梦中他也知道这是在做梦，觉得飞得很好玩，故意越飞越高。但从来没有哪个梦像今天晚上这个梦让他如此回味，希望永远做下去。

晚上他正在车位上车货，指导工把他骂了个狗血淋头，全车间的人都把目光扫了过来，他可是堂堂七尺男儿，按理说无论如何也受不了这样的侮辱，但他没有抬头，更没

有回嘴，只管干自己的活。下班之后，面对工友们同情的眼光，他心里有一团火焰在燃烧，狗日的指导工，真是欺人太甚了！若不是爸爸出了车祸，妈妈长年抱着药罐子，妹妹还要上学，他才不会如此这般忍受。想到指导工可恶的嘴脸，字字句句仍像一根根针扎在他身上，他真想去教训她一顿，好让她闭上她的乌鸦嘴，否则，他不知道自己还能否坚持下去。累了一天，吃完宵夜，冲了凉洗完衣服，他沾床就睡，所以才有了这个梦。仙女说了她知道他的一切，看来，要不是指导工骂他，她绝不会进入他的梦中。此刻他竟然感谢指导工骂了他，不然不会做美梦。

他觉得自己应该留下点什么，赶紧取出纸笔，按照自己的印象把女孩的模样画了下来。

二

孟非从未想过出来打工，他想做个流浪歌手，或画家。家庭发生变故，他不得不终止了学业，跟着表姐玉兰南下深圳，由玉兰借钱给他在外学了一段时间的电车，进她厂里做车工。考试那天，由于他不是很熟练，并没考上，是玉兰去送了礼，说会好好教他，才算勉强通过，安排去坐了车位。到底是技术不过关，他总比别人慢一些，车不好还要返工，便总是遭来谩骂。

这份工作从早上八点一直要干到晚上十点，十一点、十二点，每天就在宿舍、食堂和车间打转，今天是明天的重复，每天就是不停地干活，想着怎样提高技术，提高质

量，提高速度，少些挨骂。最初一个星期的压力最大，如果不能过关，就会被扫地出门。玉兰告诉他，这个制衣厂是这周围最好的厂，工资也更高。为了这一点，他勤学苦练，只为能多挣一点钱。辛苦是辛苦，第一个月拿到工资，他还是挺激动，想到爸妈舒展眉头，露出开心的笑容，他的内心也增添了几分力量。

虽然他的技术越来越好，挨骂仍然是家常便饭。在组上，很少人不被挨骂，甚至有些女孩会被骂哭。数量，进度，这才是老板想要的，他们要做的是绝对的服从。他深知挣钱的不易，不敢乱花一分钱，平时除了买早餐、夜宵，生活必需品，不抽烟不喝酒也不打牌，衣服也没几件，反正多数时间都穿工衣。他只想早点挣够钱，早日回家和亲人团聚。平时不加班的晚上，他一般就出去逛逛夜市，再慢慢走回宿舍。他为了宣泄内心的苦闷，买了一把二手吉他来弹，遭到了室友们的嘲笑，说一个打工仔弹什么吉他？难道还想当歌星不成？他觉得自己和他们不一样，用不着一般见识。

孟非每天都会拿出仙女的画像来看，并在心里默默对她说话，把困惑与快乐都和盘托出。孟非一直清晰地记得那个梦，那个梦如此真实，让他不愿醒来，醒来还一直沉醉。每当这时，他忘掉了所有的烦恼，也冲淡了对亲人的思念，上班也更有劲儿了，指导工骂的难听的话也可以做到左耳进右耳出。这是他一个人的秘密，小心翼翼珍藏。他不愿别人嘲笑他，就像那把吉他，断了一根弦，只好搁置。

令孟非做梦都没想到的是，仙女竟然还会出现在他梦中，就像一部电视连续剧不断上演。头一次她说“下次再见”，当他醒来后得知是个梦，就知道永远不会再见。这样的仙女，应是天上仅有，地上绝无，不食人间烟火，不沾尘世气息，然而，每次他失意的时候，她就会进入他的梦中，开导他，安慰他，而且她身上的服装会随着他在车间车的货而改变，他们车什么衣服，她就穿什么。好在他们厂里专门生产女装，若是生产男装，他不知道她会不会也穿上男装，而她穿男装又是什么样子？想必也掩饰不了她的美丽。无论她穿什么，都带着仙气。

宿舍的男孩无聊的时候喜欢谈论女孩，哪个女孩是当之无愧的厂花，哪个女孩清纯可爱，哪个女孩漂亮性感，大家谈得唾沫横飞，争得面红耳赤。要是厂里又招了一批新员工，大家自然是把目光对准那些漂亮的女孩，漂亮的女孩是新鲜的花朵，对他们有着致命的吸引力，是宿舍里永久不衰的话题。孟非总是置身事外，从不参与，他们觉得他有点奇怪，血气方刚的男儿，哪有对女孩不感兴趣的？

孟非没料到小蒋会突然拉开他的床帘，他拿着画像的痴迷模样让他抓了个正着。小蒋一把抢过他手中的画像，说：“这是谁？哪来的大美女？”

孟非脱口而出：“这是我心上人。”

小蒋带着一副恍然大悟的口吻说：“怪不得你从不参与我们的话题，原来是早就抱得美人归，快快如实招来，她在哪里上班？怎么从没听你提过？是不是怕我们把她抢

走？别那么小气，改天把她带来我们宿舍坐坐。”

孟非犯了难，说：“我也只在梦里见过她。”

小蒋有些迷糊，说：“你说的什么意思？我没听懂。”

孟非只好如实道来：“我最近老梦见她，便根据她的样子画了下来，我希望有一天能真正见到她。”

小蒋忍俊不禁，说：“这么说，你是喜欢上了你所梦见的人，她根本不存在呀，你认为自己梦见的人能在现实生活中出现吗？那是天方夜谭。”

孟非却坚定地说：“我觉得能，只要我去寻找。”

小蒋正色道：“这是我今年听过的最好笑的笑话，我劝你还是死了这条心吧！这件事我替你保密，否则别人把你当神经病。”

三

芒果花开的时候，孟非经过芒果树下，想起他来到这个城市，喜欢过一个女孩。他们认识的那天，芒果沉甸甸地缀在枝头，一个挨一个，让人见了就忍不住想要摘一个来尝鲜。当时她就是抱着这样的想法，无奈她个子娇小，树太高，根本够不着，伸长手跳起来，着急又懊恼的样子实在滑稽。孟非正好经过，就有意帮她一把。只见他如一只灵活的猴子，几下子就蹿到了树上，一眼瞅准一个个大的，一把摘了下来，然后直接从树上跳了下来，整个动作一气呵成，让她惊讶得长大了嘴巴。这时他才发现这棵树上有个

牌子写着偷一罚十，他看看四下无人，赶紧拉着她跑了一小段，确定到了安全地带，才把芒果双手奉上。

“还有点生，估计要放几天才能吃。”他提醒道。

“谢谢你！我不能要，这是你的劳动果实。”女孩连连摆手。

孟非急了，说：“我是特意帮你摘的，你不能说不要。”

“那真是太感谢你了！我就恭敬不如从命。”女孩欣喜地接过了芒果，动作却是极其轻缓，像托个婴儿，生怕捧着。

“下次如果有缘在这里遇到，我再帮你摘。”孟非转身就走。

她的声音从他的背影穿过：“我叫芦苇，湖南人，在全一电子厂上班。”

他停住脚步，扭头说：“我叫孟非，贵州人，在岩七制衣厂上班。”

也许是两个人都有所期许，他们没有约定，却仍是在那棵芒果树下重逢了。与其说是巧合，不如说是刻意。因为都想再次遇到对方。孟非一次次冒着危险给她摘了芒果，直到有一天被人发现，他们才转移了约会地点。不加班的夜晚，他们会约在一起去外面逛逛。他边弹吉他边唱歌，芦苇听着他充满磁性的嗓音，满脸崇拜。他第一次唱歌给她听，她忍不住亲了他的脸，他从未和异性如此亲密过，不禁脸发烫。他们一起去溜冰，逛公园，已不满足于做普通朋友，很自然地牵手，成了一对情侣。身处异地他乡，两个人因有了爱情把苦涩转化成了甜蜜。

有些商场为了吸引人气，会搞歌唱比

赛，孟非积极参加，卢苇碰到了也会给他报名。得了名次会拿到一些奖品，电风扇、光彩100口服液等等。当他唱歌的时候，看到打工仔打工妹们开心的笑脸，并为他鼓掌，他心里就有说不出的满足感。

不到半年，卢苇就提出分手，临走时说：“孟非，你太不务实了，你不觉得一个打工仔要当歌星是异想天开吗？我跟你在一起这么久，没听你说过要去学点什么，我怕我以后跟你在一起没有生活保障。”

别人嘲笑他就算了，连自己的女朋友都不能理解，从此他的世界孤独依旧。他再也没想过找女朋友的事，想着自己也许就一个人到死。直到仙女出现，才重又点燃了他内心的激情。

四

孟非站在中国好声音的舞台上，面对台下的导师和观众，他全情投入地演唱他自己作词作曲的歌曲《梦中人》，导师一个个为他按了灯，观众们纷纷站起来为他鼓掌。导师们个个向他提问，他痛哭流涕地诉说自己作为一个打工仔追求歌星梦的种种艰辛，还说了无法与梦中人在现实生活中相遇的无奈，连导师和观众都跟着他一起流泪。他是在手机上看到这个比赛，每期必看，替选手们捏了一把汗，就好像他站在台上。他喜欢的选手晋级，他会高兴得跳起来，如果落选，他会气得跺脚。有工友叫他有胆去参加这个比赛，如果真能成为歌星，会给他竖大拇指。他想都没想过，这一天真能实现。几个导师开始抢他，为他争论不休，最后决定

权在他，他选了自己最崇拜的刘欢。刘欢给了他一个大大的拥抱，并拍了拍他的背。

他向导师和观众挥挥手，志得意满地往后台走去，快乐得飞了起来，然后轻轻飘落，踩在了软绵绵的草地上，他环固四周，这儿是一座花园。仙女从拱形花门处钻了过来，他们一起被簇拥在各种各样的鲜花中，无数只蝴蝶飞来飞去。今天仙女穿的是一条缀满了花朵的粉红曳地长裙，提着个花篮，真是美得让人头晕目眩。

“你今天晋级了，开心吗？”仙女说着，递给孟非一瓶神仙水。

孟非喝下神仙水，顿觉神清气爽，无比畅快。“当然开心，这是我生平以来最开心的一天。”他难掩兴奋之情。

“无论你做什么，我都支持，希望你能助你实现梦想，我看好你，你一定能马上就红遍大江南北，到时候，你想要什么有什么。”

难道真能一步登天，彻底摆脱目前的生活？接下来，他将出唱片，走上各种各样的舞台，走到哪儿都前呼后拥，大街小巷都是他的歌声，甚至可以开个人演唱会。想到这些，孟非激动得想抱住仙女亲一口，可想到男女有别，只好拼命压下内心的想法。

镜头一转，在一五星级酒店里，正在召开孟非新专辑发布会，主持人请孟非演唱了主打歌《梦中人》，并一一答记者问。他口若悬河，和平时判若两人。仙女来到了他面前，他向大家介绍《梦中人》这首歌的原型是她，她也是MV中的女主角。记者们看见她倾国倾城的美貌，忍不住“哇”了一

声，像潮水一样涌向了她，无数话筒对准了她，他们挤作一团，越来越乱，以致于孟非被挤得摔了个四仰八叉……

“到钟了！到钟了！”随着指导工的声音越传越近，孟非抬起头揉了揉眼。仙女呢？一大群记者呢？抬目望去，根本不存在，呈现在面前的仍然是制衣车间。十点钟休息十分钟，大家都趴在电车上睡会儿，就这一会儿，他又做了美梦。他踩电车踩得呜呜响，好像真的可以离开这儿，当上歌星了。

五

孟非能够感觉到，白荷对自己有意思，毕竟他也经历过爱情，来自异性的一个眼神，他就能明白其中的意味。她总是在车间见缝插针，找机会和他聊天，在饭堂也不避嫌，坐在他对面，他有时躲在角落，她也总能找到他。他总是想方设法疏远她，不让她靠近。白荷是个心高气傲的女孩，作为厂里公认的厂花，明恋她暗恋她的男孩不知有多少，她甩都不甩一眼，唯独喜欢孟非，孟非一表人材，浓眉大眼，高大威武，她进厂那天一眼就认定他是她想要的男朋友。可孟非也不知怎么回事，对她不冷不热。

白荷加快了追求的脚步，她怕被别人女孩捷足先登。她公然跑到孟非宿舍去帮他洗衣服，星期天还要洗床上用品。容不得他拒绝，她总有法子威胁他。他的室友们羡慕得眼珠子都快掉出来了，纷纷夸他上辈子烧了高香，被如此漂亮的女孩倒追。他们不知道，他梦中的仙女可跟“神仙姐姐”刘亦菲

媲美，要是他们知道了，一定嫉妒死。他不能告诉他们，说了也不信。在室友们一再催促他买拖糖时，他觉得不能再拖下去了。

趁白荷到楼顶给他晾床单的机会，他跟了上去，说：“白荷，我请你不要对我这么好，我不值得。”

白荷双眼含笑：“我喜欢你，为你做什么我都愿意。”

“但是我不喜欢你。”

白荷的动作停了下来，说：“孟非，我哪一点不好？你为什么不喜欢我？我是不漂亮还是不温柔？我上初中就有男孩子给我写情书，一直到现在，追我的人就没断过，但我只对你有感觉。”

孟非说：“你什么都好，是个千里挑一的好女孩。”

“那你为什么不喜欢我？你必须给我个交待。”白荷咄咄逼人。

“我已经有心上人了。”

“她是谁？你把她叫来，我要和她公平竞争，如果她确实比我好，我自动退出。”白荷瞪大眼睛，双手叉腰。

孟非笑着摇头道：“你和她永远不可能见面。”

白荷说：“为什么？她是谁？在哪里？你告诉我，我可以去找她。”

孟非不知如何启齿，但这事不说清楚，白荷不会善罢甘休。他说：“她在我梦里。”

白荷逼近孟非说：“你说清楚一点。”

孟非说：“我总是梦见她，并且爱上了她，在我心中谁也无法替代她的位置。”

白荷说：“她是你暗恋的人？”

孟非说：“不是，在现实生活中我从未见过她，但不知为什么她这半年总是出现在我梦中。”

白荷一听就乐了：“根本不存在的一个人，我还以为我有一个情敌，我看你还是乖乖跟我在一起吧！”

“不可能的，我不能耽误了你。”

“你真傻！也很可怜，我要拯救你。我们年龄都不小了，我有时甚至会想，以后我们结婚是什么样子，我们会生几个小孩。”

孟非难以想象那样的生活，他没有任何思想准备，再说，以他目前的状况，给不了任何女孩幸福。“别，请你不要再来打扰我，否则我只有离开这里。”

“孟非，你会后悔的。”白荷眼里蓄满泪水，丢下这句话跑了。

多好的女孩啊，如果没有仙女，他娶了她也一定会很幸福。孟非只能在心里对她说声对不起。

面对这种局面，孟非心里也憋得难受。躺在床上翻来覆去，迷迷糊糊中，他又如愿见到了仙女。他说：“今天我伤害了一个女孩。”

“你不应该伤害她。”

“我爱上了你。”他说：“我好希望你能跟我回到现实生活中。”

“那是不可能的事。”

“我要向你证明，只要想，就一定能做到，我想带你去宿舍见见我的工友们。”

“可以。”

下一秒，他们来到了宿舍。室友们对他投以羡慕的眼神。他说：“向大家介绍一下，

这是我女朋友。”

“太漂亮了！怪不得你连白荷也看不上。”老吴说。

“孟非，你真有艳福。”小蒋说。

“小蒋，我跟你说过她是存在的，我没骗你吧？”

小蒋点着头说：“这回我信了。”

“孟非，我要走了。”仙女说。

“你先别走。”下一秒，仙女不见了，孟非醒来，看见小蒋他们在床边，“仙女呢？”

“你又做梦了。”小蒋叹了口气，示意大家散了。

奇怪，刚才明明仙女站在宿舍，大家围着她看，他以为这次一定是真的，她从梦里穿越到了梦外，哪知还是一场梦！

六

孟非并不满足于和仙女在梦中相会，他想要一个有血有肉有思想情感的女子。他还去报社求记者帮他刊登寻人启事，刚开始人家还对他客客气气的，一听他说了事情的来龙去脉，笑容僵在那儿，有点哭笑不得。

“对不起，你这个寻人启事我们实在没办法登，你另外再想办法吧！我很忙，就不陪你了。”记者下了逐客令。

“求求你，你们记者神通广大，一定有办法，我真的太喜欢仙女了，我不能没有她。”孟非苦苦哀求。

保安走了过来，记者跟他耳语一阵，保安说：“请你离开，不要影响大家上班。”

孟非突然六神无主，说：“我不走，我相信你们一定可以帮我想办法。”

保安叫来另一个保安，一起将孟非架了出去，并丢下一句：“神经病！”

星期六晚上，为了寻找到仙女，孟非拿着仙女的画像，印在寻人启事上，在照相馆复印了一千份，到处去张贴。他的寻人启事与众不同，人家会交代清楚身高、穿着、特征，因什么原因、在何处走失等信息，他只要找到跟画像上长相一模一样的女孩即可，并注明重金酬谢。

自从梦中遇到仙女，孟非无论去哪里，眼睛都不放过任何一个人，就是希望能突然在人群中发现她。

有个女孩来找孟非，说：“我就是你要找的人，说吧，你要给我多少钱？”

孟非盯着她看，直看得她心里发毛，然后冲她吼道：“你是在侮辱我的智商吗？你哪一点像她？回去好好用镜子照照自己。”

那女孩羞红着脸，哭哭啼啼地走了。

一位老者带着一位少女来了，说：“这是我女儿，跟你画像上的人一模一样，真是有缘，说不定将来你是我女婿呢。”

孟非一看这位少女就发现跟梦中的仙女长相有几分相似，他的心跳加快了频率。谁知，那女孩一把扯住孟非的手臂说：“我不认识他，他是准备把我拐卖到山区去，看见你贴的寻人启事，想先从这里捞一笔钱。”

老者说：“你不是不能说话吗？”

女孩说：“我骗你的。”

老者听了想跑，孟非一把抓住那位老者，对保安说：“快报警，他是人贩子。”

警察很快赶到，将老者和少女带去派出所接受调查。

保安同时还打了报社的报料电话，记者来采访，正好是在报社接待孟非的那位记者。他跟在孟非后面，说：“你今天真是立了大功，今天抓住的那个人贩子交代了他们的团伙。”

“这些跟我找仙女一点关系也没有。”

“你的仙女还没找到啊？”

“请你不要跟我这个神经病说话好吧？”

孟非呛得记者脸上青一阵红一阵。

七

因为心中那份热切的希望，孟非上班把电车踩得呜呜响，工作最积极。这份工作不是他喜爱的，却是他赖以生存的，不努力工作，找到仙女了，他该如何面对她？是仙女也要吃饭的吧！到底她吃不吃饭，他还真没问过。一晃几个月过去了，寻人启事贴了几百份，来来去去的人有几十个，可真正的目标人物始终没出现。

小蒋语重心长地说：“我劝你还是放弃吧！哪里可能找到跟你画上一模一样的人？世上都没有两片同样的树叶。现在大家都在笑话你。”

孟非说：“由他们笑去吧，我的事，他们不懂。”

小蒋说：“话又说回来，即使有这么一个女孩，也只是长相一样，并不是你梦中那个人。”

孟非的眼睛发亮：“万一她在这个世界上存在，也像我梦见她一样梦见了我呢。”

“你真是越说越离谱了！”小蒋连连摆手，说：“你应该实际一点，不要再为了一

个虚幻的人伤神费力，想想以后该怎么办，想想你的家人，他们还需要你，尤其是你的爸妈，他们肯定希望你有正常的恋爱，结婚生子，早日抱孙子。”

“我找到仙女，就是为了跟她永远在一起，我要是把她带回老家，估计方圆几十里的人都会羡慕我。”

“你病得不轻！”小蒋摇摇头，走向宿舍楼。

此时彩霞满天，天空像被火烧着了似的。仙女迈着轻盈的步代，满面笑容地向孟非走来。孟非屏住了呼吸，不敢相信她真的会出现，而且是在他快要绝望的时候。他掐了自己一把，感觉到痛，确定这不是梦。他实在太想念她，将她扯进自己怀里，她身上的馨香飘进鼻孔。她是真真正正的一个人，他分明感觉到她的呼吸，她的体温。

“这次不是梦吧？”他还是不确定，向她寻求答案。

仙女说：“不是。”

孟非流下热泪：“我说过，你一定能穿越到现实，但是，所有人都不相信我。”

“我知道你在到处找我，所以我来了。”

这时他们周围围满了人，忍不住夸奖、赞叹，孟非快乐得想飞，他捧起仙女的脸，把自己的嘴唇贴在她的嘴唇上，深深地吻她，她的嘴像花蜜一样甜，真不愿停下来。不知谁带的头，大家一起鼓掌，欢呼着，还有人打着口哨。突然，他感到一阵清风吹过，他们的脚离开了地面，腾空而起，他生怕掉下去，吓得脸红耳赤，惹得仙女咯咯直笑。下面的人离他们越来越远，直到变成一个个小黑点。他们飞到了第一次碰面的那片森林，最后停留在那棵大树上。

“你愿意跟我一起在这里生活吗？永远。”仙女盯着孟非的眼睛。

“就我们两个人吗？”

“是。”

孟非想起自己远在故乡的家人，不知该如何作答。



作者简介

郭霞，四川人，1982年出生，1996年南下打工，1998年开始写作，在《天涯》、《作品》、《诗刊》、《散文·海外版》、《广州文艺》、《芳草·潮》等杂志发表文章。

巫女河

/ 马大勇

又一个新学年开始了，绿茵葱茏的大学校园里涌进了很多新生，到处是欢声笑语。

我在新生接待处工作，接待一个又一个新生。一个清脆的声音响起来：“老师好！我是历史系的新生！”我抬起头，看见一张朝气蓬勃的少女的脸庞。我笑着说：“欢迎你！新同学！”接过她的录取通知书，给她办手续。办完手续，她说了一声：“谢谢老师！”转身要走。就在这时候，我看见在她的头上，有绿光一闪！

我仔细一看，啊！几乎惊叫起来。

在这女孩的头上，浓黑的头发挽成一个发髻，上边插一支银白色的雕刻着细致花纹的银簪！

我又见到了这一支银簪！我仔细地看看这位女生，她有点奇怪，被我看得脸都有点泛红了。

我忽然发问：“你，可是从巫女河来的？”

女孩被我问得怔住了：“是，我来自那里。老师怎么知道那个小村庄？”啊，我

怎么能不知道呢？都多少年了，可我忘不了的。

很多年前，我是一个青年，我参加了工作队，去一个小山村驻扎，开展工作。和我同行的是矮矮壮壮的工作队何队长。

走了半天，我们来到了那深藏在一个山谷间的小村庄。一座座木楼掩映在绿树下，四边都是田。一条河流在山谷口流过，水很浅，但河床很深很宽。河床边垒着一道土堤。

当晚，我们在房东刘大爷家里住下。刘大爷摆出腊肉，自家酿的米酒，款待我们：“你们来帮我们工作，我们欢迎！来，喝！”于是我们端起酒杯，痛快的大喝起来。我们喝得都有点醉醺醺的。我忽然想起一个问题，便问刘大爷：“这村庄山明水秀，可是有一个古怪的名字。为什么叫巫女河这名字呢？”哪儿知道，我这么一问，刘大爷脸色都变了。低声说：“问这个，你可得小心点，孩子！我们这里就是有巫女，所以才叫这

个名！”

“巫女？”我奇怪得睁大了眼！

“是啊。是有巫女。在村里住着一家巫女，代代相传。平时村里有人生了病，就是妖魔附体，得去请她们设香案，请神兵神将驱魔，然后给一些药吃就好了。要是有什么水旱灾祸，就请她们来举行法会拜神，祈求灾祸离去，也往往应验。所以人们都很尊敬她们。村庄也就得了这个名字。

“什么，什么，这村里还有巫女？这是封建社会的垃圾！！”何队长听了，几乎蹦了起来。

“那不是呀！这巫女也是为我们老百姓办好事的，可不能说是垃圾呀！”刘大爷急了。

何队长冷笑一声：“哼！”

第二天，我们就扛着锄头出门干活。走在街上，刘大爷忽然推推我，低声说：“快，快让路！看，她们就是巫女！”

我看过去，不禁怔住了。那是个老妇人，和一个女孩，肩上都背着满满一筐红薯，穿一身朴素的黑布衣裳。那老妇人满脸皱纹，步履蹒跚，那少女的容颜却那么美丽，俊俏，肤白如雪。乌黑的头发挽成发髻，上边插着一支银白色的长簪子。

她怎么会是巫女呢？

我正在发怔，刘大爷已经一把把我和何队长拽开，让这老妇人和少女与我们擦肩而过。然后低声说：“我们别接近她们！她们是通神召鬼的人，身上也许有鬼魂的，哪怕碰到了她们的影子都不吉利！我们离不开她们，却又不准接近她们，平时有事才去找她

们的！”

“是吗？那她们结婚怎么办？”我半开玩笑地说：“没人敢娶？那怎么有孩子？”

刘大爷把声音压得更低了：“是呀，她们嫁不出去的。只有把人家刚生下来丢掉的女孩捡来当女儿，养大了再教她巫女的本事。像那女娃，就是被捡来养大的！”

“这什么乱七八糟的！”何队长皱紧了眉头。我也说：“这真是迷信！我们不信这些！”

“别！巫女能叫你死，也能叫你活！千万别去招惹！”刘大爷摇着手。何队长一听就发了火：“混账！”把锄头往地上一扔，叫道：“我们工作队就先扫平这个封建堡垒吧！”

“嘘——”何队长吹着哨子，把工作人员们都集中起来，全村的人都集合起来，威风凛凛向着巫女的家走去。

前面是一幢二层木楼，十分整洁，与村里人家相比没什么不同。只在客堂里陈设着一条红漆木桌，上边放着青瓷香炉，果盘和花瓶，供着水果鲜花，香烟袅袅。墙上供着一幅彩画，画着一位慈眉善目的女神，因为长期烟熏火燎的，已经看不清楚了。

“老巫婆！出来！”何队长大喝一声，震得人耳朵呼呼作响。那老妇人和女孩从里屋走了出来，一看这阵势，脸唰地白了。

“听着，我们工作队今天专门来扫荡你们这么一个残渣余孽！”何队长一步跨过去，把那瓷香炉举起来，砰地一下砸个粉碎，再一脚踢倒了那张红漆木桌，喝道：“今后，只准你们在监管下老老实实劳动，

不许你们再胡搞，否则就拉你去各村游街示众！听见没有？”

那老妇人和女孩瑟瑟发抖。女神彩画被扯下来，丢在地上。“啊！”老妇人惊叫一声，扑了过去：“这是我们的祖先！不能丢！”

“一边去！”何队长一把推开她。老妇人打了一个趔趄，栽倒在地上，脑袋重重磕在门扇上。女孩骇然大叫，抢过去抱住她。

女神像被一把火烧了。女孩默默地用一双漆黑眸子望着村民们，但没有一个人敢出声。

以后，我就经常能碰见那女孩。老妇人受了那打击，已经离开人世了。她在田园里锄地，她在水井边挑着木桶打水，她整天忙着，孤单单地忙着。仍然没有人敢接近她，只有工作队员们冷冷的目光监视着她。我心里不禁泛起一缕说不清的情绪，想和她说话，但是她看见我，总是和看见别的工作队员一样躲了开去。

这天傍晚，我在山上的梯田里干活，把高高的杂草锄掉。我忙着，不觉身边已经是暮霭茫茫。忽然，我听见一个低沉的说话声：“这里没人！你就乖乖地从了我吧！”

“哼！做梦！”是那女孩愤懑的声音！我拨开杂草，往前面看，只看见那女孩立在草丛里，前面有一个阴暗的男人的身影，一步一步地向她紧逼。忽然，那男人猛地扑了过去！

我大吃一惊，正要过去帮忙，只见银光一闪，那女孩已经迅速地拔出头上的银簪子，满头的乌发披散下来。她低喝一声：

“不许过来！”把银簪子一挥，阴暗中，我只看见那男人低声惨呼，倒在地上！

然后，那女孩握着手中滴血的银簪子，走到一道溪水边，仔细地在水里擦洗干净，又把乌发一挽，插在头上，匆匆往山下走去。

这山村里整天有赶不完的活，吃的又差，我终于支持不住，有一天忽然病倒在床，高烧不退了。何队长把我送到了工作组里的一个赤脚医生开办的医疗室里，打了几针，也不顶事。我昏昏沉沉听见赤脚医生在急促地说：“这种病只怕……”

接着是一阵阵痛苦的折磨，我好似被放进火炉里烘烤一般难受。我很快半昏半醒了。我隐约听见那刘大爷低声说：“我们是没办法了，只有请你来了。”

一张秀丽的脸在摇曳的烛光中低垂下来，默默地观察着我，然后又拉起我的手把脉。一个女声在低语：“这是急症啊！赶快治疗还能好！”“那你快来救治吧。”刘大爷说。

那女声在絮絮低语：“我怕，怕他们说搞迷信，拉我去游街。”

刘大爷喃喃地说：“这可怎么好啊，年轻的小伙子，家里爷娘不得急死啊。”

“唉。那我来吧。我来吧。”那女声中包含着深深无奈和委屈。然后，在烛光里，我看见一个窈窕身影，手中抓来了一大把草药，在药钵里捣着。一口口药汁注入我的嘴里。充满我的全身。我半睁的眼睛看着她，看见她把头上的银簪子拔下来，她的发髻散开，黑发缕缕散满了全身。女孩俯下身，

用簪子在我身上，胸前不断地滚动着，划着，露出一条条血痕来。然后她又捣了些药糊，用一块布包了，贴在我的额前。我觉得全身凉飕飕的，出了一身大汗，立刻清醒了不少。

“好了，他没事了。”女声低低地说道。她把簪子一擦，又把头发一挽，插上簪子，然后一转身，默默离去了。

第三天我已经可以起床了。我在田野里走着，找到了她，她正在默默地耕作。我走到她身边，她抬起头，吓了一跳。我郑重地说道：“我是来道谢的。谢谢你！”

她望着我，漆黑的眸子里泛起了无尽的喜悦。她点点头：“嗯！”

从此我们常常在一起干活。我根本不会干农活，锄地会把禾苗锄断，浇水会把全身都浇湿。她抿着嘴笑，手把手地教我怎么锄地，怎么浇水。我们累了就坐在草地上，默默对视。

“你叫什么名字？”我问她。

我叫小漩。因为我妈妈看见我的时候，我正被绑在一块木板上，在河里漂，眼看就要下沉到漩涡里。我妈妈赶快把我捞上来，抱进了家……

“你们，都是民间医生。可怎么也是巫女呢？”我小心翼翼地问。

“啊……不，我的祖辈是巫女，人家都说我们能够通神召鬼。我们世代都嫁不出去。只有守在家中。可是我不是，我不是的。我不是陈旧的残渣余孽！我不愿被人监视劳动，我也要和平常人一样生活！要成家！……”

“嗯，只要你不是巫女，不和神魔鬼怪缠在一起就好。我喜欢你。”我放心地说。我们相对而望。我伸出了手，抱住了她。她颤抖了一下，接受了我。

一眨眼过了好几个月，我们已经离不开了。

转眼到了夏天，正是雨季，可是今年雨水少，一天天都是大晴天，村头的河流里水都要见底了。人人心里都着急。到了六月末，天气又闷热异常。人们热得只好躲到树荫下。黄昏的时候，我和小漩在小树林里坐着。小漩没有心思和我说话，她只是默默地眺望着天空。天空中横着长长的紫色光，西边的太阳往下落，乌云翻滚。她看了半天，又把视线投在周围的树木上。树上，有一队队的蚂蚁匆匆往上移动。树杈上有成群的鹊鸟在翻飞，鸣叫。在溪水边，老鼠成群结队地乱串，小水蛇浮出洞口，不停地游动。小漩默默地观察着，脸色郑重。我惊讶地问她：“你怎么了？”

“要下雨了，下暴雨。”小漩严肃地说。

“下雨，是好事啊……”

小漩摇摇头，什么也没说。

第二天就下雨了。倾盆大雨如箭一般射下来，四边一片昏暗。电闪雷鸣，整个山村在雷雨里颤抖。下了整整一天一夜的雨。

等第三天早晨，雨好不容易渐渐停歇，村庄里已经进了齐膝盖深的水。工作队何队长吹着口哨在呼喊：“全村干部群众注意啦！河水暴涨，威胁堤防，我们赶快集中，拿上工具，去保卫堤防！”

全村的男女老少都编成了队伍，来到了

村口的土堤上。

啊！那一条清浅的小河，如今已经是涨得满满的，哗哗地流荡。那土堤此刻显得那么单薄。全村的人立刻分头行动，有的把一条条麻袋装满泥土，迅速在堤上筑起了堤。有的把大块青石丢到土堤下加固堤基。何队长站在一块大石头上，高兴地挥着手：“胜利是我们的！”

可是，河水越涨越高，四边的山涧水都聚在河里了！汹涌的浪花不停地拍打着土堤，一尺尺地上涨！

小漩注视着这汹涌的河流，脸色变得越来越凝重。她找到何队长，大声说：“队长，快叫大家撤下来吧！这河水还要上涨，这道土堤保不住了！土堤要垮了！”

“什么？撤下来？那这堤防怎么办？村里的国家财产怎么办？”何队长大声喝道。

“现在不是保护堤防的问题，是要救人的问题！人比什么都可贵！”

“住口！你这个小巫婆，再敢乱说，我就不客气！”

我见何队长满脸愤怒，赶快把小漩拉开。

这时候土堤已经多处渗水，何队长不断地命令：“快，快堵！”

土堤上人来人往，热闹非凡。何队长兴奋地说：“我们，一定会获得最后的胜利！”

然而这时候，河水已经涨得更高了，只有一尺就要漫过土堤了。

我忙着挥锹挖土，不知道什么时候，小漩已经离开了我的视线。忽然，一个凄厉的声音响起来：“嗨——你们听我说！听我

说！我是巫女，我要请女神下界了！”

人们一起抬头望去，全都吃了一大一惊。我也惊叫起来。小漩！小漩怎么成了这样了？

小漩屹立在土堤上，她的黑布衣裳外扎了一条彩色绣花的裙子，垂满了花边流苏。她左手里举着一面圆圆的羊皮大鼓，鼓上也画满了太阳月亮和花朵等花纹。她右手把头上的银簪拿了下来，披散了满头长发，衬着她的雪一样白的脸盘，更显得诡异。她的眼睛直直地瞪着人群，用簪子蓬蓬地敲了三下鼓，叫道：“我是巫女，你们看着我，看着我！”

巫女要请神附体了！刘大爷和村里的许多人一起惊喊，都向她看过去。

“是的，我要请神！女神，女神下降啊……”小漩直着嗓子叫着，念起复杂的咒语。她脚下踏着舞步，用簪子敲起彩画神鼓，越来越急地舞起来。她的一缕缕发丝飞洒，裙子上的彩色流苏一缕缕飘拂，就像一个急速的漩涡。她舞着舞着，直到精疲力尽，倒在地上，不停地抽搐。众人都看傻了，连我，连何队长也在发呆。

然后她又站起来了，她的脸容变得更可怕了，眼神发直，直勾勾地望向人群，吓得人群都后退都在叫：“女神附体了！附体了！”她忽而又望向奔腾的河流，河水已经涨到离土堤只有半尺高的位置。她好像望到了什么可怖的事情，叫喊起来。蓬蓬的鼓声中，她在叫着：“我来了，我来在这里了！我是女神，我来到下界了！你们听我说，听我说！啊，我看见了，看见了！土堤要垮

了！你们赶快走！我是女神，我来到下界！你们走！赶快走啊！”

“啊！”人群骚动起来，全都丢下工具，往土堤下退去。

何队长回过神来了，气得声嘶力竭地大嚷：“不许当逃兵！回去！把大堤保住！”但是没人听他的，都挤着他往后退。我也被人群拥着，跑下土堤，跑到高地上去。

小漩还在土堤上叫着，喊着，当最后一个人跑下来，土堤上只剩下了她一个时，砰的一声巨响，河水漫过了土堤，土堤垮了！洪水像千万头白色怪兽一般挟着她，冲向村庄！村庄立即变成一片汪洋！

村民们顿时骇然伤心地大叫，望着她的身子在洪水中浮沉！

洪水来得快，去得也快，待黄昏时水稍稍一退，人们就立刻点起松明火把，跳进水里，寻找着，呼喊着。

直到半夜，树林里爆出一片欢呼。找到了！找到了！

她被洪水冲到一片树林里，被一支枝桠卡住了。她身上都是淤泥。奄奄一息，手里还抓着银簪和神鼓。人们赶快把她带到火堆边，她烤着火，渐渐苏醒过来。她口中喃喃地说着什么，一个妇人把嘴巴俯到她耳边，

然后向我望来，说道：“她在叫你呢！”

我默默地走了几步，走近她的身边。她半睁开眼睛，望着我，她的眼中射出了那么多的欣喜。

可是我，我却往后退去。我不敢接近她。

原来，她真的是巫女，是装神弄鬼的巫女。我再也不能接近她了。

她看着我，看着我越退越远。她的眼中的欣喜骤然消失了。她紧闭上了双眼，再也不说一句话。

……………

一转眼多少年了！我从那次洪水过后不久就离开了小山村。后来，我再也没见过她。可是我经常想起她。想起那汹涌的河流。真想不到，今天我又遇见了这支银色的簪子！

我禁不住问那位新女生：“你爸爸妈妈还好吗？”

“好啊！”女生说。

“你妈妈，她……”我想说：“她出嫁了？”又赶忙把话缩了回去。

我知道了，现在是新时代了，再没有什么巫女了。那过去的事情都已经过去，只有这银簪，这美丽的笑容仍然存留。



作者简介

马大勇，生于1976年，广西南宁市宾阳县人，从事插花等传统文化普及类工作。曾发表散文、诗歌等。

散文

蓬头稚女乱翻书

/ 范雨素

童年，放学了，我有时跟着村里的大哥哥大姐姐在地里割猪草；有时，在我的大伯家里玩耍，写作业。大伯父年轻时，是国民党将军李朗星的秘书，叫范克家，和我的堂伯父范克国被抓壮丁，拉去当兵。堂伯父范克国跟着张自忠将军抗日，死在了湖北监利的抗日战场上。我的曾祖父是私塾先生，大伯父是私塾先生的孙子，是读过书的人，这在当时的部队是少有的，被选拔当了李朗星将军的秘书。1940年5月20日，日本侵略军第39师团223联队侵犯襄阳，李将军令家乡的子弟兵在唐门石洪山头一带阻击，击毙日军队长神崎哲次郎大佐的300余日兵。后来，李将军去了台湾，见到了蒋介石，蒋问，“你的兵呢？”跟随李将军打仗多年的家乡子弟兵都留在故乡建设新中国。李朗星听了蒋的问责，羞愤自杀而死。大伯父在当

秘书时，掩护过地下党，解放了，地下党安排大伯父在供销社上班，是国家职工，大伯母在村里种地，大伯父的一生云淡风轻。

我上小学时，大伯父已经50多岁了，因轻微中风病退在村里。

我在大伯父家写作业，因懒，写字乱画，画得比鸡爪还难看，大伯父从不说我一句，还拿着闹钟计算，我一分钟能写多少个生字。写完了字，我就在大伯父的家里看电影海报。大伯父家的大堂哥是在电影院上班。大伯父家的墙上、顶棚上都贴着电影海报。每张海报上都配有故事梗概和图片说明。贴在天花板上的，我看不清字，就搬个板凳放在大伯父家的饭桌上，然后站在板凳上看。大伯父总是颤巍巍地站起来，帮我扶着凳子腿。大伯父对我很好，很爱我，但他已离开我很多年很多年了。

我的父亲也当过兵，父亲在部队上的军校，后来在厦门前线修了7年飞机。就是金门战役的厦门前线。后来负伤做了农民种地。

我们小时候，家里很穷，大多时候吃红薯，偶尔吃一回馒头。我是个穷人，却有富人的风度。我吃馒头要剥馒头皮。父亲耐心地一点一点帮我剥馒头皮，从不说我一句。最后，他把剥了皮的馒头递给我，他把馒头皮吃了。

父亲离开我很多年了，他很爱我，我经常在梦里看见他。

我在9岁那年，看了在兰州上大学的堂哥带回来的《读者》杂志，里面有一个故事是《哲学家如是说》，是讲希腊科林斯的，说第欧根尼什么也不干，每天睡在垃圾桶里，可是还是有很多人尊重他，听他说话，连大帝亚历山大也来到他的面前，向他表达敬意。我觉得做这样的人太幸福了，不用写作业，不用割猪草，不用放牛，还受人尊重。于是，我在9岁时便有了理想，要当个中国的第欧根尼。

成年后，我来到了北京，把日子过成一地鸡毛，一塌糊涂。穷得响叮当。我用童年的理想鼓励自己活下去。既然选择了做第欧根尼，那就要不惧贫穷，不惧困难，不慕荣利和富贵。

后来，我成了网红，很多人好奇地问我，为什么不借此机会发大财？可是，我童年的理想、童年的意识是要做第欧根尼呀。我只想躲在城市的一个角落里，一个垃圾桶里，默默地活着，只要饿不死就行了，我不

想违背自己童年的理想。宇宙广袤，什么样的生命都具备，我只愿按照自己的生活方式活着。

大伯父家里的电影海报一年换一次。我的童年看了很多很多的电影海报，记得住好多电影的名字。记得，家人看到《城南旧事》的电影海报时，说我长得和演小英子的沈洁一个样。听了这样的话，我好高兴。

还记得有一次，大哥和小哥看了电影海报的讨论。大哥说，我们小娘娃子（本人）长大了要和李秀明一样漂亮。小哥说，李秀明的漂亮只排第三，小娘娃长大了要和张金铃一样漂亮。张金铃的漂亮是排第一。大哥和小哥对我长大后的颜值怀了很大的期望。可我一直迷惑，他们给人的美貌排名次的依据是什么？大伯父有一套《金陵春梦》，长年累月放在他家的餐桌上。大伯父把那套《金陵春梦》翻成了卷毛脏书，大概是在怀念在国民党部队当兵的日月。我在7岁时看的第一本小说《陈胜》也是大伯父的藏书。

大堂哥在电影院上班，他的房间里有《连环画报》《富春江画报》，这些画报有人像，是我儿时常翻之物。

我还喜欢到二伯父家里玩，二伯父家的大堂哥在兰州读大学，二伯父家堂屋的墙上贴满了大堂哥写在红纸上的名人名言。比如，“你想成功，你就能够成功。你想得到什么，你就能够得到什么。”这是卡耐基说的。二伯父家里有大堂哥从兰州带回来的杂志，有《读者》创刊号的好多文摘。我在二伯父家看了《卡耐基传》和好多期《读者》。

大伯父、二伯父、舅舅家、我家，我

们四家的房子连着房子，我在舅舅家里看的书是最多的。舅舅家里的大表姐上了两年半的小学后，因羡慕她同班辍学的小伙伴不上学，每天在教室门外放猪，看起来好自由，还不用写作业。于是，大表姐一言九鼎，说自己也不上学了。大表姐为了表示自己是个守信用的人，任凭舅舅和舅母好多次把她抬到教室里去，也死活不上了。大表姐虽然接受的学校教育少，但无师自通，会看一本一本砖头厚的小说。大表姐长得漂亮，脸若门口塘里粉色的藕莲花。脖颈如堂屋里中堂画上的仙鹤的颈子。我看到大表姐就想到了姐姐教我的儿歌：鸡冠花，狗尾草，白鹭对乌鸦。我认为大表姐是朵鸡冠花，是一只白鹭。我从小自卑，自认为自己是狗尾草，黑乌鸦。

我从记事就围着大表姐团团转，希望大表姐的美貌如感冒病毒一样传染到我身上。大表姐身上全是优点，会干庄稼活。干地里活不像别的小孩一样老跑路，而是如将军花木兰一样，一板一眼，精干利索，能从早上干到天黑。大表姐的手如七仙女一样灵巧，任何繁复的毛衣花样，大表姐看一遍，就会织。大表姐有阅读习惯，村里有阅读习惯的男少年、男青年都把书送到大表姐手里。大表姐看的书我全部看过。大表姐看的书有三类，武侠，言情，小黄书。武侠类是金庸、梁羽生、卧龙生……言情是琼瑶、玄小佛、雪米莉、岑凯伦……小黄书是《少女之心》《女谍风云》。大表姐长大后，也非同凡响，和名人雷锋叔叔的侄子结婚了。雷锋叔叔不是普通的名人。我和雷锋叔叔也成了拐

弯的亲戚。心灵手巧、勤劳智慧的大表姐在襄阳城买了4套房。我在成年之后，经常纳闷，我的童年看了好多小黄书，我怎么还如白莲花一样出淤泥而不染，还人品好，且有道德呢。

童年，我还用耳朵阅读。我的小哥是神童，比我大8岁，他长得如男版山口百惠，8岁能背一部《水浒传》，我在襁褓中时，他每天晚上在堂屋里开书场。我种地的大哥只要干庄稼活，就跑路了，然后，拉着刚学会说话的我，大腿一拍，说自己腹内装有5车书，连着说上8个小时。我在知识的轰鸣声中长大。在我长大后，我决定和他们不一样，要和他们有不一样的故事。我看到小哥有本韩树英的《通俗哲学》，我觉得学哲学才是高大上的人。我在少年时期懵懵懂懂囫囵吞枣地看了一套《猫头鹰文库》，但学了哲学之后，总觉得自己脑子不清楚。

百年，也只是流光一瞬，今年，我46岁了，回看30年来我的阅读史，如青梅煮酒，生涩有香气。

（本文原发表于《北京文学》。）

作者简介

范雨素，湖北襄阳人，44岁，目前在北京做育儿嫂。皮村文学小组成员，代表作：《我是范雨素》、《农民大哥》，即将出版长篇小说《久别重逢》。



一个家政女工与中介的斗争史

/ 尘埃

2006年7月24日，我孤身一人来到H市，正式成为北漂一族。

当时是我们县妇联介绍一家天都的家政公司，妇联亮心大姐跟我说，这个家政公司如何如何的好，到了H市还有人接站。因为我没有做保姆的经验，她们看到我一副不谙世事的样子，就又鼓励我说：“别怕，有困难、不好解决的事，可以给我们打电话，由政府出面解决。”仅这一句话，就给我增长了足够的勇气和信心。

本来父亲是不赞同我独自去H市的，但当时由于下岗生活所迫，我只能选择背井离乡。我说服了父亲，背着简单的行李，迈出了北漂的第一步。

坐了20多个小时的火车，伴随着一声凄厉的长鸣，火车缓缓地驶进了终点的H市站。我随着潮涌的旅客走出了站台，家政公司果然来了一名大男孩儿接站。

夏季的天空有点儿像娃娃的脸，阴晴不定，在哗哗的雨中，我还慌乱地摔了

一跤。

到了家政公司，老板是一名中年男子，安徽人，中等身材，体态微胖，四方脸，两只神的大眼睛透露着徽商的精明强干。他给我简单地介绍了一下公司的情况，然后话锋一转，就讲了一些公司的规章制度：上户第一个月的工资要作为押金抵押在家政公司，期限是一年，每个月要交100元的管理费，还要遵守员工管理制度。

接下来，我填写了一张表格，算是正式入职。一个星期之后，我幸运地碰到了家政职业的第一个雇主。当时我比较老实，要了1100元的工资，扣除公司每月的100元，我得1000元。

打工的岁月总是难熬的，更何况我作为一名虚拟的家庭成员，每天24小时生活在一个本不属于我的家庭。

在工作一个月后的一天，经理李少庭开车，与一个比较年轻的女人来到雇主家做回访。做了一些简单的了解后，他问我押金怎

么付，我选择了分两个月付清（每个月500元）。因为我第一次来H市，手头上也没有多余的钱，他同意了，并给我写了抵押金的收据。

为了这1000元为期一年的押金，我中途没有回过老家。即便是我在待岗失业的情况下，也是一个人在H市苦苦地支撑着。每个月，我都是在规定的时间内去公司领工资，一年的时间就在艰难的期盼中煎熬着。

突然有一天，我在雇主家上班，老乡王姐给我打来电话，告诉我从今以后不让雇主往公司账上打钱了，让我直接在雇主那里领工资，并叮嘱我一定要回公司要回我的抵押金。挂掉王姐的电话，我感觉到了事态的严重性，赶紧和雇主说明了情况，匆匆地赶回家政公司。

这短短一年时间里，天都家政公司拓展业务已经发展了三家分部。在天红苑分部，我不得不承受着被加盟商——位年轻的老板刁难带来的委屈。

炎热的夏天，我坐了很长时间的公交车，回去找雇主主要合同。当时合同是一式两份，雇主和家政公司各一份，我们家政员是没有合同的。当我满头大汗地把合同交给他时，他表现得很轻松悠闲的样子，满脸不屑一顾，带着蔑视、嘲笑的口吻说：“其实这个合同要不要都无所谓。”既然是无所谓，你为什么还让我回去找雇主？这句到了嘴边的话，我硬生生地咽了回去。

处理完合同的事，我来到万惠分部，才得知经理李少庭已经多日不见踪影，加盟商也在找他。而我们这些外来的家政员都慌了

神，工资和押金都在李少庭手里。

“山穷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刘姓的加盟商居然把李少庭找到了，并带回了万惠分部。他是被几个壮汉押着回来的，脸上还有伤。李少庭开始给我们退押金发工资。我的押金刚好到期，我很幸运地拿回了属于自己的血汗钱。

但是有好多姐妹就没有我幸运了，由于李少庭所带的资金有限，钱发到一半就没有了。我老乡孟姐的丈夫——于哥的押金就没有拿到，李少庭的理由是：押金不到期。孟姐反驳说：“公司都已经不存在了，还有什么期限之说呢？”可是无论孟姐怎么据理力争，她还是没有拿到属于自己的劳动所得。

接下来，郝、段、王三位老师堵在门口，要我们必须交给她们50元钱，理由是：请找李少庭的加盟商吃饭。但事后据知情人说并没有请，当时这也算是一笔不菲的现金。

加盟商还想逼迫李少庭拿钱，可李少庭却偷偷地跑掉了。李少庭彻底消失了，没有了踪影，加盟商再也没有找到他，拖欠的工资和押金也就不了了之。

再后来，老乡谭姐回老家探亲，还专程去县妇联反映了这一问题，但结局也是无果而终。据说，县妇联给李少庭介绍一个人会收到100元的好处费。

经过这次事件，此后，我分别在几家家政公司签约。由于是初来公司的新人，不了解情况，老师都是把不好干的、没人肯去的单让我去。因为我是新人，是要交服务费的，他们还在我面前讨好地说是特殊照顾

我，当时我还对老师心存感激。可是上户以后，我慢慢地发现了其中的奥秘。

还有一次，我从老家刚到H市，给XX的一家家政公司打电话，问是否有活？接电话的老师很明确地告诉我，马上来公司，来了就上户。当我拖着沉重的行李，疲惫不堪地来到公司时，老师立刻让我交20%的管理费，说交钱就可以直接上户，不用面试，客户人家特别好。

有了以往上当的教训，我看到了满屋子等活的人，我给自己找理由：刚到H市坐火车累了，不着急找活儿，先休息一下。老师却不耐烦地催促说：“你交了钱，到客户家休息是一样的。”见我执意不交钱，老师十分不高兴地数落了我一顿。其中有一位年轻的小老师悄悄地说：“现在的阿姨都不好骗了，她们都很精的。”

其实这个“精”也是在吃过亏上过当以后才不得已“精”起来的。事实证明，我在公司呆了好几天，老师给我讲的那个活也没有出现。后来，有的姐妹私下告诉我，那个活根本就不存在。

在任何一家家政公司都有这样一条铁的规定：交了管理费后，无论是什么原因，是一概不退费的。谈单老师都是老板雇来的，她们挣的都是提成的效益工资。现在的家政人员的工资有两种付费方式：一种简单的方式，客户与家政员直接对接，不需要第三方参与；还有一种方式，客户预付费用，家政员每个月回公司领工资。

家政老师会极力千方百计地向客户推荐预付，比如会说家政公司有一些优惠政策：

客户预付5万元，公司赠送1万元。老师为了让客户提前预付，甚至会对客户说，这样可以对客户人身安全以及财产的保障，也是对家政员工作质量变相的约束。如果客户中途终止合同，不在公司请人，尾款也是不退的。但这一点，老师会守口如瓶，不会向客户透露。

老师还会分别向客户和家政员推销保险，有的家政公司甚至是强制性地购买保险。正常的保险是每一位投保者手里会有一份保单，而家政投保者的保单是统一的，老师的答复是团体购买。投保者手里只有一张买保险的收据，而实际上却看不到保单，保险里面的具体相关内容也是老师口头复述。为了让客户和家政员购买保险，老师对于双方的说辞内容也是不一样的。

目前的国内市场，家政是一个兴起的行业，有很多老板的目光都聚焦在这块领域，只要有人就不难赚到钱。有的公司拓展业务发展全国性连锁，老板雇佣老师来进行员工式管理，老师挣效益工资，这些老师自然就成为老板雇来的剥削工具。同样是打工者，只不过是服务对象略有不同，但实际上却有着本质上的差别。

有的家政公司还扩大经营范围，销售一些商品，他们打着自己公司的品牌，打着服务于外来的家政员的口号，卖一些拉杆箱、背包、衣服和鞋等。

目前的家政市场大概有三种收费标准：按照家政员上户第一个月工资的百分比收费，分别是10%、15%、20%。

但有个别公司20%收费还是有附加条

件的，比如家政员的首单工资是4000元，按照公司20%的收费标准是800元。在一年的服务期限内，如果家政员中途下岗，换一个工资5000元的单，那么要按照规定补交200元的管理费。相反，如果家政员中途换一个低于4000元的工资的单儿，家政公司则概不负责退费，这是地道的霸王条款，不合理要求。

家政人员只是一个外来务工人员，为了谋生，也只能无条件地忍受。

如果家政员在服务期与客户发生矛盾分歧，拿不到属于自己的工资，也只能自认倒霉，公司概不任何责任。老师更不会为了维护家政员的合法权益而去得罪客户，他们会和客户沆瀣一气。

每一家家政公司都欢迎新人，而下户待岗的家政员就会进入冬眠期。如果不想过冬眠，那就要跟老师处理好人际关系，才会有面试的机会。

旧社会家政员被称为：老妈子、丫鬟婆

子之类；现在称为：保姆、阿姨；好听一点的称为：家政服务员。但这只是称谓上的改变，而实际上并没有太大的改变，3000万家政工仍在承受着家政公司各种名目繁多的变相剥削，还有个别客户的刁难。

现在有的个别客户认为：国家规定的法定假只有公务员、企业白领和国企的人可以享受这个待遇，而家政员就是一个没有社会地位的保姆，不可以享受法定假日，而且也不受劳动法保护。

我的问题是：在今天人人平等的社会，为什么这些封建社会的余毒还在蔓延？家政员是否还是一个国家的合法公民？

在H市的家政行业游走了十几年，我深深地体会到了：社会就是一所大课堂，它的生机和陷阱无处不在，它教会了我们很多课堂上、书本上学不到的知识。

（原文《北漂的家政工：十几年来，与中介斗志斗勇》，发于“尖椒部落”。）

作者简介

尘埃：尹晓炜，黑龙江省依安县人原是建筑工程公司，塔吊司机。2000年下岗，为了生存，开始漂泊打工。早在上学时，作文就是班里的佼佼者。儿时的理想是一名作家。但现实与理想总有壤之别。虽然本人一直在漂泊，但是一直没有放下手里的笔。用文字记录真实的生活，点点滴滴融汇一生的过往。在尖椒部落平台发表过多篇作品。有现代诗歌，散文，纪实性的作品。坚持初心不改：我是一粒微若的尘埃，由遥远的天边慢慢的漂过来。来人间惊鸿一瞥，不管路有多崎岖，把一生留下笔痕。只为暮年的那一抹夕阳能够漠然淡定，然后，再默默地回到我曾经的天边。



回忆和父亲在一起的日子

/ 金红阳

北国三月的晨风呼呼地敲打着窗外的玻璃，气候乍暖还寒。屋内静悄悄的，楼外也是安静的。想着明天就要回到南方的老家，给父亲等逝去的前辈清明扫墓的情景来，我思念着离别多年的家，许多儿时的记忆涌上心头，“搅”得我不得入眠。

我想起了小时候曾经和我一起挖猪草的三娃子，想起了每到玉盘似的满月高挂在村庄夜晚的天空，我和玉儿妹妹一起在打谷场上，以掏通的柴垛为屋，扮演新娘新郎入洞房的情境，我笑玉儿笑，小伙伴更笑，天上的月儿蒙上一层薄薄的云雾，慢慢的散开又凸显出它的皎洁。三娃子呢，听说去了南方的一个城里在给人家扫马路，说是也要抱孙子了。玉儿妹妹呢，现在在省府开了一家汽车修配厂，收入丰厚，只可惜一生婚姻不顺……最让我记忆深刻的还是从我家到队里社场的那条小路，还有和父亲在社场里度过的我的童年时光。

我的家乡是地道的丘陵地带，一层层的

梯田从岭下层层叠叠排列着直逼到岭上，像似平缓的梯子。我家住在岭下，宅院的四周围着沟渠，沟渠的水常年流水潺潺，清澈透明。宅上的三间草屋坐北朝南，一亩多地的宅子上，有桃树，梨树，也有柳树，椿树；有鸡，有鸭，有爱犬……我无从知道它的经历，只记得它是父亲的乐园，也是我的乐园。

这条小路就是从这个老宅出发绕过一个菜园，一直向西有二里路的岭上。

岭上地势平坦高爽，不易积水。我们村的打谷场，养牛场，粮食仓库，都集中在这社场里。凡是庄上的一切活动大都在这里举办，记得以前每年过年前开忆苦思甜大会时，庄上的大人孩子全集中在这里，妈让我吃豆腐渣拌红薯叶，我不吃，妈就让我听罗汉大爷讲长征红军吃野菜，吃皮带的故事，生活好了，也不要忘本。

我那时虽然吃豆腐渣拌红薯叶吃得少，但这活动确实触动了我幼小的心灵——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这句话深深的扎进了

我的心里。

父亲就是在这个社场养牛场里给队里养牛。我常常和父亲一起从这条小路上出发，从家里走到社场，又从社场走到家里。一年又一年，小路还是那么长，周围是大片的梯田，小路那头是我的家，这头是社场，在我牙牙学语的时候走在这条小路上，我会问父亲天上的星星为什么不会掉下来呀，地上的草为什么总是薅不败呢？……他总是不告诉我，就说长大了，上学了，老师会对你说的。冬天下雪的时候，茫茫的大雪封住了无边的田野，我和父亲走在小路上，脚下发出咔咔的声响，会看到一蹦一蹦的野兔儿在野地里窜跑，我嚷着让父亲去逮，父亲总是告诉我它们跑得快，我们追不上。夏天的夜晚，我们走在小路上会听到地里无数的蛙鸣，捕捉田野上空飞舞的流萤，这条小路伴随着我一天一天的长大，我也一天一天的懂事起来。

我常常可以帮着父亲牵着牛儿在社屋前的土堆上让牛拉屎尿尿。嘴里不停地喊着从父亲那里学来的话：尿……尿……声音拉得很长很长。手里牵着牛绳还不停地挣着牛鼻子，直到牛拉完屎尿才可以拉进牛屋里。父亲给牛喝完水添上草，然后在外面抽上一支烟，红红的烟火映衬着屋内昏黄的灯光，往往不等父亲抽完烟我就呼呼大睡了。

半夜偶尔醒来，我会听见父亲又牵着牛在外面的土堆上给牛把尿呢。红红的烟火总是叼在他的嘴边，一闪一闪的。

我七岁那年背上书包踏上学屋门的时候，爱美之心也是有的。我可以从父亲那里

把他抽下的烟盒纸贴在屋中家里的墙上，当画看，或者是叠成皮卡摔着玩。不过这些烟大都是家中鸡蛋换的，一个鸡蛋一盒烟，多是九分钱以下的。当家中没有鸡蛋的时候，父亲会在哪里抠出几分钱让我拿到代销点（商店）买上几根抽。

我几乎每天都可以从父亲那里得到一个或者两个烟盒纸。可是有一天我却没有得到，以为父亲忘了给我。那天晚上父亲照常给牛牵到土堆上让牛尿尿拉屎，看不见父亲嘴里红红的烟火点。父亲给牛拴在牛槽里的树杈上，添上草，回到用稻草铺的软软的铺上。父亲拿来铁针拨了拨挂在床头煤油灯的灯芯，牛屋里亮了许多，股股的油烟直直地向屋内散去，靠着挂灯的墙被熏得黢黑。我缩着头睡在被窝里，能听牛屋后池塘里的蛙声和屋内旮旯处的虫鸣。

快睡吧，天明还要上学。我眯着眼睡不着。看见父亲从床头的被子底下拿出烟盒纸，用手折叠了，“哧”的一声响，一个烟盒纸分成两块，一块拿在手里，另一块又叠好放进床头的被子下。然后用手拿了一撮干燥的稻草在手中使劲地搓揉，后又把稻草的碎末捏到裁好的烟盒纸上，小心卷好，对着灯点着，吧嗒，吧嗒的吸上了。那一夜我梦见自己偷了别人鸡窝的鸡蛋，拿着它到代销点给父亲换了一包烟。

天明的时候，父亲让我回家，帮助妈妈烧火做饭，把老师布置的课文背背；下午放学回来，到地里挖野菜青草喂猪喂羊。我看着他拉着牛扛着犁下地了。

我的学校离我家不远，是一所和村部

在一起的地方。翻过一道山岭再过一条小河就到了，大约二里路。东、南、北各有六间窗下是石上面是土坯建筑的淮草房子，呈“品”字型，没有院子，向西的一面对南向北走向的公路。南面的一栋房子就是村部，是单独开门向南的，后面的窗户对着学校的院子。因为我们的操场在村部门前的一块空地上，每到下课我们都会集中到这个地方玩耍。

就在这天下午我透过村部开会的会议室的窗户往里看，烟雾飘出窗外，我闻到烟的香味。想到晚上父亲没烟抽揉稻草沫当烟抽的情景，我真想进去从他们手中讨上几根拿回家给父亲抽。那天下午我顺着开会的会议室的窗下溜了几趟。我想等他们开完会，我要进去拾地下丢掉的烟头，装进口袋里，带回家去。

放学的铃声敲响了。学校里早已经静悄悄的了。夕阳已经下山了。我还守在学校的操场边，眼睛盯着村里开会的地方。那饥饿的拴在树上咩咩叫的小羊和圈里饿的嗷嗷的乱扒圈门的小猪崽，在我脑海里晃动。

散会了。我看见村部的“哈哈”大爷拿着笤帚走进了会议室，我也背着书包进去了，“哈哈”大爷听说我拾地下的烟头给我

父亲抽，也帮忙给我捡。我拾满了两裤子口袋，高兴地走出了校园。

落日的余晖铺满了天空，天色暗淡下来，归鸟乘着习习的晚风落在村边的竹林里，静静地提心吊胆地凝视着身边的一切。

我刚到家，妈妈说：“为什么才回来，到哪里玩去了，猪草羊草没有挖……”

父亲拿起棍子二话不说，就来打我，我撒腿就跑。屁股后面的书包一颠一颠的，我吓得大哭，父亲追上我，我吓得摔倒了，我看到父亲手上的棍子刚要落下的时候，突然停止了，他望着洒在地上从我裤口袋里出来的烟头。问我这烟头是哪里来的，我向他说说明原委后，他连忙抱起我。眼泪夺眶而出，泪珠挂在他的脸上。

那天晚上，他和往常一样给牛圈里添上草料，坐在床头。我看见他还在使劲地搓揉着稻草，没有卷烟抽，嘴里不停地磕着生熟的南瓜籽。我给他拾的烟头，他一个一个摆地好，又撒开。最后全部揉碎，用手攥着又松开。眼睛里噙满了泪水。

从此不见他再抽烟了。

现在，每次回去给父亲上坟的时候，我都要备上两盒烟和黄表纸，一起烧给我那苦命的父亲。



作者简介

金红阳，生于1965年1月，安徽霍邱人，民营企业工作者。爱好文学，皮村文学小组骨干成员之一，有作品散见于“澎湃·镜相”、“有故事的人”等媒体平台。

爸爸的病痛

/ 陈迪桥

2016年的春节回家，遇到了很多想不到的事。其中有两件让我感到特别残酷：一位童年玩伴的母亲因为家人都在外打工，独自在家生活，去世十天后才被人发现；另一位童年玩伴的母亲在我回家的前一天，在干活的途中突然倒地去世了。听说当时她一边哈哈大笑一边干活呢。

而让我最没想到的是爸爸的腿走路开始带点瘸了，这对我来说是个挺难接受的事实，爸爸才54岁呢。54岁对于很多城市人来说，正是年富力强的时候，可是爸爸却有点“未老先衰”了，每天都要吃药。

爸爸是一名矿工，一名非正式的矿工。从我记事起，他就在矿山上工作，挣钱供我和弟弟上学，下矿井是爸爸同辈中多数人的职业，一方面是他们没有多少选择，一方面是做矿工收入相对还可以。他们去的矿山主要分布在河南、陕西、山西、内蒙。过去家里土地主要还是种植粮食的时候，他们会在农忙的时候回家来帮忙。后来普遍种植2~3年一收的经济作物以后，他们就在活干完了或者没活干了的时候回家来。

在我一两岁的时候，爸爸出过一次工伤，左手被压断了一根手指。爸爸的右手小

时候被火烫伤，从此无法伸直。爸爸就用这样一双不完整也不健全的手，辛勤地劳动着。不知道什么原因，这双手还经常炸裂，这双手很粗糙，这双手让人看了很难受，心疼。

我不知道这些年他在外面究竟出过多少工伤。我在镇上读初三的时候，有一段时间很久没有听到他的消息，再次听到他的音讯，就是他的头被矿石打了。当时是小姨告诉我的，我听到就哭了。但那时，他依然在外面没有回来，大概是简单地处理了一下就继续工作了吧。我上完高二离开学校外出打工那年，在深圳又听到一次他受伤的消息，是他的腿被打了。这两次工伤，他都没有回家，我也没有亲眼见到具体什么情况。

爸爸这几年身体越来越不好了，现在的他身上有好几种病：高血压、腰间盘突出、坐骨神经压迫神经线、关节炎……其中高血压是30岁时就已经有的老毛病，也许跟他的成长经历有关，小时候曾经饿过饭。关节炎也好多年了，腰间盘突出与坐骨神经问题都是前年突发的，但应该都是长期从事矿山工作积压下的毛病，煤矿下面到处阴暗潮湿，听他讲其中有一年在山西淋雨特别

多。这些病现在都是长年吃药，而最痛心的是这些病都很难根治，花很多钱也不一定能治好。

爸爸身体上的这些病，现在是我的心病，我不知道自己还能让他重新恢复健康吗？疼，虽然在他身上，我感受不到，但每天看他吃药，就让人觉得难过，我是最讨厌生病吃药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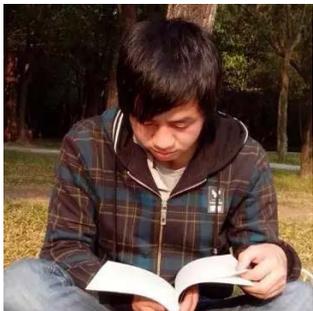
想当初我离开学校就是不想用他的健康换自己的学业，结果为了这一家人的生活，他依然是辛勤的劳动着，工作也没什么变化，并没有给他带去什么改善。现在农村生活成本越来越高，跟城市不相上下，加上我跟弟弟都还没有成家，爸爸还是准备去外地的矿山上工作。虽然我想给他找一份轻松的工作，可是这样的工作收入都太低了，根本没法维持一家人的生活。

像爸爸这样因工而病的人，在我的亲戚中也有不少鲜活的例子。其中最严重的是，在我很小的时候，我们村就有一位叔叔因为遭遇矿难去世了，结果只是得到了一点点赔偿。我的两个姨夫，一个腿曾被矿石打伤过，比较幸运的是治好了；另一个已经患上了尘肺病，现在主要是自费治疗。

我们县有一个乡，已经成为出了名的“尘肺病乡”，据当地乡政府估算，这个乡疑似尘肺病的人数已经达到1000人左右，截至2014年，已有107人死于尘肺病，他们都是因为在矿山上工作得的病。听爸爸讲，早期矿山的安全措施都非常差，很多都是无序开采，经常会因为事故而停工整顿，因此矿工的工作流动性很大，像我爸爸就跑过很多地方。再加上很多矿都是层层转包，也没有签订用工合同，患者在维权方面是难上加难——我的爸爸工作这么多年就从来没有签订过一份劳动合同。我曾经跟他下过一次金矿，当时也没有签订劳动合同。目前，在这个“尘肺病乡”还没有一个主动维权索赔的案例。而通过著名的“开胸验肺”事件，也让我们看到即使要维权，也是极其艰难的事情。

我曾经觉得是父辈们的权利意识落后，可是透过新闻与网络，才慢慢明白，是这个国家的用工制度与法制太落后了。我希望通过努力，有一天，所有人都能有尊严地工作与生活在国家。

（原发于“尖椒部落”。）



作者简介

陈迪桥，鄂西北山城人，农家儿子，高三辍学打工，乡村建设志愿者，阅读与文学爱好者。目前在做乡村公益图书馆。

叫我如何面对你，曾经活力如飞鸟的少年

/ 郭福来

叽叽喳喳……啾啾啾啾……咕咕嘎嘎……

一阵阵悦耳的鸟鸣穿房越脊，钻过门缝，涌进厅堂，唤醒我甜美的梦。揉揉惺忪的睡眠，走出屋门，看到房前树上各色鸟儿，聚会似的，这一群，那一簇，站在树枝上或排队在电线上，他们在清晨的霞光里，放开歌喉，尽情嘹亮，我不由得亲切地喊一声：你们好，小鸟们……

这是我出外打工远离家乡一年后，回到老家的第一个清晨。一切都还那么熟悉，一切都还是我魂牵梦绕的老样子。这里没有城市里的钢筋水泥制作的楼群，没有车鸣喇叭叫。多的是低矮的平房，一丛丛的树，一群群的鸟和一阵阵悦耳的鸟鸣。

吃早饭的时候，我和妻子聊起家乡的变化。忽然想起我那个会学鸟叫的发小同学：“孙希海最近怎么样啦？”

妻子说：“他呀！才四十多岁的年纪，现在连路都走不远了，一迈步就喘不上气

来。干脆天天蹲在墙根底下，冬天晒太阳，夏天躲荫凉。不光不能干活，就连饭都做不熟了。唉，真可怜啊。”

“那他为什么不去医院看病？”我急切地问。

“去了，沧州医院、德州医院、石家庄医院都去了，也没能确诊得的什么病！反正是很难治好的一种肺病。”妻子说。

我提醒说：“会不会跟他水泥厂打工有关啊！听说水泥厂车间里的粉尘特别厉害，他干起活来又不注重劳动保护，那他该去水泥厂讨说法啊。”

“去了，水泥厂的负责人说，工厂里一百多名工人怎么就你一个人得病！你再无理取闹，就让派出所拘留你。他去了几次也没讨到好果子吃，也就不再去了。”妻子苦笑说。

“这么着吧，我吃完饭去看看他，跟他聊聊，毕竟是一起长大的。”我放下筷子。

“嗨，你啊，不如不去，”妻子截住我的

话头说：“原先他娘还能给他洗衣做饭，后来，他娘得了脑血栓，倒在炕上动不了了，他呢，一动就喘不上气来。哎呀，那日子简直没法过，村里人谁看见谁掉泪。我有时候也过去帮他家拾掇拾掇，可终究不是长久之计啊。”

吃过饭，我买了箱酸奶，顺着宣惠河堤往孙希海家走。河堤上一排排杨树柳树竞相吐蕊，有嫩嫩的浅绿色的小叶子在清晨的霞光里闪着诱人的半透明的光泽，各种小鸟在枝杈间跳跃嬉闹，一副不知生活愁滋味的样子。多么熟悉的情景啊！四十年前也是这长长的宣惠河堤，也是这一排排的高大的杨树柳树，也是这么多各种各样各鸣其声的小鸟们。我们十多个年龄相仿的孩子奔跑、追逐、嬉戏在这河堤上，树林中，鸟鸣声里。

那时的孙希海总爱追着鸟群学各种鸟叫，惊扰得鸟儿们从这棵树逃到另一棵树，他又追过去，和鸟儿继续沟通。虽然模仿得有点像，可终究孙希海不是鸟，有时出个怪声、岔音，就会逗得我们哈哈大笑。我们一边喊着一边“嗷嗷嗷”地叫着去围攻孙希海。孙希海又高又壮，却也只能绕着树跑。我们两边一堵截，他又灵巧地跑到另一棵树后面去了。于是，我们重整队形，又各自“嗷嗷嗷”地去追他。顿时，我们的笑闹声、叫喊声，惊扰得鸟群也叫声四起，各种声音融合在一起，像一股股洪流冲向四方。在远处干农活的大人们，都停了手中的活计，瞪着搜寻好奇的眼睛朝这里看，那样子好像这里发生了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

那时候，大家都充满活力，阳光无比。

时间过得像闪电，眨眼之间，四十年来年匆匆而过。我们这些当年的孩子都已年届五十。回想起来，收获的只有衰老和疾病，虽然我们并非没有努力，虽然眼前景色一如当年。可是，这些树已不知是当年那些树的第多少代子孙了。还有那些鸟，虽然叫声一如当年，却也不知是当年那些鸟儿的第多少代子孙了。只有这长长弯弯的河堤，一如当年的形状，它像个沉默不语的智者，冷眼看着我们这些生物，来的新的，走了旧的。

我的眼睛潮润润的，有泪水凝结。我赶紧仰起头，用手背擦了擦，然后，快步向孙希海家走去。此时，已是早晨九点来钟，太阳高高亮亮的照着。照着孙希海家油漆斑驳的木门。

我轻轻地用手一推，门开了，小院子里的景色触目惊心，就像风烛残年、僵卧着的老人一样，没有活力，看不到生气。去年的荒草，高高矮矮的各自挺拔着，挤满了院子。甚至墙头上也有三三两两的狗尾草，兀自招摇。院中间一条压倒了枯草的小道，道两边扔着一些破旧的衣服和东一只西一只躺着脏兮兮的鞋袜。一条被烟熏日晒得看不出本来颜色的布帘子垂在堂屋门口。

我在帘子外喊了几声，却没听到屋子里的回声，便撩开帘子径自走进屋内。屋外阳光明媚，照得树叶都透着亮，而屋内却昏暗、污浊、逼仄。我停住脚步，定了定神，才看清楚里屋的门。

我走进东里屋，看到孙希海正费力慢慢站起来。见我进来，嘴角努力地挤出一丝笑意，我连忙扶住他的胳膊说：“坐下吧！”

他无力地坐下，问我什么时候来的，又指了指炕边，示意我坐下。我朝炕上望了望，这才看清孙希海的娘，蜷缩在陈旧的被窝里，眼睛正直勾勾地看着我。我把酸奶托到她的面前喊：“婶子，我是福来啊，刚从北京回来，来看看你。”

老太太的脸有些扭曲，干瘪的嘴角费力的张着，却没能挤出一句话来，只在鼻孔里哼哼了两声。这是我当年唤做“漂亮婶子”的孙希海的娘吗？当年，高挑个的她，总爱把乌黑的长发随意地一挽。在人群中走过，像磁铁一样，吸引着男人的目光，女人的羡慕。而今……而今……

我扭头和孙希海聊起家常，问他靠什么维持生活。他唉叹了一口气：“还是政府好，

给我办了个低保户，每月能领个二三百元，吃个馒头咸菜什么的倒也不至于饿死。”我问他以后怎么办？他闷声不语，好久，才吐出一口气：“唉，活一天……算一天……”看他说话艰难的样子，我不忍久坐，从兜里掏出一百元塞到孙希海的手里，他用手无力地拒绝着，嘴里只轻细地吐出一个字：“别……”

我快步走出孙希海的家门。泪水夺眶而出。耳边又传来叽叽喳喳……啾啾啾啾……咕咕嘎嘎……的鸟鸣声。那叫声不再似清晨那般婉转，多了些许聒噪和刺耳，我弯腰拾起一块土坷垃，朝鸟群掷去。嘴里喝道：“滚！滚！一群不知忧愁的东西！”

（原发于《北京文学》）



作者简介

郭福来，男，1969年开始在人间行走至今。一路坎坎坷坷、跌跌撞撞。未曾拾得金元宝，亦未曾得道成仙。只是，先在老家——吴桥的庄稼地里流汗。后来，来到北京皮村的工厂里流血。在每个劳累的日子里，我总爱向着天空呼喊：生命只有一次，我不愿白活这一回。天上的神明啊！求你们给我指条明路。回应我的只有眼前深深的虚空，和耳旁呼呼的风声。幸好，为生存而奔忙的生活里有书相伴，有文学作品可读。读到好的作品，就像徜徉在人间佳境，痴迷而忘返，留恋而陶醉。于是，便也尝试着写起来。偶尔，发表的几篇文章，就算是我的生命开出的小花吧。

鲁迅故里的春色

/ 李彦（加拿大）

九岁那年，我偶然注意到，妈妈的书架子上摆着一套精装的《鲁迅全集》。于是，每个星期六在家独处的那个下午，《故事新编》、《朝花夕拾》、《彷徨》、《呐喊》、《野草》，宜或不宜地，就统统进入了儿童视野。

谁知光阴似箭，半个世纪过去了，我才终于能够亲临大师故里，捡拾童年梦中遗落的花瓣。

阳春三月，莺飞草长，我带领一队加拿大教育家赴华。京城四日，马不停蹄。座谈之余，引众人到圆明园踏青，在断壁残垣中感慨惊悚；到利玛窦开辟的宣武门南堂，与中国信徒们同磕共拜；也曾于月明星稀时起身，陪几位兴趣盎然者一路小跑去广场，挤在人山人海看升旗。虽疲惫不堪，心底是快活的。

浦江畔停留数日，其繁华迷人，自不待言。此时有人宣称，更喜沪上的奢靡舒适。但多数人坚持，仍偏爱京城的悠久文化。萝卜白菜，各有所爱。在新天地浏览时，都被

咖啡座吸引住了，仅有教育局长自愿随我去参观“一大会址”。本不期望他能理解什么，没想到吃惊的却是我。

“当年古巴共产党成立之初，也是中途转移到船上完成的，和中共的经历巧合呢！那时的毛才28岁啊！这十几个年轻人，都是富于改造社会的理想主义者。”他轻声感叹。

校长们皆为首次来华。“真没想到，中国竟然和我们脑子里的印象截然不同！原以为满大街站着的是头戴钢盔、手握冲锋枪的军人呢！”

完成任务，送走了老外们，才得以轻车简从，直奔水乡绍兴。下了高铁，坐进出租，伴着口若悬河的司机进城，只听其一路指点江山，挥斥方遒。“金小胖乱出棋，知道中国必须护着他，所以什么也不怕。咳，拿住咱们了！”“美国人趁火打劫，欺负中国，就该狠狠教训他！”

嘿嘿，校长们看走眼了。眼下才是货真

价实的中国人民呢!

猜他行伍出身。果然，武警总队历练过。到了宾馆，45元。给他50，不用找了，却是死活不肯要。豪爽的，不仅是司机。餐厅里，一份雪菜肉丝面，仅28元，竟端来满满一大瓷盆，足够十人的量。还说，都是这样的。奇了，江南水乡，怎一副梁山做派？

天亮后出行，过沈园而未入。沿墙外潺潺流水，径直去了故居。老台门内外，皆是举着小旗、戴旅游帽的同胞。挤在人堆里，迫切地寻找着记忆中残留的温馨痕迹，猜测那可是少年豫才睡过的床帐、捧过的药罐、阿长摇过的蒲扇、四老爷吸过的水烟袋。

正自遐想，耳畔却响起了一片恼人的噪音，容不得我怀旧感伤。身后站了个口气轻浮的导游，操一口浙江官话，对伸长了脖子发呆的看客们，大谈周氏兄弟不和的传闻，恰似进过城、见识过砍革命党头的阿Q，对未庄的男女们卖弄其渊博。

七弯八转，好不容易在一间偏僻狭小的院落里，寻得了安宁。粉墙黛瓦，木雕窗棂。老旧的店面不大，四壁挂满了缤纷的绣品。沈姓绣娘端庄清秀，脂粉不施，黑发挽成髻，腰系月白裙，飞针走线。抬起头来，目光中凝聚的，分明是祥林嫂的温顺与沉静。

村里女人都会绣。家中三姐妹，从小跟随母亲学艺。白日里照看鸡鸭鹅，夜晚轰进笼子里，就点灯绣花。来老台门里摆摊，有十年了，都是自家姐妹作品。喏，老贺就在旁边的院子里卖手工布鞋呢。现在的时光

嘛，当然比小时好多了，能吃饱肚子，付得起房租，还供得起“阿毛”读书。知足了。当然也有忧虑啊。近两年，电子绣花产品冲击市场，很厉害，一尺见方的绣品，三幅才售百元。而同样大小的手工绣，一幅则需580。可你摸摸看，手工绣出来的，和机绣的就是不一样，对吧？

门楣上方，背光的暗影里，高悬着一幅水墨风荷。一眼看中了，便要绣娘攀高取下，拂去框上灰尘，细细包扎好。绣娘惊异，蛾眉上扬。那是姐姐的作品。好几年了，挂上去后一直无人问津，连我都忘记了它的存在。

寻寻觅觅。冷冷清清。无论你等待了多久，有缘之人，终将万里迢迢来相会。

踏石问路，步入“咸亨酒店”，在装潢高雅的大堂里，找了个无人的角落，悄然坐下。正午的阳光耀眼，洒在门外那尊孔乙己铜像上，与店堂里的雕梁画栋一样，总觉与梦中不同，怕是设计者的败笔吧。

一面品着老碗中黄酒，细嚼瓷碟中的笋干茴香豆，一面就想起了多年前教过的一位加拿大学生，珍妮。她在中国文学课上朗读论文时，描述到那个匍匐在地、从破旧的大褂里掏出一枚铜子苦苦哀求的老男人，泪水盈眶。不同文化的异国女性对人物所寄予的深刻怜悯，全然迥异于我们所熟悉的批判、嘲讽。

告别了铜像，继续搜寻。曲径通幽处，瞥见“土谷祠”、“长庆寺”牌匾。一一布施了泥菩萨、胖和尚，步出小巷，日已西斜。站在古朴得令人心醉的石桥头，望着脚下流

水，岸边垂柳，迟迟不舍离去。正琢磨鉴湖女侠就义的“古轩亭口”该朝哪个方向走呢，叮铃铃，迎面便驰过来一辆三轮车。

花白的短发，棕红色脸膛，憨厚的笑容，深陷的皱纹。是晚年落魄木讷呆滞的闰土？还是怀揣一线希望死里求生的华老栓？

我想多了。六斤大哥虽在下岗后蹬了多年的三轮车，过着挣一个花一个的日子，却心态乐观，风趣健谈。一路行来，边气喘吁吁地踩动脚踏板，边兴致勃勃地为我扫盲。从春秋越国说到南宋赵构，解释了“绍兴”二字的由来，接着就考问我，你可知晓何谓绍兴的“五乡”吗？不知道？好，听我来说给你吧！书乡、酒乡、桥乡、水乡、名士之乡。你们呀，只知道有鲁迅和秋瑾，我们还有王羲之、蔡元培、徐渭、徐锡麟、周恩来，很多哩！

敢问六斤大哥，可曾读过鲁迅作品？

哈哈，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从孔乙己到阿Q正传。想问什么，只管问吧！

嗯，我想问的是，与中国其他地区相比，绍兴人有何特点？

这回沉默了片刻，才缓缓启口：文化底蕴厚的地方嘛，人就讲文明。我们绍兴人，说话做事，都讲诚信哪。

文豪故里，引车卖浆者，皆性情中人也。服了。

第二日清晨，搭乌篷船去了越王台。山脚下门可罗雀，异常清静。买了票，交给树荫下的守门人。老人面孔清癯，身材瘦削，捧一本书低头在读。

正欲拾阶而上，老人却从身后叫住了

我。只见他递过来手中的书，竟是本破旧的《新华字典》。他指着翻开的页面上那个“孢”字，问道，“无性繁殖”，是什么意思呢？灵芝，算是无性的吧？听我解释完，他满意地咧开嘴笑了。我看你像个老师嘛，才来请教你哦。

山上树木葱茏，游人稀少。好不容易爬到半山腰处，才在小亭子里遇到一个歇脚的大妈。攀谈下，知她家住城中小巷，便聊起了久负盛名的马兰头，遗憾此行匆匆，竟无缘得见南国名菜真容。大妈闻之，慌忙起身，执意要回家，从屋檐下挖几株马兰头来，让我带回加拿大。拦阻无效，大娘摇晃着富态的腰身匆匆下山了。我怎忍离去？只有留在亭中等候。

阳光透过树叶，斑斑点点洒在山间石板路上。几个中年男女一路高歌，从云端落下。原来是刚退休的四川游客。听他们一曲接一曲唱罢，我拍手叫好，却不由得感叹，同胞们年富力强，便早早退休，在游山玩水中打发余生，着实浪费人才。为什么不组织起来，到边远地区扶贫呢？

歌喉婉转嘹亮赛过枝头黄莺的男高音是化工厂工程师。我劝他给四川人民乃至全国人民带个头，亲自带领一支壮年退休的轻骑兵，赴青藏高原扶贫，三个月或半年，轮流去。又不像文革年代，知青们送到农村就无人管了。如今都拿着退休工资呢，有去有回，无后顾之忧。何乐而不为？自己玩乐，的确快活，但帮助弱势群体，岂非更大满足？

话音落了，几个男女唱兴皆失，遂挥手

道别。正在暗里检讨自家的率性鲁莽呢，山道旁一个头发花白的男子却开了腔。刚才沉浸在歌声中，未曾注意到那人是几时出现的。他自我介绍，是来小城散心的上海人，偶然听了我一番话，颇为惊讶，因为是第一次听到，世上竟有人与他的想法一样！回到上海后，他将与教委探讨，提出可行方案。“如今的年轻人都太自私了，只知道索取和享受。要培养他们为社会付出的理念啊！”

目送他背影，我脑中蓦然浮现出几年前和儿子的一段对话来。儿子在加拿大出生，三岁才开口说话。但不管他是否听得懂，每晚睡前，我都会倚在床头给他朗读中国故事。那年开车送他去哈佛。途中，儿子忽然提到，幼年时我天天拉着他的手送他去

小学，某日清晨，因修路绕道，踏过一片荒草丛生的田野时，我曾对他说，中国有个伟大的作家说过，其实地上本无路，走的人多了，便成了路。妈妈，那个作家叫什么名字啊？

我陷入茫然。依稀记得那片开满了不知名野花的荒草地，但曾经对儿子说过的话，竟记忆全无。

日近头顶，手捧几株裹着泥土、浸着长妈妈汗水的马兰头下山。走近越王台大门时，远远瞥见树荫下老者，仍弓着腰背，举着那本破旧的《新华字典》品读。哦，若非孔乙己转世，又能是谁？

（原文《春色》，2018年1月21日发表于《人民日报海外版》。）

作者简介

李彦，加拿大华人作家，滑铁卢大学瑞纳森学院中文教研室主任，副教授，孔子学院加方院长。长期致力于促进中国和加拿大两国文学交流活动，组织过多次国际文化研讨会。英文长篇小说 Daughters of the RedLand 获 1995 年度加拿大全国小说新书提名奖。2016 年获上海市新闻奖一等奖。2018 年获“人民文学”非虚构作品奖、北京市侨联征文一等奖。2018 年出版国际主义战士白求恩的非虚构文学《不远万里》。



北方有佳物

/ 陈年喜

关山万里，大漠风岚，因生活与命运的漂泊动荡，我几乎吃尽了中国大部分面食，反倒是家门并不遥远的岐山臊子面吃得少些。也是因为生活与命运的崎岖，与这片土地上的事物总是交臂而错。

2013年春天，在河南南阳开矿，被炮声震聋了耳朵，在商洛某家医院住院，在一个有些隐蔽的巷子，才第一次吃了岐山臊子面。

这是一对母女开的店，门脸不大，四张小桌，光线幽暗，白天要亮着白炽灯，清光之下倒是十分清爽干净。母亲主厨，女儿服务，食客满堂。那是我第一次听到宝鸡话，稍稍有点硬，它的尾韵很重，以至于中声和重声发音相同。后来从资料上知道，宝鸡话是一种雅言形式，是古代通用的国语。加上她们母女以素色为主的衣着，使这个小店与这座喧嚷的城市脱离开来。

岐山臊子面在中国五花八门的面种里只算小众，名气并不大，我后来见到的岐山臊

子面馆，经常都是真正岐山人开的，不像那些名吃，总是被人伪冒，比如陕西肉夹馍、重庆小面、新疆拉条子，你在别处见到的，并不是正宗的原籍原物，反倒是岐山臊子面因小众，保持了它的纯真性。

面虽小众，并不简单。我特意留心过这位母亲的操作，做汤一环尤为用时用心。

不同于其他面食的提前熬好了汤、浇头与码料等，臊子面的汤要现做现烧，主料有豆腐、鸡蛋皮、木耳、胡萝卜、蒜苗、土豆丁、肉丁等等十几味。顾名思义，臊子就是肉丁的意思。臊子面的配色最为讲究，黄色的鸡蛋皮、黑色的木耳、红色的胡萝卜、绿色的蒜苗、白色的豆腐等材料，既营养又鲜亮。

锅要大，火要硬，倒入清水，旺火烧得沸腾，放入肉臊子。然后将木耳、鸡蛋、黄花菜、底菜入锅，旺火滚沸后文火小煮，加漂菜。汤要注意色正，即红、鲜、亮。汤味也可以根据客人口味需要微调，但一定会保

持酸、辣、鲜基本口味。将热汤浇到刚捞出锅的面上，一碗汤滑味鲜、香美可口的臊子面才算完成了。

据说，岐山臊子面是中国最古老的面种之一，在周秦时代已有流行。山河易碎，人世如幻，唯有它依然在以不变应着万变，保持着心性。一直在关中平原和甘陇民间占据着餐桌。

这家女儿大约十五六岁，细声细语里含着羞涩。也许是家里碰到了什么变故，也许是别的原因，母女千里来到陌生的地方讨生活。每次端饭时，她怕碗掉地上，用力扣着碗沿，纤细的手指要陷进磁里去。面刚出锅，很烫，她用力咬着嘴唇。面和汤总是很足，满满当当，在放到桌子上的一瞬，想快放又不敢，怕汤溢出来溅到了客人。

我老家丹凤县北山有一种叫汤面的面食，就地取材，自成讲究，我从小吃到大，与岐山臊子面有些相似，我们又叫它糊涂面，我以为已经是天下老大，比于岐山臊子面，却是少了麻、辣、酸的鲜明个性。老家祖上都是从江南的安徽迁来，至今说着一口纯正的安庆话。毕竟渊源不同，少了周秦遗风的丰富与秉持。

在商洛这家医院我住了一个月，打了无数针，吃了无数药，没什么效果，医生也治得烦了，催着出院。出了院，我带着聋了的右耳又回到了南阳，继续干着爆破，直到春去秋尽。这一年，挣了五六万元钱，又全借给了包头，他后来在另一个矿上赔得一文不剩，听说后来去了老挝，不知再后来怎么样了。

出了院的当天，我又到了这家岐山臊子面馆。母女忙忙碌碌中泪水婆娑，店门上刷着一个大大的腥红的“拆”字。开发商拍下了这个片区，要盖高楼。店拆了，意味着所有的投入与心血都将化为零。大拆大建成为一个时代的主流，建是为了拆，拆是为了建，二者游戏一样循环。无恒产者无恒心，无法做百年老店，大家只有拼命糊弄，赚所谓的快钱。这是一道无解的题。我要了一份面，依然面白汤艳，却吃得没滋没味。

门外，春尽夏至，这座秦尾楚头的小城，男人女人开始了一年一度的花红柳绿，秦岭吹来的风，吹动他们欢天喜地的一天。

2014年暮冬某天，一场大雪，高速、国道全封闭，我和伙计被堵在了宝鸡。

出发的时候，晴天万里，我们三人开着一辆皮卡从户县出发，去看甘南迭部的一座矿山，在此之前，老板在那里投入了八十万，环保整顿，矿口停了整整三年。经过宝鸡时，我想起了久违的岐山臊子面，但天色近晚不敢稍停，车上事先已备足水和吃的。我分不清是取道陈仓——凤县——两当，还是别的线路，天亮时，到达的地方是一个藏区。

矿口早被人从底部打穿，成群的藏民赶着骡队，一趟一趟把矿石驮运到公路边。机器能拆下的零件全被拆掉，剩下的壳体斑斑锈迹。老板从洞里出来，没有说一句话。看了看山头上一排高达十丈的云杉，说了句：“走吧。”听说山那边就是九寨沟，隔着云彩和重巛。

在大散关，雪涌关道，我们下车搬了一

些石头装在皮卡斗里，翻过了山岭，那一辆轻型汽车，我们眼看着滑下山涧。又一个天黑时分到了宝鸡。

老张的饭店不小，位置也好，但那一晚几乎没有食客，我们三位的到来，他很高兴。以至于我们吃过了饭要找家旅馆住下时，他端上瓜果摊开了沙发：“睡什么睡？我加大炉火，我们漏一夜比睡觉强！”

老张在还是小张的时候也风光过。他在广东开过彩印厂。那时候百业初兴，机会如同珠江的流水，小张先是给人打工，在印刷间看机器。干着干着，不但学会了各类招牌广告册页的印刷流程，还学会了电脑绘色与设计，干着干着，心就大了，自招了工人，自己开了厂。当年挣了三十万。再后来，情节如所有的创业失败的故事一样，供

货的老板卷了款，跑了路，不同的是，跑了路的香港人给他发了一条短信：兄弟，我欠你七十万，我会永远记着，别人欠了我二百万，我不敢要，人家有人。我有钱了，一定还你。”

老张又回到了出发的地方，像经历了一场环地旅行。这时候他已经四十岁。老婆带着孩子跟人走了。他没有怪她。这时候，老张欠人四十万。

早晨出发时，老张又为我们做了臊子面，他说他拿出了一辈子最好的手艺。

真的是最好的手艺，是我一生里吃到的最好的面食——面条细均，薄韧似筋，臊子因红油而艳丽，汤味酸辣入口风流，薄、筋、光、煎、稀、汪，如十八年前，北风递来的人生的良辰。



作者简介

陈年喜，陕西省丹凤县人，1970年出生于中国西北秦岭南坡一个叫峡河的小山村，高中学历。2001年暮冬，儿子一岁半的时候，他因为沉重的金钱压力打算去金矿当架子车工，后来当了十六年巷道爆破工。上世纪1990年代开始写诗，他因拍摄电影《我的诗篇》而为人熟知，2016年12月30日，获得首届“年度桂冠工人诗人”大奖。2019年，出版诗集《炸裂志》。

我的马儿肚子大

/ 屈松

运马的车无暇来，马儿便只好先寄存于牧人那里。牧人牵着马，我在旁边看着，眼睛酸酸的，想着以后再也不能骑它、拥抱它、抚摸它，不知别人会待它如何，三年后又能否再见，便极为不舍。我没有足够的勇气和意愿把它一同带回家，需要花费的心思太多，是我不愿支付的，例如养在何处、什么时候骑、谁来骑、怎么打马掌、有疾病又怎么办，以我现在的实力，不是轻而易举能搞定的。

马儿并未察觉什么异样，毫无不舍。于是我又上去紧紧抱住它的脖子，还是没有反应，就此道别吧。换了主人，也许你会有短暂的不适，但愿你也会很快认识新的主人，混入新的马群。我知道，你们成长这么大，早习惯了频繁更换骑主和马群，一下就能融入。但你是有个性的，我知道，别的马可不会像你那么敏感，那么排斥生人。还请你别忘记我，因为我相信没人比我更懂你。

我一直想给我的马儿取个名字，阿肚。因为它的肚子真的很大，比一般的马要大出一只羊吧。它很能吃，我曾经严重怀疑它是马中吃货。因为它基本一旦停下来就在吃草，而且吃得相当细腻耐心，别的马吃草都是朝着前方直直的，边走边吃出去，一条直线；而它是脑袋跟着脖子从左扫到右，又从右扫到左，这样折叠向前，嘴唇不停地揽草，牙齿不断咬、扯、嚼、吞，吃出一条康

庄大道。看过我的马吃草的叔叔说，骑一个夏天，这马也不会瘦得太快。（别的马一般一夏天只骑一个月，之后放养长膘，换别的马骑。）所以即便后来阿肚被我连着骑了两个月，身上瘦了，但肚子还是很大。

我发现，每当别人第一次见我骑着马过来、或者同我骑马并行时，眼光都会在寒暄之后投向阿肚的肚子。然后就会问是你自己的马吗？离开的时候是不是要卖掉？卖多少钱？一个夏天想买我的马或者拿马跟我换的人很不少。我的马是好马。

它不仅肚子大，其实整个体型也是很大的。脑袋大、脖子粗、腿粗、屁股大而圆，这些都是壮实有力的证据。有牧民就想拿它来冬天放羊的时候骑。另外的关键是它很温顺，这是牧民最关心的地方，可以在转场时给女人骑，也可以让孩子骑着学习。烈马的危险之处在于它会踢人、颠人，还会逃跑，在人烟稀少地形复杂的牧区出了事会很麻烦，所以一般都是老练的男牧人才骑。

阿肚虽然温顺，但它也踢人、撵人、还咬人。这是它特别的地方，别的马是绝对不会撵人的，除了刚产驹的母马。马怕人还来不及，怎敢上来惹人。阿肚是有脾气的：它认生，要是有生人要靠近它，它不情愿的，会甩头瞪眼来警示你；在三腿被上了脚镣的情况下也会抬起前腿，像要立起来似的威慑

你；或者转身以屁股相对，表示不让你靠近。

我弟被他踢过和咬过，每每想起，我都觉得有些对不住他，哈哈。我弟来看我的时候，一次自己去牵马，从阿肚身后去的，“啪”的一声，中了；还好是踢在屁股上，马也没使劲，不严重。一次他站阿肚的侧面要上马时，阿肚一甩头，咬在他腰上，隔着衣服留下了两行紫色淤痕。我感觉马儿鼻子很灵，能闻出山外的人与牧人的区别。所以我弟被欺负了。阿肚还欺负女人和孩子，二者它都敢撵；唯独男牧人走到它面前，它不敢冒皮皮。

阿肚还在另一种情况下撵人，就是在吃草的时候。牧人每天骑了马，感觉当天不会再骑了，就会卸掉马具、上了脚镣，把马放出去让它自己吃草。但偶尔会遇到临时情况需要再去把马拉回来。这时要是靠近阿肚，尤其是在它没有吃饱的情况下，它就会甩头瞪人、转身屁股对人。大概是在说：“明明在吃草呢，为什么过来，有完没完。”这时就需要一根长绳，从阿肚脖子上方扔过去，绳子搭在了阿肚脖子上，它便立马安定了。这大概是十几年养成的习惯，阿肚已经习惯了马具的贴身了。烈马都是躲马衔、马鞍，温顺的马却会乖乖让人上马具。

阿肚脾气怪，但我认为那是因为它有别的马都不具备的灵性。

它很灵敏。吃草或者行路的时候，路过一头牛、一个人什么的，它都要侧过头张望一番；走在陌生的地方，也一直东张西望，耳朵前后转动，以捕捉、理解周围的一切。在山中行走时，在半山腰上会忽然停下来，

转头望向山谷的远方，似乎是听到了什么不寻常的声音，停留片刻又继续前行。也许为此，它很害怕大车大机器，即使是停止的挖掘机走过时，它都要躲在一米开外；发动机一轰鸣，更是吓得仓皇跳开，怎么拉都拉不住。这是让我瞧不起的愚笨懦弱，那些机器明明没有任何威胁。一开始我总会生气地鞭打侧臀或脖子，像牧人们一样，强迫它走过去，但并无实效。后来我妥协接受了。隔一百米看见大车，便提前停住，或下到路边远一点的地方再走。阿肚受了惊，便摸摸它的脖子，让它安宁下来，然后继续行路。

在夏牧场的三个月，同我朝夕相伴的只有阿肚；最后的一个多月阿肚跟我穿行了牧场的不同山谷，访问了不同的人家。我们之间有许多默契。

每天晚上把阿肚放出去吃草，它都只在近前几百米之内的地方；第二天早上或下午我便可以就近找到它，然后装上鞍具和行李，前往下一个地方。后来出了夏牧场，在转场的大路口驻扎的几天，我一个人住野外，转场队伍一个个过去，阿肚也没有跟着别人的马群离开。我时常隔老远看看阿肚，发现马群经过时，阿肚会抬起头，看了马群、羊群，又看看我或者行李，都还在，它便又低头吃草，大概知道我并未离开。如果看官你不知道有些马在放出去之后，即使在有脚镣的情况下，晚间吃草仍会翻过一座山，第二天找马会花上一两个小时，就不会知道阿肚有多么可贵。

转场暂驻的邻居，早上出发时看见我的马就在附近，也奇怪这马不会逃。那可不，

每次我要离开阿肚大半天时，都会先摸摸它的脖子，给它说我等会儿就回来，让它安心呆着。有时甚至长绳不绑、脚镣也不上，回来时它就在原地等着。

它是如此的有灵性。刚认识时，它自然是要撵我的，两个星期就混熟了，然后我一点点得到它的认同。后来，每每我老远走过去要靠近它时，它先是警觉地转头望，认出是我，便甩一甩尾巴，然后埋头继续安心吃草。它可能也熟悉我的脚步声。等我从侧面靠近了，要解脚镣或要上马时，阿肚便用尾巴一扇，温柔地打在我身上。解脚镣时，要蹲下去，靠在它的腿边，有时我会把脸贴在阿肚的大腿肌肉，可以感受到毛的顺滑、肌肉的厚实与温暖。这时阿肚会一下停止吃草，像是打了一个激灵，随之一愣，然后又埋头吃草；抑或转过头来，不是咬我，而是闻闻我的头。

它也会跟我闹着玩儿，每次给它上马鞍勒紧皮带时，它都转头要咬我的样子以示抗议：不要太紧了。我早已练就了它一甩头我就躲腰的反射，让它扑个空。有一次它转头撞上了我挎在腰间的相机，吓得跳开，哈哈，笨蛋。快要离开的日子里，我总会紧紧抱住阿肚的脖子一会儿，相信它总能感觉到什么，因为它也静止地立住。

除了体大、温顺，阿肚还能奔，飞奔的奔。它奔起来大概会令人想起篮球场上的一类人，灵活死胖子。阿肚让我尝到了奔马的乐趣。

……

我是在即将进山的最后一天买下的阿

肚，当时我别无选择。询问了好几个朋友，都没有温顺的马。最后哈门给我提供了这个讯息，说有一匹温顺的马，我便立刻拿下了，晚上骑着上山赶上要拍摄的家庭。当时除了它显在的胖以及温顺，其它一无所知。却不知它能跑得很快，简直是意外收获啊！

第一天拿到它，走不远，它自己就奔了起来。我当时还是个新手，还没有马鞍！！但它奔起来很稳，感觉自己每一下都能稳稳落在它肩上。加速的一刹那能立刻感觉到它的力量，因为身体一下就后倾了，幸好我的手自己就握紧了缰绳，要不人就给甩出去了吧。后来有一个月左右，我没能让它奔起来。我现在明白因为自己当时太弱，还不太会骑马，而且没有马鞭。

但是我一样有很多机会可以奔，因为阿肚一旦跟别的马并行了，它就要赛一赛。于是我“被”赛了几次，有几次马鞍上还搭着褡裢，但阿肚就是这样，见马就要赛。我想，我之所以进步飞快，也是因为被阿肚抛入了“绝境”，不得不努力在马上掌握平衡、调整重心和节奏。几次以后便是我主动踢肚发出奔跑的信号啦。见过阿肚奔的人，都会说是“跑马”。也就是说可以跑得很快，可以参加比赛。可惜它太胖了，也太老了，并不适合参加大马长距离赛。

这并不妨碍我奔马，每次奔个一两公里就够爽了，这也在它的最佳体力范围内。七月底的时候，牧人家家家户户羊毛剪得差不多了，在平坦的谢格尔泰，我和小伙子们没少奔马，几乎一天一赛。屁股也没少疼，还擦破过皮，因为要马快就得上不了马鞍。

一次聚会上，我真的赛了马。因为大家听说有个汉族小子有匹不错的马，还能骑上去奔，便要看看。我也想试试半正式的赛马，便麻利卸了马鞍，上了马。年轻人自是愿意赛的，都卸了马鞍，一起慢步至起点，绕着一块儿大草地跑三圈。我起步便落了最后，马儿也不识路，偏要往斜处去，便不得全速跑，跑了最后一名，哦耶。最后一圈在下坡处，一时大意没有夹住马背，落到了马脖子上，马儿一下停下来，我冲出去摔在地上又上马接着跑，一直到终点。

阿肚很满足的样子，因为它怕是好久没有奔这么远了吧。跑完带它慢走一会儿，然后放它休息。它往别处走，众人叫着：“阿依兰别克，你的马跑了。”我淡定地转身看了一眼，然后舌头弹三声，再一声“嘿”，马便自己停住（相处两个月教的呢），我再慢慢走上去拉住它。之后神气地回头问大家：“怎么样？”大家说：“不错，连马也教了。”虽然是最后一名，但还是觉得自己牛气了一回。

阿肚什么都好，就是有点老了。卖给我的时候，那人说9岁；后来山里有人说认识，其实阿肚22岁；再后来又有人说15

岁。可以肯定的是它在15岁以上的，因为额头有白发，背上长白毛。我一度认为它22岁，也就比我小一岁，所以可以论兄弟。不过它在马界可是十足的老者，马的寿命最长也就三十岁，牧人的马一般在15到18岁就被宰了。它年轻的时候一定十分厉害。

大家都嫌它老，我觉得没什么。阿肚能走能跑，通情达理，还能把自己吃得饱饱的，让我一个夏天有足够的续航，还差什么呢。我感谢上天赐你予我，让我们相识，让我体会到，良马如友，是可以朝夕相伴的依靠。谢谢你帮我驮着行李，同我翻山越岭，驮我上山趟河，带我飞奔。

刚拿到马的一段时间，我曾想，马和人在一起简直是百分之百地对马的不公平，被人骑还被人打，而人提供的只有草料和盐而已。后来有一天，阿肚走了很久的路，很累，一直打响鼻表示不高兴，我安慰它说：“你一匹马穿行在山间并不一定好，跟人在一起，才有个目标，才能走更多的路；有人骑着，你才奔得更快，才更有竞争的激情、飞奔的欲望。所以接下来的日子请我们相互关照，我做的不对的也请你指示。”这些“日子”到此也要结束了。我们相处得很愉快。

作者简介

屈松，生于川西小镇。2015年从上海某大学环境工程系本科毕业，然后去新疆跟着牧民放了一年羊，拍了他们四季的生活与状态，到现在也还没能给素材一个最终归宿。弃工从文，总有复杂而单纯的理由，几句话说不清。这几年作为门外汉学习人类学和纪录片，一点点往门里面挤。目前算是纪录片工作者，关于影视都尝试着在学和做。



异乡的月饼

/ 苑伟

大约十年前的一个早晨，一开门，微风扑面，太阳还没露头，空气清爽湿润。表哥伸着懒腰说：“你们俩收拾一下行李，工地很远，得住那儿。”没等说完，一个哈欠又上来了，从张大的嘴巴里发出声来：“啊……今晚不玩牌了。”

吃完早饭，表哥骑摩托车载我们俩去建材城装货，而后跟着货车返回装工具和行李，表哥特意又点了一次货：“太远了，一定要带齐，差了东西不好送。”

货车驶出柏油大路，驶进羊肠小道，又开进了颠簸土路，司机推醒熟睡中的表哥：“快到了，我没来过，往哪走你瞅着点。”

表哥揉揉眼睛，摇下车窗向外面吐了口痰：“过了前面这个村，拐个弯就到。”

“昨天没少赢吧。”

“也就二百来块钱。”

“一会回去接着玩，再赢钱可得请客了。”

“前面路口左拐，看到前面大院就是了。”

和往常一样，老板们在一块，不是打牌就是聊打牌。

货车开进大院，里面有一些瓦工在干活，表哥热情地和瓦工头打招呼，上烟，而后和瓦工头走进北边的一排房子，里面时不时传来他俩的说笑声。

等我们卸完货，表哥说：“东家没时间做饭，这六间房的吊顶，也就三天的活儿，

你们俩凑合凑合，去北边的村子买点吃的吧，那里有小卖部。”紧接着掏出钱包抽出五十块钱递给我，在将要合上钱包时吸了一口烟，又翻出两张十块的给我：“这几天的饭钱。”

“东家不经常过来，有什么事问你赵叔。”他眼睛随着声音看向正在打量石膏板的瓦工头赵叔，随后又给赵叔上了一根烟。交代完这一切，表哥向瓦工头赵叔挥了挥刚买的诺基亚 5110，“有啥事电话联系。”说完跟着货车回建材城了。

我们俩边干活边商量着中午吃什么。

“这回好了，想吃什么可以自己买了。”

“小时候只有走亲戚或来客，才能吃到好吃的。”

“面包、蛋糕、饼干，你想吃什么啊？”

“嗯……方便面吧。”

“对，我也喜欢吃方便面，干吃。”

“捏碎了，倒上调料，用手抓着吃。”

“嗯，再加两根火腿肠，就更好了。”

“啪”苏鹏拍了一下自己的胳膊，“操，什么年月，大白天出来咬人，身上起了好几个包了。”

“秋后的蚊子——死盯，而且周围都是庄家地。”

“记得要买蚊香，不然晚上不好过了。”

听见摩托声，外面干活的瓦匠各自回家

吃饭了，我们也下班了。

北边的村子是离工地最近的村子了，走了有二十多分钟才到，我们俩在村子转悠着，肚子已经咕咕响了。

“怎么街上也没个人，问一下小卖部在哪。”

“大概都在吃饭吧。”

已经走了两圈了还没找到，我见有一处院落开着门，

“在这等会吧，一会儿肯定会出来人的。”

“什么破村，有没有小卖部啊，你去问问吧，老等着耽误了干活，晚上还得加班，不然老板会说的。”苏鹏说。

“我也不想看他的脸色，要不你去问问吧。”我说。

“算了，晚上加班吧。”苏鹏回答。

我们在这户人家门前的街上遛了两圈，又蹲在墙角，眼睛时不时地瞄一下开着的门，谁也没有勇气去叫。

一个中年妇女端着盆出来喂鸡了，我们两个互相看着，谁都没有要站起来问的意思，再不问人家就回屋了，我鼓起勇气向前一步说：“阿姨，那个……小卖部怎么走，我们是前面工地上干装修的，想去买点吃的。”我把刚才想的话术全盘托出。

中年妇女愣了一下：“往东走，第三个胡同里面，门口用粉笔写着牌子，店里也没有什么吃的。”

我们俩说了声“谢谢”，便奔向了像鸡肠子般细长的胡同，在一家门口侧面的砖墙上用水泥抹出的黑板上发现了“小卖部”仨字，旁边的门是关着的，我们俩趴在窗子上看了看，确定里面摆放的是商品，才放心

大胆地敲门。

里屋走出来开门的，是位六十多岁的大爷，他手里端着饭碗，“买什么啊。”

“买点吃的。”说着，我们走到柜台前，“先来四包方便面，四根火腿肠，两瓶水。”

“要四瓶水吧。”苏鹏补充说。

“我们这儿没有水。”说着把方便面火腿肠摆在柜台上。

“再来盒蚊香，有面包蛋糕什么的，能填饱肚子的吗？”

“有面包。”他在后面货架上拿出一包，拍了拍丢在柜台上，“要几个？”

我瞥了一眼面包，虽然拍了两下，隐约还能看到灰尘。

我和苏鹏对视一眼，“要不也来两包面包吧，晚上不出来了。”

苏鹏皱了皱眉，“好吧。”

“一共十三。”

我们刚出来，大爷就把门又关上了。

“真贵，是不是欺负外地人？”

“黑咱，咱也没招，不值当去远处买东西。”

“面包能吃吗，感觉放了好长时间了。”

“有包装，应该没事吧。”

嘴上说着，手便把方便面捏碎倒上调料，边走边回忆小时候的味道。

再路过刚才问路阿姨家时，她正在整理院里的一块菜地，看到我们经过，主动和我俩搭话，“后天镇上大集，那里的东西全。”

“您中午也不休息会儿。”

“一个人待着难受，还不如干点活呢。”

“我们没时间赶集，也没锅做饭。”

随着嘴里嚼方便面的嘎嘎声，童年的味道还没出现，便消失得无影无踪，即便回忆起小时候随父母去姥姥家，吃方便面的场景，也难以找回当初的味道。可能是物是人非，感觉不同吧。

再拆开第二包时，已经难以下咽，回到工地后，蹲在自来水旁，一口面一捧水的勉强把最后一包方便面送了下去。我开始怀疑肚子的诚实，明明吃不下，还装作干瘪的样子咕咕地叫唤。

“不管肚子了，干活吧，真饿了就能吃得下去了。”我心里暗想。

下午的工作就这样开始了，手里干着活，嘴上也没闲着。

“咱们这几天就这样干吃，如果有热水泡着就好了。”

“嗯，我觉咱们在小卖部买个碗，要点热水泡着吃。”

“应该可以，毕竟咱们在他家买了东西，一会早点去，别等到黑天，人家关了门。”

“要不现在去吧，我都饿了，回来多加会儿班，把今天的进度赶出来。”

“嗯，我也饿了，先来吃点面包垫垫底。”

我带头咬了一口面包，又放进包装里，“还是赶紧去小卖部吧。”

小卖部还是关着门的，还是那个大爷开的门。

“还来四包方便面，四根火腿肠。”

“你这有碗吗，我们想用点热水泡着吃。”

“没有。”老大爷果断地回答。

“我们买你的碗。”苏鹏补充说。

“没有。”大爷说话更果断了。

“好吧。”

我们出来后，门又关上了。

我们慢慢溜达出胡同，瞥了一眼没有院落的阿姨家，门是开着的，就继续低头往工地溜达。

“那个阿姨，人不错，要不咱向她要点热水泡面吧。”苏鹏先打破了沉默。

“嗯，咱有钱，向她买也行。”我点了点头。

我心里打着鼓，往回走，门锁上了，幸好是锁着的，这样就不用去敲门了。

我们躲在胡同口，眼睛瞄着路上。见阿姨从小路上走来，手里拿着两个茄子。我们装作刚从小卖铺出来，迎了上去。

“阿姨，下地来着。”

“摘了两个茄子做饭，你们只吃方便面可不行，容易上火。”

“嗯，嗯，阿姨，我们能不能在你这用点开水泡着吃。”

“没事，来屋里，先到屋里坐。”

“嗯，嗯，谢谢。”

“我闺女，和你们差不多大，还在读书呢，你们这么小就出来干活了，爹娘也舍得？”

“没读好书，只能出来干活了。”

“我一个人也是做饭，不如多做点，你们俩一块吃点。”

“好啊，谢谢阿姨，那个，叔叔不回家吃吗？”

“闺女上大学挺费钱的，他在城里挣钱，回来得很晚，他们工地上也管饭。”

“我们要在前面工地干三天活，到后天

才能完工，这几天您能不能给我们做饭，我们老板留的有饭钱。”

见阿姨有些迟疑，我接着又说：“我们不挑食，吃什么都行。”说着把50块钱递给阿姨。

阿姨忙推了回来，“不用，不用，家常便饭，不花钱，都是自己家种的菜，到饭点过来吃就行。”

临走时我把钱搁在了炕上，“这钱是老板的，用不了还得上交，您就收着吧。”

“这孩子真傻，不知道自己留着花啊。”说着追了出来。

见我们走远了，她喊道，“明早几点过来？”

“六点左右吧。”

因为我们每天晚上都加会儿班，第三天轻松了很多，所以去吃饭比往常早一些，阿姨正在包饺子，

“阿姨，今天吃饺子，太好了，我们从出来就没吃过。”

“饿了吧，别着急，马上就好了，先吃个苹果，今天赶集买的，洗好了，自己拿吧，别客气，就是给你们买的。”阿姨挺健谈的，接着又问，“你们中秋回家吗？”

阿姨一说，我这才想起明天就是中秋节了，“活挺忙的，不回去了。”

“刚才闺女打来电话，说她也不回来了，路挺远的，回来一趟都耽误在路上。”说着饺子端上来了，“有豆角馅，也有肉丸的，尝尝好吃不。”

“好吃，第一次吃豆角馅的饺子，比肉的好吃。”

“自己家种的，好吃就多吃点，要不要来点醋？”

“来点吧。”在阿姨拿醋的时候，我猛吃了两个，烫得呲牙咧嘴的，等阿姨一回来，我硬是又恢复了绅士的形态。

吃饱后，阿姨又端上了一盘月饼，“闺女比你们还腼腆，在家时都不敢去买东西，刚才电话里叮嘱过她，过节了，一个人也要买点月饼吃。”

说到她女儿，见阿姨的表情有些异样，不过瞬间又恢复了笑容，“来，吃月饼，我一个人吃不了，就是给你们买的。”

“真吃不下了，饺子都吃撑了。”

“吃不了也得吃，中秋节了，哪能不吃月饼。”说着把月饼递给了我们。

我勉强咽下一块。

临走时，她又塞给我们一包月饼和几个苹果。

虽然那天的月饼没有饺子好吃，那个在异乡的中秋，我给家里打了个电话，告诉父母我在外地也吃上了月饼。



作者简介

苑伟，山东人，80后木匠，文学小组成员。

快递员的心思

/ 王春玉

有人说我们是乞丐；也有人说我们是宠儿；有种形象的说法：我们是免费旅游北京城的游客。宠儿也好，乞丐也罢，不论哪种称呼，都无法真实体现我们的生活和品格。确切地说，我是来北京打工的一名普通快递员，其中的苦与乐有谁知道？每天，上班族和时间争分夺秒，而我们与汽车赛跑，逆行，闯红灯，把交通法则脑后抛，只一个心思，早点把快件（邮件）送出去。

顶首都沙尘风暴，冒北京非典嚣张，战365个日出日落，任都市快节奏的繁华和变化。

我们是：

雪雨暑风如家常便饭，

早出晚归已习以为常

饥肠辘辘似打鼓

风餐露宿你莫笑

师傅长，大姐短

甜嘴如蜜为问路

北京还是好人多

要不愁煞我这外地人

我只是一个心思，快点把快件送完。

当收件人从我手中接过邮件签完字时，我大大松了一口气。这时催促、烦人的手机也不再响了，可以回到公司交差了。很多时候收件人会感激地说：“你送来的太及时

了。”我会既欣慰又骄傲地回答：“谁让我们是快递公司呢！”“怎么，你们这些北京的活地图经不住……”还没等他（她）把话说完，我已经又冲入首都的夜色中。

虽然我们的衣服不怎么整齐和统一，更谈不上时髦和高档，但是我们的宝马（自行车）驮我们走过这里的大街小巷。每天看着不知疲倦的车流和人流，我在这浩浩荡荡的打工大军中，感觉自己是一棵小草；在建设首都的过程中，我是一粒石子；而在温家宝总理的亲切称呼中，我又是“新公民”中的一员。



作者简介

王春玉，男，1967年11月生，河北省张家口人，2003年来到北京，2005年与北京工友之家结识，因爱好文学，2014年加入皮村文学小组。打工期间，做过快递员、门卫、喷漆匠、绿化工、洗车工。

栏 目 责 任 编 辑 : 万 华 山

新工人口述史

工友徐良园和他写的四个电影剧本

/ 刘伟伟

徐良园，1965年12月出生于湖北大悟县水城村。2003年来北京做建筑瓦工至今。2008年开始写作电影剧本，至今已完成相对完整的电影剧本4个，文字共计八万余字。他或在近期将印刷出版自己的第一本文学诗集：《城边的野草》。2017年9月5日上午，在他去怀柔讨薪之前，我对他进行了一个简单的录音采访。

时间：2017年9月5日10:20

地点：北京市朝阳区金盏某小区

人物：徐良园 刘伟伟

徐良园 = 徐

刘伟伟 = 刘

全程手机录音 01'02"17，本文无删减
(开始)

刘：那我们就从这里开始吧。

徐：好。

刘：徐老师，那你现在是在什么地方工作？

徐：我现在，还是在门头沟那边上班吧。在那边打工，在那块抹墙，说起来快弄完了。现在又在东直门那边接了一些维修，一些民房的一些砌墙啊，抹灰啊的活，这么干着。

刘：你在东直门那边工作了多长时间了？

徐：东直门那？就门头沟那边弄完了他们也没给钱，又让上去干，没干；东直门维修时间不长，十天半月。现在准备去那个二环，积水潭那，人家私人民房那去干活。

刘：门头沟、东直门，你在的这个是同

一个工队吗？

徐：不是在同一个工队。都是分散的，全都是私营，自己找的，自己接活啊。

刘：是那边打电话叫的你们？

徐：也是工友介绍。就是人家看着你在干活，房东又让你去干些小活。大活说实话，不好干，不敢去。他不是一天一结，他十天半个月结不了的话，我就害怕，我就不敢去干那些公司的大活。是这样一个情况。

刘：那你平时去接的那些活，还都是一天一结的比较多一些啊。

徐：一天一结是在劳务（市场）那。这也操心也分心。我还是跟熟人比较多一些。密切一些，比较保障一些。也有时候按月结工资，十天半月结工资。不过有选择性，愿意去干就去。

刘：你刚才提到的熟人，你刚才提到的其他也好。他们这些人也是从外省过来北京挣钱的？

徐：那些打工的基本上是外地的，90%以上的。也有本地的，但是他们都是头，他们都是签个合同，不干活。像北京的，北京这帮人更不干活，有一部分人是工头，这样相互认识之类的。

刘：对了，你刚才提到你要去讨薪？下午你要去什么地方讨薪？

徐：去怀柔，是那个，是怀柔区。我还一次都没去过。就是现在这事心里面没底，探一下路。然后最好还是跟他们公司的老板面谈一下，有什么要求，有什么争议的，还要刚跟他们碰一下的。

刘：那你能详细的介绍一下这事，这是

发生了一个什么样的事吗？

徐：这个说起来，就是在门头沟，上半年五一，五一以前就在干着的。他那个工头啊，是四川的，他姓蓝。他就是，他其实是一个小工头。去年我跟他干过，他也是没钱的一个工头吧。但是说去年印象还不错，就是而且钱也给了，到年底。今年还跟他一块干，他接的是那个现在那个潭柘寺后面有个山沟嘛，他就是在那盖，算是小四合院。这个卖的比较贵，据说还有卖千百万一套的，小四合院。就是我跟他那边去抹灰，抹墙，它的主体弄好了去抹墙啊，另外再一些装修啊门窗什么的。就是干了好几个月了。干了好几个月，就他那公司老是拿钱也不快，也不给钱，就是一千两千的给。然后就是，他就是结账的时候，活弄完了裁人了，我们准备不干了；不干了就准备结账嘛，就跑了好几回，他就是给了一半。六万多块钱，他就是给了三万。给三万，这剩下的就是半个月以后来拿。结果半个月以后，这个工头就跑了。跑了，就是他的老板也没送钱过来。工头就是，小工头吧，他应该拿到老板的钱给咱们，上面不给他钱，他也没钱给咱们，是这么一个小经营的方式。

刘：那一共有几个工友，一共欠了这三万块钱？

徐：现在有五个工友。以前就是八个。八个，其他以前干的就是打流水帐一样怎么给的，我不知道。反正都欠。我们这几个熟悉一点的，就是有七八个吧，结了三个，就是一两千块钱的，就给了。我们这块还欠了，最多的一个（工友）有一万二，还有

八千的，还有五千的，还有四千的，还有两千的。

刘：他欠了你多少钱？

徐：他欠的，他打了条，现在就是四千块钱。

刘：四千块钱？他欠了多长时间了？

徐：他欠了有三四个月了吧。现在到九月份了，就是三四个月快有了。

刘：你们怎么知道工头跑了的这个事呢？

徐：这个工头他就是住在韦沟这块。他听说那个村要拆迁嘛，但是又没有拆，人家还没走呢，他就是说借这个机会就搬家跑了，我们就是，我们那边有个工友，就两天没上他家里去的时候，他就搬家就跑了，再就找不着了人了。我们开始抱着一线希望，他跑了，我们又上，像大前天又上潭柘寺后边那山上去找了那个工头的老板要钱。我们说“这人都跑了，都是你们造成的。那次你们要是把钱拿来都给了我们，哪至于他跑了”。（老板）他说他应该在，你们去找他。我说找谁啊，他是四川的，他又不是我们一起的。他几千里地，他就是回老家我们也没法找啊。而且他手机关机，怎么也打不通，公司也找不着他。他身份证信息也没有，有一个工友倒是拍了，但是手机坏了给扔了，那就是啥都没有，只有一张照片。再就是我就问那个经理，就是：“当时你也知道这个情况，看到他打的条子，欠我们的钱”。他说他的钱已拿走了，是六千块钱呢。这个跟我们没有关系。他已经拿到手的，我只针对他，你去找他去。你也算是有错。我说你知

道他欠我们的钱，你怎么就是把工程款付给他，再给他六千块钱，你这不是害我们吗？害的我们打工的落空，你这是干的什么活。你这个必须要负责的。那个老板就说我跟你们不发生关系，我只针对他。他跑了你们慢慢找，就这样。我说好，你就这样，我们不答应，我们找律师去，我们就回来了。

刘：你们找了律师之后，律师给了你们什么建议呢？

徐：这个律师说了，你们还是去找工头。这个工头要是跑了，你找公司老板，他是这么说的，公司没有跟你签合同，他可以一句话就推掉了。他也可以说他不认识你，是吧。我跟你没关系，干活不是给我干的，是给你们那个工头干的，是吧。我结工资是针对他的，他说一级管一级。律师说也不是完全没有补救。我觉得他这还有公司（这里应该是说工头接活的地方），电话还能打通，我说公司还在那。他说那有什么用啊，人家如果是空壳公司、没有位置、地址不详，它搬走了，它是流动性的，那怎么办。他说我建议你还是说，你自己去一趟那个你所说的怀柔那个什么公司，叫长封建筑责任公司什么的，上那边看看去。

刘：就是今天下午你就要去这个公司？

徐：哎，我就是准备上他那去看看。工友也有点忙，有点小活，他们委托一下，让我代表他们去看一下。但是有的人也挺关心，就是你别跟他们发生冲突啊，打你，你自己小心。我说那自己还是要注意点这事。

刘：你像你这次讨薪这个事，你刚才提到了律师，这个律师是你自己找的，还是朋

友推荐的？

徐：这个律师其实是好心的，免费的。他上一次也是上我们工友之家给我们提供一些无偿的援助啊，给我们上课，给我们上那些法律、自我保护、工伤、讨薪这方面的一些注意的什么。还有劳动要签合同。所以这个叫韩律师吧，我就认识他，我就问他。我就刚好怕有这个事，怕劳动完了老板不给钱，我就先说了一下。就昨天我刚好去找他，他就给我们说了这些办法，怎么去弄这个事情。

刘：你看向你这个讨薪这个事情，平时遭遇的，比如说这连续几年，有没有遇到过类似的情况？

徐：有啊。他们有的就是两三年还没拿到钱。

刘：两三年没拿到钱？

徐：就我们这个姓高的一个工友，他也是瓦工。他干活还有前年没拿到钱的。就这工头从里面欠六千块钱就能欠你几年，就是压你一点吧。然后过年你又给他干，就是这么陈账，这么新账这么来着。他是他这个工头的。

刘：你有没有像这样压你几年钱的这样的情况发生？

徐：也有。那不多。也有一千多块钱的，几百块钱的，工头就回老家了，那也就算了。要是早前的，那一想起来那是2007年的时候，我跟那个工头飞砖头要干仗嘛。他要把我干掉，我就拿一块砖头砸他。就是生活，那是没拆迁的生活。在那，比较早，在那盖着澡堂，我就（和他们）发生冲

突。后来拿着砖头要拼命，感觉就是要出人命。人家把我拉开了，出人命怎么能行呢。那时候就八百块钱。八百块钱，相当于现在几千呢，是吧。我也带着人干活，也不是我自己的，我还得开人家工资。你不给我钱，他直接就是不给了，那八百块钱。他说他挑毛病。其实他自己也是一个老瓦匠，什么都按照他的意图来的。他还在一个猪圈，说起来是，改成一个澡堂。开始干的时候他挺满意，比如说我去了，他邀了三个老头在那，说你看看我请的瓦工，多会干，干的又快又好，就是比较满意的。结果一弄完了，脸就变了，说你把我的门安矮了，我这么大的个子进不去，我这要扣你四百块钱。再就是什么呢，他说我有个澡盆呢，我是安在洗澡池那的，你给我弄破了，你还不够我，你怎么说，那这样谁还给你钱来。他来找我，我就毛了，我说你买这个澡盆，当时你爱人在那里看着已经裂了，你买的是二手的，是吧，又不是谁花钱让我们拉来的，你这不讲道理。再就是你这门呢，是你自己让这么安的。当时我说这个门就不高，你要是为了省钱，你安个铁门你刚好。我说你这个人没有信用，长得像个猪八戒一样，我说你要是进不去你就把你前面两条腿放下来爬进去吧，我就骂他。结果这事后来我就改成了一个剧本小品，叫“猪八戒盖澡堂”，就把他这个事情写下来就讽刺讽刺他吧。

刘：你还因为这个事情写成了一个小的剧本？

徐：恩。就是借神话说现实。就是借古讽今吧。

刘：哎，你来的时候说这个讨薪的事情发生了一段时间了，你还把它写成了几首诗？

徐：就是门头沟这块啊。

刘：对啊。

徐：就是求神拜佛嘛，就是潭柘寺这块，借着像我们很虔诚很用心的干活，像烧香拜佛一样干活，我们底层的吗，他们高高在上的，干完活翘着二郎腿啊，也不管你，又不给钱。去了水又没有喝的，饭也不管，就是说他们没有同情心，就像那个庙里的冰冷的菩萨一样。你求它又没用，还是要跟他们干，还是靠咱们工友团结一块去跟他们讨要说法。因为一个人两个人去了，他们根本不理会你。前天我们去了五个人，本来想干起来的，后来又打通电话，在那商量，现在不能真的打起来，要像律师法律的手段。我们也就是吓吓他，因为咱们也不能蛮干。

刘：你带你写的诗了吗？你能读一下刚才那个吗？门头沟那个。在你手机里？

徐：嗯。就是，那我就给你看一下吧。

刘：你给我读一下吧。你给我读一下。

徐：可以。我找一下。

刘：读一首就行。

徐：这样，找怎么没找着啊。

刘：不急。

徐：我写了两首，一首诗叫《终点》的。

刘：哦。

徐：这个也是写讨薪的，当时我很气愤也很无奈吧，感觉。

刘：这这个讨薪的《终点》是你什么时候写的？

徐：这就是前天写的。坐地铁，从大望

路，不是说抱着一线希望嘛，说起来，就是到了苹果园地铁站就是终点站了，然后又从苹果园的终点站坐到潭柘寺的终点站。其实联想起来咱们的讨薪之路就没有终点。不知道什么时候是个尽头，咱们工友这么大一群人，放下手里的活路，才去讨薪。就是一无所获，空手而归这么一个情况。

刘：你能够读一下这个吗？

徐：可以吧。

终点

从一号线大望路地铁到苹果园的终点 /
从苹果园坐 931 到潭柘寺的终点

女播音员声音甜美的终点 / 让早起的人们可以放心的眯一会的终点

我心中没着没落的终点

终点 / 泥墙没有终点 / 抹灰没有终点 /
打地灰没有终点 / 贴瓷砖没有终点

终点 / 今天是工头堵住发誓结账的第五个终点 / 失望、失信、失效的终点 / 是工友骂着给工头送终的终点

终点 / 不吉利的终点 / 黑良心的工头掂着钱跑掉的终点

终点 / 打工之路没有终点 / 打工讨薪之路没有终点

刘：这是那首《终点》。你刚才还提到说你把自己日常遭遇的事情写成了一些小品啊小剧啊之类的。我上次跟你的聊天的时候，你拿出来四个剧本。是四个剧本是吧？

徐：嗯。

刘：这四个电影剧本的一个写作时间段，是在一个什么样的时间段？

徐：写都是写咱们打工的、周边的、自

己的本职工作这块的，再就是说像我是干瓦工的，早一点写的，2008年，2008年底写的。2008年底望京东村在五环东北角那块是一个自然村，是拆迁。

刘：那你这几个电影剧本就是2008年到2017年，一直还在修改，是吧，到今天。

徐：哎，嗯。

刘：那这每个电影剧本的内容是什么啊，你刚才提到的那个拆迁是一个，最早的，是吧。

徐：大望京村拆迁是2008年，就是奥运会那一年吧。

刘：这个电影剧本叫什么名字？

徐：叫《最后的房东》。

刘：你简单的介绍一下，这个《最后的房东》电影剧本的内容吧。

徐：《最后的房东》是说，在那一年，2008年的时候，这个村要拆迁。拆迁的时候，那个村里面听到这个消息后，人家就是在那里住，没有停下来，一直在那盖。盖房子，就是等着拆迁赔偿吧，最赔偿可能达到八千一平。那些保安在村口堵都堵不上，人家不给你面子，堵不住的（盖房子）。村里有些大户啊，村民啊说我自己修房子盖房子你也管得着吗。所以说，就是后来就一直在干，一直就盖，盖起来的全部盖满了，里面呢，乱七八糟的、打架的、争一块地的、争一个猪圈、争一个狗棚子。争那一个很小的一个地方。就是说人性啊，就是就被金钱扭曲了，就是没有重量，只是一切向钱看。就是这个情况。再就是说，我们打工的在这儿辛辛苦苦的，有的干活还没拿到钱

的，有的房东搬走了，有的就是年轻的小工，拿他们不当人还干活，还骂他什么的，这些情况都有。

刘：噢，就是这个《最后的房东》基本上涉及到这些内容。这个剧本写了有多长时间？

徐：这个剧本写了一两年多一点吧。

刘：写了多少字？

徐：有3万多字吧。

刘：呃，上次我看了你写了分镜头，有多少个镜头？

徐：大概有，嗯，不到120个镜头。

刘：120个镜头。这120个镜头里面有没有你觉得印象比较深刻，或者是，是觉得特别有冲突表现的一些桥段？

徐：冲突比较那个严重一些的，就是说我亲自（经历的），我们两个人在那干活吧，就是在那个马路边上，他（房东）是占了一块地，在那盖一个房子。他就准备盖好，就占好，就是要赔偿嘛。就直接看到那个城管的来送，送罚款单，那叫停的单子，不让你干，你这就马上要拆了，你就不能盖。结果那是星期五的时候送的，星期六星期天他照样在盖，因为它是打游击嘛，他说你这星期六星期天赶紧干，把这个门按上，把这个院门砌好，让他（城管）看不出。结果就是还在干着呢，星期天的那一天，来了一帮那个，嗯，像福建那还是像是东北那块，比较那个什么，他们来早一些，他们就扯皮，说这块地是他们的。说这个房东，说他没给我联系好，就这么黑着这么干，那还能行，他说这是起码有谱的嘛。其实这个房东它是本

村的，他也比较厉害，他也没怕过谁。他正在那盖的时候，他去买材料去了，就来了十个八个的，有什么光头长毛来了，我们正在砌墙的时候，就听了来势不对。那些人看着屋子，说来，我们把它拆了，还在占我们地，就是说没有给我们钱，就是啊这么得了，啊，不把人当回事。我就他们怕打着咱们，我和那个瓦工赶紧从这架上跑下来，人家就来了，一下子把墙推倒了。

刘：这就是写的比较激烈的一个场景。

徐：这就是个写比较激烈的一种场景吧。

刘：那第二个剧本叫什么？

徐：第二个剧本叫那个《隔代传烟》。

刘：那你简单地介绍一下这个电影剧本的梗概。

徐：就是想象个家庭吧。就是爸爸妈妈出来打工来了，小孩子到了上学的年龄，他就是跟着他爷爷一块在家里。就是留守老人、留守儿童，带着他读书吧。然后隔代他就是管不好的，到这个隔代孙子辈的也不听他的话了。就是不好好学习，就是跟着一些小孩子一块玩啊，嗯。管不了就是变坏了。完了他这个爷爷也是爱抽烟，他这个孙子呢，就是说是潜移默化吧，就是学到了，好没学到，把坏的学到了。爸爸妈妈在外面，遥控也管不了，所以没好好上学。后来就是初中没念完，就是又跑到城市里去打工。唉，这些事，都是人生的路上不成熟的一些事，这就是这个，也就是这个时代的一种趋势吧。这个一些人不得不出外打工挣钱，就是养活家里老人孩子，但是说最好的一些想

法都不理想，没有达到想要的是吧。孩子上学没上好，老人在家生病了，唉，再就是说，唉，孩子在这没上过多少学，到外面打工也没找到好工作，还一直在操他的心。

刘：第三个第四个剧本呢？你简单介绍一下这两个剧本的名字跟内容吧。

徐：嗯。第三个就是那个《风雨阳光》。《风雨阳光》算是前年去年写的。它是写一个家庭，就是西北的一个家庭，他这个孩子在南方南昌那上大学吧。孩子有一次他发现他现在颈部长了个小疙瘩。就是一个看病的一些误会和一些纠纷吧。他就是颈部长了一个疙瘩，他就上到医院去检查。他是大一的一个男孩，再往后医院检查，就是说你这是长在颈部，感觉跟淋巴系统隔的不太远，它这是淋巴瘤。就是说有点厉害。后来计划把这个瘤割了吧，防止它继续长大。后来又怎么办诊断它是是淋巴瘤了，淋巴瘤转移，这就不得了了。他那个爸爸是在老家，也是一个木工打工的，家里没多少钱，经济也承受不了，而且他家里就是有很多一些事情。他奶奶那方面也是得了很重的毛病，脑部有毛病，也在医院住院。就是说很多磨难，很多苦难。就是第二年三个连在一起了，就是看这个他爸爸怎么处理，就是对人生的一个选择，和对自己处理看病的一个怎么处理。其实（原来）这个医院呢，它是没有经过很认真的检查，它是个误诊。结果就是说，但是爸爸一直坚持着，他自己讨论这个孩子啊，这么严重的病你得治下去，但是家里没钱。学校都是挺人道主义的，是吧。学校又给他捐款，捐几十万。但是他这个爸爸，他有正

义感，他知道自己的孩子活蹦乱跳的，怎么会一下子这么严重的病，实际上他是不相信，但是他要把这个消息，把病根弄清楚，他再接受那些捐赠，是什么都是可以的。现在他就是不能先要，对不对，既不能把学校的钱浪费了，又不能把孩子的病耽误了，所以说他顶着压力，把孩子弄到北京医院，那个协和医院来看病。结果检查就是却没有多大问题。嗯，就是一种，就像风波，是个误诊，结果就是是误诊。学校的钱你没乱花掉。学校的钱也是孩子们捐的，有好多穷孩子。

刘：那第四个剧本呢？

徐：嗯，第四个剧本是叫《大杂烩》吧。《大杂烩》也是写那个西北的一种，一种底层人。在做一些买卖，跟那个就像那以前的一个大篷车，像印度那个大篷车，那些个商人嘛。就是一个底层经济，干小买卖的，跟着一种流动的一个商队一块走。就是有什么都拿着一大汽车拉着什么，就棚户商人吧。他拉着这个大棚子在这里，前面要开交流会啊。你就在这里面弄个摊位，一个摊位30多块钱，二三四千唉。就是这个事情十天半月结束了，这是一个月，唉，你挣钱也得摊费，也得交这么多钱，你赔了你就完了是吧。他这个是赌一把，而且呢，这个西北的刮大风啊什么气候，就是说都是很不利的，有大部分是赔钱的。而且这里面涉及到一些儿童孩子的一些发生的一些误会。比如孩子他爸这个照看生意啊，他照看不了，人不够用，他把儿子叫过来。而且这几百年以来，结果搞丢了的事，这个情况都是有。没

找着。而且那个晚上是下雪的，孩子走丢了，就是很多亲戚朋友啊，全家大人就急得不得了。就是发生这些。再有的是暂住那个房欠着老板的房费呀没有钱给，比如说人家这一次就亏得不得了，根本没那几千块钱根本交不起，他就跑掉了，跑掉了，而且有些帐篷老板就到处找他。唉。也是别人出租给他们（老板）啊，比如说有一个几个头，就是搞这个业务，在这个县城里面啊。我在你这块搭一个篷布那搭一块，在这里干一个商品展销会，甚至交流会这种。（西北）他们那块就感觉来经济比较落后一点是吧，对外捧这个市场是吧，应该说是。在这南方的其他的大城市，人家商品上那些超市多的不得了，谁还去买。那他们那就是有些人，有一些人来（帐篷）买便宜东西啊，什么东西就是有它一定的市场。就这些人呢，里面也有骗子，又骗钱的，有工商局执法的，唉，还有那个卖假货的也有，干什么乱七八糟也有，没通过质检。整个的情况就像跟社会一个乱象的总汇，就是在那里头，五湖四海的，来去像走江湖一样，想在哪去发点财捞点钱，几个都落空了。还落了好多一些，像下雨啊里面都进水啦，那冬天的时候，这个棚子大冬天下霜下雪了，就是很生活很不方便。其实是底层的人生活的一种挣扎吧。

刘：我听了你说的这四个电影剧本，我觉得前三个好像是一个系列，给我的很强烈的关联感觉。它像是我们说的一场底层游民也好，现场者目击也好，然后接上具体的务工生活遭遇的一个三部曲。第四个呢，我觉得它就有一点那种抽离出来的一个东西，因

为你忽然跳动了，离开了自己熟悉的生活，一个大篷车跳到了西北方向。意思就是你给我的每一个描述特别有场景感，然后又很细节很具体。你比如像什么那个帐篷在前进遇到刮大风啊下大雨啊，这些实际上已经非常非常具有场景感了。那第四个，我就忽然觉得它有点像西部公路片。

徐：哎，就是，那个我是自己去过几次，是亲自参加了感受这个东西的，它那里做一些小买卖的人的生计，它也是一种劳动，它都是酸甜苦辣。有些东西他们赔了，弄的是生活没着落了，很多一些磨难的东西。

刘：你这四个剧本我看写作跨度时间将近多长？

徐：时间跨度将近十年左右。

刘：写作跨度就是十年吗？那你如何在自己的工作之余去写作这这些剧本？

徐：那这个就是有时候就像写诗歌一样的，差不多吧，就是挤时间。晚上下班呢，就是有时候工棚里面蚊子多了，工友在里面抽烟喝酒多了，那个就是去在外面街上的路灯下。要是在那个山里头，这是没有电的地方。也有时电灯昏暗的时候有时候就打一个手电。后来有手机就照着写一下，就拿个铅笔简单的写一下，白天在看得见的时候，再就是下雨不干工的时候，再有把它抄下来。这个这样弄的。

刘：那你平时的工友都在干什么，他们休息的时候？

徐：他们休息的时候，有的在北京租的房子里，他就回那个租的地方玩起来；有的

有家的就回去了；有的就是这抽烟喝酒打扑克打牌，他们就是主要是这些。

刘：那平时这些工友抽烟、打牌的时候，他们知不知道你，你在做一个电影剧本方面的一个写作？

徐：嗯，有少数的工友知道我有，比如说一个工队里有十个八个人，他有少量的人爱看一下手机上的小说啊，有一些看一下刊物。他就是不看到你还顺眼一点。其他人都是不给他看，都是偷偷的弄的。

刘：那你给那个那些感兴趣的工友看过没有？

徐：那从来没有给他们看。他看你的东西，还要干活，那你就干不成了吗？因为你不是一个闲人，不是一个免费的人，不是一个（闲人）。你这样，你这么干就不像是干活的，人家工头也知道呀，这像写文章，赶紧走吧，不让你干，你这样你能干好活吗。

刘：我看那个刚才读的那个诗歌，那就是抄到了一个A4纸上是吧，一个复印纸上。然后你上次来的时候给我看的剧本，也是都用铅笔来写的，然后再把它打印出来。这个是你自己通过电脑把它打印出来的？还是马上请了你的朋友帮忙？

徐：有的是请了朋友，年轻人帮打的。有少量的还是在街上去花一点钱呐，打印店让他们给打的，比如花个几十块钱啊百十块钱，这事也是有的。

刘：然后让他们帮你把它打成那个word，然后再打印出来哈。

徐：对，它就是因为这个也便于保存，跟携带。自己有些时候感觉到人家虽然看的

是很平常的事，但自己感觉也出来一点，辛辛苦苦弄出来，弄丢了也不行，是吧。再有的东西感觉有些好笑的，一些素材的东西，就是还要留下来做一个记录。

刘：那你怎么看待自己写作电影剧本这个事儿？

徐：呃，其实要是说这是偶然的一个机会吧。我以前就是写一些古体诗或自由诗。去弄这个，没有想着写剧本，以前写故事啊，什么那个小说什么的。2008年的时候，就是我弟弟，它是参加一个电影的一个，一个群众演员的角色吧。他和那个电影制片人有一点点交往，他就是说我哥也写东西，说我也写点东西啊，写一些诗歌，小说什么的。制片人说不来钱，让他要改，写就让他写剧本呗。他就是说要是写得好的话，我们就采用他的剧本。那个时候他们是拍那个《麦积山的呼唤》。在水天拍那个。我那个时候是在天津干活，他们那两家是天津和那个天水的一家公司，是电影公司，是合作的。他们就是那个天水的一个导演，一个是制片人，他是这么跟我弟弟说，后来我就开始写，就是这不就是想着有一些希望哈。

就是我也写东西都是好多是场景化，这个跟电影剧本是比较接近的。也描写人物的场景的，那脸上动作，干什么，所以说有相通之处。后来他们两个公司就分开了，在那边这个制片和导演就没有就中断的这个事情。所以我的那个还是写东西。但是写上了，就是都是上路了上瘾了，就是一直这么往下写。这当时写小说的，有的就是前两篇都是小说把它改成剧本了，后面就是就是直

接是写着。就有三篇，都是小说改成剧本的。有一天，就是那个大篷车直接就写的是剧本化的场景，半调整写的这么个事情。

刘：你这四个剧本，特别是前三个剧本，就在你的这个表达里面，你觉得它最倾向于哪一个方面的表达？就前三个。

徐：还是跟咱们打工和那个切身的家庭的一些生活都是相关的。熟悉的生活，熟悉的工人，熟悉咱们的一些劳动一些工地。这些跟劳动的过程都是有关的。而且第一个就偏重咱们生活在哪一块，像我们租房子这一件事，相关的每个月交房租啊、搬家的、哪个哪个村拆了、搬家了，安置哪一块，房东好不好啊，以及在这房子一些工友就是发生那些事。眼见耳闻的，这是真实的记录下来就写进去了。

刘：就是你通过这几个电影剧本，其实就是记录了你自己的一个生活跟遭遇的一个状况。那你这些电影剧本给过朋友，或者是在你在皮村的那个文学小组看过吧？

徐：看过。就是像那个王德志他们去年弄那个《移民二代》嘛，我就是给他看过。他说他现在正拍工人的那一块和打工的，是在城市打工的为主体的一些记录性的东西。那我们设置的乡村和那个留守儿童的，他这块放在以后再弄。我就是前天，把那个《隔代传烟》就给他了嘛，还得再看。因为他准备写一个剧本，他刚好设计让我参演。他说就是你老干你的瓦工，这一个身份是代表工人啊，代表底层劳动的一个形象。因为去年《移民二代》，我也跟他一块弄过，也就是，也是一个工人的一个形象，在里面觉得我也

是代表工人。我本身有爱好的，他就让我参加，我就参加了。

刘：像王德志也好，在皮村那些老师也好，他们给予你这些剧本一些什么样的具体的建议没有？

徐：他这个建议就是，都是有的。然后就是那个，那个拆迁消息，那个《最后的房东》，它那个是说它要是涉及到比较长一点，这是一方面的；而且他说这个题材比较敏感，因为现在拆迁，人家不太敢拍，在这拍的话，那个场景就比较辛苦，比较混乱，它毕竟是实际场景。然后就是像现在这个时代，就是他们都是跟着时代走，嗯，搞这些，不是落后的东西吧，他们，他们就是说就是政府呢，也有些时候它也限制你的题材。但是我觉得我是对自己生活和身边的人和事的一种真实记录，就把它记录下来。没事，它拍不拍咱们本身它是个小说改成的，就是作为这过的那几年在那，它是有那么的原因来的。

刘：你是经常去这个皮村？

徐：是，就上那去。

刘：那个皮村就是有一个叫工友写作小组啊，叫工友，文学小组还是叫什么？工友之家文学小组？

徐：嗯，叫“工友之家文学小组”。

刘：你简单介绍一下这个小组吧。

徐：它叫皮村工友之家文学小组。它办的，还有皮村报。它呢，再后来就是2014年的时候，下半年成立了这个文学小组。主要上课的是老师张慧瑜老师。他这个老师主要是给我们讲课，基本上每个星期都有上

课。老师有时候忙了，就是其他的事忙，他就又介绍一些老师过来给咱们上课，讲一些历史的，再就是讲自然的，还有科学的，还有比较广泛一点吧。还有讲书法课的。还有法律课的，那是培训的，后来是有的，就是普法的。

刘：你每周都去吗？

徐：基本上去，就是只要是在附近干。要是其他城市短时间去打工，那没时间，就是跟他们说就没有去。比如像去天津呐，像石家庄也是，那是一个月的时候，一两个月没时间。基本上这几年就是坚持往去那。

刘：2014年到2017年，差不多有两三年的时间了。你在这个文学小组里面，说的通俗一点叫感觉怎么样呢？

徐：啊，这个学习小组那个气氛还是挺好的，工友一块都聊得来。然后都是打工的，一些像瓦工啊，木工工厂里面做活的同志，有那些家政工。哎，就是还有比如说在工地的啊，在人家做饭的，这些也有上那听课的，都是文学爱好者，就要写点诗，过一些小说的，就是大家在一块，哎就是都喜欢写点东西，都是能聊得来的。而且呢，我们就是比较喜欢这种方式，比较珍惜这一些学习的机会吧。像比如说我们打工也有20多年的，从南到北，从广东还是深圳那块的就过来。周边的这些城市，比如说西部一起搞完了，它就是没有一个地方有这么样的一个课堂，让我们学习的啊。它就是你这个打工的人就是散散的，没有老师来给你讲课，没有得到过。像北京的政府方面的大学，北大清华的老师给我们讲课，这他们都是无私的

奉献，给我们那个普及文化，嗯，教我们写作、写诗歌、写小说来发表自己的一些心里所想的，然后记录工人的那一个生活的状态，那个打工的一些酸甜苦辣，一些故事来写。

刘：我听到这，我想问一个问题，就是我知道你们工友之家的这个文学小组里面，有位被媒体广泛讨论的范雨素老师。然后你刚来的时候跟我说某某视频网站，然后又要去拍摄你们这个小组。你怎么看越来越多的这种主流媒体，关注到你们这个文学小组呢？我就是想听听你的一个真实的想法。

徐：嗯，她那个，嗯嗯。他们关注其实就是今年比较多一些，就媒体这么多年，好多都是在关注。今年，就是范雨素写了一篇《我是范雨素》，就是有更多的一些媒体记者知道我们这个文学小组的学习情况，和他们一些写文章写事情的一些进步，然后他们的成长的一些过程都是知道了。然后，嗯。其实我们这块是工友之家，一直是在坚持。这个文学小组老师给我们讲过学习上课的，就是好多。有一些媒体还是宣传的，以前还是不太不太够，唉，就是也觉得他们，像那个媒体，各方面它解释给全国的范围看，甚至南北都知道你了。其实也就是没有这么一个新鲜事物吧。这就是像古代来说，像我们那个孔圣人吧，说“有教无类”，只要是没有门槛，我们都是普及学习，就是提高工人的一些素质啊，提高自己的一种思想。那个或比如说是打工的遇到一些困难，比如说是法律原则，这块学的就是刚好正好用得上，我就是吧。比如说工伤啊，讨要工资这块，怎么有你的不蛮干的方式，给老板。就是说要

钱方面不要太粗暴，也不要过激，要讲你有道理的，做一个既文明的、又对社会有一些就是安定的，就是嗯嗯，就这么一些情况，他就是好好的。干好本职工作，好好的是吧，有什么困难都是通过正当途径解决。

刘：就是说，你的意思是当越来越多的媒体来关注工友之家的文学小组的时候，实际上对你们来说是在传播上是一个好事，然后也更增强了自己的一个信心的一个事。

徐：嗯，对，这个事，其实我们作为一个底层一个劳动人，那时候也没这么高的奢望什么，是靠这个写作吃饭。就是写作，这是一种有好多都是从小的一个爱好，要是没有真正的爱好，他也都是搞半天一会就跑了，（很多人）也是好多就是到其他城市就没有坚持了，这方面也有。我们也希望，比如说是这个社会就是文明些，进步一些，就是好人越来越多。我们也通过学习就是转变一下，对我们这个阶层的一些看法。像苏州的，上一次来的大学生，他来我们这块来做组织调查调研吧，他是苏州的，也想办一个这样的模式；再比如说苏州的那些教育学院的人也给工友上课了，打工比较密集一些（地方），他们就是也有一个精神的一个提高，然后其实是普及学习，就是对社会的进步，对工人的素质提高，和那个业余的一些东西都是有一个精神的寄托，这也是社会文明和那个进步的。好好的一个事情，我们就是一直提倡，他们也是跟他们交流过，就是它起这个宣传作用。

刘：那皮村工友之家还在平谷办工友大学，你有没有去过工人大学？

刘：工人大学就是学校是在平谷吧，现在就是改在网上学习的。就现在改成这样，我们因为工友有好多五湖四海的，比如说，是就很难聚的。

刘：还要干活养家。

徐：对，他们要打工，他们要生活，就是要挣钱才能来维持，他就不可能说上那去，那就是网络就自由一些。就是领到了更多的学员学习，再学习劳动文化，学习工人的权益这块。自我保护啊，是加强文明。

刘：你去上过这个学吗？或者是微信上学习过吗？

徐：要说学习啊，我去年报了名单的，然后就是说今年呢，我也是参加学习的。参加学习，也学到了好多东西吧。那是我们的吕途老师，然后还有教法律的老师，还有志愿者，就是给我们普法。完了张慧瑜老师也是参加这个工人大学的，也是在那当老师。给我们讲一些文学的历史的，然后就是讲的也是，做一个会有用的人吧。对工人阶级要有提高，要对这个打工或这个当前的一些社会也有所了解，认识我自己。

刘：你比如说咱俩都是外省人，就现在在北京，政府在做那个叫什么疏解非首都功能，你知道吗？就是通俗来说就叫赶人，你怎么看待这个事情？就从你自己的一个角度来谈一谈这个事情吧。

徐：这个事情在我们底层的打工人，上面呢，那就是政策和政治上的。它是由那些上面的那些人弄的。哎呀，我们在这个政策要是说它制定这个东西，它一定是有它的道理。它是从那个大方向，它这个事从城市

大趋势大气候，它考量的是吧。但是说呢，实际上涉及到几层，涉及到我们租房子和外来的人打工的人，以及那些打工子女上学的这块就出现一些矛盾，那这是明显的可以看得见的。比如说那个孩子，他们是在北京上学流动，有流动的学校。你现在随着这个把人弄走了，流动的这个村拆迁了，立刻过来就少了。拆迁了那孩子怎么办呢？他上学上到半途而废的，他刚好这父母这一块，也是在一块，有一些家庭的温暖，这些方面在，而且他（家长）就是能互相照看一下。唉，现在就是带着一块走，下班接孩子，大点自己就回家了。

这个房子现在就是一个弄废弃了，有的是又赶回乡村，就往往农村也让这个让孩子回去了没有学校读。有好多家庭（孩子）没人带了。比如老人，其实有那些老爷爷奶奶就老得不得了，他自身自理就成问题，这就是这个方面。

刘：那这个政策，对你自身现在有什么影响，或者能聊聊感受到这种影响，对你自身的具体影响。

徐：那次我们工友有聊过，就是要说那个点，就是现在，就是城市基本上建好楼房，也盖得差不多了，桥梁也建得差不多，就是好像就是你都什么都弄好了，现在确实也不需要农民工了。

当时呢，来的时候就是好像号召农民工进城搞建设，这是国家那时的政策。现在就是没有说直接让你走，但是这趋势也是在那。让你走，就弄好了；需要咱们不走了，就没弄好；全部弄完了，就让咱们走。就是

好像是不太舒服，感觉到有点不够意思，要说感觉到。唉，但是说呢，他实际上这么一弄，就是把你我租的房子，比如你想在这栋房子你再换个地方，毕竟必然是涨价，房租是涨，涨了好几百块钱一个月了。然后生活费提高了，孩子上学也直接影响了。这就是给我们的一些打工或外出的人士带来一些不方便的，这是明显是在那的。

刘：你对北京这个城市有情感吗？

徐：有情感，怎么说呢？就是说，我在这2003年就来了，就是没有感情，还有交情，是吧。就是说酸甜苦辣也是有的，但是说城市的发展毕竟是这个时代的一个趋势吧。现在，那现在说让我回去，就是说，这就叫“待不下的城市，回不去的乡村”。这是我们的工友聊天这么说的。

他（城市）这个是给我们带来一些好处，比如说我们老家的话，你就是一个人家一亩地都没有，你必须要到外面打工，你必须要到城市来挣钱养活才能活下去。他（城市）是给你提供的一些就业和劳动，一些报酬的机会，都是有的。但是现在就是说那个钱不好挣啊，就是老是搬来搬去的，增加成本，你还得紧够劲干。就是说有的还是赔，还在赔钱，有的就是没事，活少了。这些方面在。而且呢，那边工头他们钱也不好拿。你要是干活还拿不到钱，就在这扯皮了，压你的工资，感觉都是一种紧缩吧。这个像我们建筑行业都是嗯，工头，工头他也很困难。我们打工的也就是慢慢就比较那个生活比较艰难地，感觉紧缩了。

刘：我们再谈最后一个话题。还是关于

你这四个电影剧本的事情，就是说你有没有想到过有一天，你会把这四个电影剧本变成一种实际操作层面上的，可以把它拍出来的这个可能？

徐：这个可能性不大，因为我们没抱太大的奢望。再说呢，我们呢也是讲实际的话，我们那个工友之家也有摄像小组，哎，我们如果说我要有时间，再改精炼一点。我们王导啊宋轶他们也参加这块。它才有可能弄。那次宋轶也给他看了，都是我给他看的。他也讲过这个东西，他就是说，他建议王德志说，你看他这些东西在哪去找啊，这就是好东西就可以拍啊。他是这么说的，我是三个人都在那聊过，今年夏天的时候。但是王德志他不是拍那个工人嘛，直接是工人的纪录片完了，还有学校儿童，他是现在集中点在那。他弄完以后，他说他现在也在忙。我刚才讲过，他准备弄一个就是像我这个《隔代传烟》这个题材吧。农村呢孩子啊，到城市内就业了，发生一些个大人的一些碰撞啊，设置没有上好学了，这上城市找工作也很难，工资也低，还真的不够花了。这个情况都是年轻人就是月光族嘛。

他写这个东西我刚好更是灵感来了。他也让我帮他参加一块，比如弄这个剧本，像宋轶啊我啊再还有王德志，他参加写修改都是可以的啊，还有一个年轻人。所以说他涉及的这个题材，我这一阵呢，就有点工作和那个讨要工资比较缠住了啊，就没有跟他们一块写。我就把这个剧本，他刚好写到“我儿子”，这是他直接说我写跟儿子这在城市啊乱花钱，爸爸在训他，两个父子关系有点

紧张，不听话。我就刚好说，这儿子要是年轻人抽烟的趋势，还是有一些。所以说我就刚好我把这个剧本给他了，他在看。我说你要是能觉得这个能跟你那个糅合在一起，或者这是作为一个尽头做一个延长能采用你就采用呗。可能我也是这块，我们在一块商量商量的戏。所以说这就是有一种拉近的距离，就有这种往这拍的一种那个想法和趋势吧，所以说也不是完全没用。

刘：还有其他途径吗？

徐：其他的途径就是，呃，要说我没有投稿那是假的。就是说写完以后，我在前三年时候在中联影视去问，我说这又像剧本，又像文学的，行不行？那（以前）我不是上那个《人民文学》，在东三环那些投稿嘛，投稿的时候就是说，我是拿着一个印刷版的，就是跟那个编辑看，他说你要是这样，你一次没来过，他说你要弄，他说这个可以弄，可以做文学，但你要搁在这儿呢就是三个月，以后没发表啊就是不退稿的，他说你自己看着想想。你搁到这就搁在这，我心里没底，我就拿走了。我拿走的时候，路过那个他那个三层嘛，路过那个中联影视，哎，我看着这个不是影视嘛，我想我这是剧本性质的，我说我进去聊聊呗，就跟他们谈。说我写了一个什么东西，刚好那有一个导演，是一个综合部的一个主任，他什么都管，剧本什么的，他也管着杂物，这是排剧什么场景什么他也弄。我说我弄的什么题材跟北京这边，他就比较有点感兴趣，他就是说那你把你的剧本给我看一下吧，他看一下。我也没抱多大希望。

他说这个题材，虽然有些敏感，但是写的是北京的现实，写的是北京打工的一些或租房的、和本地的一些房东的，他们的心理和他们的一些金钱观、价值观都带着。他说那这样，你要有电子版就发给我，他说我再给我们导演讲一下，他说我觉得这个事不是没可能的，它虽然有着敏感，我们的中联影视也是比较大的公司嘛，它也弄电视剧，各种类型的题材，它也弄，或者就该总是可以。那个剧本我也给它了，因为他的公司在那，后来他说我们要是它，还是把电子版发给我，给我们导演看。我就发过去了。后来我就没就在意那个。后来过了半年，我问他，我说你那个情况咋样，有没有一些可能，说有没有意向拍。他说不是没有可能。我们现在在弄电视剧方面，他以这个题材，它这个要看机遇，要看资金的机遇和题材的机遇。如果它需要这个题材，你这个人的东西啊人家还没有，就是人家没有写的这么仔细，这么一线亲身地感受，他说就会采用。他们是这么说的。后来就是写其他的，其他的都没有怎么过问。有时候联系一下他，他说要是要是有可能，他说我都会给建议到导演，建议。就是是这么一个过程啊。就是也接受这个剧本，就是他们怎么拍不拍，其实是看他们是吧，我只管写，把这个东西写好。

刘：好，那就先聊到这。

（原发于“一个办事处”）

作者简介

刘伟伟，媒体工作者。

文学小组周末讲座

人民文艺的发生——延安讲话与延安文艺运动

/ 卢燕娟

今天我们通过毛主席的延安文艺讲话和“延安文艺运动”，来讨论一下人民文艺的问题。我主要讲三个问题，是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召开、重读《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和讲话之后的延安文艺运动的发生。我们在今天的文学背景下回过头看，可能会觉得延安文艺运动好过时啊，但是在新中国刚成立的时候，延安讲话开创的文艺运动代表着当时最新的，最先进的文艺。所以在第一次文代会的时候，周扬代表解放区作报告，他的题目就叫《新的人民的文艺》，我们来看看这个运动它到底新在什么地方？今天我们如何继承“延安文艺运动”的遗产？

我们先谈谈座谈会之前的延安形象。在 80 年代整体的时代转型之后，很多人对那个时代实际上是有隔膜的，一谈就感觉比较负面，即使留下一点正面的东西，也会认为是后来的形塑。但是当时我因为博士论文做的延安文艺的研究，我查了很多恰恰是当时比较原始的资料，发现当时延安的形象，和我们今天想当然的看法很不一样。在 1935 年前后，延安不仅是在中国国内，而且是在全世界都是非常先进、非常光明的形象。我们知道有许多世界一流的作家慕名前来，其中就有著名的《红星照耀中国》的作者埃德加·斯诺，另外对党史感兴趣的朋友应该还知道史沫莱特，一位著名的女记者，当时跟毛主席的关系特别好。他们来中国书写延安，然后通过他们的笔把在延安的所见所闻传播到全世界。延安成了当时全世界民主的希望所在。那么国内的印象呢，我这里查到一些数据。据国民党教育部统计数字，抗战以前全国专科以上学生有 4 万余人，到 1945 年减少至 3 万余人。虽然当时战火纷飞，战乱

当中人命固然脆弱，但是我在另外一个地方，就是当时的《解放日报》里又查到了另外一个很有意思的数字，1938年一年间，经八路军西安办事处介绍到延安的知识青年超过一万人。我不能说这一万人就是那一万人，但是在自然死亡的可能没有那么高的情况下，我们大致可以推测一下国统区消失的这一万余名知识分子他们到哪里去了，或者他们主要的部分跑到哪里去了。1943年以后更不得了，任弼时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发言说，抗战以后到延安的知识分子一共4万余人，我们回顾一下前面的数字，即使任的报告可能是把知识分子的标准降低了，但是我们足够从这里看出当时延安在全国知识分子中间的吸引力。吸引力从哪里来？从延安当时在全世界都非常先进的民主进程中来。延安在当时实现了基层组织的全民普选，所有的村干部必须由村民一人一票投出来。但是当时大多数村民不识字该怎么办呢？你告诉他张三李四张二狗王二狗他看不懂不会写怎么办？很好办！《解放日报》记载，党派出工作组到农村里去，想出了很多选举的办法。——比如张二狗代表的黄豆，李大壮代表的蚕豆。村民以此来“投豆”。当时还发明了一种办法就是点香，如果你支持谁就在谁的符号下面烙一下香头。延安的农村就用这种“土办法”实现了不记名投票和高度的普选权。我刚才谈到著名的记者埃德加·斯诺，他的坟墓现在还在北大的校园里，我们还能看到。他当时在书里描述到，在中国共产党到达之前，中国的西北地区可能是人类最黑暗的角落，这里除了少数的地主、官僚、商人之外，几乎没有人识字，文盲率高达95%以上。但是中共在延安建立了政权之后呢，大量地办识字班，开展识字运动。这个识字运动，就涉及到老百姓的文化权问题，还有通过识字班可以给老百姓传播很多观念，比如说“平等”的观念，比如说“进步”的观念。《解放日报》还记载了另外一个故事，有一个青年在村里名望挺好的，票数挺高的，但是他的媳妇出来拆他的台，很好玩。他的媳妇满村子里说，你们千万不要投他的票，他在这个家里是吃烟的（吃烟，特指抽大烟）。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在民主进步的观念进入之前，在传统的中国社会，即使是发生了这样的事情，媳妇作为丈夫的附庸，丈夫的财产，做这样的事情是不可想象的。而且这个媳妇到村子里这样去讲，不是出于夫妻间私人的矛盾，而仅仅是认为村干部这样正派的人物不应该在家里吃烟。这样的事件呢，通过国内外的文人，包括很多国内的名人，如茅盾、黄炎培等，传播出去。

延安吸引了这样多的知识分子，但把他们吸引过来之后怎么办呢？今天对1942年的主流解释是，1942年前，解放区出入自由，中共也礼贤下士来吸引知识分子。1942年之后因为国民党的封锁，知识分子无法自由流动，共产党转入对文艺自由打压，哎呀，现在你出不去啦，我想让你干嘛你就得干嘛。但是作为80年代以后主流立场上的后设解释，听上去好像很有理，但是如果我们一点一点去看1942年以前延安文艺所面临的问题，这个解释就不是那么站得住脚，它无法回答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在延安座谈之后许多作者彻底改变了自己的文学风格并且历经一生从不动摇？这里我跟大家谈两个例子，一个是丁玲。丁玲成名非常

早，早年在五四文学时期写了一个很著名的小说叫《莎菲女士的日记》，这是当时的畅销书，销路非常广。五四之后的几年间，几乎每个女学生的床头都得放一本《莎菲女士的日记》，要不然你都不好意思说你是文艺女青年。当时还有人去找她当演员，她长得也很漂亮。如果我们不了解文学史，我们很难理解《莎菲女士的日记》和后来获得斯大林文学奖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这两个作品居然出自同一个作家，而且前后相隔不过短短的十几二十年。在1980年代，伤痕文学泛滥的时代，丁玲回忆起延安仍然说道：“经过三十多年的实践……实践证明毛主席一九四二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她还曾讲过：“我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就是献给毛主席的，他老人家活着的时候我不讲。”——如果从伤痕文学的思路来说，丁玲是有很多理由控诉和否定这个时代的，而且在当时，控诉和否定也能让她赢得更主流的声望。但是她没有，在一片控诉声中，坚持了自己从延安时代形成的价值判断，至死不渝。另一个例子是贺敬之，老人家现在还健在，在九十年代的访谈中，针对当时全社会的忏悔、思痛风潮，老人家骄傲地说：“我们这代人，不会向什么人去忏悔什么”。

1935年后来到延安的知识分子大多享受着极高的物质生活待遇，我曾经到延安去做过实地的调查，整个延安城到现在还能看出当时大致的布局。当时最好的房子在哪里？不是几个领导人的窑洞，最好的房子在鲁迅艺术学院，那里有一个篮球场，小排窑洞极好，而且当时有个俱乐部，文化人出没的俱乐部，跟陕北当时的状况相比，这个俱乐部可以用豪奢来形容，有地毯，有留声机，毛泽东的窑洞是没有地毯的，没有这些西洋玩意儿的。大家可能听说过延安有舞会啊，就在这个设备齐全、场地宽敞的鲁艺举行。这段时间延安最宝贵的资源给了他们，但是从1935年到1942年，他们的文艺作品乏善可陈，能称得上经典的只有《黄河大合唱》。其他能够传颂到今天的作品，像《小放牛》、像《南泥湾》，最经典的《白毛女》等，几乎都是1942年以后的作品。

我们接下来看看当时为什么要开这场座谈会。

当时在延安有一个叫王实味的人写了一篇文章叫《野百合花》，然后《三八节有感》的作者我们知道叫丁玲，这些作品就开始出现对延安的批评。在《野百合花》里呢，王实味说野百合花开在清凉山脚下，他每次看到开在山脚下的这些花就会想到他的一个叫李芬的同学，就像这漫山遍野的野百合花，朴素无华，却为中国革命献出了生命。野百合花，不起眼、味苦，却可以治病。从这个比喻，大家一下子知道了王实味为什么要写这个《野百合花》，一是缅怀已经成为烈士的李芬，一是治病，他觉得他在《野百合花》当中所谈的批评，是要让延安成为更健康的机体。那么丁玲写《三八节有感》呢，就是对延安当时出现的男女不平等，新出现的等级制度提出批评。当时这些言论就引起不同的声音。王实味啊，丁玲啊，当时被称为文抗派，因为他们属于文艺界抗敌协会。当时以周扬为代表的鲁迅艺术学院一派出来批评，说你们不应该出来暴露延安的黑暗，在这样一个全国团结抗日的时期，我们

都有义务来维护延安这个光明的形象。这两派，其实从不同的视角来看，他们的主张各有道理，最重要的是，它们的根本目的其实并不像后来所描述的那么水火不容。但是在当时，是歌颂还是暴露，就引发了一场非常激烈的争论，争论中双方都有比较极端过火的言论，大大影响了延安文化界的团结。于是，就有人提出，请毛主席出来做一个裁断，制止纷争，统一思想。

另一个问题，也是更根本的问题，是当时文艺家想要用文艺动员抗战的主观热情，与文艺进不了百姓生活的客观情况并存。鲁艺有四个系，戏剧系、音乐系、文学系和美术系。戏剧系呢，当时尽演一些老百姓看不懂的东西，什么《大雷雨》呀，《带枪的人》呀，包括一些国内的戏剧，像演了曹雨的《日出》之后，毛泽东就说国内的戏剧可以演一点，结果他们把这个演一点变成了演一片。这些戏剧演完之后就出现了非常割裂的评价，在《解放日报》上的知识分子都一片叫好，哇！原来延安也有这么高水平的戏剧，但是老百姓呢，根本看不懂，他们对鲁艺感到十分隔膜，觉得就是一些他们不懂的文化人在里面，干什么呢，不知道。所以老百姓就给鲁艺编了一个顺口溜：戏剧系的装疯卖傻，音乐系的哭爹喊妈，美术系的不知画啥，文学系写得一满解不下（完全看不懂）！

还有一件事情是当时延安有一个战歌社，由进步诗人组成，他们很想通过战歌社来鼓励农民奔赴前线，在人民大礼堂搞了个不要钱的专场演出。一开始老百姓很新奇，都过来听，大礼堂坐满了人。结果从第一个诗人念诗开始，观众就如潮水一样朝着外面走去，读到最后，只剩下巴掌能数得过来的观众，其中有一个是毛主席。

朱德当时也提了意见：打了三年仗，可歌可泣的故事太多了，但是好多战士英勇牺牲在战场，还不知道姓张姓李，这是我们的罪过，而且还是你们文艺人的罪过！在这里朱德就提出了前方的枪杆子和后方的笔杆子要结合起来的这样一个问题。

很多知识分子来到延安，都是怀着“千里提头来革命，只为寻求主义真”的心情。当时从国统区来到延安真的是提头来，要面对重重封锁、面对恶劣的自然条件。他们千里迢迢来延安，不是为了吃小灶饭，而是希望自己能对当前的抗战乃至未来的新国家贡献一些力量。结果来到延安之后却发现自己的笔杆子没有作用，于是当时在知识分子内部产生了非常大的焦虑，很多文章和讨论都集中在到底要搞什么样的文艺？所以从这里来看，我们要搞清楚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并不是因为外界封锁，共产党就要开始打压知识分子，不是这样的逻辑，而是知识分子内部面临这样急需解决的矛盾。据资料记载，当时毛主席和许多知识分子都谈过话，写过信。问题到现在已经非常严重，我们到底是歌颂还是揭露，我们到底怎么样才能让我们的笔杆子投入到伟大的革命当中？当前的大格局中到底需要怎么样的文化？

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召开，在1942年，成为了一代知识分子的记忆。

说句很实在的话，毛泽东的论文可能是最好读的。因为他的语言非常平易近人。就算在

今天，因为我在学校里要带学生写论文，我经常告诉他们，你们的语言水平太差，我不让他们读所谓大学者的文章，虽然他们有他们的建树。但是本着“取法其上得乎其中”的原理，我就让他们读毛泽东的文章，告诉他们那才叫好的语言。他的这篇讲话没有什么复杂的语言，通篇大白话。毛泽东的讲话是在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开幕式和闭幕式上的两次讲话，后经过几次修改和润色。

文艺座谈会上提出的问题：

1. 文化权力属于谁

文化要为谁服务呢？毛泽东提出了“文化应该为工农兵服务”。作家萧军当时很狂傲：我要当天下第一的作家。朱德当时就怼回去：全国第一也好，世界第一也好，宇宙第一也好，自己说的都没有用，老百姓说你是第一你才是第一。今天我们看这句话好像说得很正常，但是古今中外有谁能用老百姓去衡量作家？老百姓什么时候有资格来评价作家？往往是大评论家说好，你才是好，大知识分子说你好，你才是好。而在延安文艺所重构的权力关系中，老百姓获得了评价文化好坏的权力。

不仅如此，毛泽东在《讲话》中还有一段非常生动的話：虽然劳动者手是黑的，脚上有牛屎，但他们却是最干净的人。说手是黑的、脚上有牛屎的知识分子，比天天洗澡、衣服一尘不染的知识分子干净，这是个很奇怪的说法。而毛泽东真正的意思，是重新规定了文化权力的主体：脚上有牛屎，显然是一个跟劳动密切相关的形象。劳动者凭借劳动，成为最干净的人，在新的文化权力关系中成为最高价值标准。这在人类历史上是从来没有过的。

毛泽东关于文化的立场有一些非常生动的语言，他坐在会场的这边，说我坐在这里，我的脑袋就为这些人服务，然后又起来坐在会场的另一边，说我换个地方坐，我就要为另外的人服务，这个观点后来被凝练为“屁股决定脑袋”。

2. 与知识分子的关系：先夺权再赋权——人民的知识分子化和知识分子的人民化。

在我们约定俗成的见识里面，知识分子就是知识渊博的群体，像孔乙己一个茴香豆的茴字会4种写法，老百姓可能连1种都学不好。但是毛泽东说知识分子要先当群众的学生，再当群众的先生。

我们首先要搞清楚什么是文化？如果读写能力就是文化，那么不识字的老百姓怎么能做知识分子的老师呢？毛泽东以一个马克思的视角重新规定了文化，劳动具有最高的合法性，劳动者具有最高的文化权力。

那与此同时，知识分子作为非劳动阶层，怎么办呢？毛泽东创造了一个后来备受争议的方案“改造”：把知识分子投到劳动者中，让他们在劳动中改造自己的世界观，通过与劳动者从事同样的劳动，使他们理解劳动者的思想感情，并改造自己的思想感情。在毛泽东的理想方案中，这样能够使知识分子转化为人民。通过办识字班、让劳动者掌握知识，实现人

民的知识分子化；又通过知识分子改造，实现知识分子的人民化。这是毛泽东在《讲话》中提出的理想方案。而这个方案在其具体实践过程中，由于复杂的原因：历史的客观困境、执行者的主观问题，以及知识分子内在的知识结构、文化认同等等，也留下了极大的创伤和争议。我们今天讲革命的遗产，也要坦诚面对这样的债务。

延安文艺座谈会后的文艺运动

1. 文艺新主题：对启蒙“立人”主题的发展、升华，回答了“娜拉走后怎样”的问题。

丁毅秧歌剧《刘二起家》与柳青小说《土地的儿子》

刘二和阿Q有着完全一样的出身，但是有着完全不同的结局。阿Q是麻木的，但是刘二一出场就有自我批判意识。这部剧比较简短，但我们能够看到，原来阿Q不一定要死。柳青的《土地的儿子》讲述了石匠的儿子，庄稼人的弟弟的故事。大哥给媳妇儿治病，倾家荡产。二哥是能干的劳动者，但赶上灾荒年间，只能逃荒。小弟弟跟父亲学得一手好手艺，但是灾荒年间，石匠的手艺没法为其谋生，只能靠偷盗谋生。劳动者为什么堕落？不是因为他们自己内心不干净，不是他们有奴性，而是不合理的社会使然。劳动者是可以觉醒的，不是无药可救的。

一曲《白毛女》，唱出新中国，旧社会把人逼成鬼，新社会把鬼变回人。表现了延安文艺新主题对既有文化格局的意义。这里应该有同志是有创作经验的，应该知道怎么样能把一个故事讲得生动。老套的故事太多了，新政府要有新东西，最早这个故事被写成破除迷信的东西。周扬在此基础上升华了主题：“旧社会把人变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我们想想，是谁把喜儿救出来的？不是清官，不是侠客，不是老天爷。谁能把人民从深渊里救出来？只有人民自己能够拯救自己。谁是历史的主人？劳动者。劳动者通过自己的劳动，自己的斗争来开创历史。

2. 文艺新风格

延安期间一个特别显著的变化就是语言风格的变化，从欧式的文艺腔转向了朴素的，简洁的，朗朗上口的口语。表面上来看，更换的仅仅是语言风格，但这种变化的背后是作品写给谁看的问题，知识分子写给知识分子看的话，就要在文艺腔里不断精雕细琢，写给群众看，首先得让他们看得懂，“解得下”。

我举几个很好玩的小说段落，一个叫野蕓的小说家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之前写了一个小说叫《新垦地》，小说的主题非常积极。一个农民从外地来到解放区，当时边区政府鼓励开荒，就动员他去开垦荒地，开垦了之后归他所有。但是就是这样一个饥肠辘辘的，前途未卜的农民站在一片没开垦过的荒地面前，作家却进行着极其详细而文艺的风景和心理描写，他笔下的这位农民关注的不是生存，而是“柔婉的月光”、“萤火般的星星”。这就是为什么毛泽东批评他们说：“你们的衣服是工农兵的，脑袋却全是小资产阶级的”，所以把他们丢到田间地

头去，和劳动人民共同劳动。

就语言来说，我觉得语言堪称大家的，一个是老舍，一个是赵树理，一个对活用北京方言，一个活用陕北方言，他们将极少的字数发挥得特别生动，对农民的生活信手拈来。周扬、郭沫若和茅盾都将赵树理树为延安文学的旗帜。时过境迁，许多知识分子排斥贬低赵树理，之所以会有如此大的变化，根本在于人民文学无法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所接受。赵树理文化水平极高，但他说我要当一个不登文坛的地摊文学家。当时的经典作家形象和农民几乎无差别。

3. 文艺新体裁：民歌为诗、秧歌为剧。民歌在传统看来最不登大雅之堂，连白居易这样的大诗人都说民歌“呕哑嘲哳难为听”。

文艺作品的转变有一个和群众不断磨合的过程，过程可能很艰难，但是记录人民的文学必是经典。

新中国第一首官方的歌曲是由不识字的农民用陕北农民都会的调创作出来的。以前歌剧没人看，现在到哪里看鲁艺的剧？寻着红枣和鸡蛋壳！人民用脚投票。老百姓称呼“鲁艺家的”。文艺由谁说好？文艺由谁说得算？喜儿的爸爸们、哥哥们不同意对自己女儿的刻画，有用了！祥林嫂们，阿Q们没有文化话语权，但是现在有话语权了。劳动人民的意见开始左右一个作品的塑造。

最后，在以上这几个层面中我们回到一开始的延安文艺座谈会的讲话。在解放战争的时候，白毛女发挥着着重要的作用。几乎每个战场在战争前都要演一出《白毛女》，战争结束后，一位将军给文工团写了一封信，敌人数倍于我军，但是我们打赢了，每个战士的刀刃上都写着“为喜儿报仇雪恨”，就是这样一个可以被刻在刀刃上的文化，这样一种老百姓用红枣、鸡蛋投票的文化，这样一个能走到老百姓的心里，能够全民动员奔赴战场的文化让我们知道了，祥林嫂打不赢解放战争，但是喜儿可以，经过延安文艺座谈会后被重新界定的历史的主人可以。在这个意义上，延安文艺运动不仅是给文化史，它也给中国的历史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今天时间有限，我没有办法细讲，历史是特别复杂的。希望我们今天的交流能给大家一些新的思考。

谢谢大家！

（本文根据卢老师在文学小组的讲课录音整理而成，整理者何小新。）

作者简介

卢燕娟，女，1979年生，云南人，北京大学中文系博士，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后，英国杜伦大学访问学者，中国政法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副主任、副教授，中国政法大学端升青年学者。

诗歌

与煤对视

/ 老井

老井，本名张克良，煤矿井下工人。安徽省作协会员，中国煤矿作协会员。在《诗刊》等发过多篇作品。有诗入选各种诗歌年选、精选等。出版有诗集《地心的蛙鸣》。获得过第二届桂冠工人诗人奖、首届诗探索·中国新诗发现奖，第七届全国煤炭文学“乌金奖”等。以底层诗人的身份参加过鲁豫有约等节目，是纪实电影《我的诗篇》的主要诗人演员之一。

(一)

长夜静止了，火焰凝固了
时空中的一亿只飞鸟敛翅不动
岁月和历史
两只巨大的黑眼球盯紧了我
与煤对视
我的目光中全是：随风飘流的
绿树和插翅起飞的恐龙

(二)

与煤对视，在我的颅腔内
突降一场大雪
这纷纷扬扬的白啊，我用思绪
将它带入了漆黑的煤层中
——它在那儿历经劫难
但却不会溶化

(三)

一尾黑鱼一尾白鱼
黑鱼白眼白鱼黑眼
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它们从波光粼粼的海洋中游离
在旷古的树林内
合二为一之后悄然消失
只留下细碎的鳞
闪烁在青翠的叶片上
炽热的煤壁里

(四)

与煤对视，短短的一瞬
恍若度过若干个世纪，与煤对视
我的颅内吹起了亘古的风暴
我的耳畔响起了
松涛漫过山岗的巨响，我的思想中产生了一次又一次的造山运动
与煤对视，我的悲怆难言

观看打工春晚之前（外四首）

/ 师力斌

师力斌，诗人，文艺评论家，《北京文学》副主编。

头一次有了内部人的感觉呢
给歌手许多发微信时
他在忙打工春晚
“生活就是一场战斗”
我特别喜爱他这首歌的名字
筹备晚会的照片
充满文学小组的群
他们在过自己的节日
我想象着打工博物馆门口
挂起灯笼，红色一片
寒冬的皮村上空，气氛热烈
腾讯网不久将上线视频

亮相给全国打工者
小付忙着排练
李若赶背台词
苑长武带着他的孩子搭讪崔永元
是的，就是著名的央视小崔
坚持质疑转基因的小崔
多次来到皮村主持的小崔
不是邻居打工的小崔
也不是学校刚毕业的小崔
这不，就在刚才
群里发来的照片上
身着白衣的小崔

旁边不是赵本山，宋丹丹
是我的学友，墨镜张慧瑜
他们并肩站立，像极了兄弟
在春晚市场群雄四起之时

这幅最佳的广告片
吸引我一定要认真观看

2017.1.16

读皮村新工人徐良园诗集

/ 师力斌

典型的诗人一定敏感
却不记录房产，成功，与骄傲

跟我的感受一般无二
他绝望的爱情缠绵真挚

在祖国南北打拼
他的痛苦经久不息
他的思念绵长不绝
他苦中的快乐微小动人

唯写下的才是生活
他复杂矛盾的文字
呈现了一个可亲可爱的心灵

2017.9.20

感于皮村劳动者文学奖参赛作品

/ 师力斌

这么多范雨素。做工者善于拿笔
这个城市恐怕要重视
保姆的细腻

我强烈地感觉到石头的长势

水泥城里的泥土格外珍贵。皮鞋外的胶鞋
奔波着
像一株嫁接的木头

少年时的山野来到身上
帮我忆起忘掉的体验
乡村儿女这样朗健

2018.12.28

贺《新工人文学》创刊

/ 师力斌

不再是盲流

也不再是简单的农民工

或者进城打工者

今天的好天气可以作证

皮村上空的飞机在蓝天中写下：

劳动者最光荣

我看见，众人一路行来

用故乡作盘缠

用瓦刀建设城市

用钢笔描绘幸福

没有权力

不用电视

更缺乏巨大的投资

但我看见

兄弟姐妹们写下的工程

将是全世界最独特的家园

2019.5.1

到皮村同心实验小学参加作文决赛判卷

/ 师力斌

手抱完呀呀学语的小孩子

拿起判作文的铅字笔

老师们来自新华社，中央党校，散文网等多家机构

以及宝岛台湾

学生们欢蹦乱跳，没有抑郁症

皮村大于北京

教室给我家的感觉

2019.5.25

当

/ 许多

许多，北京工友之家发起人之一，新工人乐团主唱，摇滚歌手。

当爱情都离我们远去
我该怎么办
让我们来唱一首快乐的歌
虽然这世间，薄情又寡义
但幸好还有这片春光可以灿烂

当青春都离我们远去
我该怎么办
让我们戒掉那忧伤的酒和烟
虽然这世间，薄情又寡义
但人生依旧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当理想都离我们远去
我该怎么办
即使心灰意冷，也活下去再说
或者逃跑，或者抬起头向前走
去大地上寻找新的道路和欢笑

当选择都离我们远去
我该怎么办
那就随这时代的命运去浮沉吧
虽然这世间，薄情又寡义
但总还能遇到同病相怜的

呀——

当生活都离我们远去
我该怎么办
让我们来唱一首《福气个屁》
虽然这世间，薄情又寡义
但 996 却需要一颗感恩的心

当对话都离我们远去
我该怎么办
让我们在沉默中爆发或者死去吗
虽然这世间，薄情又寡义
但我们还要深情地和 TA 谈谈

当理想都离我们远去
我该怎么办
即使心灰意冷，也活下去再说
或者逃跑，或者抬起头向前走
去大地上寻找新的道路和欢笑

当选择都离我们远去
我该怎么办
那就随这时代的命运去浮沉
虽然这世间，薄情又寡义
但总还能遇到同病相怜的人

当你遇到同病相怜的人呐
那就一起来唱这首歌

挖桩工（外一首）

/ 徐良园

徐良园：北漂族群，建筑工人，皮村文学小组成员，文字散见《单读》《尖椒部落》《北漂读篇》，“澎湃·镜相”。印有诗集《城边的野草》。

—

挖，挖，挖
挖掘机崩掉了门牙
终于累倒了
老弱的轱辘井绳
忙着迈开三条腿，接上了茬

挖，不停地挖
这栋未来大楼的名字，
就叫国际时间大厦
一场时间的争夺战

时间是金，时间是银
我们挖金，我们挖银
快点、快点、再快点
深点、深点、再深点

挖桩工人，深井下的安全帽晃动不停
锤钎声声，汗水淋漓
一层，一层，又一层；一桶，一桶，又一桶

挖不尽的岁月，挖不尽的泥土
这万吨泥土的长征
在大地上垒起一座高高的纪念塔

我们的挖土专家
你丰富的想象
可不能高出这三脚架

井绳三千尺，
悠长的井绳
这唯一的生命线
快把我们绞上来吧

看，
我们汗透的迷彩服
染上地底的原红色
就像烈焰火山喷出的外星人

1998年于南方，后修改

二

记不清

历史在这片红土地上沉睡了多久

却由我们这代人来深索勾陈

用现代机械的利爪

和古老的辘轳井绳

这不是开矿，也不是淘金

这里是一片高楼大厦的根基底层

一排排，一行行

圈上石灰印，画龙点睛

深度 100 米

向地底直行

倒腾，日夜不停的倒腾

太阳，强光灯

捣腾

像老家打水井那样捣腾

像地龙穿山甲样的捣腾

像浑身魔法的土行僧那样捣腾

翻天覆地的捣腾

捣出的红岩土石

铺成一条长长的路

钢筋水泥

浇灌

我们的筋骨

清晨劳动舞

/ 徐良园

从等靠在轮椅上自我叹息的角落

到拖着扫把站立在这条宽阔的马路上

要穿过世俗善意围起的篱笆

还要穿过自卑牵绊的篱笆

这段路的距离到底有多远

一位腿脚残疾的大姐

用闪跳腾挪的步子

忍着泪淌着汗毅然跨过来了

尊敬的大姐

你来了

跳着独有的劳动舞来了

那些曾经援过手的人感到惊奇

那些冷眼旁观的人感到惊奇

就连自己也感到惊奇

惊奇的大姐
开始打扫自己的心地

那里有世俗的闲言碎语
那里有回头路的残余
那里还留着破釜沉舟的犹豫

大姐猛挥扫把——
不扫心地空扫地！

残疾的大姐
跟健康的人一样
颈上搭条白毛巾

跟健康的人一样
挥舞扫把挥汗前进

跟健康的人一样
推着垃圾车时走时停

尽管多了一份艰辛
多了一份磨砺

几百米的鲜花大街
你用闪跳前跃的速度
你总比别人先完成
总比别人扫得干净

尊敬的大姐
你有一颗感恩回报社会的火热心

你有一双站起来了
就不愿再弯下去的双腿

你让那些健全的依赖思想
惭愧跌倒
你让躺坐在轮椅上的懦弱
咬牙站立

尊敬的大姐
你崎岖的双腿怎么也不能匀称、平稳
可你手中划着弧形的扫把
却舞出了坚强
舞出了美丽

每天清晨
我走过这条鲜花大街
总能看到你“唰唰”忙碌的身影

自从看到你
我对美好的欣赏
又多了一层新意

在我眼前
一曲人生进行曲
和着闪跳的舞姿
比那一片清晨含露绽放的月季
更美，更有魅力！

2002年于广东东莞，后改动

一家小店的两面白墙

/ 万华山

万华山，皮村文学小组成员。

品类价格表

二维码

营业执照

食品经营许可证

食品安全信息公示

油烟承诺书

加强餐厨剩余物（泔水）管理承诺书

油烟净化设备清洗维护台账

驻马店市创建全国卫生城市小餐饮店基本标准

禁止吸烟

“光盘行动”您参与了吗！

重拳出击扫黑除恶

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中国梦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十大不文明行为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餐饮具清洗消毒保洁管理制度

全民共治维护食品安全

《题清白图》：萝卜白菜皆我爱，寻常百姓桌上菜。清白能解人间苦，不羨朱门大自在。

久居香调味料，真正好滋味！

楂老大饮料

蜗牛，鸵鸟，星空（儿童油彩）

悦鉴天中，府藏天下（恒大悦府）

今麦郎：“突破，为赢得喝彩，而来！”

树洞（外一首）

/ 陈亮

陈亮,1975年生,山东胶州市后屯村人。系中国作协全委会委员。曾获华文青年诗人奖、李叔同诗歌奖、“中国十大农民诗人”称号、中国(马鞍山)李白诗歌奖等。曾就读于鲁迅文学院31届高研班,入选诗刊社第30届青春诗会。著有诗集《乡间书》《陈亮诗选2008-2017》等。暂漂居北京。

六岁的时候,我和两个小孩
在一棵老树下玩泥巴
挖土的时候发现了一个树洞

树洞很大很黑,冒着冷气
扔进一块石头竟然没有回声

我们猜拳决定谁先爬进去
看看里面有什么宝贝
二虎进去了好久
摸出了一个弹壳

大牛进去了好久,摸出一把断剑

我最小,进去的时间最久
却什么也没摸到
只握住了两把恐惧的黑暗
哭嚎着,爬了出来——

在太阳底下,他们哄着我
慢慢张开抽筋的手掌
这两团让我握出手印的黑暗
就那么紧紧黑着,好久都没融化

木头

/ 陈亮

父亲每每伐掉一棵树
都会用斧头仔细削去枝杈
然后竖立在墙角阴干

新鲜的木头
会散出极浓烈的香味
甚至在深夜里

还发出咯咯的响动
让我以为它们会逃跑

慢慢的，它们消停下来
直至变成一根彻底沉默的愚木

——父亲走后的一个冬天
因为空落和寒冷
我开始用这些木头取暖

当我把它们劈开
扔进炉膛
这些木头竟吱吱喊叫着
涌出热泪，并把它们
浓烈的香味迅速充满屋子

仿佛在告诉我
这么多年，它们并没有死去

工人的家（外一首）

/ 小海

小海，生于1987年，来自庄子故里——河南商丘。在珠三角、长三角及京津冀等地打工十五年。以摇滚乐为启蒙，后受海子影响写诗歌。上班间隙在工厂维修单、在仓库发货单、在记录工序册子的纸张后面，在机台、流水线、集体宿舍与公交车上，记下一行行一个普通工人的悲喜苦乐与青春挽歌。现为皮村文学小组成员、同心互惠店店员。作品陆续发表在澎湃湃客、网易人间、《单读》、《河南诗人》、《北漂诗篇》、《中国青年报》等。

工人的家是一张铁架子床
几个人挤在集体宿舍
恐怕是要让地产商饿死
工人的家居无定所
搬家时也不用搬家公司
背着包袱提起被子
他们说那是浪迹天涯
工人的家单身公寓没有什么的声音
只有墙外头的大风吹刮着铁窗大玻璃

工人的家里什么都有，有毛巾有牙刷有等着
该修的热水器
还有那一盆一盆的热血一盆一盆的无助
快被女主人一勺一勺的舀尽

工人的家是由麻木与孤独堆砌而成在生存路上
挽回的一段呼吸
工人的家是在归乡的票根上
洒满了心酸和幻想的荣誉
工人的家是搭上时代的加班车却怎么赶也赶

不上那总被他们无视存在的脚步
工人的家是爱情落下的后遗症
满城的大夫都关了门
那瞧不着的疼痛在隐隐作祟

工人还有一个家
还有一个家在心底
那里有亲人的期盼
那里有热情的泪水
还有一颗总被刻意隐藏真心

工人还有一张床
还有一张床，那是车间的温床
没日没夜的烘烤着鲜活的身躯
累了也不能将眼睛闭上一闭
没完没了的订单就像是他们在炽光灯下种下
的麦子
可女主人啊马达发热了
是加油还是加水
马达发热了是加油还是加水

在嘉兴工厂的晚上吃粽子

/ 小海

下班回来的晚上
我一个人
在宿舍吃粽子
只顾着胃和欲望
无意识地咀嚼着
工厂发的端午福利

不知触动了哪根夜的弦
突然就想到了

身在江南
想起曾踏过苏州的桥
想起书本里湘江的水
我不确定有没有想到
一个叫屈原的人
突然芦苇叶包的糯米
骨刺一般
哽住了喉

文艺评论

许立志诗歌的“希望”主题研究（节选）

/ 徐萍

许立志诗歌中的希望书写不仅是个人诉求的表达，还反映了被遮蔽的打工群体的生存状态和精神诉求，独特的打工生活和积极乐观的打工者面貌由此展现。同时，从许立志作为新工人的一员这一角度出发，结合希望书写重新审视新工人及新工人诗歌。

（一）打工者的精神诉求表达

一批又一批的年轻人汇聚到城市，开始了漂泊、动荡而又充满理想主义精神的打工生活。因此，除了集体呼喊疼痛和诉说苦难，还应努力寻求抵御苦难的力量，打工诗歌里应更多地包含自醒、自强、自立，或者真、善、美、爱和快乐等更丰富的东西。许立志诗歌中隐含的希望，正是体现了打工者的精神诉求，打工者不仅仅怀有梦想，而且具有实现梦想的勇气，即使现实可以轻而易举地扼住打工者的咽喉，撕碎他们的梦想，但打工这一生存状态本身就砥砺了他们的生命。许立志曾在诗中发问：“在每个人类沉沉睡去的凌晨，我跟工友们都睁开青春的一对伤口 / 这黑色的眼睛，真的会给我们带来光明吗”（《夜班》）¹，答案是双重性的，他们寻求自我关怀的同时，也表达了渴望社会关怀的情感。

打工群体是一个越来越庞大的群体，这个群体的组成部分是一些经济收入微薄、文化结构偏低、社会地位底下的底层劳动者。他们从故乡走向异乡，又凑够异乡走向异乡，在不断漂泊的过程中，他们找不到心灵的家园，被迫以文学的方式发出心灵的呼唤。他们书写的对象是自己的生活，习惯于用质朴平实的语言直截了当地表达他们的生命体验。或许在叙述上

¹ 许立志：《新的一天》，北京：作家出版社，2015年版，第209页。

显得不够艺术化，写作水平和技巧不够高超，但其诗歌的力量之处在于“真实”二字，区别于目前主流文坛的写作方式，他们是“在生存中写作”，“这种写作最鲜明的特征是‘写作’与‘生存’的共生状态，或者‘第一生存’体验对于‘写作’呈现了最直接的意义。”¹

（二）新工人的主体意识及其限度

一个人需要认识自己、需要认识社会，然后才能思考自己和社会的关系，进而创造自己和改造社会。一个群体需要认清其社会地位，然后才可以谋求社会地位的提高。同时，我们需要找到适当词汇来描述我们的看法、我们自己是谁、来分析社会。这些就是所谓的主体意识，而新工人主体意识的形成是新工人真正崛起的必要条件。

从“盲流”-“农民工”-“新工人”，打工群体永远是一个客观存在的、能够被描述的社会群体，并随历史的发展而发展。“农民工”这样一个称呼体现的是这个群体主体性的崛起，作为一个过渡性词语已经到了需要退出历史舞台的时候了。因为对于大部分打工者来说，农村的家实际上是一个回不去的家的符号，城市才是他们真正的归宿。而“新工人”的命名则本身体现了打工群体对自身主体性的诉求，他们已经形成了一种对公平和尊重的诉求，这种诉求具备了生活体验和工作体验的物质基础，也正在成为一种精神需求。

打工群体所面临的工作和生活状况，处处面临的都是无奈选择。但是打工者的力量在于离开或跳槽，这是弱者的武器，在运用这种武器的过程中打工者会加深对自己诉求的认识。许立志最终毅然离开工厂，选择摆脱富士康工厂带来的不自由的状态，正是说明了新工人终究要做活生生的人而不是统一的劳动力商品。他们不只是悲情的一群，在不断迷失、绝望和受挫中，他们也在努力争取、开拓并创造属于自己的空间和命运。

但这一主体意识往往没有明显的自觉性，新工人诗歌的创作更多的表现为“主体的无意识”，仅仅作为个体的一种控诉方式，他们渴望提高工资，拥有住房和劳保，家庭团圆，获得与城里人一样的平等待遇。无论其深度还是广度，均未构成清晰的阶级意识。许立志的希望书写大部分表达的都是停留于纸面上的个人诉求，除了离开并不能以其他方式发出声音，更谈不上呼吁打工群体反抗。在富士康这样的工厂中，人与人之间并不发生关系，他们每个人只是单一地同一资本发生关系，他们因资本连体因而只能被资本所代表。新工人群体不具备 20 世纪工人阶级的那种强烈的政治意识，并不是因为自身的缺乏，而是因为这种意识毕竟是一个广阔而复杂的历史进程的产物，推动这种意识形成的政治力量早已转型。

（三）“新工人诗歌”的多元化

“新工人”指的是“工作和生活在城市而户籍在农村的打工群体，如郑小琼、许立志、陈

¹ 张未民：《关于“在生存中写作”——编读札记》，《文艺争鸣》，第 2005 年第 3 期。

年喜等基本上是新工人身份，这一群体大多出身于农村并与乡村保持着亲缘关系，但农村无法支撑其生存，不能为其子女提供未来。他们虽然长期在城市定居，但一直处于“被边缘化”的地位，在社会待遇和生存境况上远不如20世纪80年代之前的传统城市工人，其社会身份的模糊性也致使他们在生产生活中无法获得像传统工人那样的满足感与自豪感。诗人郑小琼对此清晰地指出：“我们的情感、身份和归属都与传统的工人完全不同。虽然农民工和工人操作着同样的机器，但是对于机器、矿井等，我们二者对于这些意象的感受是完全不同的。”¹

新工人诗歌更多地书写工厂经验，表达“无法拥有自己”的绝望感，创作主题主要围绕对流水线的批判、工伤事故和死亡意识、工厂生活对青春的消磨等，总体上离不开工厂场景，呈现出了新工人压抑与消极的生存状态。“如果把视线放置在一首一首的工人诗歌上，看其主题及其抒情主体的形象，在死亡、自杀、工伤、流血、愤怒、绝望、挣扎、妥协等等的不断变奏中，每一首诗几乎都成为一个被展览的意象，一个个碎片化的苦难叙事，一道道示众的伤口。”²

诚然，打工是一个沧桑的词，这种沧桑里包括苦与累、艰辛与饥饿、回忆与惆怅。在这样的书写下，新工人确实揭露了自身的苦难，但是在读者眼中，这样的受难者形象是不够饱满的，只一味地接受现实，缺乏反抗。况且打工者并非一味地沉溺于现实生活带给他们的创痛，亦能在灰暗之外的细小光亮处自我勉励，在经历艰辛后毅然坚守。“他们默数着显示屏，主板/前盖，后盖，支架上的梦想/这车间啊，伫立着十万机台/这十万匹驰骋草原的骏马/驮着高高的产量，低低的青春/它们奔向出货码头踏云而去/而他们在鞋柜换下一身疲惫/转身打卡下班/点点光亮中，他们打盹的眼睛看到/那破旧的卡钟上，升起的/竟是一轮崭新的太阳”（《卡钟·太阳》）³，车间，除了装载着数万机台，也隐藏着无数打工者的梦，尽管青春已经低到尘埃处，疲倦过后，每个人的口中仍能吐出一匹骏马，随着流水线驰骋而去。“太阳”象征新的一天，是打工者疲惫之余看到的暖色，他们从中获得新的力量，继而怀揣希望，昂首阔步。

因此，许立志对打工生活中的希望书写更能弥补这一创作缺陷，使新工人诗歌的内容主旨超脱于工厂经验，更加丰富多元，注意摆脱悲观倾向，创作彰显蓬勃生命力的诗歌主题，比如抒发对理想的不懈追求、对未来的美好期待，或者将工厂作为赞美的对象，积极认同自我劳动价值。另一方面，人们借此听到了这个群体的愿望与要求，知晓新工人也能成为“行动的主体”，能够拥有新的动力和希望，为改变命运作出微小努力。

作者简介

徐萍，出生于1997年8月，江苏镇江人，毕业于江苏师范大学。本文节选自其毕业论文《许立志诗歌的“希望”主题研究》。

1 张慧瑜：《工人的声音：老工人与新工人的相遇》，2015年2月2日参加《历史与现状：中国工人诗歌创作研讨会》主题讨论会上的发言。

2 娄燕京：《作为风景的新工人诗歌》，<https://mp.weixin.qq.com/s/pZAFszvyPUQxaokU9xxl2Q>。

3 许立志：《新的一天》，北京：作家出版社，2015年版，第171页。

皮村观察

书写与连接：新媒介赋权视角下的新工人传播实践 ——以“北京工友之家”为个案

/ 刘一然

自 1990 年以来，亿万务工者在城乡之间的大规模流动已成为当下中国一道社会景观。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18 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截至 2018 年，我国农民工总量为 28,834 万人，比上年增加 184 万人。¹ 中国的高速城市化进程导致在北京、广州、深圳、天津等大城市的郊区出现了一批外来务工者聚居的特殊社区。本文就将目光汇聚于京郊一个典型的外来务工者聚居区——皮村，一个最早成立打工者文化中心、创立打工文化艺术博物馆的新工人文化的发祥地。

根据调查，² 皮村行政村面积 2.8km²，拥有本地户口的居民有 2000 人左右，而其它居民由近 2 万的外来务工人员组成。低廉的房租和可以接受的生活成本，让他们选择在此聚居。2005 年，一个典型的非营利性社会公共服务机构——“北京工友之家”迁居此地，并渐渐扎根。“工友之家”成立于 2002 年，由三位酷爱文艺的打工青年孙恒、王德志、许多创办

1 国家统计局. 2018 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 [EB/OL]. 2019-4-30: http://www.gov.cn/shuju/2019-04/30/content_5387773.htm

2 北京工友之家文化发展中心. 打工者居住现状和未来发展调查报告（内部资料）. 2009.

的“打工青年演出队”（后于2009年、2019年分别易名为“新工人艺术团”、“新工人乐团”）发展而来。十多年来，“工友之家”机构组织不断壮大，由最初的三人演出队，发展为由70余名工作人员构成的民间公益组织。他们建成了打工文化艺术博物馆、同心实验学校、工人大学等公益机构，并策划开展了一系列的文化实践活动，其中，“打工春晚”、“大地民谣”、“皮村文学小组”等已经成为颇具影响力和知名度的文化符号，从这里走出的孙恒、范雨素等，也被从某种程度上看作是新工人的呐喊者和代言人。

随着新兴媒介技术的发展与普及，媒介与社会互相渗透，新工人的网络社会已然形成。在这个全民搭建自媒体，申请公众号的时代，“北京工友之家”也开辟了自己的微信自媒体平台，并在此空间持续发声。新工人在其上进行了哪些表达？这种表达有何特征？实现了怎样的社会关系连接，获得了哪些资源？其间，有哪些力量在发挥作用，有怎样的互动？这种书写与传播对书写者本身、新工人自组织、新工人阶层是否存在以及存在怎样的赋权效果？笔者的研究围绕上述问题而展开。

一、“北京工友之家”的文化传播实践

“北京工友之家”成立于2002年，全称为“北京工友之家文化发展中心”，是一个以务工者群体为服务对象的公益性组织。多年来，工友之家不断壮大，建成了多个文化活动空间，成立了若干子机构，并开展了多项文化实践活动，其中“打工春晚”、“皮村文学小组”、“大地民谣”等都已具备较高的知名度，成为一种颇具影响力的文化符号。

工友之家自成立以来拥有多个自办的传播平台，但随着机构内部人员的流动以及媒介生态环境的变迁，报纸、期刊、网站等均已停更，目前仍在活跃更新的，只有微信公众平台。本文主要围绕“皮村文学小组”、“大地民谣”这两项工友之家目前仍在持续开展、并有着广泛影响力的文化实践活动及其相应的微信公众号《皮村工友》和《新工人艺术团》展开。

具体来看，《皮村工友》公众号发布的内容主要围绕皮村文学小组及其母组织“北京工友之家”的文化活动展开，归纳起来，主要涵盖以下五类内容：1. 作品展示类推文（主要是工友创作的文学作品和音乐作品）；2. 资讯介绍类推文（主要包括机构介绍与活动预告、演出实况等活动资讯）；3. 社会动员类推文（主要包括工友之家发起的募资、众筹、招募志愿者等征召启事）；4. 启迪思考类推文（主要包括学者带动的学术思考与机构组织的问题讨论等）；5. 新闻故事类推文（主要包括媒体、公众号报道的工友故事和高校志愿者整理的一周新闻汇编等）。从推文数量来看，作品展示类和资讯介绍类推文构成了《皮村工友》的绝大部分内容，社会动员类、启迪思考类和新闻故事类推文则相对较少。

表 1.《皮村工友》不同类型推文特征

推文类型	书写者	内容 / 特点
作品展示类	文学小组成员	个体生命故事、时代烙印 底层经验、城乡经验
资讯介绍类	组织者、高校志愿者	搭建打工者公共空间 扩大影响力、知名度
社会动员类	组织者、微信大号	社会资本动员（众筹、招募） 目标如期达成
启迪思考类	学者（吕途、张慧瑜）	女工传记、文学意义探讨 促进深度思考
新闻故事类	记者、志愿者、其他公号	高质量报道、新闻汇编 关注阶层命运、鼓励发声

《新工人艺术团》微信公众号是“工友之家”的另一重要发声平台。公号推文内容主要涵盖以下几类：1. 活动纪实类：新工人艺术团主办的“大地民谣”、“打工春晚”等活动纪实与介绍；2. 社会动员类：“工友之家”发起的众筹、义卖、募资、志愿者招募等社会动员启事，如“博物馆众筹”、“桃树认养”、新专辑预售等；3. 机构介绍类：包括“北京工友之家”的发展历程、“新工人艺术团”的成长故事，以及艺术团原创的单曲、专辑等；4. 学术思考类推文：主要是一些学者对“工友之家”文化实践的考察和他们对社会热点问题的思考。从推文数量来看，社会动员类和活动纪实类数量较多，机构介绍类和学术思考类推文数量较少。

表 2.《新工人艺术团》不同类型推文特征

推文类型	书写者	内容 / 特点
社会动员类	组织者	依托名人效应、熟人关系 不同时期推进不同动员主题
活动纪实类	组织者、学者（吕途）	全程记录“大地民谣” 新工人文化倡导 & 探索发展之路
机构介绍类	组织者、主流媒体	自我推介（自撰、转载） 机构互推（机构内 & 机构间）
学术思考类	学者（卜卫、郭春林等）	对新工人文化实践的学术肯定 对新工人命运的深切反思

基于对两个公众平台推文内容的梳理，笔者发现两个公众号定位各有侧重：《皮村工友》承担了发声平台的功能，主要强调文化的表达与认同的凝聚，而《新工人艺术团》则着力于关系的连接与社会支持的争取，充当了“资源连接器”的角色。在此基础上，笔者将新媒体平台上的新工人文化表达特征，总结如下：

其一，以新工人为创作主体，以底层劳动者的城乡经验为叙述内容。作为离开农村，到城市里打工的劳动者，新工人的文学写作大多围绕两个方面展开：一是故乡亲人与留守者的生活现状，二是在城市打工的底层经验与劳动经验。虽然这些故事记录的大多是新工人个体的生命际遇，但是这些个体的故事里却有着同时代、同阶层的痕迹，是新工人生活的集体写照，也是这个时代新工人历史处境的文学见证。

其二，从价值倡导来看，新工人文学表达了对普通劳动者的赞美，歌颂劳动者的善良与勤劳，表现劳动创造的欢乐与自豪，以及对自由、平等、公正的美好追求。

其三，从新工人文化功能来说，新工人文化表达的目标在于鼓励工友面对现实、思考出路，一起探索乡村建设与发展的可行途径，助力中国乡村的振兴。让乡村成为新工人愿意回去、且能够回去的地方。

二、新媒介传播的赋权效果

综合前文对公众号推文内容的横向梳理，并结合后文对公号发展历程的历时性分析，笔者认为新媒介之于新工人组织在以下三个方面具有赋权意义：

其一，为中下阶层流动者带来了新的文化表达途径。区别于传统媒体，新媒介技术赋予他们一种更具自主性的新工人文化表达权利，让社会得以听见他们的声音。自公众号平台成立以来，这个具备多重内涵的象征空间逐渐成为新工人表达和与主流社会建立连接的重要平台，也成为社会各界聚焦新工人文化与命运之所在。

笔者从历时性的角度，将《皮村工友》公众号的发展大致划分为五个阶段：阶段一，专注于文学作品展示的初创期；阶段二，范雨素走红后的平台功能转型期；阶段三，热点平息后的栏目精编细作期；阶段四，特殊环境下的沉默与栏目缩减期；阶段五，乏人照料的萧条期与“劳动者文学奖”带动的复苏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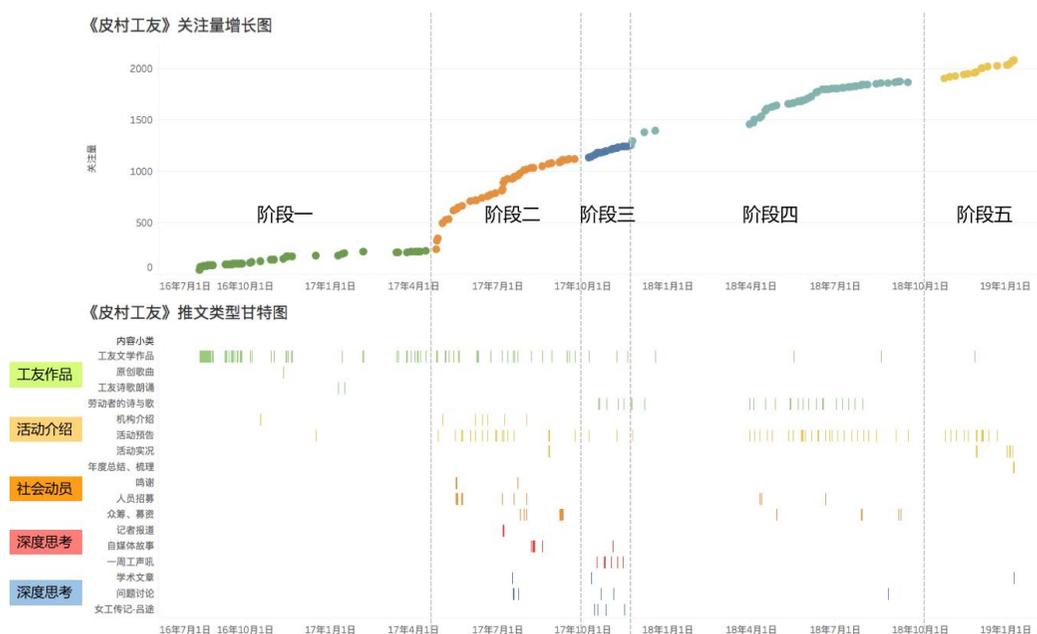


图 1.《皮村工友》发展阶段划分

总体来说，公众号的早期发展（阶段一至三）具有以下特点：一，在思想内容上，从记录生活到对生存的深度思考和对社会现实的有力回应，新工人的主体意识逐渐清晰；二，在表现形式上，从最初通篇鲜有配图的白纸黑字朴素编排，到后来的文字、图片、音频、视频交织一体的精致版面，并逐渐拥有了风格一致的原创 Logo 和动图，媒介表达形式愈加丰富，视觉效果也因与主题内容相宜的图片选用而更富张力；三，在栏目设置上，从最初的文学表达，到范雨素走红后的活动介绍，再到启迪思考后的社会动员，《皮村工友》借势而为，主动回应社会热点，并在获得流量后积极进行自我推广。此外，在舆论热点落潮后，专注于内容的精编细作，形成了相对稳定的推送周期和别具特色的内容编排。经过了一个渐进式的探索，《皮村工友》完成了从单纯的文学作品展示平台，到集文化表达、信息发布、资源招募等多种功能于一身的、有固定栏目的综合媒介平台的转型。此后，受新工人社会环境变化的影响，《皮村工友》经历了 102 天的沉默和沉默后的栏目缩减与转型。在公号发展后期（阶段四至五），《皮村工友》的栏目类型有所缩减，具体表现为《一周工声吼》《女工传记》等栏目的消失，以及深度思考类内容的缩减。此外，推文内容的主体构成也有所转变，从第四阶段的文学作品与活动通告并举，到第五阶段通告类推文成为绝对主流。

从赋权的推动者来看，赋权有两种途径：一种是内力推动途径，另一种是外力推动途径。¹ 内力推动途径强调个人在赋权过程中的决定作用，旨在挖掘或激发案主的潜能，提高个

1 张时飞. 上海癌症自助组织研究：组员参与、社会支持和社会学习的赋权效果 [D]. 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博士论文，2001.

体主体性和主动性。¹外力推动途径则强调赋权过程中外部力量的推动和促进作用，主张通过外力去激活弱势群体的主体性，并通过客体与主体互动的不断循环和建构以达到持续赋权的目的。²如前文所述，《皮村工友》建构了一种文化样态和公共空间，其中，社区成员得以表达自身利益与诉求，开展讨论，提升自我参与社会的能力。一方面，弱势社区需要对内增进自我认同，培养文化自信，激发发展潜能；另一方面，也要面向社区外部连接社会关系，吸引社会资源。

具体来说，打工博物馆筹募资金、面向社会招募志愿者、一周工声吼的思考和发声，均是技术赋予个体能动性的进一步彰显，技术、能动性联合社会结构营造的新的赋权模式。首先，内力是引发皮村新工人技术赋权的主要源泉，皮村文化自建活动，立足“新工人”，赋予自身工人阶级的历史责任感与使命感。其次，适时地借助外力，主要经由社会力量所推动，比较常见的是知识分子、新闻媒体及其他社会力量，共同推动皮村打工者文化建设及其影响力的提高。

具体来看，技术赋权始于自赋群体的自身努力。事物的发展往往是偶然中蕴含必然性，让皮村再次成为社交媒体吸睛之物的，是皮村文学小组成员范雨素的自陈《我是范雨素》所引起的舆论热潮。如果说，自赋群体没有持续的文化内力作为支撑，那么，引爆的新闻只不过是昙花一现。皮村自建文化的内在持久力是重要的持续因素。它所拥有的自建文化的底蕴，吸引了社会力量的关注和呼应。

社交媒体的规模聚合效应是“引爆”社交媒体“范雨素事件”的技术保障，外在的聚焦、关注与皮村十多年耕耘自建的文化土壤——文字、音乐、诗歌、纪录片等多种形式——为社会力量思考新工人群体出路和探索提供了反思经验，外力的襄助与内力的积累一拍即合、形成一种爆发力，让自建文化更具持久性和影响力。

如果说，从一开始，皮村自建文化的发起者们付出的所有努力是自我赋权的话，那么，近年来，他们通过借助外力（如媒体、学者等）的关注与拉拔，形成了合力赋权。特别是在博物馆资金危机阶段，通过《皮村工友》公号和其他通道进行社会众筹，建构了打工博物馆的独特性和呼吁社会结构支持的议题。该话题立刻引起社会力量的广泛关注，多个微信公众平台和公众人物为此呐喊助力，在各自公号上撰文支持。媒介的逻辑影响了公共领域中的社会角色的表现，媒介是传播与交流的一项注意力资源，被嵌入到社会机构中而发挥作用。

其二，新工人文化的书写与表达，借助于社交媒体的传播，其影响日渐深远，主要表现为认同的凝聚。

1 罗天莹，连静燕．农民工利益表达中 NGO 的作用机制及局限性——基于赋权理论和“珠三角”的考察[J]．湖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13(04):28-34．

2 陈树强．增权：社会工作理论与实践的新视野[J]．社会学研究，2003(5): 77-81．

这种认同之于不同程度的参与者有着不同的意义与效果，对于许多文学小组成员而言，加入文学小组就像是“有了精神上的家”。通过参与文学小组的文化实践，工友们获得了身份上的归属感。此外，老师的点评与鼓励会造成一种积极的文化氛围，培养写作者的文化自信，进而形成一种自我认同与自我肯定。工友们用心写就得作品在媒体平台获得发表，并得到广泛的阅读、鼓励和赞誉，可以在很大程度调动和满足其自我效能感，并会进一步激发出他们对其自身文化的认同，形成一种自我认同的尊严感和自信力。更进一步，工友们用自己的笔触来纪录生活，从表达自我、到表达周围人、再到表达群体，工友们有意识地将自己的日常生活和工作，与个人幸福、群体出路和社会的进步与发展联系起来，工人文化的发育与演变过程经历了从自我表达到群体表达，从抱怨诉苦到社会反思，从过客心态到主体意识的形成等过程。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皮村工友》与《新工人艺术团》的存在，让新工人的表达更具主体性。虽然打工文化没有根本改变工友的物质生活境况，但却改变了他们对生活的态度。在这个空间中，工友们表达自我，提升自我，关心社会发展重大问题，从而更好地实现社会融合。

另一方面，对于媒介内容的阅读者来说，通过公众号文章的阅读，可以让社会直接看到在繁华都市那些容易被人忽视的隐蔽处，底层人是如何生活的。这种“去蔽”，可以增进阶层间的理解，减少阶层间的误解与隔膜。正是因为范雨素和其背后更广泛的打工群体用文字表达了自己，才有机会进入所谓城市主流人群视野。在这一过程中，如果新工人们向其他群体传达出生命平等的意识，让更多人关注到自己所处的时代和社会，关注到新工人这个达2.8亿庞大群体的境遇，那也是难得的好事。

新工人通过写作的方式去探求生活的意义，树立自己的价值和尊严。他们的作品真挚感人、掷地有声，有一种经验的厚度和直指人心的力量，他们的表达让社会看到源于底层的正能量。

其三，新媒体为中下层流动者带来了新的社会连接工具。

笔者将视线聚焦于《新工人艺术团》公众号所发起的资源动员类推文，从推文内容中得知《新工人艺术团》进行了哪些动员，获得了哪些支持。梳理发现，《新工人艺术团》所发起的多项社会动员（如桃树认领、博物馆众筹、大地民谣巡演募资等）基本均能够如期达成目标。

具体来说，《新工人艺术团》在进行募资类社会动员时主要采用以下两种策略：1. 借助名人效应。依托于“工友之家”多年来与社会知名人士积累的人际关系，如崔永元、吴晓波、秦晓宇、张楚等，借助他们的社会声望与知名度进行社会动员，增加活动的可信度和影响力；2. 动员群众力量。积极动员公众的参与，广泛调动群众的力量，通过他们的人际关系进一步延展，与更广泛的公众进行连接。这种由熟人关系连缀出的支持网络就好比毛细血管

网，虽然每一个个体的影响力比较有限，但众多细小的力量积聚在一起也有非常可观的效果。这种积聚效果的达成有赖于社交媒体技术的连接，网络激发了一种作为关系特征的由他者被动赋予向自我主动赋予的能动性力量，形成了一种在传播过程中把各种微小力量聚合起来的能力。¹名人效应与熟人关系这两种动员渠道相辅相成，共同发挥作用，便可形成较好的社会动员效果。

综合上述几点，新媒介赋权的机制可以概括为：通过文化实践活动与媒介的传播输出新工人文化与价值观，争取获得认同。这种认同一方面可以加强新工人内部关系的连结，形成凝聚力；另一方面，通过信息的传播建立连向社区外部的关系，增加社区影响力，获得和增加社会资本。

互联网赋予社会边缘群体以发声、自我建构形象的权利，使得社会力量提高了参与社会事务的意识和能力，这一点对于城市打工者群体具有重要的示范意义。运用微信技术创立的公众号——《皮村工友》借助媒介技术和边缘群体的社会现实境况，适时地将能动性与社会结构互动，建构出新工人群体“打工者自己的文化”样态和公共空间，其中，他们以“劳动与尊严”、“打工最光荣”的新工人形象积极参与到城市建设和社区文化之中。

三、新媒介赋权的局限与反思

《皮村工友》的文化实践丰富了技术赋权的理论意涵，为打工群体在制度环境中建构了发声的公共空间，使技术赋权从单一层面扩展至社会力量合力的多向面赋权，也为其主体性建构提供了可能。但从目前来看，投身于这个书写场域的工友依然不多，从公众号的关注度与阅读量也可看出，书写所带来的影响力也十分有限，此外，公众号的运营也有着很大的不稳定性。自2016年创号以来，《皮村工友》分别有过4次时长一个月左右的中断和1次百余天的停更，以及阶段性的栏目关闭和内容缩减。人口疏解政策、志愿者的离职，都会对公众号的运行产生很大的影响。

此外，对于皮村文学小组活动的参与者而言，新媒介赋权的效果更多是线下活动赋权效果的延伸。前文中所阐述的书写者本人的新媒介赋权效果大多依托于线下的写作实践，文学小组成员的团结互助和志愿者老师的指导和鼓励是他们归属感、尊严感、主体感等积极感受的主要来源。工友之家自媒体所承担的角色主要还上是在线活动在空间的一个延展，比如提供了一个发表文章的平台，增加了外地学员的接入机会，扩大了皮村文学小组的影响力与知名度等。最核心、最直接的主体感获得，还是源于线下活动的参与，以及工友间、师生间的良性互动。

公众号推文发起的社会动员也为工友之家争取到了很多的资源，从志愿者的招募到众筹

¹ 蔡文之：《网络传播革命》[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

资金的获得，对于工友之家而言都是宝贵的支持。但是我们也注意到，回应和反馈的主体，多是知识分子群体（包括学者和高校学生）以及工大学员等与工友之家建立了紧密联系的人。这种支持的获取，更多的是源自于“工友之家”十余年来积累的社会资源和信任关系。在这个层面上，公众号所发挥的作用，主要是信息的传布与送达，而非捐助行为的劝服。

并且，从长远来看，这种基于众筹、捐款的赋权机制较难持续，随着时间的推移可能会出现赋权乏力的状况。以“博物馆众筹”为例，三年来，在《皮村工友》与《新工人艺术团》这两个微信公众平台上，“北京工友之家”以为打工文化艺术博物馆募集房租等运营经费为诉求，发起了三轮募资动员：2017年，广泛面向社会公众发起众筹，动员行动获得《吴晓波频道》《南风窗》等微信公众平台的支持与号召，取得了较大的反响，三天时间内共有3,231人次参与捐款，捐款总额逾24万元；2018年，《皮村工友》与《新工人艺术团》发起了招募荣誉理事的动员行动，招募办法是：每人捐赠10000元，授予打工文化艺术博物馆荣誉理事，并在博物馆显著位置公示鸣谢，三天内，博物馆共招募到了15位荣誉理事，获得捐款共计15万元，此外，博物馆还收到1千余元的小额赞赏；如今已是博物馆资金链断裂的第三年，公众号推出了新一年的博物馆募资行动——通过酌情收取博物馆参观门票和义卖“北京工友之家”文化产品（如文化衫、专辑、出版物、明信片等）的形式，赚取博物馆持续运行所需房租与其他经费。从募资收效来看，三年来，募资行动的影响范围变小，参与人数变少，募得的总资产也存在逐年递减的趋势，已出现赋权乏力的隐忧。另外，过度依赖新媒介平台的募资渠道可能会使其忽视其他获取财务支持的渠道（比如政府相关部门与基金会等），这也是新媒介赋权可能会带来的一个负面效应。

作为自建文化和《皮村工友》的运营主体——皮村打工者群体，他们热切地希望融入到城市文化建设中，得到城市社会的广泛关注和认可，他们的社会实践也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回应。但是我们也注意到，回应和反馈的主体，多是知识分子群体（包括学者和高校学生）以及工大学员等与工友之家建立了紧密联系的人。这意味着“工友之家”的影响力仍然是有局限的，其所构建的新工人群像仍有待于深入更广泛的社会领域之中。边缘群体的发声应得到主流机构或官方的回应，才能发挥实际的效用，在我们具体的社会情境里尤其如此。皮村的社会文化实践既为我们提供了实践的样板，也为自身和社会公众提出了探索持续下去的可行路径的新话题。

作者简介

刘一然，系中国传媒大学硕士研究生，北京工友之家志愿者。

法律栏目

工伤认定申请

先来看一个案例：

装卸工梁某，于2018年5月的某日下午三时左右，不慎从公司梯子上坠落受伤。公司没有为其购买社保，梁某决定向当地社会保险行政部门申请工伤认定。

企业未给工友购买社保，如果工友自己不申请工伤认定，一般没人能提供帮助。其实，根据《工伤保险条例》17条规定，申请工伤认定，只需要递交工伤认定申请表、劳动关系证据、病例资料3个材料，但是，实际中的工伤认定材料，大致包括以下几项：

1. 工伤认定申请表

一般都是在辖区的工伤科领取工伤认定申请的表格。你只要告诉那里的官员，你要申请工伤认定，通常他们都会给你认定表

格，一般还会给你工伤认定需要递交的材料清单，让你按照清单去收集证据。基本上不存在不给工伤认定申请表的情况。说完这个，估计很多工伤工友会说自己不会填写表格内容。其实这个表格填写起来也非常容易：首先，把相关主体信息写清楚就可以了，企业的信息要和工商注册上的内容一致，个人信息与身份证信息吻合就可以了；受伤过程那栏，填清楚受伤时间、受伤地点、受伤原因、受伤程度即可。

2. 工伤认定相关主体资料、企业登记注册资料与身份证复印件

前几年，打印企业登记注册资料比较难，有些地区的工商局非得工伤认定部门给个小条子介绍信，不然不给打印。但是，最

近几年打印起来都非常容易，只要带上身份证就可以去打印企业登记注册信息。另外，根据法律规定，企业注册信息属政府信息公开范畴。由于政府部门的改革，现在有些打印的地方叫档案局，如果大家实在摸不着地方，可以打 12345 咨询。另外，身份证复印件一般都可以弄到，除非自己是个黑户。

3. 劳动关系

这是个难题，签过劳动合同的人相对比较好办些。如果企业不给劳动合同，那就直接到劳动监察投诉，通常劳动监察会责令企业把劳动合同给你。另外如果你不想惊动企业，你也可以通过支付宝查询一下，你在辖区的地税局是否交税，如果缴纳了，你可以把税单打印出来，这个也可以作为有力的劳动关系证据。

4. 病历材料

关于病历材料，工友们担心最多的是：病历材料被老板拿去了，怎么办？这里有两个建议：一个是和老板协商，告诉他，病例资料属于病人，应该给病人保管；另外，也可以直接去医院的档案室打印，根据《医疗机构管理条例实施细则》规定，一般性病历至少保管 20 年。

5. 目击证人

这是很多工友觉得最难的一点了。那到底能不能找到目击证人？实际上是可以的，只是得向同事解释清楚他们需要证明什么，并告诉那些作证的同事，证人是受法律保护

的。那如果他们还是不作证怎么办？那就在受伤以后的第一时间报警，警察的执法记录仪会记录整个过程。如果说受伤以后就住院了，不知道这些，你也可以直接支付相应费用让公证部门去受伤现场对现场进行证据保全。如果实在找不到证据，你也需要向工伤认定部门的官员提供目击证人的姓名、工号、工作任务等。

6. 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上下班的地图及暂住证 / 居住证

上下班受伤的工友在交通事故发生之日 10 个工作日内，有权利要求交警给你开具一张责任认定书，这是交警的法定义务。只要受伤的当事人带上身份证就可以领取责任认定书。另外，你可以自行在网上打印上下班的交通图，画出发生事故的路线。关于居住证明，如果没有居住证，那就只能邀请房东帮你作证。

以上是收集证据的一些方法，一般只有当劳动者完成了基本举证，工伤行政部门才能根据法律规定和证据去行使职责。只要不属于《工伤保险条例》16 条的三种非工伤行为，工伤部门就应依法认定劳动者受伤的过程属于工伤。除此之外，根据《工伤保险条例》19 条第 2 款，职工或者其近亲属认为是工伤而用人单位认为不是工伤的情况下，由用人单位承担举证责任。工伤工友们在受伤后一定要注意收集证据，这样才能更好地维护好自己的权益。

（以上法律内容整理自公众号“劳动法律咨询”）

栏 目 责 任 编 辑 : 刘 雨 嘉 / 万 华 山

好书推荐

《空响炮》：

作者：王占黑

推荐语：90后作家王占黑的短篇小说集，收录了8篇小说。她笔下的市井人物，个个看上去都俗气且平庸，纠结于鸡毛蒜皮的生活点滴，在鞭炮、麻将、衣物……耗尽生命，这样的人也有值得书写之处吗？王占黑告诉我们，有。她捡起那些鄙陋日常、无聊生活，细细淘洗，将其中的尊严与温情，送到读者眼前。

《城记》

作者：王军

推荐语：本书深刻研究与探讨了古城北京是如何在建国后一步步毁灭的，被誉为“一部北京老城的死亡档案”。作者王军是新华社主任记者，1993年起，开始对北京古城保护及城市规划问题进行系统研究。写作本书的10年间，他收集了大量一手史料，对旧北京城的破坏和今日北京的城市面貌，提供了一个冷静、客观、准确的分析与解释。图文并茂的形式，增加了《城记》的可读性。

《日夜书》

作者：韩少功

推荐语：被誉为“知青一代的精神史”。通过主人公“我”陶小布的叙述与视角，呈现出知青一代从过往到当下的人生轨迹。他们的知青岁月，在少食多做的艰难无奈，与革命狂潮下的激情浪漫中，纠结度过。那些“前知青”回城，现在的他们，是官员、科学家、落魄个体户、艺术家、流浪者……那么曾经的知青岁月，对他们而言，意味着什么？是一段不堪回首的过去，还是记忆中的吉光片羽？

《理解中国》

作者：(德国) 郝尔穆特·施密特

推荐语：本书为了一本对话录，德国记者西伦对话德国前总理施密特。施密特一直与中国保持密切关系，1975年，他结识了毛泽东；1990年，他作为西方国家制裁中国后的第一个欧洲政治家，访问了中国并与邓小平进行了私下交流；之后他一直与北京领导人保持着密切的政见交换。出于他对中国的尊重与同情，我们几乎很难在他的言论中，发现政治角逐下的对立与偏激。他对中国问题的看法，有着大国政治家特有的犀利、洞察与深刻。

《袍哥——1940年代川西乡村的暴力与秩序》

作者：王迪

推荐语：袍哥是1949年之前活跃于长江中上游的秘密社会组织，其影响力与青帮、洪门不相上下。当其最盛时，川省约有70%成年男子加入，影响力及于各个角落，在川军、湘军中影响力巨大，也是清末革命中的重要力量。本书从一桩1939年的杀人案和一本尘封七十多年的报告出发，结合丰富的图文资料，细致入微地考察了袍哥组织及近代基层社会的权力运作，审视了袍哥成员及其家庭在动荡的大时代下命运的沉浮、揭开具有神秘色彩的袍哥世界的“日常”面目，呈现出一幅饱满、立体、生动的近代川西社会图景。

栏 目 责 任 编 辑 : 王 德 志

新工人掠影

我们的工厂生活









摄影：占有兵 / 策划、编辑：王德志

编后记

第一期《新工人文学》出刊后，收到很好的反响。文学小组的志愿者老师说，“总体感觉高大上，爱不释手。”不少读者表扬了杂志，也有吐槽的，好的建议，我们尽量听取。

我们有 11 人的编辑小组，都来自皮村文学小组；加上三位志愿者，来自高校和出版公司。大家有生活，有工作，有学业，平时都很忙，我们组成的是一支流动的编辑队伍。在流动中，因缘际会，大家搜集稿子，再归纳编校。最终，我们完成了编辑第二期杂志的任务，这其中有很多有意思的故事。

先从封面人物说起，确定用文学小组的徐良园大哥时，徐大哥发了不少照片给我，有一张站在打工文化艺术博物馆门口的，感觉牌匾比人大；有一张蹲在地上的，不帅，关键后面还有一辆歪斜的摩托车；这些都被我否定了之后，徐大哥一连气给我发了几张劳动场景的图片，包括一张开拖拉机的（就是你们看到的封面上那张），我连连摇头，决定约徐大哥过来，亲自动手给他拍。凹了

好多造型之后，有几张挺艺术化，挺有寓意的，我志得意满，然后发到编辑群里，让大家选。最终的结果，你们也看到了，选了那张开拖拉机的。

我们约稿的过程，有很多意料之中和缘分巧合。杂志的作者群，按照不同的职业、年龄、地域等属性，大致可以分为四类。

一类呢，是我们皮村文学小组的成员，可谓是近水楼台。范雨素大姐的《蓬头稚女乱翻书》、李若姐的《农村老人自杀现象》、陈榕姐的《黄粱美梦》、尘埃的《一个家政女工与中介的斗争史》，都是前不久发在《北京文学》、“真实故事计划”、“澎湃·镜相”、“尖椒部落”上，并受到好评的文章。我们一拍即合，让好文章再度发光。值得一提的是，范大姐似乎对自己这篇文章的题目，颇为骄傲，她说，“蓬头稚女”来自唐诗《小儿垂钓》中的“蓬头稚子学垂纶”，“乱翻书”更厉害了，来自清朝雍正年间惹出文字狱的两句诗，“清风不识字，何必乱翻书”。一个题目，就化用了两首诗，范大

姐说，“能不好吗？”

另外，来自文学小组的文章还有，相素娥大姐的《父亲的梦呓》，文章中回忆了自己一生悲苦的老父亲，感人至深。散文部分，还收录了另外两篇写父亲的，一篇是金红阳的《回忆和父亲在一起的日子》，一篇是陈迪桥的《爸爸的病痛》，分别在生活的困顿、疾病的挣扎中，展现出家人的和睦，父子的亲情。读完之后，我掩卷思索，我和我爸怎么没有这样啊。郭福来大哥的散文，记述了自己少年时候的玩伴，因伤卧病在家，一个活力翻飞的少年，如今陷入窘境，令人唏嘘。80后木匠苑伟的散文，《异乡的月饼》，说的是两个初出茅庐的小青年，在工头出门之后，吃饭都成问题，简直像两只埋伏在草丛里的兔子，见了来人就慌张。之前，老听苑伟说自己内向，因为我们太熟了，我不信，读了这篇，我信了。春玉大哥是个退伍军人，也是文学小组唯一会武功的练家子，退伍后，做过快递员、门卫、喷漆匠、绿化工、洗车工等，这篇《快递员的心思》，写的是送快递的经历，满满的正能量，透出“保家卫国”、“为人命服务”那个劲儿，不是军人你也写不出啊。

文学小组除了能写文章，咱还擅长写诗。我们的摇滚歌手许多，写了一首歌叫《当》，跟《还珠格格》里面表示爱情坚定的《当》，完全不是一码事，许多的《当》，“让我们在沉默中爆发或者死去吗/虽然这世间，薄情又寡义”，都是摇滚式的呐喊，光读不行，得唱出来。是吧，多哥？说到诗歌，不能不提小海，小海这次发了两首诗，

《工人的家》、《在嘉兴工厂的晚上吃粽子》，语调铿锵、感情悲痛，读完真是如诗所言，“骨刺一般，哽住了喉”，关键是，咱们的杂志叫《新工人文学》啊，小海的诗，切中主题。最后，作为兄弟，我寄语小海：早点找到对象。（咱俩的小心思是一样一样的。）

皮村文学小组的马大勇，是广西作协的，我们总算有一位专业人士了。大勇哥醉心于传统的插花艺术，年前刚出了一部专著，被不少图书馆收藏。大勇哥有古文功底，仿传统小说，写得极好，这次发在杂志上的小说叫《巫女河》，讲述了传统与现代文明的冲突，也是一则凄美的爱情故事。

对了，经小海同意后，我自己也发了一首诗，叫《一家小店的两面白墙》，过年时，在驻马店街上，吃菠菜面馄饨，等饭时发了一个朋友圈，有位作家朋友看到说，“像一首诗唉”，那好吧，我滥竽充数一下。

接着说第二类作者，是我们值得尊敬的打工作家和诗人，从我们办这本杂志以来，一直给予支持和鼓励，作为前辈，可谓是长江后浪推前浪。诗人老井，发来《与煤对视》，看到这个题目，我内心就陷入沉重，仿佛坠入漆黑一团，但是读到，“与煤对视/我的颅内吹起了亘古的风暴/我的耳畔响起了/松涛漫过山岗的巨响”，我内心释然了，一股力，一股巨大的力，接住了我的悲伤，是的，老井从生命亘古的磨难中，汲取了生生不息的力量，这力量来自黑暗的地心。陈年喜大哥，发来一篇散文，《北方有佳物》，这题目化自汉代诗句“北方有佳人”，陈年喜的文章里也提到了一位女子，

瘦削、孤零、慢声细气，母女俩开了家小面馆，相依为命，文中的佳物指的是面：岐山臊子面。母女俩做得一手好面，不久，小店所在地面临拆迁，母女二人将何去何从呢？但是，面依然做得地道，不稍改，让人心生感慨：面是好面，人是好人！文中也提到了别地的面，“关山万里，大漠风岚”，一碗面，吃的是良辰、也是苦景，更是漂泊。

郭霞姐发给我的是一篇小说，叫做《梦中人》。工厂的男工孟非爱上了自己梦中的仙女，“辗转反侧，寤寐思服”，仙女容貌嫣然，似乎是现实中人，孟非深深爱上她，甚至为此拒绝了厂花的芳心暗许。这样一段神秘的感情，结局如何呢，您自个看，我就不剧透了。

说到第三类作者，就要说起这三位作者：智啊威、魏思孝、郑在欢。他们三人是80末、90始，都是近年涌现出来、风头正劲的青年作家。他们同样才华横溢，更难得的是把目光投向社会的底层，关心乡村，关注弱者，关照自我。

啊威兄，听说我约稿，立马答应下来，他在当晚零点十分，发了篇小说，我凌晨三点睡醒，于是看到了这篇《绿鸟翻飞》。开头写，“祖父，我新婚临近，内心却五味杂陈。结婚本是件高兴事儿，可是，我现在笑不出来，也哭不出声。”讲婚恋的，接着往下看，文中却多次出现了“坟墓”“骷髅”“棺材”，大半夜的，看得我毛骨悚然，一惊一乍，我老早知道啊威还是位优秀的诗人和画家，整篇小说都采用诗化的语言，在悲痛现实中插科打诨，不断幽上一默，看

得我又悲又喜，笑中带泪。从《绿鸟翻飞》中，我读到了卡夫卡、马尔克斯、王小波般的叙事才华，更读到一位青年作家深彻的悲悯之心。当午夜的黑色大幕依旧笼罩于窗前，我在小说的结尾处，读到“那一刻，我看到我的声音，像一群发光的绿鸟，它们从我嘴里鱼贯而出，在夜色里翻飞，上升；在夜幕中缩小，闪烁，最后在咱们老坟院的上空轰然爆炸……”炸裂，超脱，留下无尽的幽思。

说起和啊威兄的相识，也是一件趣事。2018年的夏天，我辞职后，要转租在安河桥北的房子，有位姑娘来看房，惊讶于我地板上满堆的书报，问起我的职业，我们多聊了几句，她说起自己是河南人，呵，老乡；中文系毕业，同道中人；也写诗，于是聊起自己参加的诗歌赛，认识过一位很厉害的诗人。房子离上班地方有点远，她没租，不过我们加了微信，她把那位厉害的诗人，推给了我，就是智啊威。再后来，我发现啊威兄，关注过“大地民谣”，知道小海，我们在朋友圈里还有其他共同好友。如此，相识乃是早晚，“海内存知己”。

范大姐前一阵子，去上海的华东师范大学，领取“年度致敬作家奖”，同时，魏思孝，也是获奖者之一，两人聊得很投机。我当天正在编辑杂志，发现小说栏目缺稿，就撺掇范大姐约稿。范大姐把他微信推给我，说明情况，思孝兄很快发来了《乡村夏季纳凉图景》，说是自己比较喜欢的一篇，让我看看，是否合适。快速浏览后，我表示感谢，很适合杂志。思孝兄原本发的是“凤凰

网读书”的链接，听到采用，说晚点发给我word版，因为邮件发得晚，还致歉，虽未谋面，我想，思孝兄是很绅士的。

在看完第二遍的时候，我跟思孝兄确认，这篇文章，是小说吗？因为我不太拿得准，是小说、散文，还是非虚构？思孝兄肯定是小说。我读了第三遍，这是一篇用解方程式的方法写出的数据模型般的小说，过于细腻，过于逼真，读完《乡村夏季纳凉图景》，乡村中年妇人的生活，纤毫毕现。

过了一会儿，范大姐又推给我郑在欢的微信，说明情况后，郑在欢秒发一篇小说给我，《点唱机》，虽然是秒发，但是这篇小说可不轻巧，近两万字，是第二期杂志中，体量最大的文章。讲述“我”的一段打工生涯，围绕着点唱歌曲，爱情纠葛，迷茫的生活，构成了一段青春纪事，激起我很多的回忆。文末，在欢加上“谨以此文献给我在河北度过的日子”，想来，是他的少年浪荡游。

我很早就在网上知道郑在欢，他写过一本《驻马店伤心故事》，我也是驻马店的，在欢说，“很荣幸，我们都是农村人”，“我也是皮村的”，是啊，我们是老乡，也都有一颗“皮村心”。我和在欢兄，约过在皮村喝点，我自己也写过驻马店，故事也挺伤心的，不知道在欢兄的故事，怎么个伤心法？

此后，我知道，智啊威、魏思孝、郑在欢，彼此都认识。

屈松是一位90后的纪录片导演，大学毕业后，独自一人跑到新疆，记录哈萨克人逐渐消失的牧民生涯，拍了春夏秋冬四个季节。2018年在工友之家举行纪录片放映活

动，我邀请了阿松两次，观影效果相当好。这篇《我的马儿肚子大》，是阿松写自己在新疆拍摄过程中唯一的陪伴者，他的马儿阿肚的故事。我想，一位爱动物的导演，能够拍出最动人的世界。

第四类文章，有理论性的评述，如高校老师卢燕娟的《人民文艺的发生》，讲的是延安时期的文艺方针，全文充实、活泼、口语化，打破了我对延安文艺的刻板印象。也许，当年延安鲁艺的老师，就像卢老师这样讲课吧。还有，传媒大学刘一然的《新媒体赋权视角下的新工人传播实践》，是对皮村文艺的理论研究成果。一然刚刚硕士毕业，文静害羞，是个萌妹子，也是个学霸。人特别勤快，在工友之家干过很多活，刚来的时候，我带她到超市买饭盒，因为我们当时正在排一个话剧，叫《我们》，我问一然，“演过戏吗？”她低着头，“演过，学校里。”出乎我的意料。“演的什么？”她还是低着头，“特朗普的妈妈！”“你？！”我怎么脑补也对印不上，从饭前笑到饭后。还有，徐萍研究许立志的文章，是她的本科毕业论文节选，我认真读了，很有启发。除此，我们这期的“新工人口述史”，采用了媒体人刘伟伟的《工友徐良园和他写的四个电影剧本》，文字忠实于录音，以此可探作为泥瓦工的徐良园大哥，何以成为新工人作家。

李彦老师是加拿大华人，应该是我们杂志作者里唯一一个外籍人士，目前任教于加拿大滑铁卢大学，是孔子学院的加方院长。徐良园大哥联系到李老师以后，她热心供稿，发来的三篇文章，分别涉及了白求恩、

吉姆（一位外国友人），鲁迅，最后，我们把机会给了鲁迅。在《鲁迅故里的春色》，除了美景外，李彦老师建议退休的城市中产，应该多去支援老少边穷地区，在景点的石阶上休息，遇到游人，她也给人宣讲这套理论，不愧孔子和白求恩的追随者。

袁凌老师，作为中国非虚构写作的标杆作家，也为我们这期杂志，贡献了一篇稿子，《病房里的卖布大爷》，根据采访对象的真实经历所写，袁老师长年关注被遮蔽的乡村，以及那些留守儿童，把笔触承接到被时代发展所遗忘的人群，功莫大焉！

刘楠老师，绰号“南瓜博士”，前央视记者、《新闻1+1》编委、主编，曾走访多个乡村，挖掘、发现乡村的真实内核，这次发给杂志的是《中国村庄的觉醒与重构》，属于乡村题材中标准的“博士返乡体”文章，在乡土衰落、文化式微之下，找寻到点点星光，犹如“童话般的慰藉力量”。

师力斌老师，是文学小组的老朋友了。作为诗人、文艺评论家、《北京文学》副主编，师老师很爱跟我们这些草根作者混在一起，他说，这才有家的感觉。师老师多次来小组讲课，支持我们的文艺活动，《新工人文学》的刊名，五个力透纸背的大字，就出自师老师的手笔。

陈亮老师，是山东胶州市后屯村人，这个村和莫言老家就隔一条小河，听陈老师

讲，莫言书里提到的不少事，他能都捕捉到一些影子。陈老师曾获得多个诗歌奖项，目前就任《诗探索》编辑，他发来的《木头》和《树洞》，凝练质朴，读完掩卷，“就那么紧紧黑着，好久都没融化”。

此外，我们的“新工人掠影”，由工友之家发起人之一，王德志老师供图编辑，他除了执掌工友之家的社会企业，也是一位纪录片导演、写作者。

杂志的法律栏目，由清华的硕士生汪子津供稿，子津有学问，文笔极好，关注劳工议题，积极参与团建活动，将是位知行合一的好学者。“好书推介”栏目，由出版公司工作的刘雨嘉供稿，雨嘉是个可爱的朋友，第一次来工友之家做志愿者，问我有什么活干吗，那天刚好是冬至，工友们都放假了，一起包饺子，我说，那你包饺子吧，她还真的会。

第二期《新工人文学》，编辑完成后，编委老师说，华山，写个编后谈吧。一开始，我是伤脑筋的，但是看到马上要成型的杂志，想到和编辑们一起做这本杂志的过程种种，繁多的情绪在心里啾啾吐信。于是，打开笔记本，写得欢脱了，放肆了，皱巴巴的心思在文学与友谊的光晕里，舒展成河。

感谢大家！文学长在，友谊长存！

万华山

2019年6月28日

新工人文学



蓬头稚女乱翻书/范雨素

绿鸟翻飞/智啊威

乡村纳凉图景/魏思孝

点唱机/郑在欢

树洞/陈亮

异乡的月饼/苑伟

巫女河/马大勇



新工人文学官微



皮村工友官微

新工人文学

2019.7.1
双月刊



卢燕娟 人民文艺的发生

陈年喜 北方有佳物

老井 与煤对视

郭霞 梦中人

徐良园 挖桩工

刘楠 中国农村的觉醒与重构

袁凌 病房里的卖布大爷

徐良园



新工人文学

双月刊 第二期